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歧路燈

(中)

清 李绿园 著



歧路灯

中

〔清〕李绿园 著

目 录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315)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322)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养民席间露腐酸	(331)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养民抱子纳妻言	(339)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诌亲姊	(346)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圣人亏心负兄	(360)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367)
第四十三回	范尼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373)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381)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奴撒泼萧墙街	(394)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403)

-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诲 孔慧娘病榻叮咛
..... (413)
-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媒许亲相
..... (422)
-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 (431)
-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 (439)
-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 (447)
-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 (460)
-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 (469)
-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 (478)
-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荇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 (488)
-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撻舌阻忠仆 大刀头吊诡沮正人
..... (495)
-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圈鸟网 书愚自投醉猩盆
..... (506)
-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
..... (513)

第五十九回	索赌债夏鼎巧关切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	(521)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530)
第六十一回	谭绍闻仓猝谋葬父	胡星居肆诞劝迁坟	(539)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	(549)
第六十三回	谭明经灵柩入土	娄老翁良言匡人	(560)
第六十四回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奸嫖妇逼命赴绞桩	(571)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嗽	边明府当堂施刑	(586)
第六十六回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谭绍闻发急当群房	(600)
第六十七回	杜氏妾撒泼南北院	正心夫调护弟兄情	(606)
第六十八回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	(618)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	(627)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636)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却说谭绍闻搂着兴官儿睡到明时，醒来只听得楼房南间一灯闪闪之下，妻妾喁喁细语。堂楼门“呀”的一声，爨妇已起来下厨房。原来天已黎明，兴官也哭起来。绍闻方欲叫时，两个一齐过来，冰梅把兴官抱去吃乳。绍闻穿衣坐在床上，慧娘递茶一杯，绍闻接茶在手，因回想慧娘昨夜所说的话，大是有理。兼且一片柔情款曲，感得心贴意肯，又添上自己一段平坦之气，便端的要收王中。因向慧娘说道：“昨夜你说的王中那话，叫我仔细想来，王中毕竟没嘎不好的意思，千万为的是我。我如今一定要把他收留回来。”慧娘道：“王中意思固然为着你，也是千万为着咱爹爹。但你既要收留他，也要到楼上对咱娘说一声。不得说要赶就赶，要留就留，显的是咱们把家儿当了。”绍闻道：“你说的一发极是。”于是穿上鞋，径上堂楼来。

看官，我想人生当年幼时节，父子兄弟真是一团天伦之乐，一经娶妻在室，朝夕唧唧，遂致父子亦分彼此，兄弟竟成仇讎。所以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他说处家第一以不听妇言为先。看来内眷若果能如孔慧娘之贤，就是事事相商而行，亦是不妨的。总之，若是劝丈夫孝敬父母、和睦兄弟的，这便是如孔慧

娘之贤的。若是向丈夫说“爹娘固是该事奉的，也要与咱的儿女留个后手。兄弟们没有个百年不散的筵席，嫂嫂婶婶气儿难受，我是整日抱屈”的，这便是离间骨肉的狗咬星。为丈夫的，须要把良心放在耳朵里做个试金石，休叫那泼贱舌头弄得自己于人伦上没了座位。这是因谭绍闻今日善听妇言，遂说此一段话头。还有诗曰：

妇言到耳觉甘甜，骨肉参商此舌尖。

若是劝君为孝友，朝朝咨稟亦何嫌？

却说绍闻到了堂楼，母亲才起身儿。绍闻道：“娘起来了？”王氏道：“樊家说，您们一夜没睡，临明时两窗还有明儿？”绍闻坐在床沿说道：“那是兴官儿临明哭了，他们起来哄他哩。”王氏道：“你要说甚么？”绍闻笑道：“娘，还把王中叫进来罢？”王氏道：“才赶出去，又叫进来，回寒倒冷的事情。就是叫他进来，再迟两天儿，煞煞他两口子性儿。”话犹未完，慧娘、冰梅也到了。慧娘笑道：“娘起来了？”冰梅道：“奶奶吃茶不吃？有热茶。”王氏道：“昨夜吃了半钟酒，口也觉干些，你就斟茶我吃。”慧娘道：“你与娘说嘎哩？”绍闻道：“我想还把王中叫进来，娘说再迟两天儿，煞煞他两口子性。”慧娘笑道：“再迟两天，又怕住的生分了，一般是叫他进来，就叫他进来也罢。”王氏道：“您看该怎的就怎的，也没嘎大意思。只是‘是大不服小’，叫他陪情了，你再叫他进来，好看些。”绍闻道：“王中本没不是，何用叫他陪情？我如今就去叫他去。”一面说着，一面开了后门，便向胡同中路南那所旧日放戏箱住皮匠的院子，来叫王中。这正是：

人心本自具天良，片时转移内助强；

端的妻贤夫祸少，人间难觅此红妆。

这绍闻直向门首，来唤王中。王中认得是少主人声音，急忙披衣鞮鞋开了门。绍闻见了便道：“从前的话儿休提，都是我一向年轻，干的不是事。你如今还回咱家，我已改志了。把昨日我赶你两口子出门的话，大家都忘了罢。”王中道：“相公改志，都是大爷阴灵保护。相公叫我，我如何肯不回去？”绍闻又愧又喜，转身而归。又回首道：“今早就在家吃饭，不用迟疑。”王中道：“相公吩咐的是。”

王中回房，将话学与赵大儿，催督大儿起身。赵大儿道：“你回去我不回去。人有面树有皮，前日赶出来，磕头乱央，不肯收下，今日得不的一声儿，又回去了。不说在别人脸上不好看，叫人在厨房的也难见老嫠们。”王中道：“你说的也是人情。但大相公既能改志，且亲自来叫咱，这就所关重大了，不回去是万使不得的。”赵大儿道：“这小妮子与兴官相公耍惯了，昨日去后门上寻兴官相公去，门限子高，过不去，急的乔叫唤。奶奶见了，一声儿没言语，我抱回来了。你看不见，奶奶的意思，也嫌你性子太直，不会委曲奉承人。万一进去再不合起来，再赶出来，一发不好看。”话犹未完，绍闻又至院中，道：“您大婶子就知道大儿不肯骤然回去，又催我来叫你两口子来。再不回去，您大婶子与冰梅就齐来了。”赵大儿本是爱敬慧娘的，一听此言，便道：“谁说 not 回去？俺如今正收拾哩。”绍闻向王中道：“你先跟我回去，叫他慢慢收拾。”

王中跟着绍闻，一直进了后门，过楼院，到前厅，进了东套房坐下。王中站在门旁，绍闻道：“咳，话不用重说，再说也还是那话。我如今同着大爷的灵枢说过改志，永不被这伙人再牵扯了。”王中道：“相公改志，俱是大爷的感应。但如今相公该怎的

呢？”绍闻道：“不记得大爷归天时节，说了八个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我如今只遵着这话就是了。”王中道：“其实我这几天替咱家前后打算，想了四个紧要的字，只有‘割产还债’，再无别法。相公细想。”绍闻道：“割产二字如何行得？你大爷去世不久，我就弃了产业，脸面也不好看。”王中道：“相公要妆大爷门面，只在读书不读书，不在弃产不弃产。况且行息之债是擎不住的，看着三分行息没啥关系，其实长的最快。往往人家被这因循不肯还债，其先说弃产不好看，后来想着弃产时，却又不够了。如今咱有一千五六百银子行息，咱的来路抵不住利钱，将来如何结局？休看那客伙们每日爷长爷短，相处的极厚，他们俱是钱上取齐的，动了算盘时，一丝一毫不肯让人。只是咱家现有肥产厚业，所以他们外面还讲个相与，其实山、陕、江、浙，他们抛父母，撇妻子，只来河南相与人么？他山、陕、江、浙，难说没有个姑表弟兄、姐夫、妹丈，难说没有个南村北院、东邻西舍，一定要拣咱河南人，且一定要寻咱祥符县的人，才相与的如意么？不过是在财神爷银镞儿上取齐。如今咱该把煤炭厂房子或当铺房子，相公写出两张文券，我慢慢寻个售主，成了交，还这宗利息银子。连当店宋爷那宗尾欠，也清白了他。相公请个先生，用心念书，咱这日子儿还不吃亏哩。久后也像娄宅的少爷榜上有名，也不枉大爷归天时一片的萦记。”绍闻道：“你说的是。但当店那宗银子，我已还过了。”王中道：“是那一宗银子还他？”绍闻道：“我在张宅赢了一百多两，前日与宋绍祁钱行时，天平兑与他了，只欠他五两来往。”王中道：“天呀！张宅里那有相公赢的钱！当日他家老太爷做了两任官，传到这少爷手里，没几日便输个差不多儿。所以满街都叫他没星秤。当日人哄他，今日他哄人。休说

相公不该赌，休说相公不该在他家赌，只赢这钱便太出奇了。或者是别有强似相公的好家儿，把相公放松了一步。若不然，定是与相公一个甜头儿，一本万利的出着，后来陆续的还他。”绍闻见王中说的话，中了昨日的窠窝，想了一想，说道：“你说的很是。我也不管他甜头不甜头，我只是永不去他家，便了事一宗。”王中道：“相公不但他家不可去，总是连夏鼎这一干人，都丢开手才是。只以请先生读书为主，养正邪自退。”绍闻道：“如今已到后半年，怎的请先生？自今以后，打算一个正经有德行的先生，明春请下。”王中道：“眼下呢？”绍闻道：“收拾碧草轩，我每日看书。”王中道：“不用收拾后书房。不如把大门锁了，相公就在阎相公账房里看书，叫德喜儿、双庆儿伺候。相公是改志的人，每日在大爷灵前来往几遭，一发心头有个警教。待来春请下先生，再收拾后园上学。”绍闻道：“也是。”这一场话，主仆商量，果然如铜帮铁底相似。话尚未完，德喜儿请用早饭，大家回后宅去了。这正是：

忠仆用心本苦哉，纵然百折并无回。

漫嫌小说无关系，写出纯臣样子来。

却说王中跟绍闻回后院，各自用饌，赵大儿抱女亦归，琐语勿庸缕述。吃饭之后，王中安排德喜、双庆打扫客厅东套房，并阎相公旧日账房。绍闻整理书帖，坐下读书。一连半月，不曾出门。不说慧娘心中暗喜，王氏亦对冰梅夸道：“王中果然有个道理。”王中又讨了卖市房文券二纸，自寻主顾，以图楚结息债，但急切不得有个兑主儿。

且说绍闻一日正在案上抄写经书，只见双庆儿拿着一个白筒丹签，内边一个双红单帖。抽出一看，上面写着“翌日烹茗候

叙”，下边写的“张绳祖拜订”，旁一行八个小字：“巳刻早降，恕不再速。”绍闻暗笑道：“果然！”因向书架上取了一个红柬，拈笔在手，写了辞帖。又吩咐了双庆几句话，叫拿帖随来人上张宅去辞。双庆儿随着来人到了张宅，恰好张绳祖与王紫泥二人，在桌上放着两个小酱菜碟儿，一壶烧刀子，在那里小酌。双庆将帖儿放在桌上，说道：“俺家大相公多拜张大爷，本该讨扰，争乃家中有个紧事，万不能来。多拜张大爷，休要见怪。”王紫泥笑道：“何如？”张绳祖道：“让管家南屋里吃茶。”双庆儿道：“我不吃茶。”一溜烟儿跑了。

王紫泥道：“嘻，你请的客呢？依我说，管老九那个尿孩子，少调失教，横跳黄河竖跳井，是任意的。谭学生是个有来历的人家，况且满脸书气，他还有些父执正人，不如那一时就宰了，他来也罢，不来也罢。至于管家、鲍家两个，赢了也来，输了也来。你偏要吃现饭，却把一百银子送与谭家。到如今背着篙赶船，人说你是没星秤，你近来连秤杆子也没了。”张绳祖道：“呸！你不说罢。你那时怕考四等，连一夜赌也像牵驴上桥一般。不是我牵的紧，只怕连管老九那几两银子，你还没福赌哩。昨日考了个三等前截五十一名，你就上落起我老张来。咱两个击个掌儿，看谭家这宗银子走了么？说起你的赌，还没我断赌遭数多哩。”立起身来，走向门前，叫了贾李魁来说道：“你去瘟神庙邪街，作速把兔儿丝叫来。他若不来，就说我要薅他那秧子哩。”

贾李魁去不多时，夏逢若已跟的来了。进门来，看见张绳祖、王紫泥便哈哈笑道：“妙呀！您两个有甚么厮咬的事儿，请我逢老与你泼水解围呢？”王紫泥道：“豆地里有一片兔儿丝，叫你割了，俺好放鹰，拿个老黄脚儿哩。”张绳祖道：“坐下说正经话罢。”

夏鼎坐下。张绳祖道：“长话短说，你与谭学生是同盟兄弟，他赢俺一百多两银子，原是俺要赢管老九，放松与他赢的。我明日请他来赌一赌儿，这不是他的辞帖，竟是不来了。你与他是同盟弟兄，便宜邀他。你但能邀的他来，不论俺或输或赢，俺见他一面，就与你十两银子。”夏鼎道：“论起俺香火之情，本不该干这事。只是他近来待我不值，我少不得借花献佛。但只是这十两头，不许撒赖。”张绳祖道：“撒赖就是个狗弟子孩儿。你如今就去。”夏鼎道：“我如今去就是。”王紫泥笑道：“一对儿糊涂混帐鬼。他辞了明日席，帖子已是送来了，就是他想来，也还得几天，没有辞明日的席，今日却来的理。真真是我前日场中文章落脚，‘岂不戛戛乎难之哉’？”夏逢若道：“我要是宗师，定要考你个四等。他辞的是明日席，难说就不许今日亲来面辞么？我见了，他，掉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管保顺手牵羊，叫你们瓮中捉鳖。只是那十两头，不许撒赖。”张绳祖道：“哄人只哄一遭，谭家那山厚着哩，难说我只请他一遭么？你放心，俺在这等着哩。”夏鼎起身道：“您不用送我，我如今就去弄的他来。”张绳祖道：“岂有不送之理。”夏鼎道：“不用送。”张绳祖道：“用军之地。”王紫泥笑道：“等他得了头功，重重有赏。”夏逢若也回头笑道：“军中无戏言。”果然摇摇摆摆，上萧墙街来生发谭绍闻来了。正是：

从来比匪定招殃，直如手探沸釜汤。

强盗心肝娼妇嘴，专寻面软少年郎。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却说夏逢若在张绳祖、王紫泥面前夸下海口，要招致谭绍闻，此非是显自己能干，全是十两银子的鼓动。一直儿向萧墙街来。到了后门胡同口，方走得一步，只见王中拿着一条棍儿，狠狠的說道：“好贼狗肉的，往那的去！”这夏鼎贼心胆虚，猛可的唬了一跳，不觉的立住了脚。及见了南墙根一只小黄狗儿，负痛夹尾，汪汪的叫着往东跑去，方晓的王中是打狗的。其实王中本来无心，也不曾看见夏鼎，这夏鼎心头小鹿就乱撞起来。

慢慢的走进谭宅后园，只见碧草轩榻子锁着，欲寻邓祥问话，也不见影儿。只得潜步回来，又到前街。见前门也闭着，少不得坐在姚杏庵药铺柜台外边，说道：“我取味药儿。”姚杏庵送了一杯茶，说道：“取出方儿好攒。”夏鼎道：“只要金银花五钱。”姚杏庵道：“就不要些群药儿？”夏鼎道：“贱内胳膊上肿了一个无名肿毒，取些金银花儿煎煎吃了，好消那肿。”姚杏庵道：“既是无名肿毒，这一味怕不济。外科上有现成官方儿，攒上一剂吃，不拘已成形，未成形，管保无事。”夏鼎道：“贱内旧日每患此症时，只这一味就好，如今还是这一味罢。”姚杏庵只得解开金银花包子，撮了一大把，说道：“这五钱还多些。”用纸包了，递与

夏鼎。夏鼎接了，哈哈笑道：“这也不成一个主顾儿，竟是不曾带的钱来，上了账，改日送来罢。”姚杏庵道：“一两个钱的东西，小铺也还送得起，上甚么账。只要嫂夫人贵恙痊可。”夏鼎起身拱手笑道：“先谢吉言。”又坐下道：“茶再讨一杯吃。”姚杏庵又送过一杯。夏鼎一手接茶，一手指着谭宅大门说道：“谭相公在家么？”姚杏庵道：“他也别的没处去，自然是在家的。”夏鼎道：“既然在家，怎么把大门闭着？”姚杏庵道：“这门闭的好几日了，通没见开。”夏鼎道：“我有一句要紧话儿与他说，借重贵铺使个人儿叫他一声。”姚杏庵道：“俺虽是对门，却不甚往来。只因他令先君有病，分明是董橘泉误投补剂，我后来用大承气汤还下不过来，不知那个狗杂种风言风语，说是我治死了。你想我若治死人，我良心怎过得去，如何能对门开铺子？各人无亏心处，任他风浪起，只一个不听，便清白了。这几年各人干各人的事，年节间，彼此连个拜帖也不投。尊驾既有要紧的话，尊驾自去叫去。况且尊驾一向在谭宅来往是极熟的，我岂没见么？不妨自己叫一声儿。”原来夏鼎被王中打狗一句把胆输了，不敢叫门，只得说道：“也只是一句淡话，改日说罢。”起身就走。拱手道：“改日送钱来。”姚杏庵道：“何足介意？我不送罢。”

夏鼎一别而去，心下好不怅然。转街过巷，见人家墙上有个孔穴，抬起手来，将金银花包儿塞在墙孔里面，一径来到张宅。这张绳祖与王紫泥两个，下象棋等着。夏鼎进的门来，把手一张，说道：“偏不凑巧，我到了萧墙街，只见谭宅后门套着一辆车，恰好谭贤弟要上车出门，见了我，邀我到后书房少坐，我说：‘你忙着哩，我走罢。’他再三不肯，说：‘夏哥到此，必有事故。’我就先问他出门做甚么，他说他老师姜进士指日上山东城武县上

任，他去送行。我说：‘你既然忙着，你就去罢，这也是极正经事。’他仍叫卸车，说不去了。我再三不肯，订下改日有话再说罢。”王紫泥道：“呸！一派白话！我昨日在文昌巷董舍亲家赴席，娄进士去拜孔副榜。满席上都说娄进士是馆陶知县，难说他令徒说成了城武县么？”夏鼎急口道：“是馆陶，是馆陶，我一时记错了。”张绳祖道：“娄进士既然拜客，也该与我个帖儿，我们旧家子弟，安知门生故旧没有个照应？”王紫泥道：“前日董舍亲也是这样说哩，席上人也就有许多谈驳，说娄进士只拜了几家儿，真正自己中了进士，儿子中了乡试，也成了门户人家，就该阔大起来，谁知改不尽庄农气味，还是拘拘挛挛的。”张绳祖道：“凭是怎么说，到底我们旧家少不了一个帖儿。现今先祖蔚县门生耿世升，在东昌府做知府哩。总是小家儿人家初发，还不知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如今做官儿规矩。闲话也不说他。只是谭相公下文张本是怎么的？老夏，你休丢了这十两银。况且不止十两。”夏鼎道：“不难，不难，我高低叫他上钩就是，只是迟早不定。现今日已过午，吃了饭，我再慢图。”张绳祖道：“无功之人，那有饭你吃？依我说，大家开了交罢。”夏鼎道：“难说你连老泥也不给一顿饭吃么？”王紫泥道：“他摆下席，我也不扰他。咱们每日在一搭儿，若无事就吃，也不是个常法。果然有了赌时，那就不论了。咱一同去罢。”夏鼎只得随着王紫泥出来。张绳祖送至大门，一拱而散。这正是：

小人同利便为朋，镇日逐膻又附腥；

若是一时无利息，何妨刻下水遭萍。

却说夏鼎不曾招致得谭绍闻来，张绳祖连饭也不肯给吃，心中好生不快。但见绍闻一面，便可得银十两，如何肯轻易放下这

个主顾？自此以后，连日又上萧墙街走了几回。不知绍闻但在前院看书，后门不出，前门紧闭，若走的遭数多了，也觉姚杏庵眼中不好看像。一日，在后门上撞见双庆儿，问道：“你家大相公好几时不曾出门，每日在家做嘎哩？你对说我就在此，等说句要紧话。”双庆道：“今早上文昌巷孔爷家去，回来时我对说就是。”夏鼎得了此信，径上文昌巷来，却又不敢上孔耘轩家去，只得在巷口一个酒馆内，自己吃了一瓶酒，又买些下酒的东西儿，当做午饭。单等谭绍闻出来，为要路之计。不多一时，只见孔耘轩兄弟二人送女婿出来，谭绍闻拱立作别。耘轩候乘，绍闻辞不敢当。上的车来，垂了纱月布帘。夏鼎急急开发了酒资，方出馆门，只见王中在车旁跟着，少不得退回。竟是邪不胜正，不觉馁缩了。

夏鼎闷闷而归。夜间仔细想来：“我不如另寻一个门路，邀他一话，再订后会，以图个十两之肥。”猛然想起盛希侨，“我何不怂恿盛公子请我们同盟一会，座间面言，必然不好阻我。”次日极早起来，吃了早饭，一直来寻盛公子。

到了盛宅门上，把门家人见是主人盟弟，前月因他受刑，还请来吃压惊酒，今日怎敢不敬？让在东门房坐定，面前放下一杯茶，说道：“夏爷少坐，小的到后边说一声。”夏鼎道：“放速着些，话儿要紧！”门上道：“小的晓得。”夏鼎觉得有些意思。又岂知这傻公子性情喜怒无常，一时上心起来，连那极疏极下之人，奉之上座，亲如水乳；一时厌烦起来，即至亲好友，也是不愿见面的。此时，盛公子把结拜一事，久已忘在九霄云外了。就是谭绍闻此时来访，未必就肯款洽，何况夏鼎。

且说门上到了大厅，见了本日当值管家，问道：“少爷哩？”当值的道：“在东小轩多会了。”门上到了东院，轻轻掀开门帘，

只见公子在一张花梨木罗汉床上挺着，似睡不睡光景。宝剑儿在旁边站着摇手儿，盛公子听得帘板儿响，睁开朦胧眼儿问道：“谁？”门上细声答道：“瘟神庙夏爷请少爷说一句话哩。”盛公子骂道：“好贼王八禽的！别人瞌睡了，说挺挺儿，偏你这狗禽的会鬼混！”唬的门上倒身而回，轻轻掀起门帘去了。走到东门房，向夏鼎说道：“姓夏的，请回罢。”自向西门房中去，口中唧唧啾啾，也不知骂的是甚么。取过三弦，各人弹“工工四上合四上”去了。

夏鼎满面羞惭，只得起身而去。走到娘娘庙街口，只见一个起课先生在那里卖卜。那先生看见夏鼎脚步儿一高一下，头儿摆着，口内自言自语从面前过，便摇着卦盒儿说道：“谒贵求财，有疑便卜，据理直断，毫末不错。相公有甚么心思，请坐下一商。”这夏鼎走头没路，正好寻个歇脚，便拱一拱手，坐在东边凳儿上。先生问道：“贵姓？”夏鼎道：“贱姓夏。先生贵姓？”先生回头指着布幌儿说道：“一念便知。”夏鼎上下一念，上面写道：“吴云鹤周易神卜，兼相阴阳两宅，并选择婚姻安葬日期。”夏鼎道：“吴先生，久仰大名。”吴云鹤道：“弟有个草号儿，叫做吴半仙，合城中谁不知道？相公有甚心事，不用说透，只用写个字儿，或指个字儿，我就明白了。断的差了，不用起课。若是断的着了，然后起课，课礼只用十文，保管趋避无差。”夏鼎道：“领教就是。”因用手指着布幌上一个“两”字，吴云鹤道：“这个两字，上边是个一字，下边内字，又有一个人字，是一人在内不得出头之像。尊驾问的是也不是？”夏鼎道：“是，我正要问谒贵求财哩。”吴云鹤道：“既然是了，排卦好断吉凶。”于是双手举起卦盒，向天祝道：“伏羲、文王老先生，弟子求教申至诚。三文开元排成卦，

胜似蓍草五十茎。”摇了三摇，向桌上一抖。摇了六遍，排成天火同人之卦，批了世应，又批了卯丑亥午申戌，又批上父子官兄才子六亲，断道：“如今申月，今日是丁卯日，占谒贵求财，官星持室而空，出空亥日，才得见贵人，财利称心。此卦是现今不能，应在亥字出空之日。”夏鼎听得现今不能，心中已觉添闷，又问的于何日。吴云鹤掐指寻纹，口中“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子、丑、寅、卯”翻覆念个不已，夏鼎心中急了，向腰间摸出八个钱，放在桌上道：“改日领教。”吴云鹤道：“卦不饶人，休要性急。”夏鼎道：“委的事忙，不能相陪。”一拱而去。走了四五步，听得桌上钱儿响，口中唧唧道：“还差钱两个。”夏鼎亦不答应。

出的街口，好生不快。忽然想起王隆吉来，遂拿定主意，一直向王隆吉铺子来。到了铺门，恰好王隆吉在柜台内坐着，隔柜台作了一个揖，说：“贤弟发财。”王隆吉躬身还礼，答道：“托福，托福。”为礼已毕，隆吉邀到后边，夏鼎跳进柜台，同王隆吉到后厅内坐下。火房厨子捧上茶来，夏鼎接茶，呷了一口，便道：“咱弟兄们，久已不曾会一会儿。”王隆吉道：“我是忙人，家父把生意直交给我，门儿也不得出。你近日也往盛大哥那边走动不曾？”夏鼎道：“咱虽是同盟弟兄，但盛大哥是大主户人家，像令表弟还搭配得上，咱两个就欠些儿，我所以几个月不曾上他家去。今日讨个空儿来望望贤弟，近来久不见，竟是着实想的慌。”王隆吉道：“彼此同心，只是我连这半日空儿也没有。”夏鼎道：“谭贤弟时常到这的么？”王隆吉道：“他近来立志读书，再不出门。那也是董的不妥，有上千银子账在头上。我前日去看家姑娘，他也没在家，往他岳翁孔宅去了，我也没见他。他这几日是必要

来的。”夏鼎听说“这几日必要来”六个字，心中就有了八分喜意，因问道：“你怎么就定他必来？”王隆吉笑道：“断乎无不来之理。”夏鼎是一伶百俐的人，便猜着是生辰庆寿之事，遂叹口气道：“咳，咱们既结成弟兄，竟是累年连老人家一个生辰好日子，大家并没个来往，成甚么弟兄呢！我听说老伯贵降就是这几日，我一定来磕个头儿。”王隆吉只是笑而不言。夏鼎觉着猜的是了，遂正色道：“你我弟兄们，何故把父母生辰昧住不说？如家母是腊月初八日，我是央贤弟赐光的。如今老伯就是这几日千秋，贤弟纵然不说，我出门到街里，一阵儿就打听出来了，显得贤弟不但目中无朋友——”王隆吉也成了生意行中精人，恐怕说出下韵，急接口笑道：“家父生日原是这十五日，恐怕惊动亲友。”夏鼎道：“要咱这换帖朋友做嘎哩？就是官场中，也要父母生日来往的好看。”王隆吉道：“休要叫盛大哥知道。”夏鼎道：“我自然不肯约他。他一个客就带了几个家人，把咱满屋子客架住了，咱们小排场，如何搁得下他！”王隆吉道：“正是如此哩。”又说些闲话，日已过午，王隆吉吩咐厨下收拾几味肉菜儿。过了午饭，夏鼎作别而去。

过了几日，正是十五日了。不说王春宇父子洒扫庭径、肆筵设席的忙迫，单表夏鼎未到时，众客已到了大半，谭绍闻已在后边，俱各祝过寿坐定。但见新帽鲜衣，秦晋吴楚俱有；诗绶款联，青红碧绿俱全。夏鼎进的门来，通作了一个团拜喏儿，献上寿仪，要与王春宇磕头。王春宇那里肯依？谦让半晌，一叩一答，完了来意，俱各坐下。

夏鼎心上有事，单单只想见绍闻一面。况且客商见了，不过是这些郑州药材、饶州磁器、洋船苏木、口外皮货的话头，一发

又不入耳。因问王隆吉道：“令表弟哩？”王隆吉道：“在后边柜房里坐着的。”夏鼎道：“你引我去。”王隆吉道：“请。”夏鼎跟着王隆吉到了柜房。一个是谭绍闻，又有一个是年轻生客。夏鼎便问：“此位呢？”王隆吉道：“舍内弟。”原来王隆吉已完婚三四年了，这是他内弟韩荃。二人俱是内亲，所以席设在内边。夏鼎为了礼，开口便向绍闻道：“好难见的贤弟呀！我望你好几番，通是贵人稀见面。”绍闻道：“我全不知晓。”夏鼎道：“总是贤弟近日疏远朋友们，一句便清。”绍闻道：“委的我不知道。”夏鼎道：“咱们弟兄们，便没啥关系。即如张宅，你每日打搅他，人家把咱当一个友儿看承，下个请帖，一钟热茶时，辞帖就到，把老张脸上弄的土木糊的，真正把得罪人全不当个甚么。就是不能赴他的席，或亲身辞他一番，即不然，事后也告个罪儿，怎的直直的放下？依我说，还得上张宅走一走，大家脸上撒把面儿，好看些。”绍闻道：“张宅我委的不敢去了。他家非赌即娼，我一个年轻人走来走去，高低没有好处。先君去世，我身上并没弄下个前程，况且灵柩在堂，叫我将来如何发送入土？我一向没主意，胡闹，你是知道的。你既以弟兄相待，还该劝戒才是，如何我今日自己立志学好，你一定推我下水是怎的？”几句话说的夏鼎闭口无言，勉强应道：“贤弟既然立志，自然是极好的。”王隆吉见两人言语不浹洽，让夏鼎道：“天已过午，前边坐罢。”夏鼎道：“你也来加些色样！二位是内亲，该在这的坐，难说我是外人么？”王隆吉笑道：“既愿在此，我也不敢过强。”

须臾，捧出碟儿，王春宇父子前后安钟下菜，不必细述。惟有夏鼎心中快快，眼见得十两银子不能到手。暗中筹画，再图良策，料他必不能出我掌握。席间说些闲言碎话，席完各自散场出

门，大家一拱而别。夏鼎怅然而归。谭绍闻又与妗母说些家常，韩荃也与姐姐商量些归宁话头，二人上灯时才回。这正是：

帮客从来只为钱，千方百计苦牵联；
纵然此日团沙散，端的兔丝自会缠。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养民席间露腐酸

却说谭绍闻自舅氏祝寿而归，依然大门不出，自在前院看书。王中又把碧草轩花草，移在前院七八盆儿，放在画眉笼下。绍闻看书看到闷时，便吩咐双庆、德喜儿浇灌花草。作的文字，即着王中送与外父孔耘轩改正。母亲王氏也时常引兴官儿到前院顽耍。慧娘、冰梅也趁前院无人时，偶尔亦来片时。王中此时心里也有七八分放得下了，单等来春延请名师，自己便宜，好与田产行经纪商量变卖市房，偿还息债。

日月如梭，却早到了腊月下旬。乡间园丁佃户来送年礼，顺便儿捎了几车杂粮。只得将大门开了锁钥，王中看着过斗。此时阎相公去的已久，谭绍闻也不免招架口袋数儿。王中问道：“昨晚相公回去太早。”绍闻道：“灯台漏油，回堂楼取烛，奶奶拴了楼门，就在东楼看书。”话尚未完，只见一个锡匠，手提一柄走铜酒注子，上插草标一根，一只手拿了一柄烙铁，口中长声喝道：“打壶瓶！”绍闻便问王中道：“咱家蜡台灯盘坏了许些，少动就指头带油，污了书。还得打两座灯台，黄昏好读书。况酒注子提偏儿也有漏的，就趁匠人打打何如？”锡匠听见绍闻说话时，早已立脚不动，王中便问道：“你的担子呢？”锡匠道：“担子在观

音阁前，与仙佩居里打水火壶，工已将完，我来街上好再招生意哩。”王中道：“你就挑来，我家有几件粗糙东西，有烦整理，还收拾一两件新生活。”锡匠道：“就来。”扭头而归。

杂粮收完，留佃户们东厢房酒饭。不多一时，两个锡匠挑的担子来了。进了大门，王中与德喜、双庆儿拿出旧东西来，有二十多件子，无非蜡盘、烛台、酒注、火钻之类，又说了几件新活，讲明斤两、手工价值，扇起匣子，支起锅儿，放了砖板，动了剪锤，便一件一件做将起来。谭绍闻坐着一把小椅子，看锡匠动手，因问道：“这位是伙计么？”锡匠道：“是我的兄弟。”绍闻道：“您住的城里城外？可是远方过路的？”锡匠手中做活，口中答应道：“说起来话长。俺弟兄是朝邑人，家父就在河南做这个生意，后来就住在城南惠家庄惠圣人家房屋。如今也当了三四亩园子，夏天浇园卖菜，到冬天做些生意儿，好赶这穷嘴。”绍闻道：“怎的叫个惠圣人？”锡匠道：“俺主人家是个好实进的秀才，人见他行哩正，立哩正，一毫邪事儿也没有，几个村看当票、查药方、立文约儿，都问俺主人家领教，所以人就顺口儿叫做惠圣人。”这话都钻在王中耳朵，便接口问道：“这位老人家只做甚么？”锡匠道：“教学。”王中道：“多大年纪了？”锡匠便问他兄弟道：“咱主人家有五十几了？”那年轻的道：“今年五十二。”绍闻道：“他也出门教学不曾？”锡匠道：“这却不得知道。”那年轻的道：“他近来有几两账在身上，每日在药师寺教书，都是小孩子，也不见甚么。若是有人请他，他出门也是不敢定的。”

锡匠弟兄言之无心，绍闻主仆听之有意。到晚时活已做完，王中开发工价，留他晚饭，锡匠怕南门落锁，挑起担儿走讫。王中拴了大门，绍闻要回后院，王中道：“相公，且商量一句话儿。”

绍闻坐在厅内，德喜儿上的灯来。王中道：“适才壶匠说他主人家，人人称为圣人，想是一个极正经的人。相公过年读书，还没有先生，怎的生法就把这位老人家请下罢。”绍闻道：“不知他肯出门不进门？”王中道：“还得与文昌巷孔老爷商量商量。”绍闻道：“你说的是。”王中道：“年节已近，不然明日早晨咱就到孔老爷家走走？”绍闻道：“也罢。”主仆计议已定，一夕无话。

次早，红轮初升，早饷用罢，随带着孔宅年礼，宋禄套马，主仆坐车而来。进了孔宅，孔耘轩见女婿到了，迎进内书房坐下，谢了来贐，又讲些从前文字或顺或谬的情节。绍闻道：“城南有个惠先生，外号叫做惠圣人，外父知道不知道？”耘轩道：“是府学朋友，怎的不知道？姑爷问他做甚么？”绍闻道：“愚婿想请他来教教书。”孔耘轩一向怕女婿匪了，今日自己择师从学，心里未免喜欢。又心中打算，此老虽是迂腐，却也无别的毛病，便急口应道：“极好。”王中在旁接口道：“既是好先生，烦孔老爷今日就坐车到城南走一回，小的也随的去。年已逼近，恐怕来春节间光景，有些担搁。”孔耘轩见王中说“来春节间”四字极有深意，便答道：“如今就去。”即着小家人向书房请孔纘经来陪姑爷坐着说话。王中叫宋禄套车，跟随孔耘轩出城到惠家庄去了。孔纘经与侄婿见面，引的上张类村与他侄儿张正心书房闲话。

单讲孔耘轩到城南惠家庄，进了大门，有三间草厅儿，却也干净。上面悬着一面纸糊匾，横写了五个字，乃是“寻孔颜乐处”。两旁长联一付，一边是“立德立言立功，大丈夫自有不朽事业”，一边是“希贤希圣希天，真儒者当尽向上工夫”。耘轩坐在草厅，只见一老者走来一看，问：“是那的客？”孔耘轩道：“弟是城内文昌巷，姓孔。”老者向后边去，只听得说：“第二的，

有客来!”须臾，惠圣人出来。原来这惠圣人，讳养民，字人也，别号端斋，是府学一个敕封三等的秀才。到了草厅，为礼坐下。小厮献茶已毕，惠养民开口道：“孔学兄贵足初踏贱地，失误迎迓，有罪!”孔耘轩道：“久疏道范，特来晋谒，托在素爱，并未怀刺，乞恕。”惠养民道：“弟进学时，孔兄尚考儒童，今已高发，得免科岁之苦，可谓好极。”孔耘轩道：“侥幸副荐，遂抛书卷，所以再无寸进。倒是老先生有这科岁之试，还得常亲卷轴。”惠养民道：“因这科岁，所以不得丢却八股。至于正经向上工夫，未免有些担搁。”孔耘轩道：“因文见道，毕竟华实并茂。”惠养民道：“圣贤诚正工夫细着哩!若是弄八股，未免单讲帖括，其实与太极之理隔着好些哩。”孔耘轩厌听之极，因道：“惠兄邃造深诣，弟一时领略难尽，只得把弟来意申明，后会尚多，徐为就正，何如?”惠养民在座上躬身道：“聆教。”孔耘轩道：“弟有一个小婿，是谭孝移的公子，心慕长兄学行，欲屈台驾进城设帐，求弟特来先容。如蒙俯允，弟好回小婿一个信息，年内投启，开春敦请，未审先生肯为作养与否?”惠养民道：“贵贤坦有慕道之诚，甚为可嘉。但此事还得一个商量，请孔兄少坐，弟略为打算，不敢骤为轻诺。”说完，自回后院去了。

迟了好大会，出来坐下道：“既蒙孔兄台爱，不妨预先说明，是供馔，是携眷呢?”孔耘轩道：“若是供馔，恐怕早晚有慢，却是携眷便宜些。”惠养民道：“若是携眷，弟无不从之理。”孔耘轩道：“弟虽与小婿未暇订明束金多寡，大约四十金，节仪每季二两，粮饭油盐菜蔬煤薪足用。若不嫌微薄，关书指日奉投。”惠养民道：“孔子云：‘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道义之交，只此已足，何必更为介介。”孔耘轩离座一揖道：“千金一诺，更

无可移。”惠养民还礼道：“人之所以为人者，信而已。片言已定，宁有中迁？”孔耘轩又吃了一杯茶，即要告别，惠养民挽留过午，耘轩道：“小婿还在舍下候信，弟当速归，以慰渴望。”惠养民道：“求教之心，可谓至诚，将来自是圣贤路上的人物。”相送出门，耘轩坐车自回覆东床娇客而去。

原来这惠养民五年前时丧偶，后又续弦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再醮妇人。其先回后商量者，正是取决于内人。内人以进城为主意，所以一言携眷，便满口应承。况且连葬带娶，也花费了四十多金，正苦债主来逼，恰好有这宗束仪顶当，所以内外极为愿意。

且说孔耘轩回信谭绍闻，年内翁婿同来递启，话不烦絮。单说过年头，王中擗掇初十日择吉入学，这些仪节，若再浪费笔墨，便是将娄潜斋、侯冠玉入学情事，又因而重云了。只说惠养民坐的师位，一定要南面，像开大讲堂一般。谭绍闻执业请教，讲了理学源头，先做那洒扫应对工夫；理学告成，要做到井田封建地位。但洒扫应对，原是初学所当有事，至于井田封建，早把个谭绍闻讲的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

不说谭绍闻在学里读帖括说是皮肤，读经史说是糟粕，无处下手。再说孔耘轩因女婿上学，先生是自己去说的，只说要尽一芹之敬，遂差人到碧草轩投了一个“十九日杯水候教”帖儿。又附了一个帖，并请女婿。又请了厚友张类村、程嵩淑、苏霖臣。不多一日，到了十九日，孔缙经洒扫庭除，料理席面。又于内书房设了一桌，款待女婿。却早张类村、程嵩淑、苏霖臣陆续俱到，为礼献茶，程嵩淑道：“我们旧约相会，俱无俗套，何以今日如此排场？”孔耘轩道：“还有一个生客哩。”张类村便问道：“是谁？”

孔耘轩道：“小婿业师惠人老，原是弟说成的，今上学已经两月，弟尚无杯水之敬，所以并请三位陪光。”程嵩淑皱眉道：“那人本底子不甚清白，岂不怕误了令婿？”孔耘轩道：“谭亲家去世太早，撇下女婿年轻，资性是尽有的，只可惜所偕非人，遂多可忧之事。这惠人老原是小婿自择的先生，托我到城南道达，遂而延之西席。他既知自择投师，我岂肯再违其意？”程嵩淑道：“此公心底不澈，不免有些俗气扑人。那年苏学台岁考时，在察院门口与他相会了一次，一场子话说的叫人掩耳欲走。且不说别的，南乡哩邵静存送他个绰号儿，叫做惠圣人，原是嘲笑他，他却有几分居之不疑光景。这个蠢法，也就千古无二。”

话犹未完，只见双庆儿到客厅门口说道：“惠师爷与大相公到了。”众人起身相迎，拱手让进。惠养民深深一礼，说道：“高朋满座。”张、程俱答道：“不敢。”又与孔耘轩兄弟二人为礼，说道：“弟有何功，敢来叨扰？预谢。”孔耘轩道：“请来坐坐，并不敢言席。”谭绍闻进来为礼，惠养民道：“望上以次。”为礼已毕，张、程、苏三人让惠养民首座，惠养民再三不肯。让了半晌，惠养民方肯就坐。献茶已毕，孔耘轩向弟缵经道：“陪姑爷后书房坐。”惠养民道：“今日谈笑有鸿儒，正该叫小徒在此虚心聆教才是。”孔耘轩道：“今日请小婿，还有请的张类哥的令侄及舍甥、舍表侄相陪，在后书房候已久了，叫他弟兄们会会。”说话不及，张正心与孔宅外甥、表侄一起儿后生，也到前厅为了见面之礼。为礼已毕，同与孔缵经引的谭绍闻向后边去了。

张类村道：“老哥轻易不进城来游游哩！”惠养民道：“弟素性颇狷，足迹不喜城市。”张类村道：“乡间僻静，比不得城市烦嚣，自然是悠闲的。”惠养民道：“却也有一般苦处，说话没人，

未免有些踽踽凉凉。时常往邵静存那边走走，他也是专弄八股的人，轻易也说不到一处。”苏霖臣道：“近日老哥所用何功？”惠养民道：“正在《诚意章》打搅哩。”程嵩淑忍不住道：“《致知章》自然是闯过人鬼关的。”孔耘轩急接口道：“小婿近日文行何如？自然是大有进益。”惠养民道：“纷华靡丽之心，如何入见道德而悦呢？”孔耘轩道：“全要先生指引。先要叫他谢绝匪类，好保守家业。那个资性，读不上三二年，功名是可以唾手而得的。”惠养民道：“却也不在功名之得与不得，先要论他学之正与不正。至于匪类相亲，弟在那边，也就不仁者远矣。”孔耘轩道：“好极，好极。”

说话中间，小厮已排肴核上来。大家离座，在院中闲散。程嵩淑看见甬道边菊芽高发，说道：“去年赏菊时，周老师真是老手，惟他的诗苍劲工稳。类老，你与刻字匠熟些，托你把那六首诗刻个单张，大家贴在书房里，记个岁月，也不枉盛会一番。”张类村笑道：“只为我的诗不佳，所以不肯刻稿儿，现存着哩。若说与刻字匠熟，那年刻《阴鹭文》的王锡朋久已回江南去了。”

小厮排列已定，请客上座，宾主仪节，不必细述。让座已毕，须臾盘簋前陈，惠养民屡谢了盛饌，孔耘轩谦不敢当。席完时，又设了一桌围碟，大家又同入席饮酒。程嵩淑道：“今日吃酒，不许谈诗论文，只许说闲散话，犯者罚酒一大杯。”孔耘轩也怕惠养民说些可厌的话，程嵩淑是爽直性情，必然当不住的，万一有一半句不投机处，也觉不好意思的，便说道：“这也使得。”因取一个杯儿放在中间，算个令钟。张类村道：“古人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如何饮酒不许论文？”程嵩淑道：“犯了令了。”张类村道：“还照旧日是一杯茶罢。”惠养民道：“这个令我犯不

了，我一向就没在诗上用工夫。却是古文，我却做过几篇，还有一本子语录。小徒们也劝我发刻，适才说刻字匠话，我不知刻一本子费多少工价哩。”张类村道：“是论字的。上年我刻《阴鹭文注释》，是八分银一百个字，连句读圈点都包括在内。”惠养民道：“那《阴鹭文》刻他做甚么？吾儒以辟异端为首务，那《阴鹭文》上有礼佛拜斗的话，明明是异端了。况且无所为而为之为善，有所为而为之为恶，先图获福，才做阴功，便非无所为而为之善了。”程嵩淑笑道：“老哥进城设教，大约是为束金，未免也是有所为而为之的。”惠养民道：“孔门三千七十，《孟子》上万章、公孙丑，教学乃圣贤以来所必做的事，嵩老岂不把此道看坏么？”

恰好谭绍闻出来说道：“天晚了，老师回去罢？”孔耘轩也不肯深留，大家离席起身。惠养民谢扰时说道：“耘老果品极佳，愚赐三两个。有个小儿四岁了，回去不给他捎个东西，未免稚子候门，有些索然。”孔耘轩道：“现成，不嫌舍下果子粗糙，愿送些以备公子下茶。”惠养民笑道：“府上内造极佳，甜酥入口即化。只为这个小儿资性颇觉伶俐，每日可念《三字经》七八句，不给他点东西儿，就不念了。来时已承许下他。”张类村道：“将来自是伟器。”苏霖臣道：“渊源家学，并不烦易子而教，可贺之甚。”孔纘经从后边包了一包儿，拿将出来，惠养民道：“两个就够，何用许多？”遂一同送出，惠养民与谭绍闻一齐上车而去。苏霖臣家中有车来接，亦遂同家人而去。原来惠养民娶的再醮继室生的晚子，心中钟爱，露丑也就不觉了。这正是：

从来誉子古人讥，偏是晚弦诞毓奇；
明系怜儿因爱母，养成鸣牝更奚疑。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养民抱子纳妻言

话说程嵩淑诸友送的惠、谭师弟归去，因向张类村道：“类老，咱回去再坐坐罢？”孔耘轩道：“正好。”一同回来，进了客厅。程嵩淑道：“我也要掉句文哩，耘老听着，竟是洗盏更酌，浇浇我的块垒，强似那‘羯鼓解秽’。”孔耘轩道：“我知道程兄的酒兴尚高，正要再喝一杯儿。”因命弟缵经另续残酌，又揩抹桌面，点起蜡烛，从新整上酒来。

张类村道：“我陪茶罢。”程嵩淑道：“类老，你先说古人樽酒论文，原是佳事，但座间着上一个俗物蠢货，倒不如说闲散话儿。你看老惠那个腔儿，满口都是‘诚意正心’，岂不厌恶煞人！”张类村道：“他说的也是正经话。”程嵩淑道：“谁说他说的不正经了？朱子云，舍却诚意正心四字，更无他言。这四个字原是圣贤命脉，但不许此等人说耳。我先是一来为是谭学生现今的业师，耘老特请的客；二来我怕犯了名士骂座的恶道，不然我就支不住了。”孔耘轩道：“诚意正心许程朱说，不许我们说；许我们心里说，不许我们嘴里说；许我们教子弟说，不许对妻妾说。诚意正心本来无形，那得有声？惠老是画匠，如医书上会画那莫显乎隐、莫显乎微的心肝叶儿。”程嵩淑笑道：“你先也只怕后悔错

请下我这陪客？”孔耘轩道：“请谭亲家哩先生，岂有不请三位之理？就娄潜斋在家，今日也是要请的。咱们岂能忘孝移于泉下？”说罢，三人都觉惻然。

却说程嵩淑因孔耘轩说到娄潜斋，便说道：“这潜老才是真正理学。你听他说话，都是些布帛菽粟之言；你到他家，满院都是些饮食教诲之气。所以他弟兄们一刻也离不得，子侄皆恂恂有规矩。自己中了进士，儿子也发了，父子两个有一点俗气否？即如昨日，我的东邻从河涧府来，路过馆陶，我问他到馆陶衙门不曾，他说：‘与娄潜斋素无相交，惹做官的厌恶，如何好往他衙门里去？’因问潜斋政声何如，敝邻说：‘满馆陶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说是青天爷爷。’无论咱知交们有光彩，也是咱合祥符一个大端人。二公试想，咱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么？偏是这肯讲理学的，做穷秀才时，偏偏的只一样儿不会治家；即令侥幸个科目，偏偏的只一样儿单讲升官发财。我所以见这一号儿人，脑子都会疼痛起来。更可厌者，他说的不出于孔孟，就出于程朱，其实口里说，心里都不省的。他靠住大门楼子吃饭，竟是经书中一个城狐社鼠！”张类村道：“嵩老说不会治家，其实善分家；不会做官，却又极想升官。”程嵩淑道：“这还是好的。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搨住印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好不恨人！”众人不觉哄堂轩渠大笑起来。程嵩淑酒兴才高，豪气益壮，又说道：“咱数人相交，原可以当得起朋友二字。但咱三人之所以不及潜老者，我一发说明：类老慈祥处多，断制处少；耘老冲和处多，棱角处少；我便亢爽处多，周密处少。即如孝移兄在日，严正处多，圆融处少。惟娄兄有咱四人之所长，无咱四人之所短。城内

死了一个益友，又走了一个益友，竟是少了半个天，好不令人短气！”孔耘轩道：“咱改日相约，竟往馆陶看看娄兄去。”类村道：“咱就来年定个日期，离咱祥符也不甚远。”程嵩淑笑道：“到他衙门，先说‘不打抽丰，俺们是来看你的。’临行时每人四两盘费，少了不依，多了不要。咱们开个我不伤廉、他不伤惠的正经风气。”孔耘轩道：“嵩老讲了一场理学，可谓允当。但咱祥符城中还有一个大理学，偏偏遗却。”程嵩淑道：“谁呢？”孔耘轩道：“请再想。”程嵩淑把脸仰着说道：“我竟是再想不来。”孔耘轩道：“我说出来，诸公俱要服倒。”程嵩淑道：“你说。”孔耘轩道：“可是谁呢，娄潜斋之令兄。”程嵩淑连点头道：“是，是，是。这个理学却一发并不认得字。”张类村道：“也难得这位老哥，只是一个真字，把一个人家竟做得火焰生光的昌炽。”程嵩淑道：“那些假道学的，动动就把自己一个人家弄得四叉五片，所以假理学是再做不得的。”三人高谈未已，各家灯笼来接。张正心搀着伯父，程嵩淑也起了身，孔耘轩相送出门，分路而别。

不是东汉标榜，不是晋人清淡，

三复这个真字，胜读格言万函。

且再说本日晚上，惠养民同徒弟坐车而归。到胡同口，下的车来，谭绍闻自回家去。惠养民提着一包果子，进了南院，口中先叫道：“三才呢？”继室滑氏把孩子放下怀来，说道：“你爹叫你哩，你看手提的是啥？”惠养民一手扯着，到房内坐下。解开包儿，给了两个酥油饼儿。滑氏捧过一杯茶来，说道：“你进城来，每日大酒大席，却叫我在家里熬米汤。”惠养民道：“明早就割肉，买鸡子。”滑氏道：“还得我去做，做成时大家吃。”惠养民道：“我适才过十字口，在车上看见熟食案子摆出街来，有好几

分子，烧鸡、鹌鹑都有。你要吃甚么，叫两仪去买去。床头有现成的钱，那是西院送来买菜钱，就不许买肉么？”滑氏道：“两仪他伯今日叫的走了，说菜园里栽葱哩。我正要教你哩，你进门来就叫三才儿，说起买东西，你才想起两仪来，这可是你偏心么，可不是我把你的前窝儿子丢在九霄云外。我所以不想在家里住，他大母眼儿上眼儿下，只像我待两仪有些歪心肠，气得我没法，我说不出来。”惠养民道：“你何尝偏心？我看着哩。”滑氏道：“偏心不偏心，也不消说他。你去街里买些东西，现成有西院送的酒，不是我口馋，也要筛钟酒儿，咱吃着商量句话儿。趁两仪不在家，不是避着他吃东西，他大了，怕翻口学舌的。”惠养民道：“这行不得。我是一个先生，如何好意思向街头买东西呢？”滑氏道：“你罢么！你那圣人，在人家跟前圣人罢，休在我跟前圣人。你那不圣人处，再没有我知道的清。你想咱在乡里没钱买东西，就是买的来，也人多吃不着。如今这钱都是你教学挣的，我吃些也不妨，也不枉我嫁你一场。若不为这，我嫁你这秀才图甚么，图你比我大十几岁呢？我跟你进城来做甚么，图给你膺做饭的老婆子么？”惠养民笑道：“等黑了，街上认不清人时，我去给你买去。”滑氏道：“再迟一会，月亮大明起来，也认清了，不如趁此时月儿未出，倒还黑些，你去罢。”于是向床头取出二百钱，递与惠养民。

惠养民接钱在手，提了一个篮儿，又衬上一条手巾，出的胡同，径上十字口来。检个小孩子守的案子，也不敢十分争执价值，买了一篮子回来。滑氏一看，果然件件都有，说道：“我去厨下收拾，你抱着三才儿，休叫他睡，叫他也吃些。”惠养民道：“知道。”滑氏进了厨房，洗手将熟食撕了几盘子，热了一壶酒来。惠

养民抱的三才早已睡熟，滑氏道：“叫孩子也吃些，怎的叫他睡了？”惠养民道：“小孩子家，才吃了两个果子，不敢再吃这腥东西。”滑氏道：“你就抱着他睡，我与你斟酒。”惠养民道：“我白日酒已够了。”滑氏道：“我一个怎的吃？”于是斟了两钟，一钟放在丈夫面前，一钟自放面前，各人呷了一两口，动起箸来，惠养民酣饱之后，也不敢大吃，滑氏吃了许些。惠养民道：“该与两仪留些儿。”滑氏道：“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厨下我留着哩。”惠养民点点头儿。

滑氏吃了两三钟，又与丈夫斟了一钟，说道：“我有一句话对你说，你休恼，我也就知你不恼。咱与他伯分了罢？”惠养民笑道：“你说这话，是何因由？”滑氏道：“我是怕将来日子过不行，”因指着惠养民抱的三才儿：“孩子们跟着受苦。”惠养民道：“咱哥一向极好，岂可言分？”滑氏道：“他伯也还罢了，他大母合不住人。”惠养民道：“咱嫂子是个老实人，有嘎不好呢？”滑氏道：“你这男人家，多在外少在内，像我受了屈，想对你说，又怕落个轻嘴。只等憋的急了，才说出来。他大母不是良善人，你那前头媳妇子怎么死了，你知道么？”惠养民道：“害病死了，有甚么意思？”滑氏道：“害的是嘎病？你再想，像那贤慧有气性的就会死，像我这不贤慧的糊涂虫就死不成？所以年内孔家到咱家说学时，我立撺掇携着就教成，不携着就教不成，原是我怕他大母的意思。你只好在鼓里住着罢。”惠养民道：“你说的也有点傍墨儿。但只是咱欠人家四十多两行息银子，俱是我埋前头带娶你花消的。咱哥地里一回，园里一回，黑汁白汗挣个不足，才还了二十两，还欠人家二十多两。你那时不该叫你公公少要些？”滑氏道：“那天杀的，恨不的把我卖个富贵哩！那时东乡里比我大

一岁，只出十六两，我贪恋着你是个前程人，情愿抬身到咱家。那老天杀的，跟俺那小叔子贼短命的，就趁着你的岁数大，只是争价钱。你偏偏要听他。您若是只出二十两，他也行了。再迟两天，我就要当官自主婚嫁哩，他爷儿两个都是没胆的，怕见官。只因你性急，多费了十来两。究起来，我带的两大包衣裳，也够十两开外哩。你只说这两包衣裳，你拿出当票子算算，您当够七八串钱没有？”惠养民道：“到底分不成。我现居着一步前程，外边也有个声名，若一分，把我一向的声名都坏了。人家说我才喘过一点气儿来，就把哥分了。”滑氏道：“声名倒中屁用！将来孩子们叫爷叫奶奶寻饭吃，你那声名还把后辈子累住哩。你想他伯家，就是一元儿一个，却有两三个闺女。咱家两仪、三才是两个，现今我身上又像有些不方便。一顷多地，四五亩园子，也没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一元儿独自一半子，咱家几个才一半子，将来不讨饭吃会做嘎？你如今抱着三才儿你亲哩，到明日讨饭吃，你就不亲了。你现今比我大十四五岁，就是你不见，我将来是一定见哩。我总不依你不分！”一面说着，一面落下泪，扭着鼻子，哭声洒洒，说起来了，说道：“凭你怎的，一定要把这二十多两学课，给孩子们留个后手，也是我嫁了你一场，孩子们投爷奔娘一场。你若是只顾你那声名，难说我若守节不嫁，就没个声名么？俺庄上东头邓家寡妇守节三十年，建那牌坊插天，多少亲友庆贺。难说我没见过么？”哭的高兴，肚里又有了半壶酒，一发放声大作起来，声声哭道：“后悔死了我呀！”惠养民发急了，只说道：“你休哭，你休哭，我有主意。”这正是：

曾闻花底莺鸣巧，能使天边雁阵分；

况是一声狮子吼，同胞恩谊淡秋云。

又诗云：

自古泪盈女子腮，
鲛人无故捧珠来，
总缘悍妒多奇想，
少不称心怒变哀。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诒亲姊

却说惠养民自继室唆分之后，心下好不作难。欲叶埶簾，却又难调琴瑟。欲以婉言劝慰，争乃滑氏是个小户村姑，又兼跳过两家门限的人，一毫儿道理也不明白。欲待以威相加，可惜自己拿不出风厉腔儿来。况且一向宠遇惯了，滑氏也就不怕，动不动就要把哭倒长城的喉咙振刷起来，兼且待前子无恩，御后夫有口，自此“诚意正心”的话头，“井田封建”的经济，都松懈了。后来也与孔耘轩会谈两次，兴减大半。孔耘轩只默忖他近日见闻颇宽，变化了从前腐气，却不知是内助太强，添上些为厥心病。

日月迁流，却早到冬月天气。一日惠养民之兄惠观民进的城来，到了兄弟私寓，拿了十来根饴糖与侄儿们吃。惠养民适然不在家中，三才儿见了，说道：“娘，俺伯来了。”惠观民喜之不胜，一把扯住，抱在怀里亲了亲嘴，说道：“好乖孩子，两个月没见，你就又长了好些。你大娘想你哩，叫我今日把你背回去，你去不去？”三才道：“我去。”两仪也跑到跟前说：“伯，你吃了饭没有？”惠观民道：“我吃了饭，在南关里吃了两碗河洛荞面条子。这是我与你两个买的糖，你两个吃。”滑氏抱着孩子走过去说：“为啥不到家里吃饭，一定在南关吃饭，显的城里不是咱家么？”惠观

民道：“我是一元儿他舅在南关赶集，亲戚们一定邀在一处吃。我原是今早要到这里吃饭哩。两仪，你把小奴才抱过来我看看。”滑氏道：“看尿在伯身上。”惠观民道：“自家孩子，就是把伯的衣裳拉上些尿，伯也不嫌，况且伯也没有穿着好的。”滑氏将孩子递与两仪，两仪转递与惠观民。惠观民急忙解开衣裳，接过来，看了看，笑道：“好狗头，叫甚么名子？”两仪说：“叫四象。”惠观民道：“狗头，只怕是个四不象罢。”贴住皮肉抱着，因问道：“你爹哩？”两仪道：“在学里。”惠观民道：“你去叫去，就说伯来了。”两仪自上碧草轩去。惠观民问三才道：“你一年只往家里走了一回，你今日跟我回去，就跟我睡，你大娘与你抬了好些诨柿哩。”三才道：“还有核桃没有？”惠观民道：“你八月里在家吃过，你大娘还留着一篮儿，等年下给你哩。”

惠养民回来，见两幼子，一个在哥怀中抱着，一个在哥腿上爬着，两仪回来也扯住哥的手。心中骨肉之感，好不怆然。为甚的胞弟见了胞兄有些怆然？原来一向滑氏之言，自己有些半从不从的，今日见这光景，忍不住心中默言道：“辜负了我的好哥也。”惠观民见自己兄弟到来，心中欢喜，笑道：“第二的，你知道么，今年咱园里的菜分外茂盛。也有主户人家整畦买的，也有菜贩子零碎发去的，连夏天黄瓜韭菜钱，除咱家花消了，现存五串五百。我叫你嫂子收拾着，你这里再凑上几两学课，把滕相公那宗利钱银子还了。撇下义昌号那十五两，明年再清楚他。如义昌家不依，就都找了两家利钱，过年咱生法，总是利息银子难受。”惠养民才答道：“这里有十来多两——”滑氏便插口道：“你忘了，那十两不是你换钱使了么？这城里比不得乡里，衣服都要些。孩子们秃尾巴鹤鹑一样，也叫人家笑话。就是他叔，也要穿一两件儿，

早晚人家请着赴席也好看。学课花的余下有限，等来年人家再添些学课，好往乡里贴赔。”那惠观民是个忠厚老诚人，一听此言，便信以为实，说道：“第二的，你是有前程的人，穿些不妨，休要叫人家笑话，说咱乡里秀才村。既然没有余剩的，我到乡里尽着摆布，把两家利钱找了罢，等来年再看光景。我回去罢。两仪呢，你把小奴才接过去，一发睡着了。三才，我背着你回家吃诒柿去。”惠养民道：“晌午了，收拾饭吃，好回去。”滑氏道：“你把四象儿接过来，叫两仪去把东院芹姐叫来烧烧火，好打发他伯吃饭。”惠观民笑道：“等饭中了，我到家多会了。我走罢。我承许下滕相公，日西见的的确话哩。”遂解开怀，把四象儿又亲了个嘴，递与两仪转过去。惠观民叫道：“三才呢，来来，我背着你，咱走罢。”滑氏道：“叫他在城里罢。”两仪唧唧道：“伯，我跟你回去呀。”惠观民道：“你娘手下无人，你中用了，支手垫脚便宜些。”两仪道：“伯，我跟你家里去瞧瞧俺大娘、俺元哥。”滑氏道：“你就跟你伯回去。”惠养民道：“到底吃了饭回去。”惠观民笑道：“我比不得你们读书人，我把这四五里路，只当耍的一般。两仪呢，咱走罢。”一面说着，一手早扯着两仪走讫。

惠观民大笑出门，惠养民送出胡同。惠观民道：“你送我做甚么？误了我走，回去罢。”竟背起两仪，一直走了。惠养民直是看的一个呆，只等惠观民转了一个街弯，看不见，方才回来。心中如有所失，好生难过，又说不上来，又说不出来。回来见了滑氏道：“如何不留咱哥吃顿饭回去？”滑氏道：“哎哟！你是他的亲兄弟，你不留您哥，倒埋怨起老婆来。依我说，他不是要银子还不来哩。”惠养民道：“咱哥是个老成人，不会曲流拐弯哩。”滑氏道：“你罢么！他方才说，他把四五里路只当耍哩，咱进城

将近一年了，不要银子时，就没有多耍几遭儿。”惠养民道：“俺哥是个忙人，你不记的咱在乡里时，咱哥不是地里就是园里。他是个勤谨人，顾不得进城。”滑氏道：“就是顾不的，也该进城来瞧瞧，遮遮外人眼目，说是你有个哥。”惠养民道：“我方才没说俺哥是个老成人？”滑氏道：“你不说罢！你哥是老成人？适才我说，咱在城里比不得乡里，孩子们也要穿戴些，省的秃尾巴鹌鹑，也惹人笑话。您哥就把你那前窝子儿上下看了两眼，真正看了我一脸火。难说我会唱《芦花记》么？”惠养民道：“我跟咱哥对脸坐着，难说我就没见，偏偏你就看见了？”滑氏道：“你那心不知往那的去了！”惠养民道：“我心里在银子上。我并不曾换钱，你怎说我换的钱都花尽了，哄咱哥呢？”滑氏道：“你既然把您哥当成一个哥，你方才为啥不白证住我，说：‘我不曾换钱，他婶子说的是瞎话。’你也是舍不的银子，却说我会撒白话。依我说，你自今以后，再不圣人罢，听着我，不得大错。”

原来谭绍闻于夏月时候，曾送过业师束金十二两。滑氏与惠养民衽席之间，商量停当，存在手里，以入私囊。今日惠养民见胞兄至诚无他，手足之情，凄然有感，觉得向来夫妻夜间相商之话，算不得一个人，一心要将银子彻出来，送还家中抵债，以解胞兄燃眉之急，便答应道：“听着你也罢，不听你也罢，你把银子拿来我看看。”滑氏发急道：“我白给了人家了，你不看罢。”惠养民笑道：“你一发胡说起来。我看一看该怎的？”滑氏咬住牙，直不拿出来。惠养民也有争执的意思。只见赵大儿同爨妇樊婆，拿了一个拜匣来了。滑氏道：“那是西院的赵大姐来了，你躲开些，人家好说话。”惠养民只得上碧草轩去。赵大儿笑嘻嘻进房说道：“俺大奶请师奶明午西院坐坐哩。”滑氏道：“扰的多了，不

好意思的。”大儿道：“没嘎好的吃，闲坐坐说话儿罢。”滑氏道：“你也会这般巧说。”赵大儿、樊婆又说了一阵闲话走讫。惠养民回来，晚间又盘问这宗银子，滑氏言语支吾，是不必再讲了。

到次日傍午时节，赵大儿来请，滑氏换了新衣，抱定四象，赴席而来。王氏同孔慧娘后门相迎。进的堂楼，各为礼坐下，滑氏道：“春天才扰过，今日又来打搅。”王氏道：“一年慢待，全要师娘包涵。”须臾排下肴馔，滑氏正座，王氏打横，孔慧娘桌角儿斜签相陪。滑氏道：“奶奶真正有福。娶的媳妇人有人才，肚有肚才。”王氏道：“可惜只是一个儿。”滑氏道：“可有喜事么？”王氏道：“也不知道是病是怎的。他每日只害心里不好，肚里有一块子。”孔慧娘把脸红了，俯首无言。滑氏道：“我着实爱见这娃子，脸儿耐端相。”王氏是个好扯捞的人，便道：“把他认到师娘跟前何如？”滑氏道：“我可也高扳不起，家儿穷，也没有嘎给娃子。”王氏道：“师娘巧说哩。”孔慧娘急道：“本来是师母，我就算是媳妇儿一般，若认成干娘，倒显的不亲了。”恰好冰梅抱着兴官儿来，说：“他醒了，要寻奶奶哩。”王氏道：“也没与师奶见个礼儿。”冰梅把兴官递与王氏，望上拜了两拜。滑氏抱着孩子，急忙答礼让坐。王氏道：“既然师奶奶叫你坐，把杌子掇过来，你就这里坐。”滑氏又夸个不了。王氏指着冰梅道：“这娃子没娘家，没处儿行走。师娘若不嫌弃，叫他拜在跟前何如？”滑氏道：“不嫌我穷，没嘎贴赔娃子么？”王氏道：“没嘎说了。”就命冰梅磕头，冰梅只得望上行礼。滑氏抱着四象急忙出席，一只手拉住道：“好娃子，一说就有。”重斟入席，四象儿啼哭起来，兴官儿瞪着小眼儿只是看。滑氏道：“你看你这小舅没材料，就该叫外甥儿按住打你一顿才好。”王氏便叫冰梅：“你接过去，你

干娘好便宜吃些菜儿。”彼此亲家母相称，好不亲热。

说话中间，便道及来年之事。滑氏道：“家中欠人家息银，把俺哥急的了不成。弟兄们商量，真正顾得乡里，顾不得城里。”王氏道：“奉屈先生一年，心里过不去，来年一定再添上些学课。只是连年日子不行，不得很多了。亲母回去，好歹撙掇再留一年。先生教的好，比不得旧年侯先生，每日只是抹牌。倒是那师娘却很好，与亲家母一样热合人。”滑氏道：“我到家跟他商量，不知弟兄们行也不行。要行时，我与亲家母一个信儿。”王氏道：“我不管先生行不行，如今已到冬天，我就叫学生送过启去，作个定准。”滑氏道：“还有一句话，我本不该牙寒齿冷的说，咱既成了亲戚，我一发说了罢。剩下学课，爽快交与我。你可知道，他们男人家极肯花钱，咱们女人家，到底有些细密，凑到一搭儿里，好还人家账，省的到他弟兄们手里，零星去了。这话我不该说，只是咱如今是亲戚，一发瞒不的。”王氏道：“你不过是忧虑日子不行。像我如今，每日愁的睡不着，该人家一千多两利息银子，孩子们年轻，后晌都睡了，我鸡叫时还不曾眨眼儿。谁知道呢？”滑氏道：“那睡不着，也是由不得人。真正咱们当这内边家是了不成的，没头说去。”真正两个说的如蜜似油，好不合板。来年之事，不用说的了。日已西沉，滑氏要去，王氏只得同孔慧娘、冰梅送至后门，又叫赵大儿包些果子送至家中而回。

傍晚时，惠养民自碧草轩到了家中，滑氏笑道：“来年的事，多亏我弄的停当了。”惠养民道：“怎的说呢？”滑氏把认冰梅、指日投启、添上束金的话，述了一遍。惠养民笑道：“凭在你们罢。”果然隔了数日，王氏叫人治了礼盒，引冰梅到滑氏家走了一走。又请孔耘轩，摆席在碧草轩，下了惠先生的来年关书。又一日，

王氏探得惠养民回乡去了，差人送束金十二两，将礼匣递与滑氏。真正是：

许国夫人赋《载驰》，村姑刁悍那能知？

娘家兄弟多穷苦，常想帮扶武三思。

滑氏又接了这一宗束金，珍秘收藏。惠养民欲其少与些须，送到乡里，以杜口舌，以遮眼目，争乃滑氏拿定铁打的主意，硬咬住牙，一文不吐。几番细语相商，滑氏便厉声争执。惠养民怕坏了理学名头，惹城内朋友传言嗤笑，只得上“吾未如之何”账上了。看看腊月初旬，师徒们两下相商，就在城内过年，省的来春另起炉锤。到了中旬时候，滑氏有个胞弟滑玉，进城来看姐姐，拿了一封糖果。恰好惠养民不在家中。滑氏猛然见了同胞兄弟，如从天降，好不喜欢。三才儿接了渭阳公厚贐。滑氏先问：“吃饭不曾？”滑玉道：“在火神庙口吃过。”滑氏道：“铺子里东西如何可口！”即叫两仪把邻家芹姐叫来抱孩子。恰好爨妇老樊来送蒸糕，滑氏道：“多谢大奶奶费心。你闲不闲？替我厨下助助忙儿。”床头拿出二百大钱，交与两仪，悄悄吩咐街上熟食铺子置办东西，方且姐弟坐下说话。

滑玉道：“姐夫在书房么？”滑氏道：“昨日有人送个帖子，说是南马道张家请哩，想是今日赴席去了。你这二年也没个信儿，你是在那里？”滑玉道：“我在正阳关开了大米、糯米坊子，生意扯捞，也没得来瞧瞧姐夫姐姐。”滑氏道：“他姪子呢？如今有几个侄儿？”滑玉道：“有一个小闺女儿。”滑氏道：“你生意何如？”滑玉道：“倒也发财。只是本钱小，周转不过来。眼睁睁看着有一股子钱，争乃手中无银子，只得放去。俗语道：‘本小利微，本大利宽。’也是没法儿。”滑氏道：“你如今赌博不赌？”滑玉作悔

恨腔儿道：“我那年轻时没主意，跟着那个姐夫，原弄了些不成事。姐姐你知道了，还与那个闹了两场，难说姐姐不记的？像我如今也有了几岁，且是生意缠绕，正经事还办不清，谁再正眼儿看那邪事呢！”滑氏道：“这就好。”

正说着，两仪捧的饭来了，滑玉道：“如今有几个外甥儿？”滑氏道：“三个。”滑玉道：“这个姐夫可好？”滑氏道：“读书人没用，心里也不明白。你吃着饭，我对你说。即如今日有几两学课，一心要拿回家里，打在官伙里使用。他舅呀，你是外边经见的多了，你想好筵席那有个不散场？你看谁家弟兄们，各人不存留个后手？况且你各人挣的，又不是官伙的出产。俺家他伯有好几十两私囊，在他大娘兄弟手里营运着。你姐夫他如何知道？对他说，他还不信哩。我如今存留了一点后手，他只是顾他的声名，每日只是问我要。到明日孩子们多，分开时，大眼觑小眼，没噶度用哩。”滑玉道：“姐姐呀，你见理极是。像咱三叔跟咱爹分开时，咱三叔就好过，咱就穷。”滑氏道：“可说噶哩。”滑玉道：“咱三叔好过，都说他丈人帮凑哩。若不是咱三叔当家时，每日赶集上店，偷送到他丈人家点私积，如今人，谁肯帮凑亲戚哩。依我说，姐，你手里有几两银，递与我，我捎到正阳关去与你营运着。”滑氏瞅了一眼道：“休叫他那前窝子儿听的。”因叫道：“两仪呢，你把家伙撤了。”两仪把家伙一件一件送到厨房。滑氏吩咐道：“你今日回乡里去，对你大娘说，把白棉花线儿与你二两，拿进城来，我好使。快去罢，趁天暖和。”两仪听说回乡里去，好生欢喜的走讫。

滑氏见两仪走了，又将芹姐、樊婆也打发各回家去，把院门搭了，回来坐下，说道：“他舅呀，我有心与几两银子，你与我

营运着，你千万休要赌博。”滑玉道：“我适才没说么，我当年赌博是谁引诱的？如今久已不看他了。我若再看那赌博，把两只眼双瞎了！”滑氏道：“你休要赌咒么。你与我营运，到明日除本分利，我不肯白张劳你。”滑玉道：“姐，你说的是嘎话些。咱两个一奶吊大，我就白替姐营运。到明日发了财，我与两个外甥拿出来，一五一十清楚，也显我的一个名望。我若瞒心昧己，头上有天哩。”滑氏道：“我不爱听那。我去与你取去，你去厨房把铁锨取来。”滑玉取的铁器来，滑氏点上灯来，叫兄弟照着，把床移开，在床脚下挖开一个砖儿，盖着一个罐儿，连罐儿取出。滑玉道：“如何埋得这样乔奇？”滑氏道：“若放在箱子内，早已到你姐夫手里，转到家里了。兄弟，你还想么？”连罐儿抱到当门，倾在桌子上，大小共十五个镲儿。滑氏道：“也没戥子，这是二十四两，一分不少。我留下一大镲儿，早晚使用，别的你都拿的去，替我滋生。”滑玉道：“没有戥子也罢，我到行里自己称称。你留下这个小镲罢，若留大的，只怕这就不是二十两了。”滑氏道：“没有我留两个小的罢。”因取了一条手巾，把二十两银包了。滑玉塞到怀里，说：“我走罢，怕我姐夫来了。”滑氏道：“也罢。他舅呀，你两个外甥性命，全仗着你哩。”滑玉道：“姐，你放心，我先说过，我是别人么？”滑玉将银子带定，滑氏开门，眼看着兄弟出的胡同口走了，靠定门首，半晌不言语，心下小鹿儿上下乱跳。猛听得四象儿床上啼哭，方才搭门回来，毕竟心中如有所失。晚上惠养民回来，滑氏把滑玉之事瞒过，茶水分外殷勤。自此以后，待两仪也觉慈爱，年节回家，在哥嫂跟前也比从前少觉委婉。

次年，谭绍闻上学，师徒们在学厮守，自不必言。单说到了

三月，那利息银子的病症又潮上来了。原来息债是揭不得的。俗语云：“揭债要忍，还债要狠。”这两句话虽不是圣贤经传，却是至理名言。惠观民虽说年内找了滕相公、义昌号利息，毕竟本钱不动分毫。这就如人身上长了疮疖，疼痛得紧，些须出点脓血，少觉松散，过了几日，脓根还在，依旧又复原额。许多肥产厚业人家，都吃了这养痍大害，何况惠观民一个薄寒日子。到了三月，滕相公来说，家中捎书，要与儿子完婚。义昌号来说，财东有字，要收回生意，算账不做。依旧逼债商人朝夕来催。催了几回，话头儿一层深似一层，一句重似一句。惠观民当此青黄不接之时，麦苗方绿，菜根未肥，毫无起办，只得又向城中来寻胞弟。

这番比前番情急，便直上碧草轩来，正遇惠养民与谭绍闻讲说经书。惠养民见了胞兄，将书本儿推开。惠观民道：“第二的，来家来。”惠养民跟定到家。两仪、三才见伯来了，仍前跳跃欢喜。惠观民心中有事，略温存了温存，便说道：“第二的，那两家要账的通是不依，一定要一剪儿较齐，话头都当不得，我委的没法。第二的拿个主意，开发了他。春暖花开，我好领着孩子们园里做活。”惠养民道：“这可该怎的处？哥，你吃了饭回去，我明日到家酌处。”滑氏接口道：“难说要账的不等个熟头下来？”惠观民道：“他硬不等么，该怎的？”惠养民道：“我到乡里酌处。”惠观民道：“你到乡里该怎的？总是空口说空话，不中用。”滑氏道：“他伯呀，你吃了饭再商量。”遂将四象递与惠养民，惠观民接在怀里顽耍。滑氏到厨下收拾了饭，弟兄两个吃讫。惠观民临行说道：“第二的，明日一定到乡里来，万不可担阁。”惠养民点头应诺，送的胞兄去了，回来便言银子一事。

滑氏道：“去年我与你商量，留个后手，你原承许明白，到

今日又问我要起来。人家说女人舌上没骨头，不料你个男子汉大丈夫，今日这样，明日那样的。”惠养民道：“你说留个后手，这话也说的是。但今日咱哥急的那个光景，若不拿出来，一来心上过不去，二来朋友们知道，我一向声名置之何地？”滑氏道：“我不管你声名不声名，我只知道声名不中吃。想要银子不能！”惠养民急了，便去箱笼中翻腾，滑氏那里肯依？拉住不放。惠养民强翻出两个小镬儿，问道：“别的呢？”滑氏又怒又急，便冲口说道：“别的我与了俺兄弟了。”惠养民道：“你的兄弟，你是知道的，你怎肯给他呢？当真收拾在何处？拿出来咱商量，我也不肯全给咱哥。”滑氏道：“委的给了他，谁哄你不成？”惠养民道：“他并不曾来，你怎的给他呢？”滑氏道：“去年腊月，你往南马道张家赴席，他舅来瞧我，我与了他。他在正阳关开粮食坊子，替咱营运哩。”惠养民道：“好天爷呀！你是哄我哩？”滑氏道：“那床腿下坑还虚着哩，如今咱盛盐的，便是那个罐子。我哄你图嘎哩？”惠养民道：“好天爷，你怎这样没主意！把咱一家子都被账逼杀了。”滑氏道：“我若有主意，也到不了您家。他舅对我发下誓了，你放心。”惠养民道：“他有名叫做滑鱼儿，你把羊肉送在狗嘴的，还想回来么？”滑氏道：“我的兄弟我管保。”惠养民道：“谁保你哩？”滑氏道：“我不用保。”惠养民觉着缠乱不清，忍气吞声睡了一夜。到了天明，早上碧草轩来。迟了一会，谭绍闻上学，惠养民道：“学生，你对手下说，把良善牲口备一个，我骑到乡里，还走一个亲戚家，明日晚夕回来。”谭绍闻即唤邓祥把宋禄叫来，吩咐：“备一个牲口，师爷回乡的去。”宋禄领命，将牲口牵来。惠养民到家，勉强用了早饭，骑定一匹马，出的南门，顾不得往家中去，便向城南滑家村来寻滑玉。

这滑家庄离城三十里，傍午时到了继室娘家。惠养民前七八年间原走过三五次，认的门户。下的马来，岳叔滑九皋见了，哈哈笑道：“惠姐夫，嘎风刮的来？”让到草厅。原来滑九皋开了一座小店，门前是一座饭铺儿，当槽将马拴进马棚。二人为礼坐下，小伙计两碗面汤放在面前，滑九皋便让道：“姐夫吃茶。”惠养民举起碗儿，吃了一两口，便问道：“滑玉贤弟近况何如？”滑九皋叹了一口气道：“咳，姐夫不必问他！若说起这个畜生，我就坐不住了。”口中说着，将头儿摇了几摇。惠养民心中有事，见这光景，便慌便疑，只是靠实跟问。滑九皋道：“噯，这二年谁见他来？前月二十四日，县里原差拿着一张朱票，说东县里关他，为盗卖发妻事。我说他二年不在家，原差不依，把我带进城去，连两邻都叫着。衙役刁掊，把铺里一石麦子本钱也花消清。具了三张甘结，刑房老师、宅门二爷花费了七八两银子，老爷才回了文，打发东县行关文原差回去。我在城里住了十三四天，也知道姐夫在萧墙街教书，我不是有脸面事，没好去瞧瞧侄女、外甥。你还提他做甚么！”惠养民道：“这盗卖发妻，是他说合，把人家活人妻卖了么？”滑九皋道：“谁家老婆轮着他卖呢！他在家每日赌，连一个庄头儿也赌的卖了，本村安身不住，连孩子老婆领起来跑了。只影影绰绰听说，他在周家口、正阳关这一带地方，在河上与人家船上拉纤板。我心里常萦记他，一个赌博人，引着一个小媳妇子，在河路码头地方，必没好处。谁知道一发卖了。一个小孙女，也不知流落何处，想是也卖了。他丈人是东县里纽家，他偏偏还卖在东县里，所以他丈人就在东县里告下，下关文来关他。谁见他个影儿！”话犹未完，小伙计抹桌，上了两盘时菜，面条、烧饼一齐上来。滑九皋举箸恳让，又叫取酒。惠养民心中有

事，勉强吃些儿，又问道：“他去年腊月半头，来了一遭，三叔不知道么？”滑九皋道：“去年腊月，他原来过一遭，我也没见他，也就不好进这村里来。只听说他在西集上大吃大喝，狠赌了十来天。有人疑影他在那里做了贼，得了横财。谁知道他竟是卖老婆的银子。”惠养民道：“那也不是卖他姘子的银子，原是我的银子。”滑九皋道：“怎的是姐夫银子？”惠养民把滑氏将束金偷给滑玉的事，述了一遍，滑九皋道：“是姐夫前世少欠他的，叫他来生填还姐夫罢。好杀人贼，连亲戚也不叫安生哩。”惠养民得了实底，也是无可奈何。只得要走，滑九皋留住一宿，惠养民那里还肯住下？出的店门，槽上马已喂饱。辞了岳叔，上的马来，好没兴头，只得向晚赶到自己庄上。

见了哥哥，又没的说，只叫一元：“将马喂饱，休要饿了。”惠观民叫妻郑氏，暗中吩咐道：“第二的到家，你去架上鸡捉一只来杀了，今晚俺兄弟吃杯酒儿。留下一半，明早打发他吃饭，叫他上城的去，好用心与人家教学。你去杀鸡，我去南庄借酒去。把壶递与我两把。”郑氏依言料理，惠观民自去南庄借酒。一个时辰，鸡已炒熟，又配了三样园中干菜。惠观民借酒已回，叫郑氏烫热。这惠养民倒在旧日自己住的屋子床上，再也叫不出来。惠观民即叫掌灯到这屋里，把鸡酒移来。惠养民只推身上不好，口中不喜吃。惠观民急命另泼姜茶，撤了鸡酒，明晨再用。惠养民啜了姜茶，只说怕听人说话。惠观民亲取自己布被，盖了兄弟脚头，倒关上门，自去睡讫。

原来惠养民当日听妻负兄，心中本来不安，今日一旦把一年束金付之乌有，愈觉心里难对胞兄。本底毫无可说，只推有些须感冒。又经哥这一番爱弟之情，一发心中难过。后来不敢见人的

疑症，此夜已安下根子。正是：

男儿莫纳妇人言，腹剑唇刀带血痕；
误读正平《鹦鹉赋》，世间失却脊令原。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圣人亏心负兄

却说惠养民因滑玉诒去束金，虽说是内人所为，毕竟起初商量入私时，此念原对不得天地。到如今银子被人哄去，而自己胞兄仍是一团真心诚意，自己的人鬼关如何打得过去？所以只是推托感冒。到了次日早晨，自己牵过马来，扣上鞍屉，不通哥嫂知道，早进城来。

到了自己住院，下的马，叫声两仪，两仪出来将马接住，送与宋禄。惠养民进的住房，掇过椅子坐下，一声儿也不言语。滑氏此时尚未梳洗，抱着四象，方去厨房看火。见了丈夫这个模样，心中有些疑影，因问道：“你是怎的呢？”惠养民叹了一口气，只是不答。滑氏一定追问，惠养民道：“你的好兄弟！”滑氏道：“俺兄弟就不赖。谁不知道他是个能人！”惠养民道：“我不知别的，现今把老婆也光棍的卖了，休说咱的银子。”滑氏道：“我就不信。他妗子上好的人材，又是好手段，他舅也舍不得。”惠养民道：“老婆若拙若丑，他也就不会大赌。况且有他姐这一注子财主哩。”因此把滑家村怎的滑九皋说滑玉在正阳关拉纤捞船、盗卖发妻、东县来关的缘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滑氏不听则已，一听此言，抱着四象儿，坐在院里一块捶布砧石上，面仰

天，手拍地，口中杀人贼长，杀人贼短，促寿短命、坑人害人，一句一句儿，嚎咷大哭起来。惠养民怕人听见，急劝道：“银子能值几何，看人家听的笑话。不惟笑我不能齐家，还笑你心的没主意，被兄弟哄了。”滑氏那里肯住？惠养民扯住滑氏，叫进屋去。只见邓祥在院门口说道：“南马道张爷、龔学巷程爷，别的不认的，作速请师爷说一句要紧话哩。”

看官试想，程嵩淑这几位来，与惠养民有何商量？原来祥符县新出了一宗彝伦馨香的事体，夹叙一番。原是仓巷内，有婆媳二人孀居。婆婆钱氏二目俱瞽，有六十四五岁。儿媳韩氏，二十五岁守寡，并无儿男。单单一个少年孀媳，奉事一个瞽目婆婆，每日织布纺棉，以供菽水。也有几家说续弦的话，韩氏坚执不从，后来人也止了念头。这韩氏昼操井臼，夜勤纺绩，隔一二日定买些须腥荤儿与婆婆吃。人顺口都叫韩寡妇家。这七年之中，邻家女人实在也稀见面，不但韩氏笑容不曾见，韩氏的戚容也不见。

本年本月前十日，婆婆钱氏病故，韩氏大哭一场。央及邻舍去木匠铺里买了一口棺材，不要价钱多的，只一千七百大钱，乃是韩氏卖布三匹买的。抬到院里，韩氏一见，说道：“我只说一千多钱买的棺材，也还像个样儿，谁知道这样不堪，如何装殓的我婆婆？有烦邻亲再买一口好的来。”邻人都说道：“韩大姐错了。若要看上眼的寿木，尽少也得五六两银子。韩大姐，你的孝心俺们是知道的，只是拿不出钱来。”韩氏道：“我殯婆婆，是我替俺家男人行一辈子的大事，我不心疼钱。况且这织布机子、纺花车儿，一个箱子，一张抽斗桌，七凑八凑，卖了也值两千多钱，还有几匹布哩。我心事一定，老叔们不必作难。我再给老叔们磕头。”说着，早已磕下头去，哭央起来。这两三个老邻翁急急说

道：“韩大姐不必作难，俺去替你办去。”一路起身，又向木匠铺子来。路上，一个说道：“你看韩大姐，是个贤孝人，如今说把家伙卖了，打发寿木银子，真正是贤孝无比。”一人说道：“或者韩大姐一向是要把婆婆奉事到老，今日黄金入柜，他的事完，各人自寻投向，也是不敢定的。不然为嘎把家伙都要卖了？”一个说：“这孩子也算好，真正把婆婆发送入土，就各人寻个正主，也算这孩子把难事办清，苦也受足了。难说跟前没个儿花女花，熬甚么呢？只是咱们邻居一场，将来大家照看，寻个同年等辈，休叫韩大姐跳了火坑，也算咱的一点阴功。”一路说着，早到了木匠铺，又说了五千六百钱的一具寿木，邻居小后生们又抬进来。这些襁刷铺垫，不必细述。

傍晚，央了几个邻妇，将钱氏殓讣。韩氏大哭一场，这几个邻妇眼里也陪了许多伤心泪。到了次日，觅土工开圻扛棺，共是一千大钱。到第三日，一起儿土工来抬，韩氏独自一个，白布衫，拄桐杖，跟着送殡。满街看者，个个拭泪，抬不起头来。这三个邻翁婆儿，是央过到坟上做伴的，同坐一辆车紧跟着。出去东门，到了坟上，合葬于先人之茔。韩氏点了一把纸镲儿，跪在墓前，哭了一声道：“我那受屈的娘呀！”第二句就哭不上来了。邻妇搀起，定省一会，又点了一把纸镲儿在丈夫墓前，哭道：“你在墓里听着，咱的事完了！”哭的又爬不起来。三个邻姬再三苦劝，拉住起来，同坐车而回。到家即把三四个邻翁请来家中，磕头谢过。同邻姬在床腿下起了一个砖儿，盖着一罐子钱，向几位邻翁老叔说道：“这是一向卖布零碎积的钱，就为今日棺材之计。因此我婆婆在日，就受了多少淡泊。老叔们替我数一数，看够寿木钱不够？”这几个老翁口中不住的说：“好孝道的媳妇。”把钱数了

一数，共是七千有零。即将五千六百钱给邻翁，送至木匠铺。这三姬也各自回家过午，打算此后晚夕，轮流来与韩氏作伴。谁知吃饭回来，韩氏早已自缢，双目俱瞑。

这一声传出，把一个省会都惊动了。有听说鼓掌叫奇的，有听说含泪代痛的。管街的保正禀了本县程公。这程公进士出身，接着荆公下首，即唤管街保正，问了仔细，传外班衙役，坐轿便向仓巷来。未到巷口，只觉得异香扑鼻，程公心中大加骇异。到了门口，下的轿来，躬身进院，只见韩氏面色如生，笑容可掬，叹了一口气道：“真正是从容就义，含笑而归，可感，可敬！”因问道：“这巷内有什么花木么？”保正禀道：“巷内俱是小户人家，并没有栽种花草的。”程公道：“再不然有药铺？”保正道：“也没有药铺。”程公细嗅，较之入巷时更觉芬馥，点头暗道：“是了。”又见门内放一口薄皮棺木，因问道：“这具棺木何用？”几个邻翁把前事述了一遍。程公道：“这是节妇自备藏身的意思，你们彼时不能知晓节妇深心。但这棺木，如何殓得国家大贤人？叫管街保正来。”保正跪下，程公道：“你协同节妇邻人，尽着城中铺子看棺木，不拘三十两五十两，明日早堂，同木匠递领状领价。”管街保正磕头道：“是。”又吩咐道：“你明日就在这门口悬搭彩棚，桌凳、香案俱备。到第三日，本县亲来致祭。如误干咎。”管街保正又磕头道：“是。”又吩咐三个邻人道：“卸尸入殓，你几个酌夺四个女人办理，不许一个男人窥看。本县致祭之后，你领收殓之女人讨赏。”吩咐已毕，程公上轿而去。回署即发名帖，知会两学、丞簿、典史，至日同往致祭。祭毕，约阖学诣明伦堂议事。

学师见了堂翁名帖，亦发帖安顿相礼，并叫胡门斗城中遍约

生员，到第三日俱到明伦堂候县尊台教。

果然到了第三日，程公先差礼房摆列猪羊香烛。省城这日真是轰动了天地，人山人海，男女老少，把一个仓巷竟实填起来。各家房脊墙头，人俱满了。况且天意佑善，又是清明得紧。程公到巷口，那里还坐得轿？只得下的轿来，步行前来。众人闪开个人缝儿，程公过去。到了彩棚，两位学师、四个相礼接着。程公行礼，读了一通祝文。礼毕，程公坐在彩棚下，说道：“官不拜民，况是妇女。只为此妇有关纲常，故拜之。”奖赏邻翁邻妪以及收殓节妇的女人，又将猪羊交与保正，以为埋葬之用。土工、扛夫，仍向衙门领钱。岂知至诚所感，土工、扛夫情愿效劳，本街士民又各出钱钞，他日自将节妇葬讫。

程公出的巷口，到了文庙，上的明伦堂来。学师率领合学为礼坐下。献茶已毕，程公道：“弟承乏贵县，未及三月，即有韩氏这宗大贤孝。虽是妇女，却满身都是纲常。巷口异香扑鼻，从所未经。固然是中州正气所钟，弟实叨光多多。但今日致祭，固足以为名教之倡，若不得朝廷一番旌扬，尚不足慰贞魂于地下。弟欲众年兄约同合县绅士递呈县署，弟便于详结上伸，转达天听，求皇恩褒典。二位先生暨众年兄以为何如？”各生员俱打躬道：“老父台为伦常起见，门生们情愿襄此义举。出学之后，即约会投禀公呈。”程公不胜欢喜，作别回署而去。

本日各约所知，因惠养民是个附生头儿，所以次日都到碧草轩来，恰好遇见滑氏正在院里砧石上大放悲声。邓祥来说书房有几位客候着说话，把惠养民急得一佛出世，向邓祥道：“你且去，我即速就到。”邓祥回覆众客。惠养民向滑氏道：“你快休哭，我的朋友们都在轩上等我说话，相隔不远，万一听的，我就成不的

人了。”滑氏那里肯听？仍然仰天合地哭道：“你原承许过要分，你若是早分了，我怎肯把银子给那杀人贼哩！”邓祥又到，说道：“程爷们说事情甚急，请师爷作速到哩。”惠养民急了，说道：“你就说我往乡里去了。”邓祥道：“程爷们知道师爷在家里，等师爷说话，怎的又说往乡里去了？”滑氏哭声愈大，惠养民扯住道：“你今日杀了我了！”滑氏哭道：“你杀了我，你还不偿命哩！”

邓祥尚未转身，只听得墙儿外有几个人走的脚步声儿响，说说笑笑，仿佛是程嵩淑声音，说是：“填上他个附学头儿名子，怕他有甚么说。”出的胡同而去。惠养民晓得这些朋友觑破自己底里，又不敢问那几位是谁，自此以后便得了羞疾，不敢见人。请董橘泉、姚杏庵辈用些茯神、远志、菖蒲、枣仁药味，也不见好处。总之，自生疑症，每日只速到碧草轩睡着。可怜惠观民见兄弟病了，大加着急，每日城中探望，滑氏还天天吵嚷要分。惠养民顺手牵羊，也不能扎挣，就病中糊糊涂涂也说个“分”字，话儿也不用说明。惠观民怕滑氏吵闹，添了胞弟的疾病，没有法了，答应道：“第二的，你只管养你的病。只要你的病好了，就分了也罢。”口中勉强说分，回到路上，泪如涌泉。这是惠养民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只因娶了再醮老婆，暗的调唆，明的吵嚷，一旦得了羞疾，弄得身败名裂，人伦上撤了座位。妇人之害大矣哉！

此时正当三月尽间，谭家欲再延师长，现有惠养民未去，滑氏也不肯回乡，要完束金节仪，算了粮饭油盐，直到五月端阳，谭家送了角黍，滑氏又看了冰梅，方辞别王氏而去。

谭绍闻自己一人，在碧草轩上独写独诵。忽一日，只见一个人猛的进了轩中，走到绍闻座前，作了一揖，双膝跪下，说道：

“救我！救我！”谭绍闻慌道：“起来咱商量，须是捡我能的。”那人道：“不难。”此人是谁？好待再一回注明。

有诗赞韩节妇之贤：

嫠妇堪嗟作未亡，市棺此日出私藏。

到今缕述真情事，犹觉笔端别样香。

又诗：

贞媛悍妇本薰莸，何故联编未即休？

说与深闺啼共笑，人间一部女春秋。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却说谭绍闻正在碧草轩看书，只见一人进的门，跪在面前求救。此人是谁？却是姓夏名鼎表字逢若，外号兔儿丝者是也。绍闻忙搀道：“起来，起来。”夏鼎道：“你承许下救我，我才起来。”绍闻道：“你不起来，我也跪下，我也不承许你。”夏鼎只得起来，再为了礼，坐下叙话。

绍闻道：“你到底有甚么紧事？”夏鼎道：“说起来话长，截近说了罢。这一年，因你立志读书，我也不便相近。盛大哥公子性儿，也不大理人。东门内王贤弟，只顾他的生意，我也不好干动他。实对你说罢，我为你的官司，是个挨过板子的，人也就不器重了。家下几口子人，没过活，这‘首阳山’上，也曾携着走过几次。只因本街祝先生是我自幼拜过的蒙师，去年选到河北胙城县副学。我再三央张绳祖到茶叶店赊了八两银子茶，去河北打抽丰。觅人挑到河北，一来祝先生是新到任的，二来这老先生也是老实人，除了盐、当店，以及城内好近官的绅衿，把茶叶撒了一少半儿，余下一多半，没处出脱。我没法儿，少不的每日结识门斗、学书，又出了学衙，拜了一片朋友，才出脱将尽。收了十二两七钱多银子，还有十数封未送。谁知冤家路窄。一日同张

书办到城北乡看戏，离城里半地。你说的是谁的戏呢？偏偏是茅拔茹的一班臭卷戏。这狗攥的，如今也狼狈不堪，身上衣服也不像当日光彩，穿着一领大褐衫，图跟着戏子吃些红脸饭。我也不料是他，他看见我，辽远的道：‘那不是省城夏大哥么？’到我跟前，俺两个作了一个揖，一手扯到酒馆的。我把张书办捏了一把同去。进了酒棚，他叫酒家烫了一壶酒，斟了两钟，放到俺两个跟前。你说他头一句说啥罢，他头一句便说道：‘请喝一杯罢，树叶儿也有相逢的日子，不走的路也还走三遭。我当初在祥符，多承夏兄管待，今日定要还席。’那张书办是个精细人，见茅拔茹睁眉瞪眼，不是个好相法，便说道：‘少吃一杯罢，来时祝师爷叫早些回去哩。’这茅拔茹便问：‘夏兄在师爷衙门里么？’好一个张书办，旧日住过刑房，今日又住学署，见景生情，便说道：‘夏少爷是新任师爷表外甥，今日来看舅舅的。’茅拔茹想了一想，说道：‘不吃酒也罢，夏兄你且回去。’本日回到学衙。过了两日，这些朋友们都来送信，说茅拔茹约的打手，叫做顺刀会，等我出的柞城，要打折腿，剜了眼。我怕了，也不敢等茶钱，就悄悄的回来。那日饭铺的看见一个胡子，穿了一领褐衫，引着两个人从北来，几乎把我苦胆唬破。到跟前，却是一行走路的，才放下心。进了家时，只落了十两多银子。还了二两陈欠，打发柴米钱又花了二两，落下六两，缴与张绳祖打发茶叶店，下欠二两。茶店全相公倒还松。这二两银子，我却像欠下张绳祖的皇粮了，每日叫他那老贾上门索讨。说的言语，我也对你说不出来，只是很不中听就是。我承许今日完他，委实再没起办。万望你念香火之情，替我周全周全。真正叫我在老贾面前丢了人，我实实顶不住他。若不然，我如何不问你要三两五两，我委实是急了！”

绍闻道：“你再休提起张绳祖来，我前者曾对你说过，我先世累代书香，到了我，连半步儿前程也还不曾到身上，现在先君涂殡在堂，我将来何以发送入土？我如今立志读书，虽此时先生有病，我只管每日自尽个课程。现今昨日小考，程公取我童生案首。或者宗师按临，进个学儿，也未见得。若提起你跟张绳祖的事，也未必就是正经事，我也不听，我也不管。”夏鼎道：“我与张绳祖这宗银子，委实是欠茶叶店全相公的，若干系一点赌娼的踪儿，我就是个忘八蛋。万望你周全一二。你方才说张绳祖不是正经人，这话一丝儿不错。你自此以后只可远他，不可近他。放着书儿肯不读么？各人图个上进。这混帐场中闯来闯去，断乎没有甚么好结果。我也教他这个老贾腌臢的足噪。就是我欠他二两银子，原是当日承情的事，这老贾硬拿出讨赌博账的手段，输打赢要的光景践踏人。你只替我周章了这一点子事，我再进老张的门，双腿跌折。我要再见你进他的门，我竟仗着香火之情，你脸上我定啜一口唾沫。你只管读你的书，进了学，中举中进士，我跟你任里管宅门，管马号，管厨房，享几年福罢。”谭绍闻道：“你说要二两银子，委实我此时欠人千把来行息银子，手窘的紧，如何替你酌处呢？”夏鼎哭道：“二两银子，今日便难办，你就穷了也易处。你看家里有甚么穿不尽的衣服，一两件子拿在当店，就当够了。等我手头活动时，赎出来还你。”谭绍闻道：“衣服没剩的，我也不好回家去，叫家母、贱室问一句，我说嘍？”夏鼎道：“你休拿狠心肠拒绝我，我也是识抬举中用的人。我只是吃茅拔茹要约人打我的亏。若不是昨城撞见他时，茶银讨完，今日也犯不着干动老弟。”谭绍闻想了一想，指着案上一个砚池说道：“这是一个端砚，你拿去当二两银罢。”夏鼎道：“我家的端砚，我

只卖了五百钱，这端砚如何能当二两？”谭绍闻道：“端砚与端砚不同，你没看上边有年月款识，是宋神宗赐王安石的。当初是十两银置的。你只管当去，管情只多不少。你把当票给我。”果然夏鼎看了一眼，塞到怀里，作别起身。到松茂当店当了三两纹银，分了二两一封，一直到张绳祖家。

恰好张绳祖与假李逵说闲话。夏鼎进门，张绳祖身也不欠，只说道：“坐下。你来送银子来了？”夏鼎掏出一个纸封儿放在桌上，说道：“你看看，二两松纹牛毛细丝，一毫一忽儿也不短。”张绳祖拆开一看，果然成色顶高。老贾取过戥子，称了一称，二两还高些。哈哈笑道：“老夏，老夏，我服你是一把好手。这是那的银子？”夏鼎道：“你只管我不欠你罢，何苦盘问来历？我总不是偷的，所供是实。”张绳祖笑道：“你休恼的恁个样子，委实全相公催的太紧。”夏鼎道：“欠你的，只得许你催哩。”张绳祖道：“委的是何处银子？”夏鼎道：“是朋友都比你忠厚。这是萧墙街谭相公银子。我告了一个急，他给我二两银，我不瞒你。”张绳祖将银子递与老贾道：“这还是他赢咱的那宗银子，是不是？”老贾道：“那银子没这高。”张绳祖笑道：“老夏呀，你既然有这本事把谭绍闻银子生发出来，我也不要这二两银子。你再只把他勾引到这里赌上一场，不管我赢我输，再与你八两，以足十两之数。决不食言。”夏鼎道：“呸！你这就是不吃盐米的话。我虽下流，近来我也晓得天理良心四字，人家济我的急，我今日再勾引人家，心里也过意不去。况且人家在书房好好念书，现今程老爷取他案首，我若把他勾引上来，也算不得一个人。”张绳祖笑道：“你从几日算个人了？也罢么，你把这银丢下，我送与全相公，你回家去吃穿你那天理，盘费你那良心。嘴边羊肉不吃，你各人自

去受恓惶，到明日朝廷还与你们上挂‘好人牌’哩。”

夏鼎闻言不答，迟了半晌，说道：“人家是改志读书，再不赌博的人，就是勾引上来，他不赌也是枉然，你怎肯白给我十两呢？”张绳祖道：“呸，我把你这傻东西！亏你把一个小宦囊家当儿董尽，你还不晓赌博人的性情么？大凡一个人，除必是自幼有好父兄拘束得紧，不敢窥看赌场；或是自己天性不好赌，这便万事都休了。若说是学会赌博，这便是把疥疮、癣疮送在心窝里长着，闲时便自会痒痒起来。再遇我们光棍湿气一潮，他自会搔挠不下。或是输的急了，弄出没趣来，弄出饥荒来，或发誓赌咒，或摆席请人，说自己断了赌，也有几个月不看赌博的。这就如疥疮癣疮挠的流出了血，害疼起来，所以再不敢去挠。及至略好了些，这心窝里发出自然之痒，又要仍蹈前辙。况且伶俐不过光棍，百生法儿与他加上些风湿，便不知不觉麻姑爪已到背上挠将起来。这谭绍闻已是会赌，况且是赌过了。你只管勾引上他来，我自有法儿叫他痒。他若是能不赌时，我再加你十两，改了口就是个忘八蛋。”夏鼎笑道：“你说的逼真。只是这样明白，你怎的把产业也弄光了？”张绳祖叹了一口气道：“咳！我只为先君生我一个，养的娇，所以今日穷了。我当初十来岁时，先祖蔚县、临汾两任宦囊是全全的。到年节时，七八个家人在门房赌博，我出来偷看。先母知道了，几乎一顿打死，要把这一起会赌的逐出去。先君自太康拜节回来，先母一五一十说了，先君倒护起短来，说指头儿一个孩子，万一拘束出病来该怎的。先君与先母嚷了一大场。这时候我已是把疥癣疮塞在心里。后来先君、先母去世，一日胆大似一日，便大弄起来。渐次输的多了，少不得当古董去顶补。岂没赢的时候？都飞撒了。到今日，少不得圈套上几个膏粱

子弟，好过光阴。粗茶饭我是不能吃的，蓝缕衣服我是不能穿的，你说不干这事会怎的？总之，这赌博场中，富了寻人弄，穷了就弄人。你也是会荡费家产的人，难说不明白么？你只要把谭家这孩子哄的来，他赌，我分与你十两脚步钱；他不赌，我输给你十两东道钱。”夏鼎把头搔了两搔，说道：“再没法儿。”迟了一会，忽然说道：“你只等地藏庵姑姑与你送信，你便去地藏庵賄这个谭绍闻。若不与我十两银，你就算不得人。”张绳祖道：“你现今把这二两拿回去，改日再找你八两就是。”夏逢若果将二两银袖讫，作别而去。张绳祖送出大门，夏鼎道：“不可失信。”张绳祖道：“事有重托。”大家一笑，分手而别。这正是：

人生原来具秉常，那堪斧斤日日伤；

可怜雨露生萌芽，又被竖童作牧场。

第四十三回

范尼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却说谭绍闻自程县尊考取童生案首之后，自己立志读书，虽说业师惠养民得了疑症，服药未痊，每日上学在东厢房静坐，却不上碧草轩来，这谭绍闻仍自整日诵读。逢会课日，差人到岳丈孔耘轩家领个题目，做完时，即送与岳丈批点。这孔耘轩见女婿立志向正，暗地叹道：“果然谭亲家正经有根柢人家，虽然子弟一时失足，不过是少年之性未定。今日一旦弃邪归正，这文字便如手提的上来。将来亲家书声可继，门闾可新。”把会文圈点改抹完了，便向兄弟孔纘经夸奖一番。这孔耘轩学问是有来历的人，比不得侯冠玉胡说乱道，又比不得惠养民盲圈瞎赞。谭绍闻得了正经指点，倒比那侯冠玉、惠养民课程之日，大觉长进。况且读书透些滋味，一发加工倍于往昔。

一日正在碧草轩，接了祥符礼房送来程公月课《四书》题目一道，是“无友不如己者”二句；诗题一道，是“绿满窗前草不除”五言律。方盘桓轩上，构思脱稿，只见双庆儿上轩子来说道：“奶奶请大相公到家说话。”谭绍闻听说母亲有唤，急忙转回家中。进的楼门，却见地藏庵范尼姑坐个小杌子。范姑子看见谭绍闻来，笑哈哈合手儿向王氏道：“阿弥陀佛！你老人家前生烧了

好香，积的一班儿金童玉女。你看小山主分明是韦驮下界，不枉了程老爷取他个案首。指日就是举人进士、状元探花。”王氏笑道：“没修下那福。”范姑子道：“老菩萨没嘎说了，你修的还少么？况且今日正往前修的。”这谭绍闻方才得插口道：“母亲叫孩儿说些甚么？我忙着哩。”范姑子即接口道：“不是不请小山主来，原是敝庵中要修伽蓝宝殿，是你烧过香的地方。这圣贤老爷神像颜色也剥落了，庙上瓦也脱却几十个，下了雨就漏下水来。如今要翻盖歇马凉殿，洗画金身，我央了南门内张进士作了募疏头，张进士说他眼花了，没本事写。满城中就是小山主一笔好字，叫我央你写写，好募化众善人。适才老菩萨上了五钱银子。你看羊毛虽碎，众毛攒毡。小山主替我写写，这个功德不小。”王氏道：“你去写写也罢，范师傅这般央的么。”谭绍闻道：“着实的忙，讨不得一个闲空儿。如今程老爷差礼房送了两道题目，明日就要卷子哩。”范姑子哈哈大笑道：“老菩萨，你看么，县里堂上太爷还一定叫小山主写，怪不的我来央么。嗔道张进士说满城中就是小山主写的好。”王氏向姑子道：“他不得闲么，想是县里要他写，必是紧的。”范姑子道：“今日不得闲，明日也罢。我也要预备一点茶果，一发更好。”王氏道：“你是出家人，也不用你费事，叫他明日去罢。”谭绍闻心中有事，正打不开这姑子烦扰，遂顺口道：“我明日去罢。”范姑子道：“阿弥陀佛。小山主明日去写，你看那神灵是有眼的，伽蓝老爷监场，管保小山主魁名高中。”谭绍闻含糊答应，急上碧草轩作文检韵。王氏管待法圆，午后去讫。

到了次日早饭后，只见一顶二人挑轿来接，谭绍闻只得坐上轿子，下了竹帘儿，一径到地藏庵来。下轿进的庵门，范姑子见了笑道：“天风刮下来的山主。”也不让客堂坐，穿了东过道，径

到楼院，叫道：“慧娃儿，谭山主到了。”慧照笑微微的打开楼花门，伸头望下看着，也不说话，范法圆早引的胡梯上。上的楼来，慧照急忙把桌上针黹筐儿移过一边，让座坐下，法圆自下楼取茶，捧杯递与谭绍闻。

茶罢，谭绍闻开言道：“请张老先生募引稿儿一看。”法圆道：“忙的甚么？等闲山主不来，兼且劳动大笔，我且去街上办些果品下茶。”谭绍闻道：“不消费事。把稿儿拿出来，我看看字儿多寡，好排行数。如字多时，我带回书房去写。”范法圆道：“举人、进士也不是一天读成的。就在小庵游上半日，心机也开廓些。”慧照道：“听说府上小菩萨是孔宅姑娘，针线极好，花样儿也高。改日捎两样儿我瞧瞧。”范法圆道：“你也没见这小菩萨，模样儿就是撒花天女一般，天生的是一对儿。”谭绍闻心中恋着读书，奈不得他师徒缠绵，只是催募引稿儿。法圆又到客堂拿募引，却是一个小簿儿，上面黄皮红签，内边不过是“张门李氏施银一钱”、“王门宋氏施钱五十文”而已，并无募引稿儿。谭绍闻道：“只怕你拿错了，上面那有张进士的疏引？”范法圆道：“我就是请小山主做稿，就顺便儿写上。难说你就不是个进士么？”谭绍闻道：“也罢，我就写这施主名姓。若嫌无疏引，我的学问还不能杂著。”慧照道：“一般有这簿儿，何用再写？我倒央山主为我起个仿影格儿，我学几个字儿罢。”一面開箱子，取出一张净白纸儿，放在桌上，手中早已磨起墨来。谭绍闻也只图聊且应付，便拈笔在手写起来，写的杜少陵游奉先寺的诗句。两行未完，范法圆道：“山主写着，我去了就来。”此下笔墨非是故从缺略，只缘为幼学起见，万不敢蹈狎褻恶道，识者自能会意而知。

且说过了午后，范法圆办了些吃食东西，就叫徒弟在楼上陪

谭绍闻用了午饭，二人握手而别。下的楼来，从东过道转到前院，猛然见白兴吾站在客堂门口，谭绍闻把脸红了一红，便与白兴吾拱手。那白兴吾用了家人派头，把手往后一背，腰儿弯了一弯，低声应道：“南街俺大爷在此。”这张绳祖早已出客堂，大笑道：“谭贤弟一向少会呀！”谭绍闻少不得随至客堂，彼此见礼，法圆让座坐下。张绳祖叫道：“存子斟茶来。”法圆道：“怎敢劳客。”张绳祖笑道：“他几年不在宅里伺候，昨日新叫进来，休叫他忘了规矩，省的在外边大模大样得罪亲友。”白兴吾只得把茶斟满，三个盘儿捧着，献与谭绍闻。绍闻起坐不安，只得接了一钟。张绳祖取钟在手，还嫌不热，瞅了两眼。又奉与法圆，法圆连忙起身道：“那有劳客之理，叫我如何当得起！”张绳祖笑道：“范师傅陪客罢，不必作谦。”这谭绍闻一心要归，却又遇见这个魔障，纵然寒温了几句，终是如坐针毡。这张绳祖忽叫白兴吾道：“存子呀，你先回去对大奶奶说，预备一桌碟儿，我与谭爷久阔，喝一杯。快去！”白兴吾道了一声：“是。”比及谭绍闻推辞时，白兴吾已出庵门而去。

范法圆道：“一个山主是写募引的，一个山主是送布施的，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只是我是个女僧，不便随喜。”张绳祖道：“前二十年，你也就自去随喜了。”谭绍闻道：“实告张兄，我近日立志读书，实不敢遵命，改日府上叨扰谢罪。”张绳祖道：“改日我送柬去，你又该当面见拒了。你或者是怕叫你赌博哩，故此推托。我若叫你赌，我就不算个人。咱都是书香旧族，我岂肯叫你像我这样下流？你看天已日西，不留你住，难说赌得成么？放心，放心，不过聊吃三杯，叙阔而已，贤弟不得拒人千里之外。”话尚未完，白兴吾已回来覆命。张绳祖一手握住谭绍闻的袖子，

说：“咱走罢。”谭绍闻仍欲推阻，张绳祖道：“贤弟若不随我去，罚你三碗井拔凉水，当下就吃，却不许说我故伤人命。我不是笨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如咱走罢。”谭绍闻见张绳祖话中有话，又兼白兴吾跟着，少不得随之而去。范法圆后边跟送，张绳祖道：“范师傅，太启动了，改日送布施四两。”范法圆道：“阿弥陀佛！”作别而去。

一路行来，又到张绳祖这剥皮厅中来。有诗为证：

华胄遥遥怎式微，老年庭训少年违；

琴书架上骰盆响，一树枯梅晒妓衣。

果然谭绍闻进了张绳祖门内，过了客厅前院，方欲进东边祠堂院去，只听得内边有人说道：“你方才赔了他一盆，这一盆管保还是一个叉。”一个说道：“我不信。”谭绍闻便不欲进去。张绳祖扯了一把说道：“咱不赌，由他们胡董。”二人进去，只见王紫泥害暴发眼，肿的桃儿一般，手拿着一条汗巾儿掩着一只眼，站在高背椅子后边看掷色子。看的原来就是他的十九岁儿子王学箕，为父亲的在椅后记盆口。一个是张绳祖再从堂侄张瞻前。一个是本城有名的双裙儿。一个是汾州府一个小客商名叫金尔音，因父亲回家，故在此偷赌。一个妓女还是红玉。这谭绍闻只认的王紫泥、红玉，其余都不认的。众人见客进来，只说得一句道：“不为礼罢。”口中仍自“么么么”、“六六六”，喊叫的不绝。

张绳祖将谭绍闻让在祠堂东间，现成的一桌围碟十二器，红玉早跟过来伏侍。王紫泥掩着眼，也随谭绍闻过来，一同坐下。白兴吾早提酒注儿斟酒，散了箸儿。张绳祖道：“这就是朝东坐的那位金相公厚赐，送我的真汾酒。”谭绍闻向赌场让道：“请酒罢！”只听得色盆桌上同声道：“请，请，请。”也不分是谁说的。

王紫泥把杯举了一举，放下了，张绳祖道：“老王，你嫌酒利害么？”王紫泥道：“你看我的眼。昨晚皂班头儿宋三奎儿承我一宗人情，请我吃鱼，我说不敢吃，他说不忌口，眼就会好了。我又忍不住，他又让的恳，吃不多些儿，这一夜几乎疼死了。今日七八是要瞎的样子。”张绳祖道：“你先怎与令郎看叉快？”王紫泥道：“听声儿罢了，谁敢看盆中黑红点儿。”大家轰然一笑。红玉殷勤奉让，诉起离情，眼内又掉了几颗珍珠儿。又唱了几套曲子，俱是勾引话儿。这谭绍闻酒量本是中等，兼且汾酒是原封的，燥烈异常，不多一时，早过了半酣岗子。从来：

酒是迷魂汤，醉了便乖常，

坏尽人间事，且慢夸杜康。

大凡人到醉时，一生说不出来的话偏要说出来，一生做不出来的事偏要做出来。所以贪酒好色、吃酒赌博的字样，人都做一搭儿念出。故戒酒不后于赌娼。谭绍闻酒已八分，突然起来道：“我也赌赌何如？”张绳祖道：“贤弟有了酒，怕输钱。”红玉也劝莫赌。谭绍闻醉言道：“我不服这话。”只听得窗儿外两个提茶的小厮唧唧道：“个个输的片瓦根缘的，都会说这个‘我不服’。”张绳祖听的骂道：“那个忘八羔子，在外边胡说甚么！”谭绍闻说着，已到赌桌上，伸手便抓骰子，掷道：“快！快！快！”众人见谭绍闻醉了，都起身收拾钱，欲散场儿。谭绍闻急了道：“五家儿何妨？嫌弃我没钱么？输上三五百两，还给起的。”拍着胸膛道：“咱是汉子。”王紫泥掩着眼，急说道：“谭相公要赌就赌，但还须一个安排。他们这场三五串钱，猫脐狗尿的，恶心死人。若要赌，天也黑了，叫老张点起灯来，从新弄个排场儿。叫小儿替我搭上一把手，干干净净的耍一场子。金相公你也不走罢。”谭绍

闻道：“我的性子，说读就读，说赌就赌，你知道么？”张绳祖道：“自然是知道的。”

小厮斟了一盘茶，红玉逐位奉了。张绳祖遂叫假李逵在书柜取了一筒签儿，俱是桐油髹过的。解开一看，上面红字写有十两的、二十两的，几钱、几分都有，俱把“临汾县正堂”贴住半截。张绳祖道：“这是我的赌筹，休要笑不是象牙。”王紫泥笑道：“你嘴里也掏不出象牙来。”张绳祖道：“不胡说罢。咱如今下一根签弄一注，或杀或赔，输赢明早算账，不出三日，输家送钱，赢家贖去。”谭绍闻道：“我要赌现银子，输了三日送到，赢了我拿的走。”王紫泥笑道：“谭相公是还要像那一遭儿，装一搭包回去的。”谭绍闻醉笑道：“猜着了。”张绳祖道：“要赌现银子也不难。老贾呢？你与白兴吾到街上，不拘谁家银子要五十两，钱要二十串，好抽头儿。明早加利送还。”

假李逵、白兴吾去不多时，果然如数拿来，说是祥兴号下苏州发货的，后日起身，也不加息，只不误他的事就罢了。张绳祖道：“甚么成色？”白兴吾道：“俱是细丝。”谭绍闻道：“急紧收拾场儿，再迟一会，我就要走了。”假李逵急紧点蜡烛、铺氍毹。派定谭绍闻、金尔音、王学箕，张绳祖换了堂侄，双裙儿打比子、送筹，王紫泥依旧掩着眼儿听盆。这一起儿出门外假装解手，又都扣了圈套，果然吆吆喝喝掷将起来。双裙儿打比子，张瞻前架秤子，果然一场好赌也！

半更天气，绍闻赢了八根十两筹儿。到三更后，输了二百四十两，把二十四根十两筹儿移在别人跟前。无可记账，张绳祖道：“老贾，你把签筒的大签拿来，算一百两的筹儿。”金相公拿起签，看见上面写的“临汾县正堂”，便说：“老太爷在敝省做过官么？”

张绳祖道：“那是先祖第二任，初任原是蔚县。”双裙儿把谭绍闻输的筹儿数了一数，共二十四根，说道：“把这二十根换成两根大签罢。”谭绍闻接签一看，见上边大朱笔写个“行”字，此时酒已醒却七八分，便道：“我是行不得了，还行甚么！”心下着急，问红玉时，早已回后边去了。王紫泥害眼疼，早已倒在床上。张绳祖道：“贤弟说行不得，咱就收拾了罢？”谭绍闻心中想兑却欠账，不肯歇手，及到天明，共输了四根大签，九根小签，三根一两的签，共四百九十三两。

日色已透窗棂，此时谭绍闻半点酒也没了，心中跳个不住，说道：“天已大明，看家里知道了，我走罢。”假李逵道：“这四百九十三两银子，是俺取去，是谭大叔送来呢？”谭绍闻忽翻一个想头，说道：“你再找我七两，共凑成五百两。说三天送来也不能，到五天送来罢。”张绳祖也怕谭绍闻撒赖，说道：“老贾，你称七两，亲手交与你谭大叔。你一手儿包管，我只赔我的头钱。”假李逵交与七两，又拿一张纸儿说道：“谭大叔，你亲手写个借帖，久后做个质证。”谭绍闻道：“我是汉子，不丢慌、不撒赖就是。”假李逵道：“俺是小人们，谭大叔明日话有走滚，俺便不敢多争执。”王紫泥在床上翻起身来道：“老贾，你也小心太过火了，谭相公不是那一号儿人。也罢，谭相公，你看一般是给他的，就写一张借帖何妨呢？”王紫泥口中念着借帖稿儿，谭绍闻少不得照样写起，写了一张“谭绍闻借到贾李魁纹银五百两，白兴吾作保”的借据，假李逵还叫写个花押。写完时向众人作别，踉踉跄跄而去，张绳祖送至大门而回。有诗为证：

可怜年少一书生，比匪场儿敢乱行，
嬉笑俱成真狍狍，酩酊那有假猩猩。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却说谭绍闻辞了众赌友，出的张宅门首，此时方寸之中，就把书上悔字、恼字、恨字、慌字、怕字、气字、羞字、愁字、闷字、怨字、急字，凑成半部小字汇儿，一时俱在心头，端的好难煞人也。忽然想起逃避之意。过了府衙门街口，只听得一个人说道：“相公骑脚儿罢？”谭绍闻道：“我正要雇脚哩。”那脚户早近前来问道：“相公往那的去？”谭绍闻却无言可答。沉吟了一会，猛然的说道：“我要上亳州去。”脚户道：“我不送长脚。”又道：“相公多给钱，我就送去。”两个就讲价值，脚户信口说个价钱，谭绍闻随口答应，却早已过了岗了。讲停当价钱，脚户道：“我跟相公店里取行李。”谭绍闻道：“我没行李，也没在店里住。”

却说这个脚户姓白，外号儿叫做白日幌，是省城一个久惯牢成的脚户。俗语说，“梢、皂、店、脚、牙”。梢是篙工，皂是衙役，店是当槽的，脚是赶脚的，牙是牛马牙子。天下这几行人，聪明的要紧，阅历的到家，只见了钱时，那个刁奸顽皮，就要做得一百二十四分的数。如何谭绍闻年幼学生，便勾搭上说话呢？

这白日幌看见谭绍闻这个样子，便上下打量一番，说道：“相公上亳州做甚么？”谭绍闻道：“看我舅舅去。”白日幌道：

“相公舅舅是谁？”谭绍闻道：“东门内春盛号，姓王。”白日幌道：“是春宇王大叔么？我时常送他往亳州去。他落的行，是南门内丁字街路东周小川家。这王老叔见我才是亲哩。我就送你去。但没个行李，天虽不冷，店里也不好住。我跟相公去些须装个被套衣搭儿，今日就好起身。”谭绍闻道：“我又打算还去不成。”白日幌道：“甚么话些，一天生意，大清早讲停当了，忽然又不去了，这个晦气我不依。”原来谭绍闻输了钱，方寸乱了，心中想躲着赌债，所以信口应了脚户一声，不料竟被脚户缠绞住了。谭绍闻急切要走，见白日幌这个光景，只得说道：“咱明日起身何如？”白日幌道：“我今日这生意该怎的？你须包我草料，还与我定钱才行。”旁边又有人撺掇，谭绍闻就手中包儿与他一个银铤。白日幌道：“我明日在此相等。这银子一总到亳州同王大叔称，算脚钱罢。”谭绍闻方才摆脱清白。一径回到碧草轩上，坐在椅上，如害酒病醒一般。

原来谭绍闻一向在轩中读书，白日在轩上吃饭，晚间就在厢房睡。所以一夜在外，母亲、妻妾以为仍旧在书房，邓祥只说偶然在家睡了。况且王中因城中市房难售，利息银两可怕，一向往乡里打算卖地去了。所以家中个个照常，却不道一夜输了五百两。因这一夜不曾眨眼，心中又闷，整整睡到日夕，方才吃一点饭。到了晚上，点起灯来，左右盘算，俱不是路。有两句成语，可以形容谭绍闻此时心内光景：

如有所失，不知所以。

到了半夜，猛然把桌子一拍，说道：“罢了，我竟是上亳州寻我舅舅去。天下事，躲一躲儿，也不见得。现今如何支撑呢？猛做了罢。”因把睡的铺盖，用单儿包了，瓶口系在腰间，带上

假李逵找的银子。东方大亮时，偷偷出的碧草轩，一径到了府衙门街。恰好白日幌赶的牲口来，搭了牲口，不出东门，怕王隆吉看见，一径出南门，上亳州而去。正是：

一夜盘赌赢钱钞，人家骨肉两分离。

且说谭绍闻走后，家中王氏惊慌。东寺里抽签，西庙里许愿，向南乡叫王中，出北门到黄河问信，没人知晓。菜园里深井各处打捞，荒郊大坟各处寻觅。王中回来，问了连日原因，一口便道：“此事范姑子必知原情。”王氏叫了范姑子，问那日写募引的话，范姑子道：“并不曾到庵。”王氏信了，王中不依。王中写主母呈子，自己抱告程公。程公怒将范姑子当堂审讯，范姑子是自幼吃过官司的人，一口咬定并不曾请谭相公到庵中写布施条儿，是他家急了，枉告尼僧。程公见无证据，难以苦讯。又叫了谭宅家人邓祥问话，邓祥供：“小家主于去之前一日，曾在书房吃饭，晚上伺候的睡了是实。”程公已知此中必有奸赌两宗事情。方欲追究，忽接了抚台文书，命往南阳查勘灾户去了，此事便丢得松懈了。

单说谭绍闻骑的白日幌脚儿，过了一宿，心中十分的后悔，又要回来，偏偏白日幌有省城客商捎往亳州的书子一封，捎书工价三百，白日幌一举两得，不想回来，谭绍闻也由不得自己，只得上亳州去。

晓行夜宿，进了亳州城。白日幌一直送到周小川开行门首，找完脚钱，白日幌牵开牲口，自向别处投书子去讫。谭绍闻进了行店，早有周小川迎入柜房。听了土音，知是祥符人，问了姓名，说是寻王春宇的。周小川道：“令舅王爷昨日起身下苏州去了。因是苏州有书来，闪下二百匹绸子，在作坊的染，老染匠已死，他

儿子不认账，有抵赖的意思。伙计因是王爷亲手交付，同的有人，所以带上书来。王爷昨日起身去了，将来只怕在元和县还有官司哩。”谭绍闻听了此言，把心如丢在凉水盆一般。周小川叫了厨役，吩咐了几句话，须臾脸水、茶儿到了，四盘菜儿，有荤有素，大米饭儿，一注酒儿。吃毕，谭绍闻便说在行内住下等他舅舅的话。周小川道：“谭爷差了。你说你是春宇王爷令甥，我不过因是口语相投，故此少留申敬，图久后王爷自苏州回来好见面的意思。其实您是甥舅不是甥舅，我如何得知？若说在行里住下等着，我要说一句不识高低的话，敝行银钱地方，实不敢担这干系。这街口有座店房，门上牌儿有‘鼎兴老店’，有房四十间，谭爷拣个干净房儿住下，好等令舅。”一面说着，一面便叫厨房火头说道：“谭爷嫌行里嘈杂，另寻店住。你把谭爷行李背上，送到鼎兴店去。我随后送客就到。”火头早把行李一搭儿放在背上，出门去讫。

谭绍闻毫无意趣，只得出行。周小川跟送，进了鼎兴店。当槽引着拣了第十二号一间房子，放了行李。周小川道：“房价照常，每日干房钱十文，不用多说。”当槽笑道：“周七爷吩咐就是。”谭绍闻进了房内，周小川拱手道：“行里事忙，不能奉陪，有罪罢。”谭绍闻也无辞可挽，只得一拱而别。周小川别过谭绍闻，向当槽说道：“这人他说是我行里王春宇的外甥，不知是也不是。他要走，随他便宜。我只怕他是骗子拐子，你也眼儿拌撒着些。”当槽道：“那人是个书呆子。”周小川道：“怕他是装的腔儿。我只恐王春宇回来，果然是他令甥，这脸上便不好看了。大家留点心儿。”当槽道：“是罢。”周小川自回去讫。

且说谭绍闻生于富厚之家，长于娇惯之手，柔脆之躯，温饱

之体，这连日披风餐露，已是当不得了。到了今晚，住到鼎兴店，只得谨具柴床一张，竹笆一片，苇席一条，木墩一枕，奉申睡敬。当槽送来蜡一枝，入夜之时，点上蜡烛，往墙上一照，题的诗句，新的旧的，好的歪的，无非客愁思乡之句，愈觉感伤。谭绍闻少不得展开搭裢，铺被褥坐了一回，好生无聊，只得睡下，回想生平家中之乐，近日读书之趣，忍不住心内生酸，眼中抛珠，暗暗的哭了一会。哭的睡着了，梦里梦见母亲，还是在家光景，叫一声：“娘！”却扑了一个空。醒时正打五更。二目闪闪，直到天明，这一夜真个抵一年。

起来时，当槽脸水已到。洗了脸，要上街上走走，当槽送来锁钥，说：“相公锁了门，自带钥匙，街上游玩不妨。”谭绍闻将零钱兼剩下四两银子，一齐装入瓶口。走到街头饭铺子吃了茶，用了点心。往街上一看，果然逵路旁达，街巷周通，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看不尽的富庶，玩不尽的繁华。有两句话，说得游子客况的苦境：

虽然眼前有景，争乃举目无亲。

况且谭绍闻原是省会住的人，见了这个轰闹，也还不甚在意。兼且心中有事，游到日夕，依旧到了周小川行里，问母舅的消息。火头笑道：“且耐心等两个月儿，此时还不曾半路里。”谭绍闻少不得仍回鼎兴店中。到晚，仍此寒床冷铺，又过了一夜，天明起来。

若说谭绍闻此时既寻不着母舅，幸而腰中尚有盘缠，若叫周小川觅个头口，依旧回到开封，还可以不误宗师考试。只因谭绍闻年轻，不更事体，看着回来愈增羞耻，又怕张绳祖催逼赌债，遂而胆怯了，只是在亳州熬等母舅王春宇。先二日还往街头走

走，后来又在店结识了一个弄把戏的沧州孙海仙。这孙海仙说了些江湖本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遨游海内，艺不压身的话。谭绍闻一来心为少动，二来聊解愁闷，遂要学那“仙人种瓜”、“神手摘豆”、“手巾变鬼”、“袜带变蛇”的一般武艺儿。过了数日，孙海仙走了，谭绍闻依旧上街走动，闲看热闹。一日，走到城隍庙门首，只见两个人打得头破血出，手扯手要上庙中赌咒。看的人齐挤着看，谭绍闻也挤在人中一看。却不防剪绦贼就在挤挨中把瓶儿割了一个大口子，将银子摸的去了。谭绍闻见众人都拥到卷棚上，也就抽身回来。走动时，觉得腰间甚轻，伸手一摸，有些着慌，撩衣一看，只叫得一声：“杀了我！”早已“空空如也”了。谭绍闻果然掏出书呆子腔儿，还到城隍庙月台上吆喝了一会儿。众人那里听见？也有听着掩口而笑的。只得出的庙来，面无人色，飞跑到周小川行里。见了周小川，双膝跪下，说道：“你救我！我的银子叫人割的去了！”周小川笑道：“你起来。你有银子没有银子，我还不得知道哩。”谭绍闻道：“千万看俺舅舅面上，周全周全。”周小川笑道：“你舅是谁？”谭绍闻道：“王春宇。”周小川道：“你是甥舅不是甥舅，我也不能知道。你这样子像是撒白的撒嘴吃、撒钱使。俺这开行的替买看吃，也管不了许多闲事。你走开些罢，我忙着哩，要算账去。”抽身而回。还吩咐厨役道：“小心门户。”总之开行之家，店中至少也有客商家一万两银子，怎敢与不知来历的生人缠绞，怕担干系，所以周小川只是拒绝之语。

谭绍闻双眼噙泪，到了鼎兴店。见了当槽的，撩起衣来，指着瓶口窟窿说道：“我的银子，被人在隍庙口割的去了。”当槽笑道：“自不小心。”谭绍闻向自己房内去开锁，连钥匙也被人割去

了。当槽脸上便没好气。只见周小川行里火头把当槽的叫到门前，唧哝了一会，当槽的回来道：“相公不要慌，这是周七爷送来二百钱盘缠，叫相公回开封去哩。”谭绍闻瞪目无言。当槽把钱放在窗台上，去到街头叫了一个小炉铁匠，把锁开了，推开门，催谭绍闻装行李起身。谭绍闻道：“我明日起身罢。”只见当槽把衣一搂，褪了裤子，露出屁股来，向谭绍闻道：“这是上年第十四房里吊死了一个小客官，且不说店里买棺材雇人埋他，这是州里汪太老爷赏了我二十板，说当槽不小心。相公，你看看我这疮疤儿。我不过是不要相公的房火店钱就罢了。你还有人送盘缠，各人走开为妙。”穿上裤子，早替谭绍闻叠起被褥来。谭绍闻泪珠滚滚，只得装上搭裢。当槽把窗台上周小川送的二百钱塞进去，替他背上行李。出的店门，就阁在谭绍闻肩上，扭身向南店门首，看两人在门板上着象棋而去。正是：

越人肥瘠由他罢，秦人各自一关中。

谭绍闻无奈，只得背着搭裢，转出街口，向西而行，寻了一店口住下，情景不过如昨夕。晚间睡了一夜，从新打算，决计要归。次早开发了店资，一径出西门，由旧路而归。

看官试想，谭绍闻在家时，走一步非马则车，衣服厚了还嫌压的脊梁背疼，茶热了还怕烧着嘴唇皮。到此时，肩上一个搭裢，步行起来，走不上十五里，肩上已压的红了，侧身而行，脚下已有了海底泡。只得倒在一座庙门下歇着。买吃了些野饭，又往前行，只见一个人背着扁担往西行，忽到谭绍闻左边，也歇下了。坐了半会，那人道：“相公呀，我看你是走不动光景，是也不是？”谭绍闻道：“脚下已有了泡了，委实难挨。”那人道：“我与相公捎捎行李，到前边饭铺，你只管我一顿饭钱，何如？”谭绍闻也

不晓得路上觅脚力、雇车船要同埠头行户，觅人捎行李，也要同个饭馆茶肆，才无差错。只因压的急了，走着脚疼，恨不得有一个人替一替儿，遂欣然许诺。那人接过行李，拴在担头，挑将起来，先还相离不远，次则渐远渐看不见，喊着不应。过了一条岭，那人飞风去了。谭绍闻喘喘的到了岭，早已望不见踪儿。又赶了一会，到个饭铺一问，饭铺人都说不曾见。又有从西来一行人，凡有迎着的就问，说：“见一个人，挑着一付行李不曾？”只听得“没见”二字，如出一口。又遇一座饭铺，一个年老掌锅的直埋怨他年轻出门，不晓事体，被人拐了，又添出“没法”两个字儿。谭绍闻竟是望西大放号咷起来。这大路边上住的人，每年这样事是常经的，那个管他？有攆掇他往西再赶的，有劝他忍耐回家的，各人图当下眼净，自做生理，谁肯管别人许些？谭绍闻只得含泪西行。

走上二三里，看见一个破寺院，远远听见书声，肚内饿的急了，指望一饭之赐，遂望寺而投。只见水陆正殿内，坐了一个半老教读，眼上拴着玳瑁镜，在桌上看书。谭绍闻进了殿门，望上一揖，那教读手拿着书册儿，还了半喏。谭绍闻脸上红了一红，说道：“晚生姓谭，名子叫谭绍闻，河南开封人。家父是个拔贡，也保举过孝廉。晚生因上亳州寻家母舅，不料找寻不遇，回家时路上被人把行李拐了，万望老先生念斯文一气，见赐一饭，晚生不敢忘惠。”那老教读道：“你看满堂都是村童，我在此不过供馔而已，凡事不得自主。庄农家请先生，一饭一啄，都是前定的，我不过自给而已，焉能旁及？况且前月十五日，留了一个过路朋友，他说他是个秀才，谁知放学之后，竟将学中包书手巾、部套书儿捆载而去。今日也非关我薄情，相公可自己再寻投奔罢。如

果十分没路，前边十里许有一座寺，叫度厄寺，是挂钟板吃饭，常住接众的大丛林。相公到那的可吃一两天饭，慢慢回家。”谭绍闻道：“如何是接众常住呢？”老教读道：“北京八大常住，天下有名。你们河南，也有常住，开封相国寺、登封少林寺、汝州风穴寺、浙川香缘寺、裕州大乘寺，俱是钟板大丛林。我少年都走过。”谭绍闻道：“他不认的，肯给饭吃么？”老教读道：“若是定认的才给饭吃，如何叫做接众哩？凡钟板寺院，勿论和尚道士、游方化斋，都许到寺里挂单，随堂吃饭。吃过三天，职堂的就问愿住愿行，要走的随行，要住便派个职事，会农务的就做庄稼，会厨子就掌锅，会针工就缝衣，会读书就与他教小和尚念经。但想着吃闲饭儿却不能。”谭绍闻道：“也许咱俗家人吃他的饭么？”老教读道：“只要你有武艺儿。不然者，你就与他挑水打柴、喂牲口都行的。你要出家，就拜个师傅，起个法名，就是他寺里和尚。你会应酬，就叫职客和尚；会算计，就做当家和尚。你若道行深了，学问好，能诗能文，能讲经说法，就举你坐方丈。你如今不如投奔度厄寺，吃过三天饭，或住或走，再酌度主意。”

谭绍闻出于无奈，只得辞别老教读，起身上度厄寺而来。挨饿到了寺门，果然好一个大丛林也。坐在寺门一块石凳上，不好进寺。少时，一个头陀出来，绍闻作揖，头陀问自何来，绍闻道：“河南开封人，因上亳州找寻母舅，路遇强人被劫，进退无路。心里想到宝刹暂停一宿，明晨打点回家。”头陀上下打量，不似捏言，告于当家和尚。当家出来，绍闻仍如前说。忽听寺内鸣钟，当家即邀进随堂吃饭。绍闻饱餐一顿。要见方丈大和尚。还有一个道士，也说要参见大和尚。职客的道：“大和尚打坐入定，待明日出定后请会。”绍闻听得读书之声，请教职客的要去看看，职

客的道：“有心随喜，我引你去。”绍闻跟着，到了小沙弥读经地方，一所五间大厅，满院花卉竹石，好不清幽宜人。进了大厅，见了些小和尚，自七八岁以至十四五岁，有八九个，从一个半老优婆塞念经正字。为礼已毕，小和尚捧上茶来。吃完，一个十岁的小和尚就来问字，绍闻接过一看，乃是《楞严经》抄本，绍闻对说了一个字。又有拿《法华经》抄本的，《波罗蜜多心经》抄本的，围住问字，绍闻一一告明，小和尚各有欢欣跳跃之意。那教经的和尚说道：“檀越学问广大，可敬，可敬。”绍闻道：“佛经上字与儒经上一般，惟有口字旁边，”因指着“唵”、“叭”、“哪”、“咖”：“这些许多全不认的。”教经和尚道：“那与儒家一样的，是翻译过的，所以檀越认得。这口字边是佛家神咒语，不曾翻译，即是我们也口传，不甚透彻。檀越就留在小寺，指点觉迷，便是开了方便善果。”说到日晚，就在这大厅床上睡下。次日就不叫随堂吃饭，升在客座，与当家和尚、职客和尚同桌，饭是一样饭，但不与大众同案了。次日绍闻要去，众僧也不强留，任其自便。

却说谭绍闻自乳哺襁褓之日，并不曾晓得“饥”字的滋味是这样难尝。出的寺来，一发把“悔”字的境界又深入进去几层。走了大半日，争乃肚中无食，委实难受。少不得将系腰带儿束了几束，拽着身子往西忍饥而行。看看日落西山，黄昏时候，心里又慌了。望着西边有个火亮儿，定有人之境。谁知到了跟前，乃是村头一所古庙儿，内中有两个乞丐向火。绍闻往内一看，赤身裸体，狰狞可畏。绍闻吃了一惊，退身而去。这两个乞丐见一个秀士望里伸头，也只说是本村后生过路，未生歹心。若晓得绍闻是远来孤踪，只这身上几件衣服，便不能免剥肤之患，险些儿性

命关系矣。绍闻幸免这个大险，又往西而行。听得犬吠，已知其将近村庄。直是寸步徐移，到了一座大门楼子，门已拴讫。谭绍闻靠了门墩，一日不见饭的人，扎挣不得，喊呼不得，无奈何，即于所到之地，胡乱的睡了一夜。绍闻真正好苦也！要知：

世上万般皆自取，一毫半点不因人。

谭绍闻睡这一夜，直是发昏。到了次早，门扇儿响时，内中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翁，手提着一面大铜锣。看见绍闻，吃了一惊，问道：“这位相公，你是从那的来哩，怎么这个模样？”绍闻睁眼一看，见是一位老者。急欲起时，竟是爬不起来。老者搀了一把，方才站住，强作了一个揖，说道：“我姓谭，河南开封人。路上被人拐了行李，一天没见饭，半夜到这的，也没见个人。”老者道：“咳，饿坏了！跟我来。”绍闻只得随着老人，到了草厅坐下。那老人转身回后边催点心去了。少顷，一个小厮跟着老人，拿些吃食东西，放在桌上。老人让吃，绍闻饥口饿肠，直欲饱餐一顿，又怕吃的多了不好，只吃得七八分。方欲问姓名，忽听得有人在门前大声喊道：“韩善人，快往桥上去，今日换桥盘石，人少移不动，善人作速敲锣催人。”老人道：“我家有远客，你把锣拿的去，替我敲起，人就到了。我昨晚已排门都告说明白了。”那人进来，把谭绍闻看了一看，自去敲锣催人。绍闻此时望厅上一看，见上面挂着“乐善不倦”的匾额，乃是合村公赠的。绍闻起来作揖下跪，致谢留饭之恩。老人道：“我姓韩，叫希美，草字儿叫仁山。一生好盖庙建寺、修桥补路。村西有一座石桥，乃是元朝大德二年修的，是我家祖爷创修，所以叫韩家桥。如今坏了，我是功德主，募化了二百多两重修，我包了总囊。今日下桥腿，我所以早起来催人。我见相公伸出手来葱笋儿一般，必定识一笔

好字，我想叫相公替我帮帮忙，记个布施簿儿，钱粮、人工写个明白。事完时，我一总送相公回家。我这若大村庄，识字人少，只有一个考过的，他如今住了房科。我的字儿一发不深，上的布施簿儿俱不清白。相公肯留不肯？若不肯时，我送相公三百钱盘缠，相公自回家去。”这谭绍闻一向遇的都是无关切的话头，无兴趣的事体，兼且饿怕的人，便一口承许，图事完时，或者骑个头口，制套行李，也是好的。

话犹未尽，提锣的进来说道：“韩善人，石匠等着说句紧话哩。”韩仁山便邀绍闻同往。到了庄西桥头，只见黑泱泱一大片人，喊喊叫叫的下桥腿大石。石匠顾不得与韩仁山说话。韩仁山引到桥北边一所观音堂内，指着桌上簿儿，交与绍闻。恰好有东村送来布施银钱、口粮等件，韩仁山掀开簿儿，叫绍闻记帐。举笔便写，果然清清爽爽的。韩仁山喜之不胜。因此绍闻遂在韩仁山家住下，帮办桥工。

过了八九日，桥将完成，韩仁山与绍闻正在桥头看垫土，只见从东来了一辆大车。到了新桥头，车上三个人都跳下来，说道：“新桥土虚，慢慢推过去罢。”绍闻看那人时，一个正是盛宅门客满相公，那两个却不认得。遂向前问道：“那不是满相公么？”两人对面作个揖，满相公全不料绍闻到此，急切想不起来。绍闻道：“你看甚么？不认的我了？”满相公方才想起，大惊道：“好天爷呀！你如何到此？”绍闻遂把寻母舅到亳州，回来路上拐行李，如今以韩善人为依的话，捷要说了一遍。满相公道：“咳，您这些读书的憨瓜，出了门，除非是坐到车上，坐到轿里，人是尊敬的。其余若是住到店里，走到路上，都是供人戏玩摆布的。”韩仁山看见绍闻同乡，便上前作揖。绍闻道：“这便是韩善人。”满相公

也致谢道：“多承老善人款留之恩，异日必有重报。”韩仁山也见桥工将完，正想送绍闻回家，无人作伴，今日恰好有此同乡人，一路行走，愈觉放心。便恳留三人一齐到家。满相公也极为愿意，欲带绍闻回开封，因此同向庄上来。韩仁山叫车也跟来。到了门首，一齐让进。

原来满相公领了盛希侨之命，下苏州买办戏衣，随便请了昆班两个老教师。路绕亳州，看看生意，故从此而过。恰恰撞见主人盟弟，一向相熟，岂有不同伴携回之理？韩仁山款待了一日，再留不住，送了绍闻两千大钱作路费，依旧把前日卸的皮箱、棕箱装到车上，车户又添了些草料。绍闻再三拜谢，满相公也作了别，昆班教师也从厢房出来道了搅扰。韩仁山向绍闻道：“帮助桥工，阴德不小。相公回家，好好念书，功名自有上进。”说罢，倒有怆然之意。绍闻亦觉心中过意不去。四人挤挤挨挨登了车，车户一声呼啸，那车飞也似去了。此后夜宿晓行，过了数日，又一天午后，望见繁塔。离城门不远，绍闻怕有人见，躲在车后。进了开封宋门，径上盛希侨家里而来。正是：

舟抛滚滚任风催，此日才能傍岸来。

只为曾无船尾舵，几乎鱼腹罹凶灾。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奴撒泼萧墙街

却说谭绍闻与满相公一车儿进了开封城，到了门前，众家人都笑道：“回来了？辛苦，辛苦！”满相公跳下车来，谢道：“挂心，挂心！”两个昆班教师也下来了，绍闻也只得下车。众家人已知那两个是教师，后来下车，是一个年幼哩，只当是连苏州旦脚儿都接上来。细看却是谭绍闻，众皆愕然。

满相公让着一同进去，早有人报知盛公子。盛公子飞风儿出来，口中说道：“卸车，卸车！”到了二门，却撞见谭绍闻，盛公子也顾不得问个来由，只说：“贤弟你先到东书房坐，我去看看车去。”绍闻只得到东书房坐下。满相公一声喊洗脸水。只听盛公子口中说：“作速卸车，我先看看蟒衣铠片女衫子何如。”进门来，绍闻为个礼，满相公也去作揖，盛公子连声道：“多事。”满相公只得住却。两个教师进来磕了头，盛公子就问起戏上话，会多少本儿，两个教师便数将起来。须臾，宝剑儿、瑶琴儿一班家人，抬上棕箱、皮箱，盛公子叫作速打开，看起戏衣。又与满相公谈论丝绦花样，讲起价值秤头来。谭绍闻吃完了两钟茶，说道：“我要回去哩。”盛公子道：“你且请坐。”谭绍闻自己本来没兴，又见盛公子只是一心戏子、戏衣，并未问他自何而来，好生没味。

又坐了一会，说：“我要回家去。”盛公子道：“你忙的是甚么？你坐一会儿，我还要问贤弟话哩。等一等，我自酌发你回去就是。”扭过头来，又问起两个教师，你会几个整本，你会几个散出，又说起来了。绍闻羞中带个怒意，起身要去，盛公子道：“也罢，我送贤弟。过几天我串成了头一本，就请贤弟来看戏。”满相公跟着盛公子送客。盛公子送至大门，一拱而回。谭绍闻又与满相公说了一会话，致谢携归之意。却早宝剑跑出来，叫满相公作速回来说话哩。原来盛公子一向也不知绍闻出外，今日也不知与满相公同车回来，只觉得走了一个客，一发好说他戏上的话。正是：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且说谭绍闻出了盛宅，单单一人，迂道绕路而行。走了些小巷，跳了些菜园，曲曲弯弯到胡同口，三步两步进了自己后门。

水流千遭归大海，何事泛滥起别波。

王氏正在楼下哭哭啼啼想儿子，猛可的见绍闻进来，揉着眼泪叫道：“儿呀，你上那的去了这些时？这是你爹爹不在了，你竟是要闪我的？”扯住衣襟，放声大哭起来。绍闻因累旬受苦，今日归了自己窝巢，也哭起来。冰梅、赵大儿、老樊婆来看，小厮们双庆儿、德喜儿、邓祥、蔡湘也喜主人回来，都到楼院来看。

孔慧娘出的东楼，来看母亲，众人闪开，孔慧娘到堂楼下，王氏哭个不住，声声说道：“我守寡的好难煞人呀！”赵大儿、樊婆也不住的用衣襟揩泪。冰梅只是把兴官推与王氏，说：“你叫奶奶不哭罢。”惟有孔慧娘通成一个哑子样儿。此非是孔慧娘眼硬不落泪，正是他识见高处，早知此身没有好的日子了。王氏略住了哭，便叫：“赵大儿、樊家，备饭与大叔吃。”绍闻将近一月半光景，那曾有可口如意的饭来？今晚到家，才吃了一个妥当。

黄昏时，王氏糊糊涂涂训教了半更，各自回房去睡。

次日，绍闻日上三竿方才起来。别的不怯，惟怕见王中的面，也不好问慧娘、冰梅跟询王中。因赵大儿往东楼取茶杯，绍闻道：“您家王中哩？”赵大儿道：“他往河北寻大叔去了。”

且说王中因何上河北去？原来王中自绍闻去后，王氏着邓祥把王中唤回。王中详问了范姑子请写募引的情由，因将范姑子具禀程公。程公问了范姑子，范姑子抵死不敢说张绳祖请去那一段话，缘内中使了夏逢若嘱托银子四两，恐怕受贿情重。此是范姑子刁处。程公南阳勘验灾黎而去，此事便丢的松懈。王中心下着急，无法可施。况少主人走脱，难说一个仆人敢写招子贴在通衢不成？因打算着，少主人定是贪赌恋娼，必然不曾出城，每日细心查访。欲向地藏庵再访踪迹，范姑子因堂上受辱，兼且心中有了四两银子的鬼胎，把庵门用石头顶了。一日，王中心生一计，叫双庆儿直往张绳祖家说：“俺大叔在此丢了一条汗巾儿，叫小的来取。”这是询确信的好方子。怎知这张绳祖因盘赌逼走了人，且系程公取的儒童首卷，又怕弄出人命干系，早已嘱咐老贾以及手下的人等，咬定牙说：“半年你家相公并不曾到此。”话俱套通，所以答应双庆儿话，上下俱是一色。双庆回来，细说明白，王中也就不往张绳祖家疑影了。

若说在盛宅窝藏，已知会王隆吉去踪迹了几回。况盛希侨这半年只是出招子挑选生、旦、丑、末，不像留客在家光景。王中又与双庆等细查夏鼎脚踪，却又每日在街走动。王中胡算乱猜，做梦儿再也打算不到亳州上。心中只疑若大城内，也是纳污藏垢之聚会。不得已，结识些平日不理的破落户，酒馆茶棚，讨些口气儿，谁知连日并无音耗。

忽一日，宗师行牌，自河北回省，坐考开祥。王中料主人必出应试。再不料考开祥一棚，竟是石沉大海。这王中才急的一佛出世，把少主人生死二字昼夜盘算起来。没可奈何，只得每日在学院棚下，大饭馆内，小酒肆中，如元旦拨杓听静一般，单单听个话音儿。

忽一日，见一个本城酒馆内有两三场儿吃酒的。王中进去，也要了一壶酒，手擎着杯儿听人说话。只见一个背包袱的进来，那一场子吃酒的都起来拱手让坐，道：“恭喜发财。”那人答道：“平常的很。”一团儿坐下。说了一阵生意话，那人忽道：“我前日在河阳驿，见了一宗拐带人命事。”只四个字，把王中唬的打了一个冷战。欲待上前去问，却又苦无干因，只得倾耳细听。那人拍手扬脚，一面吃酒，一面说将起来：“从河阳驿过，有两个拐夫一个女人。后来那年纪大些的拐夫硬把这年纪轻的拐夫勒死了，挂在一棵低低的树上，像是失意自缢模样。谁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恰恰被乡保撞见，拿住禀了那县里老爷。老爷验尸，轰的人山人海来看。我那日从那的过，还等着看审哩。”这王中听见，心内有七八分起疑，便提一壶酒儿，说道：“我看这位老兄，通是豪爽。我敬一钟。”那人道：“不敢。”但酒馆中半酣的人，好的是朋友，大家一齐让坐。王中也坐了一张桌子，又叫酒家添酒。再斟开时，王中笑着说道：“从来刁拐女人，多是年轻的。老兄先说那吊死的人，有多大岁数？”那人伸了两个指头儿说：“不过二十内外。”王中道：“老兄没听审时说是那里人？”那人道：“那个拐的女人，像是黄河南，咱这边那一县的人。人多挤的慌，也没听真。”王中道：“尸场上，你没见缢死人穿的是甚么？”那人道：“像是一件好衣服。皂隶皮鞭打闲人，都跑开了，

谁敢细看呢！”王中心上生疑，此时便如坐针毡。又问道：“此是几日事？”那人想了一想，说：“是十三日了。”王中道：“我本该多奉几杯儿，争乃有小小紧事，暂且失陪。”众人那里肯放？定要回敬。王中不能再留，说：“我是本城里，应当敬客，如何反讨扰呢！”那人方才问姓，王中道：“弟贱姓王。”又问：“何处住？”王中道：“我在东门外太山庙后住。”众人道：“明日我们奉拜。我们要说场子鼓儿词，万望老兄作个稗官主儿。”王中道：“在家等候就是。”王中作别而去，心中好生疑闷，又不敢把这个凶话对王氏主母说，只含糊说：“大相公有河北信息。”王氏即叫王中上河北查访。王中说：“明早便要起身。”王氏发给了盘费。

王中次早起来，走到前厅谭孝移灵前跪下，哀祝道：“小的在街上听说一个信儿，料想大爷生前端方正直，没有一点坏阴鹭的事，断乎不至如此。但只是小的心下放不安稳，要往河阳驿打探这遭。大爷阴灵保护，只叫大相公及早回来罢。”这合家大小俱不曾知。走到马房，叫蔡湘备了头口，牵出胡同口，搭上行囊，出西门而去。刚刚出了西门，恰好有一家埋人的，车上拉了一口薄皮棺材，后边跟着一个人，声声哭道：“我那一去再不回来的儿呀！”王中心下好不扫兴闷气，只得把牲口打开，撞过去。

走了二日，要过荥泽河口，偏偏大北风刮起，船不敢开篙，只得回到南关住下。喂上头口，心中好不焦躁，锁住了房门，对店家说：“我进城去走走。”店家说：“不妨事。”王中进城，看见街市光景，大让祥符。猛可抬头，看见一个卦铺，上写“大六壬”三个字。王中识字不多，这三个字却认得。因心下有出门遇埋人的事，最不兴头，直到铺内，问个吉凶。那铺内老人见了王中，便道：“请坐。”暖壶内斟了一杯茶送过来，问道：“相公是

要起课，是要拆字呢？课礼是大钱一百文，拆一个字是十文。”王中道：“我央先生拆个字罢。”那老人拿过一支浓笔儿，一块油粉板儿，说：“相公请写。”王中接过笔来，写了一个王字。那老人道：“相公你是问甚么事？”王中道：“是寻人的。”老人道：“不好了。这王字上边看，是一个干字，下边看，是一个土字。想是做下甚么有干系事，如今入了土。且横看是个三字，中间一个十字，只怕还是十三日哩。”这一个“十三”的话，与王中酒馆内所听的话正相符合，这一惊非同小可，慌问道：“我听信正是十三日，管是凶多吉少也不可。”老人道：“我的话是最灵的，所以满城人呼我做甘紫峰。你先初进铺内说央我拆字，如今天已日夕，一个夕字加上一个央字，分明是个殃字。所以我据理直断，说是不好的消息。若不然者，我岂不会说好话奉承人么？”王中本是寻人心急，又被黄河阻隔，拆个字儿，不过图说几句好话，自己宽心的夜间好睡。谁料这老人说的入土凶话，兼且又说是十三日，心内倒慌了七八分。又说道：“我再说一个字儿，烦老先生仔细拆拆，看有一个解救没有？”甘紫峰道：“也罢。”王中认字不多，只会写自己名子，又写了一个中字。甘紫峰道：“你说一个字，是‘不’字了，又写一个‘中’字，分明是‘不中’二字。”王中一心闷闷，数了二十文钱，放在桌上，郁郁回店而去。自己说道：“料定是宽心的话，反弄了些闷帐到心头。或者大相公有几分不妥，也未见得。”正是：

饱尝奔走足风霾，义仆忠臣共一怀；

非是屈原曾问卜，鄜州老杜两草鞋。

这王中过了一夜，次早风平浪静，过了黄河，又住了一夜，次早走了半日，见路上一座木牌坊儿，路上行人念道：“韩文公

故里。”北边写着：“西至河阳驿五里。”心下想道：“不远了。”天色尚早，少不得遇人便要听口气，打探消息。

又走了三四里，将近河阳驿，路北有个菜园，远远望着一个年幼的纹辘轳，一个老人在那里洗菜。王中到了园口，下的牲口来，拴在一株老柳树上，提着鞭子到了井边，说道：“讨口水吃，解解渴。”那人道：“请坐。我去与相公烧碗茶儿罢。”王中道：“不消，只这水儿便使得。”老人取个碗儿，在桶内取水一碗，双手捧与王中。王中强吃了两口，说：“够了。”因问道：“你老人家这一园子好菜蔬，可见是勤力人了。”那老人道：“吃亏前日县里老爷检验了一遭尸，看的人都挤到园里，把半个好韭菜都踩了。相公你看，东边一带都践踏的那个样子。”这王中心里正为此事，恰好得了头绪，便问道：“是甚么事儿？”那老人道：“是因拐带吊死的。”因指园外一棵桑树道：“就死在那棵树上。”王中道：“是怎么一个来由？那吊死人有多少岁数了？”那老人道：“是这南边邵家庄邵三麻子，四十多岁，专一兴贩人口，开人窝子。那一日有个男人拐了一个女人，他看见了，他本是那一道的人，便知是拐带，三言两句盘问住，就哄到他家，图卖这注子钱。他家还窝着两个女人，连新来的共是三个。恰好人家赶的来了，踪迹到邵家庄，得了信儿，同了河阳驿乡约地保壮丁团长，二更天到他家搜寻女人。他把这拐夫、女人隔墙送出，官人却到他屋里去搜。那两个贩的女人，一齐隔墙翻过去。邵三麻子也要逃走，谁知孽贯已满，把腿跌坏。料事不妥，不知他怎的半夜摸到这桑树上吊死了。那个拐子到河阳驿西，也拿住了。前日官府验尸，惊动了一驿的男女老少来看尸场审口供。我该造化低，把半个韭菜踩坏了。”王中道：“这是几日的事？”老人问年幼的道：“忘了

是几日了？”那年幼的道：“我去与我丈母做生日，是十三日了。”王中道：“这的再没人命事么？”老人哈哈笑道：“人命事还擎的几宗呢。”王中已知这事无干。谢了搅扰，看天尚早，骑上牲口，复照旧路而回。心中又笑又恼又喜。笑的是酒馆遇的那人，略有些影儿，便诌起谎来，诌的恁样圆范；恼的是拆字的却敢口硬；喜的是三里无真信，此事与我家大相公不相干。但不知此时家主上何处去了？依旧晓行夜住，进了省城，此时绍闻已回家四日矣。

王中到后胡同口拴了牲口，进了楼院，方欲回覆主母，院中却无一人。只听得前街喧嚷，王氏与赵大儿、樊婆都在二门口听吵嚷。王中到了前院，赵大儿道：“你快出去，人家打大叔哩！”王中吃了一惊，连马鞭子不曾放下，出的大门，只见假李逵一手扯住绍闻袖子嚷道：“咱去衙门里堂上讲理！借银子不还，出外躲着，叫俺受祥兴号杨相公的气。”旁边姚杏庵劝解不住，满街人都看。王中不知所以，跑上前抱住谭绍闻问道：“这是为的嚷？要那一宗银子？”绍闻门第人家，几曾受过这样罗唆，羞的无言可答。白兴吾道：“是借的贾大哥五百银子。我是保人。”王中道：“你明明是朋谋伙骗。”这老贾虽说扯住绍闻，到底不敢过为放肆，况且心中本无气恼，不过是弄个没趣，吓的银子给的速些意思。忽见王中发话，知是谭宅家人，打了也没甚么事，伸手撮住衣领，劈脸便是耳刮子，打得王中口内牙缝流出血来。

这萧墙街看的人都发了火，骂将起来，说道：“青天白日，要银子不妨，为甚打人！”缘王中是街坊最器重的，所以人俱不平。老贾见不是路头，话儿便柔弱上来。白兴吾劝说道：“有文约在你手里，迟早是要给你，为甚么动粗？”老贾趁着往东走，还发话道：“是你画的押不是？主子大了，想白使银子，叫俺替你顶

缸受气。”白兴吾推着，只顾走只顾嚷的去。

绍闻羞羞惭惭，进了家中。这王中虽系家人，自幼伺候谭孝移，俱是文人往来，体统事体，那曾经过这个挫折？走回家中，看见主人灵柩，不知恁从何来，爬到地下，磕了一个头，还不曾说出话来，只见赵大儿从后边飞也似跑来，说道：“不好了！大婶子断了气儿了！”这一家子都慌了。王中也忘了受假李逵的打，一团儿都到后院里。这正是：

贤媛只合匹佳儿，鸳队依依共羨奇；

一自谭郎归匪类，教人懒诵好逑诗。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且说孔慧娘天性聪明，秉性柔和，自幼常闻父亲家训，妇女“德、言、容、功”的话头，固是深知，就是丈夫们事业，读书致身、光前裕后的道理，也是知晓的，并那立朝报国，居官爱民，青史流芳，百年俎豆的话，也听父亲说过。心下这样明白，直是一个镜儿。今日见丈夫所为，种种下流，眼见得上层事儿是无分的了。一发被人拉在街心，吆吆喝喝，还有甚么想头呢？若是那一等中流女人，现守着肥产厚业，有吃有穿，也就将就过的。争乃孔慧娘是个不论贫富，只论贤不肖的识见，如何咽得下去？所以街上吵时，声高声低，直达深闺。这慧娘身上软了，麻了，一口痰上了咽喉，面部流汗如洗，四肢直伸不收，竟把气儿没了。冰梅看见，放下兴官，抱慧娘到怀里，泪流满面，声声只叫：“大婶子醒醒罢！”王氏也扶住头哭叫道：“我的孝顺的儿呀，你过来了罢！”赵大儿慌了，寻酸浆水灌着利痰。王中飞也似上药铺问姚杏庵讨药方。这兴官虽无甚知识，手拿着一根饴糖，硬塞到口边，只叫：“娘吃糖。”冰梅心如刀割，只像怕塌了天一般。合家慌的没样儿。绍闻徘徊院中，走来走去，眼望东楼门口，又着急，又自揣着理短，只是悄悄的自言自语道：“我干的原不是

事，你也气性太大。”

王氏忽想起书柜中真橘红，恰恰凑手，寻着灌了下去。迟了一碗热饭时，慧娘咽喉作声，冰梅用手往下推揉，少时，慧娘吐了一口稀涎，渐渐能作哼声。王氏道：“老天爷呀，若叫俺这孩子过来，乌猪白羊，年节时还愿。”赵大儿送过一杯姜汤，慧娘呷了两口。兴官儿递饴糖到慧娘手里，慧娘奄奄声息，说道：“你吃罢。”王氏道：“怎的又把旧病犯了呢？”慧娘道：“这一会儿不害怎的，娘放心罢。”众人见慧娘已苏，各自照料己事。惟有冰梅抱着兴官儿，把慧娘搀到卧房，寸步不离，问茶问汤，依依恋恋。正是：

飞鸟依人，人自相怜。

少顷，冰梅劝慧娘道：“大婶子气性要忍耐着些。”慧娘道：“冰姐，不是我有气性，只是惹气也是人家常有的，难说咱家惹的是这一号气儿。这一号儿气，许人家惹，那许书香旧家，弄出这一场羞辱！”因附耳道：“我身上已有大病，自己心里盘算，多管是不能成的。”冰梅道：“请医生调理就好了。”话未完时，绍闻已进门来，见了妻妾，可惜没有说的。

一夕无话。到了次早，绍闻与王中主仆相见，也竟是彼此都无可言。王中也不敢问老贾索讨的是何款项，绍闻也不好说我被人哄醉，输了赌账。王氏也只喜娇儿重逢，贤媳无恙，也不大究所以。忽一日早起，双庆引了一个差人到前院，手拿着一张朱票儿，递与谭绍闻。上面写着：

祥符县正堂程，为赖债不偿反肆毒殴事：据贾李魁稟前事称，谭绍闻欠贾李魁银五百两，押券作证，抵赖不偿，反肆毒殴。为此票仰去役，即唤谭绍闻、家人王中、保人白兴

吾，当堂质讯。勿得需索违误。火速。须票。

谭绍闻看完县票，心中皇皇，不能不唤王中计议。一面安置来役，是不用说的。

看官试想，谭绍闻欠债，本系赌债，且系虚债，假李逵有七魂八胆，敢去鸣官么？原来此中还有个缘故。从来绅士家盘赌窝娼，一定要与官长结识，并一切署中奸黠经承书吏，得势的壮快头役，都要联络成鸟鼠同穴，莫逆厚交。程县尊南阳查勘灾黎，上台委令主簿官董守廉护印务，代拆代行。这假李逵到谭宅放肆了这一回，几乎惹出街坊公愤，张绳祖是不敢再叫去的。因与王紫泥商议道：“谭家这孩子，去年一次叫他赢了一百两，不过是钓鱼的甜头，谁料再不吞钩。竟叫我当了一处菜园，连利息才完了一百多银子帐。前日费了多少计策，承许了多少分肥，才按到他身上五百银子，他还拿去咱七两现银子，他竟偷走了。我恐怕弄出人命官司来，又恐根究出范姑子一番勾引情节。范姑子上了堂，只用一撈子，就弄的满口承招。现今县公是百姓的父母，是光棍的阎王，咱两个这前程，便要到‘有耻且革’地位。那一日要审范姑子，我头两日黄昏到地藏庵，还与这秃驴下了一跪。你只是推眼疼，再也不管。如今他回来了，叫老贾去问他要这宗银子，他全不晓得与主户人家子弟要赌博账，不过是将将就就，哄到手便罢。这个粗糙狗攥的，不知怎的发威，惹下萧墙街坊一齐发火。多亏白存子在那街上开过酒馆，脸儿熟，连推带劝，才走开了。如今若叫老贾再去讨索，这狗攥的有酒胆无饭胆，他又不肯出门边儿。老王你看，这宗银子舍了罢，咱连这范姑子四两，夏逢若十两，谭绍闻七两，倒先花了二十一两本钱，叫人怎么办？”王紫泥笑道：“老秤呀，张天师走了雷——你没的诀捏了。

我问你，咱一向相与官府图嘎哩？如今程公不在衙门，老董署理印务，他是与咱极相好的。不如咱如今备下一分下程礼儿，说是与他贺喜，说话中间就提起这事。不过承许老董一个数目儿，一张票子出来，还怕谭家这孩子赖了这账么？”张绳祖哈哈笑将起来，拍着王紫泥肩背笑道：“俗语云：厮打时忘了跌法。正是有势不使不如无。如今咱办十二色水礼，进他衙门，托他一托，何如呢？”王紫泥拿了全帖，央人开明。各人戴了新帽，穿了新衣，老贾挑着礼盒，摇摇摆摆，竟上主簿衙署而来。

传入，为了礼，吃了茶，董守廉道：“年兄光降，已觉敝署生辉，何敢辱承厚赐！”王紫泥道：“父母署理堂务，自是各上宪知人善任，升迁之兆，指日可期。虔申预贺，惟祈晒存。”张绳祖道：“合城已传父母有坐升之喜，百姓家家称庆。”董守廉道：“那有这话！只是堂翁南阳公出，藩台命弟护理，代拆代行，替堂翁批批签押、比比银粮而已，这还有不能胜任之恐。”又说了几句官场套话，张绳祖以目视王紫泥，王紫泥会意，便道：“目下城中有一宗极不平的事，若不告于父台知道，就算相欺；若告于父台，又恐父台生嗔。”张绳祖道：“这是父台治下理当禀明的事，不可隐讳。”董守廉道：“甚么事，领教就是。”王紫泥道：“张舍亲有个表侄，叫贾李魁，借与谭绍闻银五百两，现有花押文券为证，中人白兴吾作保。这贾李魁问谭绍闻索讨这宗银子时，不惟不给银子，且叫恶仆王中打了一顿马鞭子。如今贾李魁羞忿之极，情愿只要四百两，余者要申顶感之情。”董守廉动了欲火，连声道：“这还了得！只叫令表侄等我进堂上衙门去，补个字儿就是。这还了得！”两个见话已入港，又叙了几句闲话，吃了一杯茶，告辞而去。董守廉送出堂口，还致谢了盛惠。

二人出了主簿衙门，到家中，张绳祖笑骂道：“你怎么不说是你的表侄呢？”王紫泥道：“不说是亲戚，岂不是对官长扯淡么？”二人遂叫假李逵到了面前，一五一十说明，笑道：“炮内烘药已填满，只用你点一点儿就会响。”随即商量，请个代书蔡鉴写个稿儿，誊了细，与钱一百开发出去。次早假李逵拿着状子，恰遇董守廉上衙，马前递上，准备好打上风官司。

却不料日方午时，程公前站已到县署，说老爷已到朱仙镇，日夕便进衙门。董守廉原是代签代比，全无交代。出城接着程公，程公问些抚藩臬道的话。进城禀见，缴差已完，说了南阳灾黎救济事体。晚上进签押房，蜡烛辉煌，程公批阅呈词，只见内中有告谭绍闻赖债一词，便叫礼房，将宗师考案送阅。礼房送进宅门，程公正是要看谭绍闻名次先后，谁知出了孙山，心下有几分着怒。问了礼房，方知误考。又将贾姓禀词复看，便提笔批了“准讯”二字。将此词发出，着该房速速传票。批了行字，催了誊细。传票进来，过了朱笔，发于宅门。又阅了些文卷，事完就寝。所以谭绍闻早起，便有差役票唤。

谭绍闻少不得唤王中计议，方说出张宅醉后，被人哄了五百两的话头。王中也没主意。谭绍闻方欲回内边去，那差人不依。兼且谭绍闻身无功名，一遇词讼，早没有护身符儿。那差人也不言语，把一条铁链子，早放在桌子上。王中心内着慌，袖内急塞上贿银，还承许下事后补情的话，差人方把铁绳收讫。绍闻只得陪差人吃饭，呷了几口汤儿，看那差人狼吞虎咽吃个饱。饭完时，要带他主仆同行。正是：

人犯王法身无主，黑字红点会催人。

谭绍闻少不得与王中跟上衙门来。交与头役，急催唤贾李

魁、白兴吾到案，那差人只得飞也似去了。

谭绍闻主仆在班房，连尿泡也不甚便宜。少顷只听得喝堂之声，知道程公坐了大堂。也不晓得料理的甚事，远远的只听得喝声忽作忽止。又迟了一会，那差人将假李逵、白兴吾也叫到班房。假李逵见了谭绍闻，便骂道：“没良心的撒白贼，借人家银子想着撒赖，到来生变牛马填还人么？”谭绍闻吞声难答。差人把假李逵吆喝了几句，假李逵方才住口。只见一个门役到门口道：“犯证到全，领上去听审。”这差人呼道：“请呀，咱上去罢！”一齐领着过了二层门，到了仪门。差人吩咐原告、干证跪在东角门，被告跪在西角门。将朱票提着飞跑到堂上跪下，将票呈上，大声禀道：“贾李魁一词，原、被到案听审。”门役将票儿放在公案，程公看了说道：“该房呈原案。”该房将贾李魁禀词放到案上。程公缘昨夜事忙，略为注目，批了准讯。今日要审此案，须得将原词细阅一番。上面写着：

具禀人贾礼葵，住城东南隅保正王勤地方，禀为赖债不偿反肆毒殴事：缘谭绍闻借到小人银五百两，白兴吾作保，现有花押文券可证。小人向伊索讨原银，不意谭绍闻勒掯不偿，且喝令恶仆王中，手持马鞭，肆行毒殴。似此以强欺弱，小人难以存活。为此具禀青天老爷案下，恩准拘追施刑。

原告 贾礼葵

被告 谭绍闻 王 中

干证 白兴吾并花押文券一纸

程公看完，便叫贾李魁上堂。皂隶一声传唤，贾李魁上来，跪到案前说道：“贾李魁磕头，求老爷作主。”程公打量一番，问道：“你就是那个贾李魁么？”贾李魁道：“小的是。”程公道：“谭绍

闻借你五百银子，做甚么使用呢？”贾李魁道：“小的不知道。”程公道：“你不知他紧急，就借与他么？我且问你，你怎的有这五百银子呢？”贾李魁道：“小的零星积的。”程公道：“你与谭绍闻是亲戚，可是朋友哩？”贾李魁道：“俱不是。”程公道：“五百银子也不算少了，为甚不系亲戚不系朋友，就白白借与他使用？”贾李魁道：“他是祥符有名主户，料着借与不妨。不料他倚势不还，还令仆人打小的。”程公道：“你既知他是好主户，为甚给他五百银子不图个利息呢？”贾李魁迟了一会，应道：“小的不好图利息。”程公道：“你这五百银何处交付？”贾李魁道：“张宅。”程公道：“那个张宅？”贾李魁道：“监生张绳祖家。”程公点点头儿，手拿着一条纸儿问道：“这就是你们借银的文契么？”贾李魁道：“那是谭相公亲手画的押。”程公道：“为甚的文契上是这个贾李魁，状上又是这个贾礼葵呢？”贾李魁道：“小的是不识字愚民，只求老爷作主罢。”程公道：“你且下去。”贾李魁下堂而去。程公心内暗道：“分明是个真李逵，何曾假来！地方上人命重案，都是这样人闹出来的。可恨！”又唤白兴吾上堂。白兴吾跪下，问了姓名，说道：“保债不是易事，他两家借贷银两，你是何所图而作保？”白兴吾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人事不成。”程公道：“可厌的话，打嘴！”皂隶打了十个耳刮子。程公道：“此银何处交付？”白兴吾道：“小人酒馆内。”程公道：“可是酒馆内，你记得清白么？”白兴吾道：“谭相公在小人酒馆曾借过银子，不止这一次，上年就借过一遭了。”白兴吾下堂，唤谭绍闻上来。

谭绍闻跪在案前。程公道：“你借贾李魁银子不曾？”谭绍闻道：“借过。”程公道：“作何使用？”谭绍闻道：“还债。”程公道：“还是还的是债，借的不是债么？”谭绍闻见程公颜色改变，不敢答应。

程公又问道：“你为何误了考试呢？”绍闻无言可答。迟了一会，说道：“母亲病重，想童生的母舅。童生奉母命上亳州寻母舅，不料宗师案临，因此误了。”程公大怒，拍着醒堂木儿，高声道：“你与这一起光棍厮熟，也学会这一种不遮丑的白话。你要寻你母舅，你没有家人，也有雇工；没有雇工，难说一个省会地方，觅不出一个人来下亳州，定要亲去？况且母亲既然病重，你还可离的寸步么？”程公也不再问，叫王中上堂。程公问道：“你是谭绍闻家人么？”王中道：“小的是家人。”程公道：“本县只问你马鞭子这话。”王中道：“小人从河北回来，从后门进家，只听得前门吵嚷，手中马鞭子不曾丢下，便往外跑。那贾李魁已把小人家主捞着往东走。小人抱住不放，他把小人打了一耳括，打的小人满口流血是实。”程公道：“此事本县前后已明。”

叫贾李魁、白兴吾一齐上堂，四个并跪到公案前边。程公看了一看，说道：“您们是一起赌博，强索赌债，彼此争执，还敢胆大瞒天，来告谎状！”贾李魁道：“不是赌博，是借债，只求老爷追比罢。”程公道：“若是借债，这五百银子，也算民间一宗大交易，也该有个文契，写的有头有尾，成色秤头俱要注明。为甚么撕一条纸儿，没头没脑写几个字儿，就过了这一注大财？贾李魁你说实情。”贾李魁道：“委实是借债，不是赌博。”程公道：“既然是借债，为甚的一个说张家交付，一个说酒馆交付呢？”贾李魁始知口供互异，渐渐露出马脚。心生一计，回说道：“若果然是赌博，小的情愿与谭绍闻一替一板子挨，有甚的不敢承招？只是真正借债，求老爷替小的严加追比罢。”这一句话，不过是料程公念谭绍闻是个童生，受刑之后，难以应考，少不得往借债上问的意思。又岂知一句触的程公大怒，道：“好一个刁头恶棍！

本县因你们这宗账明是赌欠，本意只图就事结案，不想着分外株连，干系他人前程。你们口供张监生家交付，分明在监生家赌博了。看夹棍来，先夹你个原告、干证，一个张家交银，一个酒馆交银，口供互异的情由。”门役喝了一声：“皂隶夹人！”皂隶房一声喊，堂上来了七八个虬髯大汉，把那个三木刑儿早竖在大堂上，喝声道：“大刑到！”满堂应呼。白兴吾着急，连声说道：“是张家说合，酒馆交银！”程公说个“掌嘴！”早有一个皂隶从背后抱住白兴吾的头，打了二十个嘴刮子，打的两腮发肿，满口流血。程公叫把贾李魁夹起来。几个皂隶按住，把袜子撕去，光腿放在三木之内，夹棍一束，那贾李魁早喊道：“小人说实话就是，原是赌博呀！”

不说此时谭绍闻、王中魂飞天外，且说角门外张绳祖、王紫泥伸头内望，原指望董主簿受贿追比，不料错撞在这个阎君手里。远望动夹棍，张绳祖觉着口中苦味，是胆经内流出绿水，王紫泥裤裆早犯了遗尿之症。

再说程公见贾李魁招了赌博，已知哄诱书愚，遂致谭绍闻误了考试，担阁功名，因此怒上加怒，便要细细推问原由。贾李魁在夹棍眼内，疼痛难当，只得把地藏庵范姑子怎的送信，张绳祖怎的邀酒，绍闻怎的吃醉，黄昏怎的哄赌，明时怎的写票画押，供了个和盘托出。程公见说出尼姑来，怕扯的事情多了，头绪难以收拾，便道：“再要胡说，定要束夹。放他起来。”便拔火签，传唤张绳祖、王紫泥二人到案。贾李魁道：“张绳祖、王紫泥他二人，现在二门外听审这官司哩。老爷只叫这二人到案，便一一清白。”程公收了火签，叫衙役传这张、王两人上堂。张绳祖、王紫泥在二门以外伸头而望，也听不见说甚么。正在沉吟之际，猛

然间两个衙役走到面前道：“张、王二相公，老爷有请哩。”这一惊，直是满月小儿听霹雳，骨头儿也会碎的。少不得随着衙役，像软脚鸭子一般，上的堂来跪下。程公道：“二位原系绅士，无故在衙署内探头伸脑，看些甚么？”王紫泥道：“原是会课回来，见父母坐堂，略站一站儿，看看王法。不敢犯父母的堂规。”程公道：“既做绅士，且系旧家，不干你们正事，专一在衙门探望，不是希图夤缘，就想把持官长。况二位无事不来。”叫招房把假李逵口供念与他二人，直是发昏。念完时，程公道：“你们不行正务，专一哄人家幼年后生作此不法之事，若不详革衣顶，按律治罪，何以惩众？押在班房，准备详革，再加重刑。”公座一移，早已退食自公。有诗单说国子监生明伦堂上学生结交吏役之丑，诗曰：

峨冠博带附斯文，璧水藻蘋泮水芹；
末秩贪婪联契好，惟愁指断脊梁筋。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诲 孔慧娘病榻叮咛

却说程公原是个严中寓慈、法外有恩的心肠。若是这宗诱赌之案尽法究诘起来，范姑子就该追去度牒，饬令还俗；张绳祖、王紫泥就该褫革巾带；谭绍闻也该追比赌债，悬赃入库，还要加刑。争乃程公是个慈祥为怀的，口中只说详革、开场诱赌、传稿转申，却留下空儿，叫张绳祖、王紫泥自行生法求免。这二人果然遍央城内缙绅，恳恩免详，自己又递了改过自新甘结，程公批了“姑准从宽，仍前不悛，定行倍惩”字样。次日早堂，把贾李魁责了三十板，白兴吾二十板，仍取其与谭绍闻永无葛藤的遵依，发落去讫。单留下谭绍闻、王中二人，跪在堂前。

程公教训道：“本县取你当场文字，英发超雋，复试时见你品格轩昂俊秀，看定你是个远到伟器，遂定了你为首卷。府试时，仍是首卷。本县也自喜相士无差，这两只眼睛也自己信得过了。学宪案临，本县南阳公出，料你必蒙进取，为掘井箕山之伊始。谁知你自外栽培，竟被这一干不肖无赖之徒诱赌，输了欠债，且又私自远扬，以致被白兴吾、贾李魁屠沽厮役下流不堪的东西殴辱践踏。又且轰至公堂，鸾凤鸛鴦咬做一团。本县若执‘物腐虫生’之理究治起来，不说你那软皮肤受不得桁杨摧残，况且比追

赌赃，不怕你少了分文。只是你这体面，也不得齿于人数了。本县素闻你是个旧家，祖上也做过官，你父也举过孝廉，若挨了板子，是本县连你的祖、父都打了。本县何忍？并不为你考试，像你这样人，还作养你做甚么？嗣后若痛改前非，加志奋读，图个上进，方可遮盖这场羞辱。若再有毫末干犯，除非本县不知则已，若是或被匪案牵扯，或被本县密地访闻，本县治你便与平民无异，还要加倍毒惩，以为本县警目之戒。”这一场话，把一个王中说的也忘了程公是官，也忘了自己跪的是公堂，竟是眼中噙泪，肚里磕头。谭绍闻触动良心，双泪俱倾。程公看见主仆光景，亦甚惻然，吩咐回家好好读书。主仆下的堂来，程公又料理别的词讼，不必赘述。

单说谭绍闻与王中出的县署，转回家中，双庆儿衙门探听，早把占上风官司话说知于王氏。谭绍闻进了楼门坐下，气色兀自不定。王氏道：“那一遭儿姓茅的骗咱，被官府打顿板子。这一遭贾家又骗咱，又叫官府打顿板子。管情咱这主户人家子弟，再没人敢骗了。若不是官府利害，这些人还叫人过的日子么！”谭绍闻无言可答。王中回到房里，整整的睡了两日，没有出来，其气恼可以不言而喻。

且说孔慧娘，那一次茅拔茹的官司，已气得天癸不调，迟了一年多，月信已绝。此番又动了这个暗气，渐渐咳嗽潮热，成了癆瘵之症。王氏素爱其贤，催谭绍闻医药调理。请了姚杏庵诊了脉，这“月水不调”四个字，一猜就着，自然是加减四物汤、归脾逍遥散之类，互换着吃将起来，却也有增无减。又听说知府衙门，有请的江南明医，叫沈晓舫。谭绍闻与岳翁孔耘轩商量，费了许多委转，请到家里。沈晓舫诊了脉，到了碧草轩，告于孔耘

轩道：“令爱之症，固是气血两虚，但左关脉现了危变。大抵是妇人善怒，郁结成一个大症。从来心病难医，其病在神，草根树皮终不济事。弟聊写一方，只云塞责。若欲痊可，还须另寻高明。”孔耘轩点头称善。开了一方，即要告辞。谭绍闻再三恳留，沈晓舫决意要去，依旧回府署而去。这才是名医国手，不肯以性命为侥幸的意思。慧娘吃了沈晓舫的药方，标症略除。再欲恳时，一来知府衙署侯门似海，即令再请，沈晓舫诊脉已明，也就不肯为劳而无益之举。谭绍闻又访了本城新出的时医张再景来看，极口把前后的人痛加诋毁，从前立的方重为批驳。究之张再景的本领，也不过是听说心虚少寐，只得获其神而远其志；听说口干块疼，只得味则五而棱则三。究之病势有增无减，渐入沉重，自辞而去。

忽一日，王氏正在楼下，只见后胡同郑大嫂进的楼来。这郑大嫂，就是昔年谭孝移自丹徒回来，送端福儿郑翁娶的后婚老婆。王氏让坐道：“你等闲不肯来，今日想是闲了。”郑大嫂道：“我没事讨不得闲。听说大相公娘子身上不快，我来望望。”王氏道：“大嫂费心。”郑大嫂道：“我有一句话，跟你商量。如今城西南槐树庄猴爷舍药哩，大奶你何不走走，拜付药呢？”王氏道：“我没听说这话。”郑大嫂道：“是上年天旱，槐树庄擗了一匹马子，说是猴爷，祈了一坛清风细雨。如今施舍神药，普救万人。有命的是红丸、黄丸，没命的是黑药，或是不发药。才是灵哩。昨日我侄女病的命也不保，我去拜了一付红药，就吃好了。我所以今日来对大奶奶说。”王氏道：“那马子跳起了，我怕的慌。”郑大嫂道：“如今没马子，只用烧上香，放下一钟水，有药即下在钟内。”王氏道：“离城多少远呢？”郑大嫂道：“不远，在惠家庄

南边，有半里路。”王氏忽然想起滑氏，也要看看他，遂说道：“今日去的么？”郑大嫂道：“天天有人去那里，如何去不的？”王氏道：“你引我去何如？”郑大嫂道：“我就去。”王氏便叫德喜儿催蔡湘套车。不多一时，蔡湘对说车已在胡同口。王氏带了买香的钱，同着郑大嫂，携着樊孀妇，坐到车上，德喜跟着。蔡湘用马鞭子一挥，转弯抹角，出了南门，径往西南而去。

且说王氏临行，锁了堂楼门。冰梅引兴官儿在东楼伺候慧娘。只见赵大儿进来，慌张说道：“有一个女人，背着包袱，说是会治病。听说大婶子有病，情愿调治，不要谢礼。现在厨房。”慧娘听说，慌道：“只怕是个卦姑子罢。堂楼门锁着不曾？”赵大儿说：“锁着哩。”慧娘道：“你快出去跟定他，寸步不离，看他偷东西。冰梅，你快把这楼门上了，把兴官放在床上，交与我。你上楼把花门开了，伸头望下看着，小心东西。”两人依命而行。冰梅刚刚顶上东楼门，卦姑子早已敲着门屈戌儿叫起门来。慧娘只如不曾听见一般。叫了一会儿，将窗纸湿破，一只眼照纸孔儿看慧娘，道：“好一位小奶奶，生的菩萨一般，如何病恹恹的？我在街上东头治苏家女人病，如今好了。听说小奶奶身上不好，我来看看。又不图甚么东西，不过是我婆婆在神前许下治好一百个女人，就把口愿还了。如今治好七七四十九个，添上小娘子，就是五十个整数，还有一半子口愿。往西就到河南府、南阳县治去。小奶奶开门罢。”这慧娘直是一个不答。卦姑子又说道：“抱的一个好小相公儿，我今日治一个就活两个。若是不治，连这小相公想娘，也是难指望的。”慧娘只是个不答。卦姑子道：“我这药不用火煎，也不是丸子，只是一撮红面儿，一口水咽下去，就自会好。也不忌生冷，也不忌腥荤。遇着我，是前世的缘法。”慧娘

也自不答。这兴官想吃乳，慧娘无法可哄，哭将起来。卦姑子道：“不吃我的药，只怕要常常哭哩。”冰梅下的楼来，将进内房抱兴官，这慧娘摇手，又叫上楼。这卦姑子一发恼了，大拍窗棂而去。还到厨房，叫赵大儿烧茶吃。赵大儿方欲应允，提着一把广锡茶壶下茶叶，卦姑子道：“我有茶叶。”接锡茶壶在手，扬长出门而去。赵大儿出门往夺，其行如飞。赵大儿只得放开，闭住后门，回来告于慧娘，慧娘道：“小事。”冰梅抱起兴官，问慧娘如何一句话也不答，慧娘道：“奶奶不在家，又无男人，理当如此。”赵大儿道：“奶奶在家，必上卦姑子的当。”这话也不必细述。

单说王氏坐车出了南门，向德喜道，要在惠家庄下车。及到了惠养民门首，滑氏正在院中晒衣，看见王氏，笑道：“哎哟，好亲家母呀，嘎风刮上你来？”让屋内坐下，滑氏开口便道：“如今分开的，也不像一家子人家了，亲家母休要笑话。”王氏道：“自从你走后，俺家何尝像人家哩！”吃了茶，说起为孔慧娘拜药，滑氏也愿同去，王氏喜之不胜。大家不坐车，走了半里路，到槐树庄。只见一株老槐树下，放了一张桌，桌儿上面一尊齐天大圣的猴像，一只手拿着金箍棒，一只手在额上搭棚儿，脸前放着一口铁铸磬儿，一个老妪在那里伺候。有两三家子拜药的。樊婆叫德喜买了树下一个老叟的香纸，递与王氏，四个妇人一齐跪下，把钟儿安置在桌面。老妪敲磬，王氏祝赞不来，滑氏道：“谭门王氏，因儿媳患病，来拜神药。孙大圣爷爷早发灵丹妙药搭救，明日施银——”滑氏便住口看王氏，王氏道：“十两。”滑氏接口道：“十两银子，翻盖庙宇，请铜匠铸金箍棒。”老妪敲磬三椎，众人磕了头起来。迟了一会，揭开钟上红纸，只见钟底竟有米粒大四五颗红红的药。一齐都向王氏说恭喜，王氏吩咐，又给了敲磬老

姬一百钱，命德喜儿双手捧定钟儿。到了惠家庄，滑氏又与了一个大碗，将钟儿放到里面，嘱了德喜小心。

滑氏留饭，王氏道：“还要打发吃神药。”滑氏也不敢留，王氏与二妇人依旧上车进城。到胡同口进家，德喜后到，把药递与王氏。王氏送到东楼，向慧娘说了原因。慧娘本不欲吃，因婆婆亲身拜祷，只得将神药服讫。王氏只望指日可痊，谁知渐渐卧床不起。王氏也因久病惹厌，楼上埋怨道：“人家说百日床前没孝子，老实络索人。”谭绍闻连日被盛希侨请的看新戏，也不在家。惟有冰梅日夜不离，殷勤伏侍。

那一日，慧娘夜间昏昏沉沉睡去。睁开眼时，只见冰梅在灯下流泪。叫了一声冰姐，冰梅急把眼泪拭干，笑嘻嘻道：“是要茶么？”慧娘忍不住暗叹道：“手下有这般一个好人，可恨我的福薄，不能消受。”冰梅捧过茶来，扶住慧娘起来，吃了两三口。慧娘道：“兴官哩？”冰梅道：“在床东头睡了。”慧娘道：“你先哭甚么？”冰梅笑着道：“我没哭。”慧娘道：“我已看的清白。”冰梅笑道：“我是灰迷了眼，眼酸，揉的流出泪。”慧娘道：“你没哭也罢。你听我对你说，我这病不过两三天光景，就不能成了。”冰梅道：“全不妨事，且宽心。”慧娘道：“我死后，你头一件，照管奶奶的茶饭。奶奶渐渐年纪大了，茶饭靠不得别人，赵大儿、老樊们总不关心。第二件，你大叔是个没主意的人，被人引诱坏了。我死之后，你趁他喜时好言劝他，只休要惹他恼了。男人情性，若是恼了，不惟改不成，还说你激着他，一定要做。况且你身份微，就不劝他也罢。二来咱家兴官这孩子，肥头大脸，不像没造化、没福气的孩子，你一定留心兴官读书。十分到那没吃没穿的时候，也只得罢休。稍有碗饭吃，万万休担搁了。还有一宗

话，若是他爹再娶上来，你须看他性情，性情儿好，你要让他；性情儿不好，你也要让他，未必不如咱两个这样的好。”这句话，把冰梅说的真正泪如雨下，不能抬起头来。慧娘又道：“我死后，你也休要想我。我到咱家，不能发送爷爷入土，不能自己伺候奶奶，倒叫奶奶伺候我。且闪了自己爹娘。这个不孝，就是阴曹地府下，也自心不安。”说未毕，兴官转身醒了，慧娘道：“你再抱他起来，我再多看一遍儿。”冰梅叫兴官儿道：“娘叫你哩。”兴官揉着眼起来，便爬到床西头。慧娘道：“好孩子！只是将来长大了，记不清我。”冰梅道：“兴官，与你娘作揖儿。”慧娘道：“快休要如此，一发叫我心如刀割一般。我说的话多了，喘的慌，你还放下我睡罢。”冰梅依命放下，又把兴官抱着睡到床东头。一夕无话。

到了次日早晨，慧娘已是气息奄奄。冰梅告于王氏。王氏慌了，着德喜往盛宅叫谭绍闻，着双庆儿文昌巷请孔耘轩。谭绍闻在盛宅清晨起来，正与昆班教师及新学戏的生旦在东书房调平仄，正土音，分别清平浊平、清上浊上的声韵，德喜儿急切不得见面，见面时，日已三竿。谭绍闻闻信急归，到了胡同口，孔耘轩夫妇已到多时。孔耘轩一向不喜女婿所为，原不曾多到谭宅，今日女命将尽，只得前来诀别。慧娘睁开眼，看见父母在床边坐了一个杌子，把他那瘦如麻秆的肱强伸出来，捞住父亲的手，只叫得一声：“爹呀！”后气跟不上，再也不能多说一句话儿，眼中也流不出泪来了，只见面上有痛纹而已。孔耘轩低头流泪，再欲动问时，慧娘星眸圆睁，少迟一个时辰，竟是呜呼哀哉了。

谭绍闻也不料慧娘今日即死。到家时，岳父岳母围着病榻，自己也觉无趣。慧娘绝气，阖家大哭。谭绍闻夫妇之情，也不免

大恸起来。大家哭罢时，孔耘轩向王氏与谭绍闻道：“亲家母，姑爷，小女自到府上，不曾与府上做下一点儿事，今日反坑累人，想是府上少欠这个薄福丫头。一切棺木装殓，俱听府上尊便，不必从厚，只遮住他身体，就算便宜了他。”王氏哭道：“我可也是不肯呀！这孩子才是孝纯哩，我如何忘得他？”说罢，又大哭起来。孔耘轩挥泪道：“我回去罢。叫拙内在此看着收殓，也是他母女之情。”谭绍闻道：“外父少留片刻何如？”孔耘轩道：“我在此难以闷坐，却又不便宜收殓。我坐车回去罢。黄昏时，叫掌灯笼来接你外母。”出了后门，孔耘轩泪流满面，又回头看看门儿，低着头大恸，坐车而去。谭绍闻也自揣平日行径，不合此老意思，只得怅然进家。惟有冰梅抱着兴官，向隅而泣，哭了个少魂失魄。此下抬棺木、殓衣衾的话，不必细述。黄昏时，孔纘经到了，大哭一场，看了含殓，命家人打灯笼将孔夫人接回去。

到了次日，谭绍闻觉得王中不在家，诸事都没个头绪，急着人到南乡叫王中。原来王中在南乡办理卖产还债的事体，正与经纪寻了一家子主顾，名唤吴自知，卖地三顷，宅院一处，已有成说。忽的家中有信，说是少主母病故，急唤回家办丧。王中听说，就如闻了一个霹雷，跌脚叹道：“败的由头来了！”少不得与经纪同了吴自知，另定进城交价的日期，遂并来人一齐到家。这王中看见少主母棺木停在厅院东厢房，向棺木磕了一个头，又不敢落下泪来。王中忍不住，到了自己房内，咳了几声，低着头滚起泪来，叹道：“好一个贤慧有家教的少主母，为甚么会死！可惜，可怜！”少不得出来办理丧事。

主事的是王隆吉，办杂的是王中，邻舍街坊与一班盟兄弟都来吊唁。五日涂殡，遂把一个贤良聪明女子，一旦无常万事休。

这正是：

缥缈幽魂目不瞑，喃喃细嘱那堪听！

阖家号哭浑常事，万古伤心一小星。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媒许亲相

话说谭绍闻将孔慧娘涂殡厢房，又过了三日，只见盛宅宝剑来说道：“俺家大爷说了，谭爷近来遭的不幸，在家心中必是不舒坦，邀到俺家里散心。还有请的陪客，今日要演新串的戏。小的坐的车来，请谭爷就坐车同去。”谭绍闻道：“既是你大爷费心，我身上有新服不便，我另换个衣帽何如？”忽的王中到跟前道：“南乡那个买主吴自知，协同经纪来交价，我已引他到轩去。大相公须得与他面言。”谭绍闻向宝剑儿道：“你且回去。我现在有一宗极不得已的事扯捞住，不得去。只管开戏，不必候我。”宝剑道：“这事就叫王中哥照应，何必谭爷亲身？俺家前日卖了一处当铺宅院，共是七千多两，不惟俺大爷不曾与买主见面，就是这几斗银子，俺大爷也不曾见面哩。”王中道：“俺家如何比得府上？割绝血产，是一定要亲身哩。况且大相公有新丧在身，也不便骤然进堂戏场儿。大相公吩咐一句，叫他回去罢，省的他等着。”谭绍闻果然吩咐宝剑回去，宝剑怅然坐车而归。谭绍闻只得上碧草轩来会吴自知。

谭绍闻进的轩中，吴自知起身为礼，便让谭绍闻上座。谭绍闻道：“我是主人，岂有僭客之理。”吴自知仍自推让，经纪道：

“坐下罢，咱是客哩。”吴自知方才坐下。王中进来，吴自知又起来让道：“王哥坐。”王中弯弯腰儿道：“客请坐。”谭绍闻看了吴自知是个村愚，无可与言，心中又想着盛宅，便出来叫王中，低声道：“这是那里一个乡瓜子，起来欠去的，厌恶人。也不像个财主腔儿，难说他会有银子么？”王中道：“大相公不知，是咱只卖三千两，他所以只买三顷地、一处宅院。若是要一两万，他也不费周章哩。南乡有名大财主吴自知，城中许多商家，行常问他出息揭债哩。”谭绍闻道：“这宗交易，你与他成了罢，我实实不能见他那个腔儿。我心里闷，回家去睡睡儿。叫双庆、德喜您三个过银子，事完时，只把卖地文契拿到家中，我判了押儿就是。”王中再欲挽留，谭绍闻已自回家中。

王中也自恃心中无他，遂与吴自知成了交易。这些敲天平、立文券之事，也不必细述。王中到家，仍自请谭绍闻到了轩上，验了包封，押了文券。吴自知作别，到门口旁边，取了他的粪筐、粪叉儿。王中道：“吴大哥太不像了。”吴自知道：“圣人爷书上说过，万石君拾粪。”一拱而去。经纪另定日期清边界、正基址，这也不在话下。

王中回到轩上，与德喜、双庆、邓祥包了三毡包银子，交到楼上，王氏收讫。王中便言请客还债之事，王氏道：“卖了地土，银子也叫他在家暖暖儿，何必太急。”王中道：“事不宜迟。在家一天，包内不能长一分一厘，人家账上就会长十几两，一日管着许多利钱哩。”谭绍闻道：“你说的是，目下就写帖儿。”王中随着谭绍闻到了轩上，开了书柜，取出帖儿，谭绍闻写了，王中即刻抱定护书匣，各处投递。晚间自然预备席面。

到了次日，双庆、德喜轩上洒扫阶砌，揩抹桌椅。将傍午时，

来的是隆泰号孟嵩龄，吉昌号邓吉士、景云卿，当铺宋绍祁，绸缎店丁丹丛，海味铺陆肃瞻，煤炭厂郭怀玉等。此中也有欠揭债的，也有欠借债的，也有欠货债的，也有前日席上光陪的。一齐到了碧草轩。谭绍闻谢了前日光吊，众客谢了目下叨扰，为礼坐下。孟嵩龄道：“今日谭爷有召，叫小弟辈却之不恭，领扰又有愧。”谭绍闻道：“杯酒闲谈，聊以叙阔。”邓吉士道：“当日老太爷在日，就是这样多情。总之，咱们住在府上马脚下，竟是常常托庇洪福。”说犹未完，泰和号大债主王经千到了。众客为礼坐下，寒温已毕，谭绍闻便讲还债的话说。王经千道：“些须何足挂齿。”谭绍闻道：“一千五百两，行利日久，怕还不到时，日累日多，便未免积重难擎。”王经千道：“谭爷若不讲起，弟也不好启齿。委实的敝财东前日有一封字儿，要二千行李，往北直顺德府插一分生意。弟心也盘算到府上这宗银子，只是一向好交，不便启齿，叫谭爷笑我们轻薄，说这几钱银子，值上门问一声？”谭绍闻道：“王二爷好说。弟心为这宗银子，时常筹画奉还。昨日弃了一宗薄产，得了千把卖价，今日通请列位，索性儿楚结一番。”当铺宋绍祁道：“少爷今日只管把王二爷这宗息银清楚。俺们都是少爷房户，迟速惟命。”煤炭厂郭怀玉道：“少爷说还债，也是个正主意，爽快把账目算的一算，局结了。一来少爷心净，二来也不枉少爷今日赐饭。若是碍情阻面，久后累的多了，倒是叫少爷吃亏哩。少爷不欠我分毫，我还欠房租八两，所以便宜说话。今日爷台们来赴席，断不料有还债的话，账目必不曾带来，何妨各着盛价回铺取去？”绸缎店丁丹丛、海味铺陆肃瞻俱道：“你说的是甚么话些，少爷既要清楚时，改日送过条子来，清算明白，除了房租，下欠若干，叫少爷随心酌夺。不完时，再算房

租。若像你这说，岂不显咱生意人单单只晓得银钱中用？咱们只把王二爷这宗息银，替算一算，楚结为妙。”景云卿笑道：“丁爷、陆爷所见极高，就是如此才好。”因向王经千道：“王二爷的账底，想不曾带来。就差盛价到贵号问伙计们把谭爷这宗账抄的来，或把原约捎来。爽快还完时，抽了这张揭票，也是快事。”王经千道：“原约我适然今日带来。”孟嵩龄道：“一发更妙。”王经千在腰间纸袋内掏出了一张揭约，王中早把算盘放在桌上。邓吉士伸指拨算，算完时说道：“原银一千五百两，累年陆续找过息银九百两，本银究不曾动。目下连本带息，共该银二千九百五十两。王二爷，是这样不是？”王经千道：“一丝也不错的，来时敝伙计也是这样算的。”孟嵩龄道：“少爷命人拿行李来，当面把天平过了。王二爷这宗账也是得过息哩，今日既是一剪铰齐，王二爷想是还有个盛情。”王经千道：“既是爷台们说的，我让十两。”郭怀玉道：“非是俺的主人家，俺们便这样向他，十两未免太少。”王经千道：“叫谭爷说，几番找息，成色、秤头并没有足的。敝伙计不依，谭爷曾说过，完账时定不求让。这是谭爷亲口吩咐过的。总是叫弟回店时，见的伙计们才好。这十两也就不算少了。虽说见了七八百利息，其实时候儿也太长了，零零星星，委实误了敝店哩几宗大事情。弟受了伙计们埋怨，弟也是说不出的，只为谭爷一向好交，也暗地里吃了许多苦。既然众爷台说，今日一把儿完结，只求谭爷把行李请出来，大家再做商量。”

原来膏粱子弟欠人积债，是从来不在心上的。俗云日月似箭，只到行息揭票上，这日月似箭，还比不得这个疾快，转瞬时即隔了年头。这谭绍闻今日售了三千地价，还指望还了王经千，余剩的并把房客的揭借以及货物赊价，俱各一齐结局。王中不识

字，也不知少主人欠的有多少，比不得老主人在日，阎相公账房是一清二白的。今日忽听的邓吉士算明，唱出数目，方晓得所售吴自知的地价，仅仅只可完王经千一宗。主仆俱各怅然。

谭绍闻出的碧草轩，叫声“王中”，王中跟将出来。到了楼院，谭绍闻道：“我只说三千银子，可以完得各宗账目还有余剩的，谁知泰和号一宗，除旧日找过利息，今日还有将及三千之数。这却怎么处？”王中道：“我所以说卖产还债，就是这个意思。这利息银两，转眼就是几倍。如今不如把这宗银子索性儿全还了，王相公或让或不让，俱是小事，只求一笔勾消。余下借欠、货账，毕竟有房租可以抵消，日后再作区处。这是一定主意。”谭绍闻道：“不然。今是通请众客，原说还债，若叫泰和号一包儿提去，当下脸面不好看。不如各人都叫有些，日后再作区处，也不是甚么难事。”王中道：“欠了人家债，休说脸面不好看的话。惟有结了一宗，是正经道理。”谭绍闻道：“你如今同双庆、德喜儿，先拿到轩上一千五百两，把本钱完讫，本到利住，岂不是好？剩下一千五百两，看光景酌夺。”王中道：“一定该完了一宗大债。”谭绍闻摇首道：“不然，不然。”早叫双庆、德喜跟的到楼下，谭绍闻数了一半，包在毡包内，携到轩上。又吩咐邓祥到账房取了阎相公旧用的天平架儿，也送到轩上。

谭绍闻展开毡包，孟嵩龄启了整封，说道：“王爷请看。”王经千摇摇手儿，说道：“成色不足的要紧。”邓吉士道：“当日原银，弟们也不曾见过，但既是得过利息，也不得太过执一。就照这样敲了罢。”遂敲了一千五百两，还剩了几两平余。王经千道：“这若是算息，还多五十两，若是算本，并求一总赐完。”谭绍闻道：“息是不能完的。俗语道，本到利住。余下息银，改日再为

凑办，一遭儿楚结。”王中插口道：“息银也是现成的，目下就去搬来，求爷们一搭儿敲敲罢。”谭绍闻瞅了一眼说道：“那的现成？你不用多言。”王经千生意历练的人，那肯把这个主顾一刀割断？便道：“余下一千四百五十两，既然不得现成，这样一个厚交，弟岂肯过为逼勒？情愿将原约撤回，另立一纸借约，只求改日如数见赐为妙。”谭绍闻听说揭变为借，心中早有七八分喜欢，说道：“承情之甚。”早自己取过一张纸来，便写起借约。王中吃先时吆喝一句，不敢搀言。谭绍闻写到中间，王经千拦住笔，说道：“也要写个借后还期，弟好到店中见舍伙计们。”谭绍闻道：“写上五个月？”王经千急口道：“一个月，一个月！过期依旧照例三分行息。”两个人俱拿住一枝笔，彼此不放。众人见事不落场，评了三个月为限，过期不还，依旧二分半行息。王经千兀自不依。众人言语也就有几分重浊意思，王经千方才开手。谭绍闻即如众言写讫，画了押，撤过原券，交与新契。王中心中闷闷。

恰好饌已久熟，碟盏上来。谭绍闻尽了主人之礼，众客逊谢让座。酣饱闲话，何必细述。饭完，已成入更时候，各铺店俱打灯笼来接。还债的话，也不能更说了。王经千自着来人将银两运去，这也不在话下。

谭绍闻收了平余，吩咐收拾家伙。主仆事完，也俱各自回寝。这正是：

斩草除根不尽，萌芽依旧潜藏；

莫笑今日养痍，早已剜肉成疮。

且说谭绍闻卖产得价三千两，还债不肯用尽，还留下一千五百两，图手头便宜。不知怎的就到夏逢若耳朵内，偏听的件件切实，恰如宗宗见过一般。一日摇摇摆摆，走到碧草轩来。恰好谭

绍闻在案上展着诗余韵本儿，要查一个冷字的平仄，好对昆腔教师讲说。夏逢若弯腰一揖，谭绍闻抛书还礼不迭。夏逢若道：“恭喜，恭喜。”谭绍闻道：“喜从何来？”夏逢若道：“我与你查兑了一门好亲事，还不知你怎么谢我哩。”谭绍闻笑道：“未必就怎好。”夏逢若道：“你先说明白谢仪，我好对你说。那头已承许下鞋袜瓶口，你说你的罢。”谭绍闻道：“事成自有重谢。你先说是谁家？”夏逢若道：“说成了咱还是亲戚哩，我还少不了送饭行饌敬礼儿。原是我的干妹子，姓姜，婆子家姓鲁。”谭绍闻道：“那就不用提，我不娶再醮。”夏逢若道：“虽说过了一层门限儿，看着也算是再醮，其实不是再醮。缘鲁家这男人害童子痲症，看看垂危，奄奄气息，他家说要喜事冲冲。娶到家三日，男人就死了，把这人闪的上不上，下不下。他家也自觉良心难过，只等一个读书人家子弟，青年同辈的，情愿把旧妆奁陪送。每日常托家母，家母常叫我留心。今日恰遇见贤弟这个宗儿。我前日奉吊时想说这话，见人客轰轰，不便开口。今日特来提媒，恰好相遇，想是一定该成的。闲话少提，你如今就跟我去相看相看，现在东瘟神庙看戏哩。”谭绍闻道：“我不信我一定该娶寡妇么？我不去。”夏逢若道：“你不娶，由的你。你去看一看，谁就强撮合成么？你全作散散闷儿。”谭绍闻道：“若说看戏散闷，咱就走走。”夏逢若道：“你带几两银子，我有话说。”谭绍闻指着腰间瓶口道：“现成的。这是昨日的平余。谁知卖产业秤头比生意行天平大些，一千多银子，便多出七八两。”夏逢若笑道：“那是我经过的。”

出的轩来，一路同行。夏逢若再三埋怨，不该往张绳祖家下去，谭绍闻道：“我不听你的话，几乎吃了老贾的大亏。”夏逢若道：“程老爷三十板子，几乎把这狗禽的打死了。该！该！”闲叙

中间，已到瘟神庙门口。进的庙院，戏台上正演《张珙游寺》一出。看戏的人挤挤挨挨，好不热闹。夏逢若附耳向谭绍闻道：“那卷棚东边，老者是家母，你是认得的。家母东边，拴白头绳儿的就是此人。”谭绍闻扭项一看，果然柳眉杏眼，樱口桃腮，手中拿着一条汗巾儿，包着瓜子，口中吐瓜子皮儿，眼里看戏。谭绍闻捏住夏逢若手，悄声说道：“好！”夏逢若脸望着戏台，笑着道：“何如罢，你说？”又少听了两句唱，夏逢若扯着谭绍闻的手，说道：“你跟我来。”一直上卷棚来。将登阶级时节，夏逢若故意高声道：“谭贤弟，你看看这庙中两墙上，画的瘟神老爷战姜子牙的显功。”这个“谭”字，是平日有话，今日叫姜氏听的意思。二人进庙观壁上图画，庙祝就让卷棚旁边吃茶。谭绍闻辞道：“事忙，各自照理，不敢起动。”夏逢若道：“渴的要紧，正要吃茶儿。”庙祝命小徒弟托了一盘茶，谭绍闻接茶时，恰遇戏台上惠明出来，一声号头响，谭绍闻只顾看惠明舞跳身法，错把热茶倾了半盏在身上，口中道：“失仪，失仪。可惜忘了带手巾来。”夏逢若早走向女人一边，叫了一声：“娘，带个手巾不曾？谭贤弟热茶烧着手，把衣服湿了。”那姜氏早已看在眼里，把汗巾递与夏鼎的母亲，说道：“干娘，这不是汗巾儿，转过去。”夏逢若母亲接在手内，又转递了两个女娃儿，夏逢若方才接着，交与谭绍闻，抹去衣上水痕。谭绍闻好不心醉，说道：“这汗巾儿我污了，改日还一条新的罢。”夏逢若道：“你也休把这看做旧的。”

二人正说打趣的话儿，只听阶砌下石碑边一个人高声说道：“好贼狗彘的，看戏徒燥脾，休要太惹厌气了。再迟一会，两个忘八彘的，也不知该谁肉痛哩。”谭绍闻吃了一惊，向夏逢若道：“不成戏，咱走罢。”夏逢若道：“也罢。这底下不过是白马将军

退兵，也没暇看头，咱就走。”那石碑边发话的人，口中兀自不甚休歇。夏、谭二人只装不曾听见，一扯一捞，走出庙去。有诗单讲妇女看戏，招侮惹羞，个个都是自取。诗曰：

掠鬓匀腮逞艳姿，骊山逐队赛诸姨；

若教嫖母群相偶，那得有人怒偃师。

又有诗说幼学不许物色少艾，品评娇娃，恐开浮薄之渐，且惹出祸来。诗曰：

邂逅相逢本越秦，为何流盼口津津？

洛神有赋终传笑，惟许三间说美人。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原来戏台会场，士大夫子弟，本为人所瞩目，何况谭绍闻是潘安美貌；闺阁中娇妍，本为人所流盼，何况鲁姜氏是文君新寡。所以有家教的学生，只教他静守学规；闺中妇女，只教他不出中门。若说是众人皆到之地，何苦太为迂执？其实幼学、少妇看戏赶会，弄出的事体，其丑声臭闻，还有不可尽言的。这谭绍闻听了夏鼎之言，在姜氏面前露出了轻薄，遭旁观人当面斥骂，本是自取。

且说二人出的庙门，夏逢若道：“一宗好事，偏偏撞见这个晦气。这东西姓赵，名子叫碰儿，外号叫打路鬼，专一吃醉了毆街骂巷，不必惹他。咱且到蔡胡子油果铺里，商量个事体。”二人进了铺内，蔡胡子不在铺中，有一个小孩子看守门户，一见便问道：“夏大叔是称果子呢？”夏逢若道：“是哩。”那小孩子道：“你欠俺二三年陈账不给，又来赊东西哩。”夏逢若道：“你爹见了我，也不敢说这话。你这小孩子，这样说话没头绪。谭贤弟，你把银子捏出一大块，我到街上换了钱，一五一十清白了它，咱好称他的宁果。叫他烹上一壶好茶，吃着商量事体。这孩子全不胜他爹。”谭绍闻解开瓶口，把包儿展开，捏了两块。夏逢若道：

“通是碎的。爽快多拿几块儿，换了钱来，借我开发了果子钱。我还有话说。”一面说着，一面拣大块儿拿了七八块，说道：“你且少坐，我去就来。小丁丑儿，你去取茶去。”夏逢若去不多时，提了两千多钱，进的门来，说道：“小丁丑儿，你拿过账目来。”夏逢若算了一算，带目前再称二斤，前后共该钱七百三十文，如数交与丁丑，道：“夏大叔就少下你的了？小小年纪做生意，全不会说话。我对你爹说，回来时打你的嘴！”只以勾账为主，丁丑得了钱，也没的说，只说道：“果子是要下茶用哩，还是要包封捎回去呢？”夏逢若道：“拣好的用盘摆一斤，我与客下茶。”丁丑摆了两盘上号油酥果品，揩抹了两个茶碗，倾了新泡的茶。二人坐下，便商量起姜氏事体来。夏逢若道：“贤弟呀，人生做事，不可留下后悔。俗语云：庄稼不照一季，娶妻不照一世。你前边娶的孔宅姑娘，我是知道的。久后再娶，不能胜似从前，就是一生的懊悔。你先看这个女人何如？”谭绍闻道：“好，我竟有几分愿意。”夏逢若道：“你的门第高，又青年，若再有人说，你休要脚踏两头船，这可不是耍的事。”

话犹未尽，只见德喜牵了一头骡子，进的铺门，说道：“大叔，快回去罢，东街王舅爷从亳州来瞧大叔。我听说大叔在瘟神庙看戏，到了庙门，有人说上果子铺来了。这骑的就是舅爷的骡子，舅爷叫大叔骑了回去。舅爷到了他家，下了行李，脸也没洗，茶也没吃，就到咱家，如今立等着。”夏逢若道：“德喜你也吃个果子。你回去，就说你不曾见你大叔，遍地寻不着。”德喜道：“我不吃果子。这话我也不敢说。”谭绍闻道：“当真这话使不的。我往亳州去，你想也是知道的。”夏逢若道：“我还得不知道么？你若早听我的话，再不上老张家的去，怎的弄出这场笑话？”谭

绍闻站起来说道：“家母舅在家等我，我不回去是万万使不得。”夏逢若道：“拿人家汗巾，这事不见个落点的话，你说使的使不的？你若执意等不的话完，你须撇下个质当儿，我才放你走。你把那银包儿全递与我。”谭绍闻道：“你就拿去。”夏逢若接包在手，说道：“你就回去也罢，我明日去见话罢。”谭绍闻道：“也罢，我等着你就是。”当下出的宁果铺，骑上骡子，作别而去。走了十数步，谭绍闻又勒回牲口，到了铺门。夏逢若正在那里包果子，提钱装银子。谭绍闻道：“你把这汗巾还捎回去。”夏逢若道：“俗言道，寸丝为定。我没这样大胆，拆散人家姻缘；我也没这样厚脸，送还人家红定。你的汗巾，你交与谁？”谭绍闻只得拨回骡子，向萧墙街而来。

到了胡同口，下的牲口，交与德喜拴住，提着鞭子，由后门到楼下。只见母亲哭着，正与亲兄弟说话。上前作了揖，王春宇道：“只回来了就罢。我从苏州打了染房昧绸子官司，到了亳州行里，周小川说你在亳州寻我，把银子被人割去，他与你五百钱盘费，送你回家。我细问了面貌、年纪、衣服，果然是你。又不晓得你上亳州寻我做甚么，又怕你回来遭了毒害。你爹只撇下你一条根儿，把我的魂都唬掉了。次日就起身回来。适才我到家，揭了搭裢，就来看有你没你。罢了，罢了。如今只有你便罢。你娘已打发我吃了饭，我要回去，我还没见你隆哥哩。”谭绍闻本无言可答，王春宇接过鞭子要走，母子送至后门。王春宇口中只说：“回来便罢，回来便罢。”德喜牵过骡子，春宇骑上，自回曲米街而去，谭绍闻母子回来。

到晚上歇宿，谭绍闻便把一条汗巾玩弄不置，却又嫌是再醢，唧唧啾啾。冰梅道：“这是那里这条汗巾儿？”谭绍闻笑道：

“我拾的。”冰梅也不在心。谭绍闻睡下，打算姜氏这个事体。

到了次日，王氏问谭绍闻道：“你舅千里回来瞧你，你该请过来，也吃个接风酒才是。”谭绍闻道：“今日办席，就叫王中投帖。”恰好王中在楼院过去，谭绍闻道：“王中，你如今往东街投帖请舅爷。”王中道：“舅爷回来，大相公一定该亲上东街瞧一回，顺便说请酒的话。也不用先投帖子，叫舅爷自己拣个闲的日期，咱这里补帖才是。”王氏大喜，说道：“王中这一遭说的很是。你明日就急紧亲去。”谭绍闻心中有夏鼎那话，想本日面订姜氏之约，却又见天色过午，仓猝难以俱办。口中唯唯诺诺的说：“我明日就去。”

到了次日，王中早命邓祥收拾车，说：“大叔吃了早饭，就去看王舅爷。”到了饭后，谭绍闻上车，王中坐在车前，要上东街。夏逢若正来说话，猛然看见王中在车，心内有几分怯意，只得躲在纱灯铺内，让车过去，少不得快快而回。

且说谭绍闻到了舅家，王隆吉接着，同到后院，谭绍闻开口便问：“舅爷哩？”王隆吉道：“本街巫家请去了。”谭绍闻与王隆吉中表弟兄，与姪母说些家常，耳朵内只听得锣鼓喧天，谭绍闻道：“那的唱戏哩？”王隆吉道：“山陕庙，是油房曹相公还愿哩。”谭绍闻道：“谁家的戏？”王隆吉道：“苏州新来的班子，都说唱的好，其实我不曾见。”谭绍闻听说苏州新班，正触着盛宅老教师教的腔，内中有几个难认的字，经手查过平仄，一心要去看戏。王隆吉不肯，说道：“一来你舅才来，还不曾说话，况且前柜上无人照料生意。二来曹相公还愿，到那的便要有些周旋。”谭绍闻执意一定要去，王隆吉也难过为阻兴，只得陪往看戏。出的铺门，王中看见问道：“舅爷没有在家？二位相公往那的去？”谭绍

闻道：“到东学的看看华先生。”王中听说少主人要往人家学堂去看先生，心中也觉欢喜。转过一个街弯，王隆吉笑道：“你近日新学会说瞎话了。你就说咱上山陕庙看戏，王中敢拦阻咱不成？”谭绍闻道：“你不知道，这王中单管着扭人的窍儿。若要上山陕庙去，他固然不敢拦阻，但只是他脸上那个不喜欢腔儿，叫人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不如瞒过他，省的他扫人的高兴。这个东西，我早晚要开发他。”王隆吉道：“姑爹使的旧人，不可骤然。”谭绍闻道：“他正是仗着这哩。”

一面说着，早已到了庙门。谭绍闻听的鼓板吹弹，便说道：“这牌子是《集贤宾》。”王隆吉道：“我一些儿不明白。”进的庙院，更比瘟神庙演戏热闹，院落也宽敞，戏台也高耸。不说男人看戏的多，只甬路东边女人，早已敌住瘟神庙一院子人了。谭绍闻前日跟着夏逢若，新学会了物色娇娃，一面看戏，早已看见甬路东边一个女子生得标致，心中想问是谁家宅眷，却因被赵家打路鬼骂过，不敢再为轻薄。欲待不问，心下又有些急闷。陡生一计，扯住王隆吉的手说道：“你引我庙外解手一回。”王隆吉道：“你自去罢。”谭绍闻道：“回来怕挤的寻不见。”王隆吉只得陪他出来。到了无人之处，谭绍闻笑道：“我问你一句话儿，那甬路东边第二棵柏树下，坐的那个女子是谁家的？”隆吉道：“你问他做甚么？那是巫家翠姑娘。”谭绍闻道：“你怎知是巫家？”王隆吉道：“我八九岁时，你舅引我看戏，那柏树下就是他久占下了。只这庙唱戏，无论白日夜间，总来看的。那两边站的坐的，都是他家丫头养娘。他是曲米街新发的一个大财主，近日一发方便的了不得。今日你舅就是他家请的接风去了。”谭绍闻道：“谁家订下？”王隆吉笑道：“我全不知道有婆儿家没婆儿家。咱回去再看

一两出，好回家去。”

原来王春宇旧日巫家提媒，谭孝移不曾应允的话，谭绍闻也曾听母亲说过。今日恰好撞见，心中未免感动。二人复进庙院，谭绍闻细加睇视，端的品貌不亚孔慧娘，较之瘟神庙姜氏更觉柔嫩。心中正为品量，偏偏戏本做阁，满院人都轰轰走动。谭绍闻不肯出庙，说道：“且等一等，人走松些再走。”王隆吉道：“若是曹相公看见，我又不曾与他贺神封礼，脸上不好看像。”扯住谭绍闻的手，笑道：“你也陪我解手罢。”二人少不得杂到人丛中，拥出山陕庙而去。正是：

阿娇只合深闺藏，看戏如何说大方；

试问梨园未演日，古来闷死几娇娘？

且说谭、王二中表出了壮穆庙，转回家中，午饌已熟，妗母酌令食讫。谭绍闻仍欲看戏，王隆吉不肯，说些家常闲话。王春宇巫家赴席回来，谭绍闻申了探望渭阳之情。王春宇又想起亳州之事，说道：“绍闻，绍闻，你前日亳州一行，我是你个舅，听了周小川一言，唬的把魂都没了。也不知你娘心中是何光景？若是你爹在日，又不知更该何如？我是生意人，江湖上久走，真正经的风波，说起来把人骇死；遇的凄楚，说起来令人痛煞。无非为衣食奔走，图挣几文钱，说不尽酸甜苦辣。你守着祖、父的肥产厚业，风刮不透，雨洒不着，正该用心读书，图个光宗耀祖。现今你爹爹未埋，实指望你把你爹爹志气完全了，好发送他入土。你竟是弄出偷跑事来，叫你爹爹阴灵何安？”王春宇说到伤心之处，一来亲戚之情，二来存亡之感，未免眼中湿湿的。谭绍闻闭口无言，只说道：“舅说的是。”妗母道：“你不说罢，孩子家，他知道了就是。”王春宇道：“今日是这样说他哩。我到亳州

听说他到亳州那时节，我心中只求回家得见他一面就罢，只怕路上有性命关系哩。姐夫在日，在他身上把心都操碎了。可惜我是个不曾读书的人，说不来谭姐夫心坎中事，他也还该记得。”

话未完时，王中饭吃完催行。谭绍闻道：“俺娘说，明日请舅到西街坐坐，妗子得闲也去说说话儿。”王春宇道：“我正要与你娘商量一句话哩。你妗子他忙着哩，不去罢。”谭绍闻起身而去。王隆吉送着，说道：“你前日亳州这一回，并无人想起这条路，几乎急死了人。”谭绍闻道：“再休提这话。”出了铺门，依旧主仆上车而去。

到了次日，王春宇吃了早饭，骑上头口，搭上一个小衣搭，径上萧墙街而来。双庆接了骡子，到了楼下，王氏早已命人收拾一张桌儿，放在中间。王春宇坐下，谭绍闻捧茶献过，王春宇道：“前日我心中忙迫，也不曾细问家常，外甥媳妇是几时不在的？”王氏道：“已过了五七。”王春宇道：“好一个贤慧娃儿，可惜，可惜！”王氏道：“真正的好。他妗子前日来吊纸，也痛的了不成。我心越发丢不下。罢了么，已是死了，叫人该怎的呢？”王春宇道：“昨日巫家请我，一来软脚洗尘，二来托我说一宗亲事。就是我旧年说的那闺女，姐夫说先与孔宅有话。如今巫凤山情愿与咱端福结这门亲。听说我从亳州回来，就请我托这宗话。姐姐拿个主意。”王氏道：“这就极好。你姐夫早听我的话，怎的弄这半路闪人的事。”王春宇道：“死生有命，不算姐夫失算。孔宅门头、家教，毕竟不错。只是如今不幸病故，少不的再打算后来的事。若论这巫家，不过与我一样，生意上发了一分家业，如何得胜孔宅？我所以提这宗媒，只为这女娃儿生得好模样儿。我自幼常见的，放心得过。我说媒，我不敢强，姐姐自拿主意。”王氏道：

“我上年正月十六日到东街，他姪子指着对我说，我也亲眼见过。就行这宗事。”此言正合谭绍闻心坎，便问道：“巫家这姑娘，如何过了二十，还不曾受聘于人？”王春宇道：“不过是高门不来，低门不就，所以担阁了。你如今愿意不愿意，也不妨面言。”谭绍闻道：“舅吩咐事，主张自不得错。”

话未完时，兴官戴着孝帽来与舅爷唱喏儿。王氏道：“还不与舅爷磕头？”王春宇扯到怀里，说道：“好学生，好学生！眉目之间极像他爷爷。”因取过衣搭儿，摸出一包儿，笑道：“这是舅爷在江南与你带的四件小人事儿。那一头是你奶奶与你妈娘的人事，你都拿的去。回来与舅爷作揖。”果然兴官手中拿着两包儿，交与奶奶，回来作揖磕头，喜的王春宇没法，说道：“可惜他爷爷不得见。”王氏道：“若是他爷在世，先不得有这个兴官儿，怎的说得见不得见。嘎事不吃亏他爷固执坏了。”王春宇也竟是无言可答。

须臾，整上馔来。吃饭已毕，王春宇要走，又与姐姐叮咛了一言为定的话，又向谭绍闻道：“如今说媒的事，往往成而不成，临时忽有走滚，以致说媒的无面目见人。外甥你今也大了，比不得小时说亲，万一心有别愿，你不妨就当面说明。”谭绍闻道：“舅的主张不错。”王春宇道：“我今晚就与曲米街回话。”谭绍闻道：“舅回他话不妨，再无更改就是。”双庆牵过头口，母子送出后门，王春宇自回东街而去。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话说谭绍闻承允了巫家亲事，毕竟心中挂牵着瘟神庙姜氏。果然夏逢若早晨走到碧草轩，令人请谭绍闻说话。二人相见坐下，夏逢若道：“那事我已前后说明，女家情愿，婆子家也情愿。彩礼是五十两。我来与你透信儿。”谭绍闻道：“且慢商量。”夏逢若道：“两情两愿，有甚么商量？”谭绍闻道：“我本意愿行。如今我舅与我母亲一权主定，成就了曲米街巫家的事。一个是舅，一个是娘，叫我也没法。”夏逢若把头儿探着问道：“你说嘎呀？你如今成了巫家亲事了？你爽快拿刀来，把我的头抹下来，叫这赤心为朋友的人看个榜样。”谭绍闻道：“由不的我，也是没法。”夏逢若道：“我不管由的你，由不的你，你已是把人家汗巾收了，我也是把那银子买了两匹绸、八色大事件、八色小事件儿，下了红定。只说瘟神庙一道街，谁不知道？你如今打了退堂鼓，到明日把女人激羞的死了，我又该与你打人命官司。不如我先鸣之于官，凭官所断。我不过不在城内住，搬的走开，把我这一辈子事完了。我是为朋友的人，讲说不起。”谭绍闻道：“知道是你的好意。只是娘舅说的一句话，母亲应允下了，我该怎的？”夏逢若道：“俗语说，‘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身。’况是个男人？明明

是你图巫家财主，有个贴头罢了。”谭绍闻也无可辩白。

只听得院里有三四个人走的响，一片声说：“作速拿茶来，渴坏了！”进的轩中，却是盛希侨。见了哈哈笑道：“你两个说甚么哩？叫盛价作速泼一大碗嫩茶来。”谭绍闻道：“现成，就到。”夏逢若道：“大哥从那里来？”盛希侨道：“就在这胡同口土地庙北杨寡妇家缠搅了半日，才落点。渴坏了。我且问你，你许久不看我，是怎么说？”夏逢若道：“去了几回，门上难传。”盛希侨道：“你只说是那个狗禽的管门，我回去革了他。”夏逢若道：“那也不必说。如今俺两个这宗话，正要大哥批排。”盛希侨道：“你两个有了甚么关紧话，我也不耐烦听。先把我的关紧话说说罢。你两个猜我是做嘎来了呢？可是杨寡妇儿子小铁马儿，当日招募在班里，先与了四两身价。如今派成正旦脚儿。这孩子极聪明，念脚本也会的快，上腔也会的快，把两个老师傅喜的没法儿的，我也另眼看他。前日说他娘病着，叫他哩，他师傅给了两天的假。过了四五天，再也不去了。着人叫了几回，说他娘硬不叫去，也不学戏了。气的我慌，我一发今日亲来叫他。他娘越发是个好家儿，说他也是有门有户人家，学戏丢脸。又说只守着铁马一个儿子，流落了，终身无依靠。那张嘴比男人更会说，扯不断的话头。我急的慌，说唱一年五十两身子，才依了。我昨夜吃了酒，今日渴的要紧。况且离贤弟一步之近，所以我顺步儿来望望。恰好夏贤弟亦在这的。你两个爽快跟我坐车走罢。”夏逢若道：“俺两个的话，通是费商量哩。”盛希侨道：“有嘎费商量？咱同走罢，到我家看着排戏，慢慢的商量。”夏逢若道：“谭贤弟干的事，到明日要逼死孀妇哩。”盛希侨道：“淡事，没嘎话说。”夏逢若道：“大哥少坐一坐，我三言两句说完，我就跟大哥去。难说大哥见爱，

我肯不去么？”盛希侨道：“也罢。你捷要说，我批评批评。”夏逢若把瘟神庙看戏，怎的姜氏递汗巾，怎的他与姜氏家说明，下了绸子等件红定，如今背了前言，定了巫家闺女，说了一遍。盛希侨道：“你不说罢，你那意思。说寸丝为定，我问你，有女人家拿寸丝定男家么？不过是个女人无耻罢了。绸子红定你也不曾买、不曾送，银子是你使了。你说你送去，我问你，你说个嘎牌名儿？就是你送过去，也只算遮羞钱。左右不叫谭贤弟问你要银子就罢了。那姜氏一定要嫁谭贤弟，他若情愿做第三房，我就情愿助聘金。你再不用提这一嘴话。你跟我去，替我招架戏，我一月送你八两银。咱三个同上车走罢。”谭绍闻道：“我还有一点事儿未办完。”盛希侨笑道：“你是好坐老满的车，老满如今又上杭州办戏衣去了，等他回来请你。”谭绍闻把脸红了，说道：“我去就是。”

正说同走时，双庆道：“王舅爷在楼下，等着大叔说话哩。”盛希侨道：“这是巫家事上来了，夏贤弟不想膺媒人罢。大凡少年丧偶，只有母舅来说亲，再没有不成之理。老太太先依了。贤弟你就去照应舅老爷去。我也不瞧这位老大叔了，管保巫家事必成。到明日亲迎过来，咱的戏也排成了，我是要送戏来贺哩，不许你胡推阻。”谭绍闻糊涂答应。送出胡同口，夏逢若上的盛宅车上而去。正是：

排难解纷说仲连，如今排解只须钱；

孔方不到空饶舌，纵是苏张也枉然。

却说谭绍闻到了楼下，见了母舅，正是说巫家承允结亲的话。王氏喜之不胜，谭绍闻也恰中本怀。此后启冰人、过聘礼、安床、亲迎、合卺、送饌之事，若一一铺述，未免太费笔墨。总

是巫家发迹财主结了士夫姻亲，妆奁陪送自是加意奉承。谭绍闻现有一千五百产价，手头便宜，脸面下不来的事体自然会多，也自然会办。这个华丽丰厚，两下的俱可意揣。若再讲谭绍闻、巫翠姐燕尔昵情，又落了小说窠臼，所以一概俱从省文。

内中却有最难为情的。冰梅睹新念旧，想起孔慧娘一向帡幪之恩，秘地里抱着兴官到无人处，便偷下许多眼泪，指着兴官道：“你也是个薄福虫。”这二新夫妇因往曲米街巫家，不得不上文昌巷孔家去。孔耘轩夫妇见了重续的女儿，口中也少不了周旋温存，送过当面去。才背过面时，这一场悲伤，更比女儿新死时又加十倍。这两宗，俱是人情所必至，须得我说明白。

且说谭绍闻亲迎，是腊月初二日，一月就是元旦。夫妇两个时常斗牌儿、掷色子顽耍。巫翠姐只嫌冰梅、赵大儿一毫不通，配不成绣阁中赌场。翠姐也将牌上的配搭、色子的点数教导了几番，争乃一时难以顿悟。翠姐道：“真正这样的蠢，眼前的都学不来。”倒是爨妇老樊，自幼儿雇觅与本城旧宦之家，闺阁中闹赌，老樊伺候过，曾抽过头儿，牌儿、色子是弄过的。一日，谭绍闻、巫翠姐在东楼下斗叶子，老樊捧的饭来，夫妻正在输赢之间，顾不的用饌。老樊站在巫翠姐背后，说道：“大娘子，把九万贯改成混江，九钱儿搭上一条一万，不成了‘没皮虎’么？”巫翠姐扭过粉项笑道：“你这老婆子倒会么？”老樊道：“自到了咱家这几年，谁再得见这东西，如今也忘了。”夫妇二人把这一牌斗完，将饭摆开，急紧吃完，就叫老樊配场。但只是一个又丑又老的老爨妇，兼且手中没钱，也就毫无趣味。谭绍闻想个法子，叫冰梅与赵大儿、老樊算成一股儿，冰梅掌牌，老樊指点色样，赵大儿管茶闲看，兴官抽头儿，顽的好不热闹。及至近午时节，王

中、双庆儿这一干仆人吃饭，厨下早已把饭都忘做了。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又由不明而愈溺爱，到了东楼一看，笑了一笑儿，自向厨下料理。原来年节时候，酒饭更觉现成，因命双庆、德喜切些冷肉，泼些凉菜，发落的都吃讷。

谭家累世家规，虽说被谭绍闻损了些，其实内政仍旧。自从娶了巫翠姐，开了赌风，把一个内政，竟成鱼烂曰馁。

却说一连耍了几日，忽然一日，双庆儿拿了一个请帖，送到东楼，上面写的巫岐名子，乃是巫凤山差人请新婿夫妇同过上元佳节的华柬。到了十四日，巫凤山早着人抬了两顶轿子来接。夫妇二人盛服倩妆，王氏看着好不不喜欢。家间人送至后门，二人坐轿而去。

到了巫家门首，只见有五六个人，鲜衣新帽迎接。原来是巫凤山一个内侄，叫做巴庚；一个外甥，叫做钱可仰；一个干儿，叫做焦丹，都是送饌日封过礼的。巫岐因自己儿子巫守敬年方十二，不能陪客，故请一班内亲陪伴东床。谭绍闻下的轿来，众人一拱让进。巫翠姐自从后门下轿进家。谭绍闻到了前厅，先与岳翁见礼，然后众姻戚都见了礼。茶毕，只听屏后有人说道：“前边显冷，请谭姐夫后楼下坐罢。”巫凤山道：“这屋子太大，姐夫到后边暖和些。”于是众人起身，过了中房，进了堂楼。丈母巴氏笑面相迎，谭绍闻躬身施礼。巴氏道：“姐夫坐下罢，前日已见过礼了。我为前厅房太冷，怕姐夫衣服薄，自己孩子，就到后边坐。这俱是内亲，爽快就不用再向前头去。”谭绍闻也无可答的。巴氏又道：“姐夫近炉些。”因把盆中炭火又添上些，叫丫头先拿酒挡寒气。巴氏见谭绍闻缄默少言，因向巫凤山道：“你竟是躲一躲儿。你在这里，未免拘束姐夫们。”这巫凤山原是“四

畏堂”上占交椅的人，听见此言，就立起来笑道：“我其实今日铺内有个事儿，我有罪姐夫，暂且少陪。”巫凤山去了。这巴庚、钱可仰、焦丹，少不少的少盐没醋的话，各说了几句，究之与谭绍闻全不对路，谭绍闻微笑强答而已。

原来巴庚是个开酒馆的，借卖酒为名，专以窝娼图这宗肥房租，开赌图这宗肥头钱。钱可仰开了一个过客店，安寓仕商；又是过载行，包写各省车辆。焦丹是山西一个京货铺的人，幼年记在巫凤山膝下，拜为干子。这三位客，因谭绍闻是个旧家门第公子，未免不敢多言，怕惹出谈笑。巴氏见女婿毫无情绪，心下有些着急，因吩咐丫头道：“把席发速些，吃了饭，好街上走动。元宵佳节，好看个戏儿。”

少时，碟盏上来，就设在堂楼中间。谭绍闻道：“着人请外父。”巴氏道：“他忙着哩，不叫他也罢。”众人因让谭绍闻首座，钱可仰、巴庚、焦丹打横相陪，敬儿坐了主位。须臾，席面上来，却是山肴海味都有，美酒肥羔俱全。巴氏不住嚷敬儿道：“你不会陪客，你该把那一样儿让姐夫，拣好的送过去。”巴氏爱婿心切，只怕娇客作假，受了饥馁。十分忍不住了，走向桌子前，拿着一双箸儿，将各碗中拣了一碟儿，送在谭绍闻面前，说道：“姐夫只管吃，休忍了饥，还要住两三天哩。若像这样，饿坏了，你娘再不敢叫姐夫走亲戚了。”谭绍闻慌道：“外母请尊便。”

且说谭绍闻一向在孔耘轩家作女婿，不曾经过这个光景。今日这个岳母，口中不住他姐夫长，他姐夫短，初时也觉可厌，渐渐的也觉得有些亲热。竟是觉着八母之中不曾添上丈母，未免还是古人疏漏。

午饌已毕，巴氏正要劝女婿街上游玩，偏偏的彤云渐布，黄

风徐起，栗烈霏发，竟有酿雪的意思。巴氏道：“请他姐夫过元宵，正好白日看戏，晚上看灯，天偏变了，该怎么处？”巴庚知谭绍闻是个赌家，因说道：“妹夫过我那院里走走何如？只是茅庵草舍，不成光景，恐怕笑话。”谭绍闻道：“通是至亲，岂有笑话之理！但未曾进赘奉拜，怎好径造？”焦丹道：“如今大家同去，就算姐夫拜过。”钱可仰道：“焦贤弟说的极是。”巴氏道：“你们就陪姐夫去。我少时从后门去，也要看看你二婶子。”四人就出了大门，径上椿树街口巴家来。到了大门，门上挑个“醉仙馆”酒帘儿。门里边拴的极紧，巴庚也叫不开。巴庚从邻家喊开了大门。原来内边有三个人掷色子的，两个是本街年幼学生，一个叫做柴守箴，一个叫做阎慎，背着父兄来酒馆寻赌。一个是白布店窦又桂，背着父亲来寻赌。三人素日同过场儿，今日趁元宵佳节，借街上看戏为名，撞在巴庚酒馆里，赌将起来。巴庚的酒匠却趁有人看门，自上广生庙看百子桥去了。三个正赌到热处，谭绍闻进来，那两个学生脸发红晕，立将起来。巴庚让谭绍闻道：“请姐夫东厢房坐。”

谭绍闻新走小家亲戚，半日闷闷，没说话的人。猛然撞着赌场，未免见猎心喜，早已溜下场儿，说道：“借一吊钱，我也赌赌。”巴庚开了柜斗，取出一千大钱，放在谭绍闻面前，就掷将起来。掷到晚上，两个学生起了场儿，自回家去。窦又桂不思起身，巴庚道：“你也须得回去，若叫窦叔知晓，你倒不得再来了，不如明日早来。”窦又桂道：“也罢么。等家父十七日回家，爽快大胆赌上几天。”恰好巴氏在后边也催女婿回去，遂一齐起身，窦又桂自回店中，焦丹亦回铺去，谭绍闻、巴庚、钱可仰重到巫家。

吃了晚饭，天上已飘下雪来。巴氏就叫腰房烘起炭炉，点上

蜡烛，又赌了半夜。巴氏叫送了元宵儿、扁食、面条、鸡卵荷包儿，几遍点心。巫翠姐与巴庚、钱可仰都系中表姊妹，也就到前边看了几回，方才歇息。

到了十五、十六日，依旧在巴庚酒馆内，同奚又桂赌了两日。到了十七日，谭绍闻要作别回家，巫凤山与巴氏还要恳留。巴庚道：“今日天晴。我昨日备下几碗寒菜，请谭姐夫到我家，我申一点敬意。”谭绍闻道：“连日打搅，还不够么？”巴庚道：“毕竟不曾吃我的。我就请钱贤弟奉陪。若嫌我穷，我就不敢奉邀。”谭绍闻道：“好说，奉扰就是。”一同起身，又上巴庚酒馆而来。巴庚路上说道：“姐夫你赌的好。这小奚儿是一注子好钱，他白布店有三四千银子生意。他爹今日起身回家，他今日是正大光明放心赌的。咱三个勾通一气，赢他几百两均分。”谭绍闻心已应允，点点头儿。

进的酒馆，奚又桂见了笑道：“我才打发家父起了身，咱可大胆来罢。”不用分说，连巴庚、钱可仰都下场掷将起来。不多一时，奚又桂输了一百三十两。正赌到热闹中间，都低着头看注马，只听得“忽”的一声，色盆早已打烂，钱都乱了，个个都挨了棍头，并不晓得是何人发威，声声只骂：“您这一起儿忘八羔子，干的好事！”这正是：

入齐凭轼运良筹，忽遇田单驭火牛；
不识天兵何处降，须寻地缝好藏头。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却说谭绍闻与窦又桂、巴庚、钱可仰正低头掷色子，全不知那的来里毒打痛骂。窦又桂看见是他父亲，把三魂七魄都唬的出奔到东洋海外。原来窦又桂之父是北直南宫县人，名唤窦丛。在河南贩棉花，开白布店。为人性情刚烈，志气激昂。本日是正月十七日，要回家探望。出的省，走了三十里，遇了本城一个交好的客商，说道：“今日不能过河。皇上差大人往湖广承天府钟祥县去，把船都拿了，伺候皇差。咱同回去，改日再看良辰起身。”窦丛只得回来。进了本店，只有一个厨役、一个新吃劳金的小伙计。问自己儿子时，都说出门闲游去了。窦丛心下生疑，走到街头去寻，就有人说往巴家酒馆去。这巴家酒馆，是圈赌博的剥皮厅，窦丛闻之有素。听见儿子走向赌场，兼且自己本日起身，吩咐儿子有许多谨慎话说。方才出门，遽然就入赌场。这刚烈性子，直如点起一把万丈的火焰。走进巴家酒馆内，恰好院内驴棚下有一根搅草棍，拿在手中。看见儿子在低桌上掷得火热，且耳朵内有一百三十两话头，果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不由分说，望着儿子头上，劈的就是一棍，色盆俱已打烂了。这条棍东西乱打，巴庚、钱可仰头上带了棍伤，谭绍闻面部上添了杖痕，又被

骂詈不堪。

谭绍闻慌忙之中，正在无措，忽见王中到了，扯住说道：“大相公还不快走！在这的有甚好处！”谭绍闻跟定王中走至巫家门首，王中道：“上车！”谭绍闻上了车，邓祥牵过头口套上。王中道：“快走！”邓祥催开车走了。只听得巫凤山喊道：“姐夫回来！就是家中来接，晚上回去何妨！”谭绍闻对王中道：“你对说回去罢。”原来巫凤山见谭宅家人来接，正与巴氏计议，再留一日，明日仍着轿送回，全不知巴家赌场中遭了这个大羞辱，那里还留得住？

且说窦丛在巴家打骂，窦又桂得个空儿，一溜烟跑了。窦丛提着棍赶到店中，又是一顿毒打。邻舍街坊情乞恩，窦丛不允，说道：“晚上还要剥了衣服吊打。”对门布店裴集祉同乡好交，请的散气而去，方才罢手。这窦又桂一来害怕，知道父亲性情难解；二来出外作商，未免羞愧难当；三来一百三十两输账，难杜将来索讨。睡到屋里，左右盘算，忽然蠢念上来，将大带系在梁上，把头伸将进去，把手垂将下来，竟而默赴幽冥而去了。正是：

忠臣烈妇多这般，殉节直将一死拚；

赌棍下梢亦如此，可怜香臭不相干。

且说白布店厨役次日做饌时，向房中取米面，猛然见窦又桂投环自缢，唬了一跌，又解脱不下。飞风跑到裴家布店说道：“小相公吊死了！”窦丛走将过来，裴集祉也跟着，同厨役作速卸下。叫了半晌，竟是毫无气息。这窦丛怒气未息，说道：“叫他做甚！这样东西，只可扯在城壕的，叫狗撕的吃了！”裴集祉也无言可劝。迟了一会，窦丛想起离家千里，携子作商，今日被人诱赌，遂至陨命，将来何以告妻室，见儿媳？这骨肉之情，凄然

有感。摸了一摸窦又桂的鼻口，竟是难得这一丝气儿。抱到怀中，放声大哭起来。

这裴集祉郑州人，一向与窦丛同乡好交。兼且对门值户，看见这光景，心下好不气忿，说道：“咱出门的人，就这样难！窦哥不必恹惶，只是告下他诱赌逼命，好当官出这场气。”扯住窦丛，径上祥符县署，便要挝堂鼓。看堂的差人拦住吆喝，窦丛说了人命重情，宅门家人听了原由，回禀县主。这县主正是董主簿超升的。缘程公已升任昌平州而去，抚宪将董主簿题署，虽部覆咨文未下，但这一番掌印，比不得前一番摄篆，仅仅奉行文移，此番气象更光昌起来。

董公坐了二堂，叫窦丛回话。窦丛诉了巴庚、钱可仰，并一个不知姓名男子，将伊子窦又桂诱入酒馆盘赌，输欠一百三十两，畏其逼索，悬梁自尽。董公道：“这还了得！诱赌逼命！本县刻下起身，就赴尸场相验。”窦丛叩头谢了青天作主，出衙回店。早已慌坏了本街保正、团长。

董公传出赴曲米街相验，刑房仵作专等伺候。须臾董公出堂，一路传呼之声，径上东街。到了白布店门口，窦丛放声大哭，磕着头来接。董公道：“本署县自然要与你伸冤。”下轿到了前店坐下，保正、团长一齐磕头。董公道：“你们如此怠玩，全不清查地方，以致匪棍盘赌，逼的幼商殒命。回衙每人三十大板，先打你们疏顽之罪。”保正、团长早已把魂走了，只得磕头起来。

仵作到了厢房，将尸移在院里，先报了“项后发际八字不交，委系自缢身死”，又报了“浑身不致命处，青红杖痕若干”。刑房逐一细细填了尸格。董公又离座细看，左右喂酒烧香。窦丛看见自己儿子，当初也是娇生惯养，上学念过书的人，今日只为好赌，

遂致丧生，且是把身上衣服剥尽，羞丑不遮，翻来拨去的验看，心下好不伤情。跪下哭诉道：“老爷天恩，不验罢！这伤痕都是商民打的。商民在南宮县，也是有个门户的人家，今日携数千金在外经营。自己儿子不肖，也不肯诬赖他人。只求老爷把这诱赌的人，一个巴庚、一个钱可仰，都是商民平日认的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极白面皮，身上都是绸缎衣服，一同拿到衙门，按律治罪，商民就再没别的说了。棺木、殓埋，一切与这些匪棍无涉。”董公道：“你这话说的着实明白。本县自然要把这一起匪类加倍重处，岂肯便宜了他！”

尸已验完，董公吩咐保正、团长，协同皂捕，将诱赌匪棍巴庚、钱可仰，并同场那个白面穿色衣的系何人，一同锁拿进署。如有疏放，立毙杖下。皂捕与保正奉命拿人去讫。董公又要吩咐窦丛话说，只见一个衙役跪下，满口发喘，禀道：“皇差大人已到延津，抚院大老爷令箭出来，催老爷速办公馆床帐、席面，张灯悬彩，各色安置。”董公道：“如今就上公馆。拿到赌犯，暂且押到捕班，等皇差过去审问。”坐轿速赴公馆照料去了。

且说公差协同保正、团长，到了巴庚酒馆门首，又是牢拴紧锁。众人翻过墙去，恰好巴庚、钱可仰与前日那两个偷赌的学生，正在那里盘算今夕大赌，不防差人进去，脖项上都套上铁锁，钱也抢个罄尽。

看官心内必疑，说是巴庚、钱可仰适才被窦丛打了，窦又桂自尽而死，县公验尸，这个轰闹，如何一字不知，本日又赌起来？原来这个缘故，说明极为可笑。从来赌博场中，老子打儿子，妇人骂丈夫，都是要气死的事。开场的人，却是经的多了，只走开后，便算结局完账，依旧仍收拾赌将起来。若还不信，有诗为证：

父打子兮妻骂夫，赌场见惯浑如无。

有人开缺有人补，仍旧摆开八卦图。

那巴庚、钱可仰，被窦丛打儿子，也误撞了两棍。窦丛父子赶打而归，谭绍闻主仆闪空而走，撇了他两个骂道：“晦气！晦气！小窦儿才吞满钩儿，偏偏他达这老狗攘的来了，把色盆都打烂了，一付好色子也打的不知滚到那的去。”这个说那个脸上有伤痕，那个说这个脸上有血迹，又笑谭姐夫脸上也带了样子，新女婿不好看像。正在纳闷之际，只听得有人唧唧啾啾说话而来，却是柴守箴、阎慎两个学生，因父兄择吉十九日上学，趁十七八日这两天空闲，指同窗家取书为名，三步两步走到巴家醉仙酒馆。这巴庚、钱可仰见了二人，如苍蝇闻腥之喜，蜣螂得秽之乐，又寻了一付色盆，赌将起来。把门拴了又拴，锁了又锁，真正风丝不透，所以外边窦又挂吊死，董公验尸，至于街上传呼之声，省会又是惯听的，所以全不知晓。故此公差翻过墙来，如锁拿一窝老鼠，半个也不曾走脱。只可惜柴守箴、阎慎，次日上学的学生，只因走到犯法地方，做下犯法的事体，脖子上套上铁锁，无言可说，却不知是替谭绍闻顶缸。漫说这两个学生不知，就是巴庚、钱可仰，此时也只说官府拿赌，全然不知是人命重情。

公差与保正、团长，开了酒馆门，牵了四个赌犯，径上衙门回话。到了宅门，管门长随常二，走到幕宾汪荷塘房内说了。汪荷塘吩咐明白，常二又到转筒边说道：“汪师爷说了，老爷办理公差，又上河口催督船只。天色已晚，人命重情，可将这一干赌犯，一同送到捕房史老爷衙门，按名收监。”

这巴庚、钱可仰原不足惜。可惜者，柴守箴、阎慎两个青年学生，一步走错，无故成了人命干连，收入狂狷之内，不说终身

体面难赎，只这一场惊慌，岂不把家人、亲友唬杀。到了监中，狱卒见是两块好羊肉，这百般凌逼，自是不堪的。柴、阎二家父兄用钱打点，二家内眷终夜悲泣，又是不用说的。总因小学生稚气童心，不惮絮叨，提耳伸说一番。俚言四句云：

幼学软嫩气质，半步万不许苟。

如何犯法之地，你敢胡乱行走！

再说谭绍闻在巴家酒馆内，被羹丛把脸上弄出了一道杖痕，王中扯令上车。到了家中，掩着腮进的东楼，用被蒙头睡了。上灯时候，王氏问了几回，只推腹中微痛。王氏命冰梅伺候汤茶，擎上烛来。谭绍闻说眼害暴发，涩而且磨，不敢见明。冰梅吹息了烛，暗中吃些东西，打发谭绍闻睡讫。被窝中左右盘算，因走新亲，偏弄出这个把戏，又恰被王中知其所以，心中好不懊恼。若明日这杖痕不消，如何见人？怎的生个法子，将王中调遣开了才好。翻来覆去，没个法子。黎明时候，急紧起来，自己敲火将烛点上，掀开新人镜奁儿一照，看见颧骨上一条青红杖痕，连眼角也肿的合了个偏缝，心中更为闷闷。听得堂楼门响，一口吹了烛，脱了衣服，依旧睡下。直到日上三竿，不好起来见人。忽的听外有人叫大叔，谭绍闻问：“是那个？”窗外道：“是双庆儿。南乡有人送信，说仓房走了火，烧了三间屋子。”谭绍闻道：“怎的不小心，走了火呢？”双庆道：“看庄的老王说是元宵放炮纸灰儿落到马棚上，人不知道。火起时，风又极大。多亏人救得紧，烧了三间空仓房。大叔可酌发人往乡里整理安顿。”看官须知：

春初逢正节，弄火只等闲，

往往大凶变，尽出儿戏间。

谭绍闻闻得此信，心中大喜，正好调遣王中，遂说道：“我

身上不爽快，不能起去。叫王中来，我对他说话。”只听得母亲王氏说道：“王中，你还不快去乡里瞧瞧，仓房烧了。”王中道：“我才知道。问大相公该怎么酌夺？”谭绍闻在窗内说道：“你速去就是了，问甚么呢？”王中道：“如今就走。”

迟了片时，谭绍闻道：“王中走了不曾？”德喜道：“走已多时。”说犹未完，只听得谭绍闻“哎哟”一声，说道：“不好了！”王氏听得，急到楼门来问，门却拴的紧，忙问：“是怎的？”谭绍闻道：“衣架头儿把脸磕破了。”王氏道：“你开门我看。”谭绍闻袖子掩着脸，哼哼的开了门。王氏进去要瞧，谭绍闻道：“我昨夜就觉害眼，不敢睁开。我见天已大明多时，合着眼去开门，急问南乡的话，不防撞在衣架头上。这新衣架是方头儿，有棱子。”王氏看了道：“咳，一发随即肿的这样儿。你肚里疼不疼？”谭绍闻道：“肚里却不疼了。”王氏道：“你跟我来吃饭罢。饭熟多时，你不开门，也就没人敢叫你。”王氏扯着上了堂楼，王氏、谭绍闻、冰梅、兴官儿一桌儿把饭吃了。

只见德喜儿来说道：“胡同后门口有个客，说是曲米街内亲，名子叫焦丹，有要紧的话，要见大叔。”王氏道：“焦丹是谁？”谭绍闻道：“是东街俺丈母干儿。”王氏道：“既是这样内亲，就请到楼下坐。”谭绍闻不好出去，王氏就着德喜儿去请。冰梅躲过。焦丹随着进的楼下，与王氏见了礼，让了坐下。王氏问道：“你干娘可好么？”焦丹道：“好。”焦丹见谭绍闻脸上青红，问道：“姐夫脸上是怎的？”王氏道：“他害眼哩，衣架头儿撞的了。”焦丹道：“姐夫，我有一句要紧话与你说，可寻一个僻静地方。”谭绍闻因面上伤痕，不欲走动，说道：“这是家母，有何避忌？”焦丹道：“我岂不知，只怕唬着这老人家。”谭绍闻便觉吃惊，王氏

便催问原由，焦丹道：“姐夫前日在巴大哥家那场赌，如今弄成人命大事。姓窦的吊死了，巴大哥、钱贤弟都拿的下了监。”因向袖中摸出一条纸儿，递与谭绍闻。谭绍闻接在手中，展开一看，只见一条旧封皮，上面印着“祥符县督捕厅日月封”，空处是朱笔判的“廿”字。谭绍闻颜色俱变，问道：“这封条是做甚么的？”焦丹道：“话头在封条背面上写着。”谭绍闻将纸背面一看，只见写着三四行小字儿。写的是：

谭姐夫见字：我三人与窦又桂赌博，他如今吊死，把我二人拿在监中。姐夫速用银子打点，我二人便护住姐夫不说。姐夫若不在意，当堂审问，只得把姐夫供出，同为窦家偿命，就不能顾亲戚之情。

巴庚、钱可仰同具

谭绍闻且看且颤，王氏道：“那写的是嘎，你念我听听。”焦丹道：“事已至此，今日也不瞒你老人家。原是俺姐夫前日到巴大哥家，不过闲解心焦，不料同场窦家的孩子吊死了，如今弄成赌博人命，把巴大哥、钱贤弟都下到监内，还未审哩。这是他两个在监内写在旧封条上，送出来的信儿。叫谭姐夫打点，他两个受苦，谭姐夫使钱。若不照应他两个，明日当堂供上，姐夫便要有苦同受，少不得同去充军摆徒。”王氏骂道：“这窦家小短命羔儿，输不起，就休要输，为甚么却吊死了图赖人？”焦丹道：“这话如今也讲不着。只讲当下怎的生法，不叫谭姐夫出官就好。”谭绍闻道：“焦二哥，你要救我！”早不觉身子已跪下去。王氏不觉慌的也跪下，说道：“要亲戚做嘎哩？我就是这一个孩子，千万休要叫他受累。”焦丹急的也跪下，忙说道：“我不过送个信儿。我是一个山西人，开个小铺子，没财没势，会做甚么？大家起来再商

量。”一齐起来坐下，焦丹说道：“这赌博场里弄出事来，但是正经人就不管，何况又是人命？若要办这事，除必是那一等下流人，极有想头，极有口才，极有胆量，却没廉耻，才肯管这事，东西说合，内外钻营，图个余头儿。府上累代书香人家，这样的人平素怎敢傍个门儿？只怕府上断没此等人。”谭绍闻急道：“有！有！有！我有一个盟友夏逢若，这个人办这事很去得。”王氏道：“你又惹他做甚么？王中断不肯依。”谭绍闻道：“事到如今，也讲说不起，况他平日也不曾亏负咱。”因叫双庆儿道：“你作速上瘟神庙邪街寻夏大叔去，说我有紧话相商，街里撞见就扯上来，至紧！至紧！你就大跑着去。”

话要凑巧，恰好不多一时，双庆在丁字街口遇着夏鼎，一把手扯住说：“俺大叔请你说句紧话。”夏逢若早知是曲米街窦又桂吊死的事发了。总是因赌自缢，也是常有之事，只因内中有个门第人家子弟，早已一传十，十传百，满城中都知谭宅公子因赴新亲，在酒馆赌博，逼死了一个小客商，同场人已拿了两个，指日堂审，这谭绍闻就不能漏网了。况夏逢若更是此道中人，岂有苍蝇不闻腥的道理？正想厕入其中，寻混水吃一口儿，适然遇着双庆来请，心肝叶、脚底板两处都是痒的，竟一直上碧草轩来。

双庆回家报知，王氏因人命情重，救儿心急，便说道：“他夏大哥也不是外人，你就请到楼下商量。”谭绍闻也正为面肿难出，正合板眼，也说道：“娘说的是。”少时，只见夏逢若走到楼下，见了王氏，说新年不曾见节，行了子侄之礼。与焦丹也作了揖，彼此道了姓字。谭绍闻道：“我运气太低了，到东街走新亲戚，闲解心焦，如今弄出一场祸事。”夏逢若道：“若是行了俺街里姜家那事，怎得有这呢？”谭绍闻指焦丹道：“这是巫家内亲。”

夏逢若道：“偶然说起，我也原不介意。”谭绍闻才把巴家赌博，从头至尾说起。夏逢若道：“你不用说，我知道比你做的还清。”王氏道：“你与福儿有一炷香，你看今日该怎的打救呢？”夏逢若道：“难，难，难。”王氏道：“他夏哥呀，你要不生个法儿，我就跪下了。”夏逢若道：“老伯母使不得，看折了侄子的草料。”只见夏逢若指尖儿挠着鬓角，忽然说道：“有了！”谭绍闻便问其所以，夏逢若道：“咱县的新任董老爷，裤带拴银柜——原是钱上取齐的老爷。如今坐升正堂，我听说阖城绅衿要做围屏奉贺。这做屏的头儿，必是一向好结交官长、出入衙门的人。凡是这一宗绅衿，一定是谄上骄下、剥下奉上的，或图自己干犯法的事便宜些，或图关说民间词讼，说合分肥。您且坐着，我去街上打听，结交官府的头人近来是谁。我速去即来，老伯母放心，管保不妨事就是。”谭绍闻道：“张绳祖、王紫泥与董公相好，央央他两个何如？”夏逢若道：“破落乡绅，平常秀才，到小衙门还不出奇，何况堂上？我去打探一回，再拿主意。”当下起身。焦丹道：“我也走罢。我别的不中用，不过管送信儿罢。”王氏向焦丹道：“这号亲戚，你勤走着些。”焦丹应诺，二人同行而去。

不多时，夏逢若回来。到了后门，只说得一声：“看狗！”双庆儿早引至楼下，哈哈笑道：“恭喜！恭喜！不妨！不妨！这一番做屏，首事绅衿，乡里不必说他，咱城里又添了一个新的，是邓老爷，讳三变，新从江南吴江县平望驿丞告休回来的。一个是本城贡生靳仰高，一个是官礼生祝愉，一个果然又是南街没星秤老张。只寻着邓老爷这老头儿。我平日知道他是走衙道的妙手。况且如今做官回来，宦囊殷富，一发更有体面，管情弄的一点针脚儿也不露。神不知，鬼不觉，这一夜就弄成了，管情咱的

官司不吃亏。老伯母只安排打平安醮罢。”谭绍闻道：“你认的他么？”夏逢若道：“他与先父是莫逆。你写个晚生帖儿带着，不用跟随人，你同我今晚到他家计议，只要承许他些。”谭绍闻道：“我这脸叫衣架头儿碰肿，怎好街上行走？”夏逢若道：“人命事，只要顾头，就顾不的脸。”绍闻不敢怠慢，刻下写帖。天色已黄昏，提一个小灯笼，来寻邓三变。

过了几个巷口街道，约有二里，到了邓家，恰好遇着邓三变的公子邓汝和，跟着一个小厮，提着吴江县灯笼，要往邻家学琵琶。夏逢若道：“邓少爷那处去？”邓汝和站住，问道：“是谁？”夏逢若道：“瘟神庙邪街，贱姓夏。我只问少爷，老爷在家么？”邓汝和道：“适才上家去了，我才出来。”夏逢若道：“有客来拜。”邓汝和举灯笼一看，说道：“不认哩。请到舍下坐。”一同进了客厅，夏逢若递了帖，邓汝和烛下看了。夏逢若道：“是萧墙街孝移谭先生的公子，特来晋谒老爷。”邓汝和道：“不敢当。”即令人拿帖内禀。

少刻，只见一个灯笼从屏后出来，邓三变便衣而出。谭绍闻往上行礼，邓三变谦逊不受。礼毕，坐下待茶。夏逢若道：“此位是萧墙街谭先生公子，素慕老爷德行，特来奉谒，望老爷休怪灯下残步。”邓三变道：“弟一向待罪吴江，桑梓久疏。今蒙各台宪放闲田里，自揣冗废，不期谭世兄尚尔垂青，感愧之甚。但尊谦万不敢当。明晨答拜，全帖敬璧。”谭绍闻道：“晚生垂髫时，久已渴仰山斗，因老先生宦游江南，无缘识荆。今日荣旋，情切瞻依，特托夏兄先容，率尔造谒，千祈原宥。”邓三变道：“谭世兄枉顾寒庐，自是错爱所致，或者别有教益，万望指示。”夏逢若道：“是有堂上董老爷一宗事体，特来拜恳。”邓三变道：“董

公荣任大尹，真是恺悌君子，阖邑称庆，特制锦屏，跻堂称觞。众绅士谬以弟为首事，委弟以问其先世科第、爵秩、诰封、褒典。既是谭世兄共光此举，只请留下台銜。”谭绍闻道：“登堂晋贺，晚生实欲附骥。但只是……”便住口不说了。夏逢若道：“后书房有人么？”邓三变道：“只有老朽寒榻一具，每夜即在此处歇宿。”夏逢若道：“既然如此，请老爷内转，小侄还有私禀。”邓三变起身，向谭绍闻道：“暂且有罪少陪。”夏逢若跟进后边去了。邓汝和陪着谭绍闻，不过说些雇车觅船，官场上官衔手本，年家眷弟晚生的闲话。

迟了一大会，二人依旧出来，一拱复坐。邓三变道：“谭世兄新亲相邀，原非有意于赌。但瓜田李下，嫌疑难别，万一已犯者畏法混供，也甚怕廷讯之下，玉石不分。二公远虑，诚属不错。怎的令董公知世兄原是士夫旧族，素不为匪，这方万无可虑。”夏逢若道：“今日拜恳，全凭邓老爷平日好吃紧为人。若蒙鼎力周旋一二，恩有重报。”一面说，一面早扯住谭绍闻同跪下。邓三变急拉道：“请起来商量。凡弟之所能者，无不效命。”夏逢若道：“既是邓老爷开恩，咱就起去。”谭绍闻兀自不起，说道：“老先生端的垂慈，晚生才敢遵命起来。”邓三变道：“恃在董公爱下，老朽竟斗胆承许这句话。”谭绍闻方才起来。大家又作半揖坐下。

夏逢若道：“邓老爷妙策，竟是当面指示。”邓三变笑道：“从来官场中，尚质不尚文，先要一分重礼相敬，若有事相恳，还要驾而上之些，才得作准。谭世兄今日单说拜在董公门下，做个门生，董公也未必遽植此桃李。若有厚赐相遗，董公自然神怡，乐为栽培。况董公见谭世兄这样丰标，将来自是远到大器，岂有不加意作养之理？这就是内消妙剂，何至更有肿溃？董公现办皇

差，捧旨大人今日过去，明日内监大人才过，还有一半日闲空。不如二公就在寒舍奉屈住下，明日差小价办贽见礼物。后日董公回署，弟进去讲这屏文款式，顺便把谭世兄盛意预透，叫董公把名子记下。此时嫌疑之际，且不必遽然进谒，待彼此既已心照，言明二月初旬，成此师生厚谊。二公以为何如？”夏逢若笑道：“妙极！妙极！谭世兄，你须遵邓老爷之命今晚住下，明日料理礼物。”谭绍闻点头道：“是。”小厮捧上酒酌，邓三变告便而回。邓汝和陪吃数杯，又把新学的琵琶弹了两套，遂安排东厢房歇了。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单说邓汝和陪夏逢若、谭绍闻吃晚酌，邓三变自回后宅。三人吃酒，本不甚浹洽，谭绍闻强吃了三杯，强听了两套琵琶，心中毕竟小鹿儿乱撞，做不得主。半更时候，安置东厢歇宿，两人一个被筒儿睡讫。夏逢若心下无事，把头放在枕上，早已呼呼的直上南柯。谭绍闻翻来覆去，又怕惊动了夏逢若，但直是合不得眼皮来。

桌上残灯未熄，孤焰闪闪，谯楼更鼓冬冬，已交三更时候，只听得有人叫门，谭绍闻披衣开栓，进门来了二人，一个不认得，这一个却是王中。王中道：“家中好不急寻大相公，原来在此。快跟我回去。”谭绍闻只得同归。黑暗路上，高一步，低一步，就如驾云一般。到了大门，只见有几个人在门前站着，谭绍闻也不暇问其所以。进了二门，望见厅上灯火辉煌，中间坐着一位官府，纱帽圆领，甚是威严。谭绍闻只得跪下。向上一看，却是父亲端坐，吓得心惊胆颤。只见父亲双目圆睁，怒须如戟，开口问道：“好畜生！我当日怎的嘱咐你，叫你亲近正人，用心读书。畜生，你还记得这八个字么？”谭绍闻战兢兢的答道：“记得。”父亲道：“畜生，你既然记得，怎的我这几年因赴南斗星位，不在家中，你

便无事不做，吃酒赌博，宿娼狎尼，将祖宗门第扫地而尽？况你颇有聪明，实指望你掇青拾紫，我问你，今日功名何在？你今日越发撞下命案。那缢死之人，冤气上腾，将尔辈俱告在冥府，我受命勘此一段公案，可怜畜生禄命不久了。”因顾问道：“判注官何在？”只见东边闪出一个蓝面赤发官，手执册子，躬身候命。父亲问道：“子背父命，孙废祖业，冥律当得何罪？”判注官张开血盆一张嘴，口角直到耳门关，朗声答道：“律有三千，不孝为大，查律应该腰斩。”厅下早已跳出四个恶鬼，眼中都冒火焰，口内直吐蓝烟，狰狞可畏。不由分说，直把谭绍闻一脚踢翻，用绳捆讪，腰中取出门扇大明晃晃的刀，单候上官发旨。谭绍闻此时，已唬得气息奄奄，还听得父亲说道：“我与这个畜生，比不得寻常罪犯，你们可抬将起来，我亲问他一句话，再叫他死未迟。”四鬼领命，将谭绍闻忽的抓起，抬到公案前边。谭绍闻哭道：“爹爹念父子之情，格外施仁罢！”只见父亲离了公座，走近前来，说道：“好畜生，你恨煞我也！”张开口，向谭绍闻肩背上猛力一咬，咬得谭绍闻疼痛难当，叫得一声：“哎呀！”抱住夏逢若的腿乱颤起来。

夏逢若正睡浓时，被谭绍闻颤的醒了，慌问道：“你是怎的了？你是怎的了？”谭绍闻尚不能认真是做梦，只叫道：“爹爹，饶了畜生罢！”夏逢若已知谭绍闻是做梦吃惊，急紧穿了上衣，起来摇道：“醒醒儿，醒醒儿！”谭绍闻方才明白，应道：“我醒了，我醒了。”谭绍闻翻身起来，将浑身衣服俱要穿上。夏逢若拦阻道：“天还早哩，冷的慌，再睡睡儿。”谭绍闻那里肯听？一直起来，剔了灯内灯草，拨开炉中宿火，坐了一条凳上，不言不语，低着头，双泪直倾。夏逢若笑道：“你看你那光景，做梦罢，有

屁事！”谭绍闻那里听他？那泪直如涌泉。夏逢若少不得也起来，坐到炉边，问他：“做的甚梦？”谭绍闻将梦中光景、言语述了一遍。夏逢若双手作拱，哈哈笑道：“恭喜！恭喜！俗语说，梦凶是吉。又说道，梦见自己是人家。况老伯说南斗星君，这就是吉星高照的意思了。这个吉星，就应到邓老爷身上。管情你这场官司，有吉无凶。你若不信，事后你才服我的高见哩。”

此时鸡唱两遍，到明不远，睡已不成，二人只得坐着。黎明时候，只听得客厅槌子响，一声喊道：“张定邦呀，你该去南乡里讨老宋那五石三斗一宗课租。如今日不交，你就说老爷要拿名帖送他哩。”夏逢若道：“你听，这不是南斗星君的照应么？你且坐住，我去与邓老爷商量这宗事如何处理。”

夏逢若到了客厅，唧唧啾啾说了一个时辰。回到厢房，对谭绍闻道：“邓老爷说了，人命大事，要说个人情，想着干研墨儿是不行的。除一分拜门生虚贐之外，还得二百多两银子的实惠，今日就要送进去。见面时，与董公说明窦家吊死之事，审问时，管保你撒手不沾泥。等这官司清白，邓老爷引你见董公投拜门生，这就免外边招摇。你说好也不好？”谭绍闻道：“这自是很妥当的。”夏逢若道：“邓老爷是个老作家，怎的得不妥当么。但只是目下这宗银子该怎么处？如今就要买办礼物哩。”谭绍闻道：“当下我没一分，该怎的？如今我上街里去揭，就以邓宅作保。”夏逢若笑道：“说你是一个书呆子，你却会嫖赌，还会撞人命。好天爷呀！官场过贿赂，最怕人知晓，人还要知晓。你如今现有官司，若街上揭银，是扯了一杆大旗，还了得么？不如就央邓老爷，借他几百两办了罢。还有一说，事后还要谢谢邓老爷。”谭绍闻道：“我只是磕头叩谢。”夏逢若道：“好书谜子！朝廷家尚不空

使人，况乡绅们结交官府，四时八节，也要费些本钱，若毫无所图，他们也是会学古人非公不至的。依我说，这谢仪你得二百两，尽少也不下一百之数。你若是舍得你的皮肉、你的体面，舍不得钱，咱如今就告别。我是没钱的人，你是知道的。我若有钱，就与你赔上，我又不能。我的朋友相为之情，只可到这里。”谭绍闻道：“任凭你酌处。我不心疼钱，只要没事就罢。”夏逢若道：“你既满托我办，这银子是要问邓老爷借哩。久后清还，休叫我两头儿担错，惹埋怨。”谭绍闻道：“我的事，怎肯叫你担干系？你去与邓老爷商量。”夏逢若又与邓三变计议已明，遂叫谭绍闻到客厅，三面言明。

邓三变差任上带来能干家人，叫他办理这项官礼。自辰至午，家人一一办妥。邓三变指点，装成四架大盒子，外有称的、裹的、牵的、捧的，许多物件。即叫谭绍闻开了两个礼单，一个是赞敬手本，一个是呈敬手本，又一个手本，写了“沐恩门生谭绍闻谨禀”。不说把转斗的王二爷封分赏三两，单讲这分礼物是何东西：

原来结交官府，全靠着“谨具”、“奉申”；出入衙门，休仗那“年家顿首”。若拟以不应之律，原是陋规；倘托乎致敬之情，也像典礼。长者如卷轴，方者如册页，无非上好的纱罗绸缎；走者拴蹄角，飞者缚翎毛，俱是极肥的鸡鳧猪羊。光鸭、固始鹅，还嫌物产太近；汤绸、临颖绵，尚觉土仪不奇。当涂莼、庐陵笋、广宁蕨、义州蘑菇，远胜那睢州藻豆、鲁山耳；安溪荔、宣城栗、永嘉柑、候官橄榄，何须说河阴石榴、郑州梨。上元鲥、松江鲈、金华熏腿，海内有名佳品；广昌葛、昆山苧、蒲田绒绢，天下无双匠工。毛深

温厚，蔚州熊豹之皮；长腰细白，吴江粳稻之米。武彝茶、普洱茶、延平茶，各种细茗；建昌酒、郫筒酒、膏枣酒，每处佳酿。色色俱备，更配上手卷款绫；多多益善，再加些酱筒醢瓮。尤要紧者，牛毛细丝称准二百两，就是师旷也睁眼；最热闹的，蝇头小楷写满十二幅，总然陈仲亦动心。

邓三变又差人到衙门，打探董公回署与否。去不多时，回言董公已送皇差过完回署。邓三变叫备上头口。因董公升任正堂，只得也换了手本，随穿上公服。将谭绍闻叫至内书房，打开江南宦囊皮箱，取出当年克扣驿马草料银子，称准二百两，包封停当。只因行贿事密，连儿子邓汝和也不肯叫到面前。即将银子付与夏逢若，塞在怀内，叫他随到衙门去。又将办礼家人叫来，展开清单，用盘子一算，共费一百九十七两。当面言明，事后清偿。夏逢若道：“贤弟，你可回去罢。”邓三变道：“谭相公要回去，须从我后门出去。街上耳目众多，怕人看透行藏，便有谣言风波。”送谭绍闻从后门去讫，邓三变依旧到前厅。夏逢若怀内藏着银子，雇觅十数个闲人抬盒、抬酒、挟毡包、捧礼匣，一径向祥符县署而来。邓三变骑着马跟着。

到仪门外，下的马来，坐在土地祠内。家人传了邓三变手本，管门王二道：“请邓老爷迎宾馆少坐，小的去上头传帖。”夏逢若也到土地祠，心生一计，因说道：“此处无人，我与邓老爷商量一句话。我路上想来，衙门送礼，绅衿之常；若说行贿，事有所关。老爷是做官的人，休因小侄所托，弄得自己身上有了干系。”邓三变突然道：“你说的是。我实对你说，我心里也觉有些跳。”原来结交官长的绅士，到了说情通贿，自然比不得饮射读法。夏逢若看见邓三变的神色有些闪灼，便说道：“这分厚礼，说透了

拜门生的话，或者谭绍闻这事，也就保得七八分。”邓三变道：“董公一向好交，他是一个最通融的性情。只叫他记下谭绍闻名子，也就八九分没事。”夏逢若道：“如今把这银子礼帖抽了何如？”邓三变道：“也使得，那下程礼帖已传进去，这个礼帖还在我袖子里。”即取出来，付与夏逢若。

说犹未完，只见迎迓生跑来道：“请邓老爷。”云板响亮，董公早已出二堂恭候。邓三变慌忙进去。宅门一闪，一揖而进，让到二堂东一个书房。上面悬一个匾额，写着“袖风亭”三个字。二人为礼坐下，董公道：“前日厚赐，弟尚未有勺水之答，只因皇差事忙，还求邓老爷原谅。”邓三变道：“父母荣升，菲仪晋贺，但蒙晒纳，已觉叨光之甚。”董公道：“指日弟备粗束，邀南街绳祖张年兄与邓老爷同到署中闲叙，幸勿推故见却。”邓三变道：“卑职不敢。”董公道：“适才有个礼帖，上开‘门生谭绍闻谨禀’。这个名子，弟旧日也曾见过，一时想不起来。隆仪太重，叫弟辞受两难。”邓三变起来，重新为礼，董公再三不肯，仍旧让坐。邓三变道：“这是一个舍亲。当日表兄谭忠弼，原是选拔，后来保举孝廉，陛见时，蒙皇恩赐过职衔。今所遗表侄谭绍闻，青年俊品，最肯读书，因托老父母悁悁，意欲尊亲两尽，拜在门下，做个门生，托卑职为之转达。不腆薄仪，聊作贽敬，仰祈老父母作养，栽此桃李。”董公顾门役道：“请进来。”邓三变道：“舍表侄尚未到署中。虽说立雪情殷，又恐宫墙高峻，不敢骤然登龙，容俟俯允之后，弟改日率来拜谒。”董公道：“既是阀阅子弟，又有邓老爷台谕，弟岂有不从之理？即遵命将礼帖拣登数色，余珍璧谢。”邓三变道：“老爷与舍表侄乃是以父母而兼师生，若聊收数色，还似有相外之意，舍表侄必不敢造次仰附。”董公命门役

展开礼单，见绸缎三十多样，猪羊鹅鸭之外，山珍海错，俱是各省佳产，遂哈哈笑道：“谨遵钧谕，弟通为拜领就是。但令表侄妙龄勤学，邓老爷必不过誉，想是指日飞腾的样子。”邓三变道：“舍表侄虽说极好念书，但因家道殷实之故，未免招些富者贫之怨。况且又是个单门，往往为小人所欺骗、诬赖。卑职常劝他移居到乡，目下尚未得其便。”董公道：“省会之地，五方杂处，以邪凌正，势所必有。弟今日既有地方之责，将来是一定查拿重处的。”邓三变见话已透过八分机关，又些须说几句闲散话头，告辞而出。董公道：“指日相邀闲叙，暂且少别。”一声云极响亮，传呼之声达于大门。送至暖阁，一揖而别。

邓三变骑马而归，料定夏逢若必定在家等候。及至到家中，却不见夏逢若。邓三变心中挂着二百两银子，差人去瘟神庙邪街请夏逢若，夏家内人道：“两日不曾回来。”邓三变问了来人的话，心中加些疑惑恐惧，却又不敢说出，似乎这二百两有些可虑。

单说董公送出邓三变，回到二堂，叫家人将礼物运至后宅，逐一看验，俱是上色，心下岂不喜悦？日夕签押已完，黄昏到幕友汪荷塘住房陪吃晚酌，说了些皇差内官儿大人种种憨蠢、种种暴恶的话，与钱谷幕友讲了些征收、起解、清算的话。号件相公呈过号件簿儿，定了明日出堂审问官司的事件，内中有窦丛告巴庚等诱赌逼命一案。一宿晚景过了。

次日出堂审事，这人命情重，就是头一宗。监内提出巴庚、钱可仰、柴守箴、阎慎，当堂跪下。窦丛在旁伺候质对。董公点名，问了这四个人诱赌逼命罪名。这阎慎是年幼学生，不敢争辩。那柴守箴略有口辩，只供赌博是实，但不曾与窦姓同场。董公即唤窦丛识认，窦丛跪禀道：“商民彼时，原是气恼之时，只知打

骂儿子。这巴庚、钱可仰，是平素在他馆中取酒，行的觅脚，原是认识。至于同场少年，彼时原未看清，是此二人不是此二人，求老爷只问巴庚、钱可仰。”董公即问此二人曾否同场。巴庚念谭绍闻是姑娘新婿，不肯供出。这钱可仰因与谭绍闻送过信，毫不照应，心中气忿，也顾不得亲戚，便供道：“当初原是谭绍闻。”董公猛然想起邓三变送礼情节，喝道：“打嘴！”十个耳刮子，钱可仰就不敢说了。窦丛又禀道：“商民前日已回明老爷，商民在南宫也是有门有户人家，携数千两，出门做生意。儿子不肖，为赌自缢身死。商民也不指望他们偿命报冤，也不指望他们给钱埋葬，只求老爷按他们赌博应得之罪，处置一番，商民亲眼看过，就算老爷天恩。”董公因钱可仰说出“谭绍闻”三字，正想草草结案，听了窦丛之言，正合其意，因指四人说道：“你们逼命，原非你们本意。今尸亲既不深究，本县也只得从宽，就事论事。你既供赌博情真，只得按你们赌博加罪，枷满责放。你们还有何说？”四人竟是无可说。

董公命抬过四面枷来，巴庚、钱可仰只得伸头而受。柴、阎二人，禁卒叫他受枷，只哭得如丧考妣，不肯入头。董公也觉惻然。但王法一定，势难畸轻畸重。衙役吆喝，把两个学生的头硬塞入枷眼。董公判了赌犯朱字，押令分枷四街。窦丛叩谢了老爷天恩，董公夸道：“你算是个有义气的人，全不拖泥带水。好！好！”董公又另审别案。

这柴、阎两家爹娘，听说审他儿子是诱赌、人命大案，唬的魂飞。及远望审问儿子，爹妈只是顿足，这个心疼光景，直是言语形状不来的。又望见戴枷而出，那看的都说道：“恭喜！恭喜！这问成赌博，就不是命案了。”到的仪门以外，两家母亲也顾不

得书礼人家体面，扯住那里肯放？两家父兄急了，央及城内亲友，认了一百三十两赌赃入官，得了开枷释放。自柴守箴、阎慎受过枷刑，既于考试违碍，自然将书本儿抛弃。那巴庚、钱可仰原不足数，可怜两个青年幼学，一步走错，遂成终身坏品。呜呼！柴、阎两学生虽苦顶缸之错，却也非戴盆之诬。为子弟者，可不戒哉！教子弟者，可不严哉！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且说夏逢若那日在迎宾馆，正与邓三变商量抽回贿银，邓三变也想着这二百金原同谭绍闻称过，今日抽回不交，只要官司清白，这二百两虚账，不怕谭绍闻不认。还未议妥，忽听二堂恭候。大凡走衙门、弄关说的绅衿，只听得“老爷请”三个字，魂灵儿都是飞的。邓三变进见董公，夏逢若想道：“这二百银子，原是行贿过付的东西，不是光明正大的，既然闪此大空，不如我带了走罢，料老邓也不敢声张问我明讨。”于是携回家中，悄悄的放在床下，又说道：“凭谁寻我，只说没回来。”因此带了三两，硬去张绳祖家寻赌。恰好管贻安、鲍旭、王紫泥、张绳祖正掷到热闹，夏逢若腰间摸出银子来，便要下注马。张绳祖拿过银子一看，俱是冰纹，上面有小印儿，张绳祖笑道：“这是皇粮银子。”夏逢若道：“你休管，我劫了库。如今管交粮的里书，单管着输皇粮，塌亏空。”大家掷将起来。这夏逢若一时财运亨通，正是小人也有得意时，起场时，又现赢了八十两，喜喜欢欢，包裹而归。回来问：“有人寻我不曾？”母亲说：“有个人问你，我说你并没回来。”夏逢若道：“娘以后只是这个答应法。”天色已晚，夏逢若睡下，想道：“毕竟老邓这宗事要落实，我明晨何不寻谭绍

闻要这银子？”又想：“窦家官司毕竟未清，索讨尚早，等这事结了案，讨着便硬了。”次日又到张绳祖家，赌了两日一夜，又赢了七十五两，送到家中。

过了三日，想着打探这宗命案，又怕邓家人遇着。恰好邻家有一个新住刑房的张瑞吾，清晨上班书写，夏逢若一把手扯到瘟神庙里，问：“窦家诱赌逼命一案，董老爷如何推问？”张刑房一五一十，说已明白结局。夏逢若喜的手舞足蹈，顾不得回家吃早饭，即向街上蓬壶馆，先独自吃个适口充肠，来向谭绍闻家讨这宗银子。到了后门，说了一声：“谭贤弟在家么？”谭绍闻应道：“是谁？”黄毛狗儿“汪”的一声，夏逢若早进了堂楼。见了王氏，躬身施礼道：“老伯母，看小侄这个手段何如？”王氏道：“这事我已打听明白，多亏夏哥费心。”让的坐下，夏逢若道：“有钱使的鬼推磨。彼时老伯母与贤弟唬的您个模样儿，不过四五百银子，直把一个塌天人命事，弄的毫不沾身。俗语道，‘能膺贼头窝主，不做人命干连。’若不是使银子，这事还不知弄成啥样！府里、司里，三驳三招，就想充军摆徒，也还不能当下起身哩。只是邓老爷是个小心急性子人，已差人到我家讨了两回了。”谭绍闻无言可答，只得点点头儿。王氏道：“共费了多少呢？”夏逢若道：“谢仪二百两，是我当面承许邓老爷哩。至于借用的，谭贤弟是当面称准，清算过的。贤弟，你就对老伯母说明罢。”谭绍闻低头不言。夏逢若道：“贤弟呀！丑媳妇不见婆婆么？或是你想着过河拆桥哩？若昧了邓老爷这宗恩典，这官司仍然还在。只是我在内央情过贿，少不的一个割头的罪，我是为朋友的，死也无怨。但只是老伯母守着你一个儿子，弄的命不能保，叫老伯母将来依靠何人？”王氏道：“小福儿，你说罢，休叫夏哥发急。”谭

绍闻道：“办礼是一百九十几两，交官是二百两。”王氏被夏逢若一片话吓的怕了，说道：“得恩须报。人家为咱的事费了心，没有再叫人家花钱道理。”夏逢若道：“况且邓家也不依。”王氏道：“只是家中分文也无，该怎么处？你且回去，叫他街上客商家去揭。揭上来，我叫他跟着你，与邓家磕头。”夏逢若道：“贤弟去不得。窦家吊死，贤弟是亲身同场的，如今同场的却换成姓柴、姓阎的学生。我时常打听，街上也就有邓老爷说情，把姓谭的学生改成姓柴姓阎的。贤弟若往邓宅致谢，人家弄出来真赃实犯，倒了不成的。不如我明日在家等你，你送到我家，我转送过去。若说邓老爷大恩难忘，日头多似树叶儿哩，改日再谢他。况且这样事，邓老爷也犯避讳，就是晚些谢也罢。我走了罢，贤弟你休送我。就去街上办这宗事，也要机密。你这样主户，只要哼口气儿，怕没人往你腰里塞银子么？”一齐出楼来，分手时，夏逢若又嘱上紧为妙。

谭绍闻只得驾轻就熟，晚上又上王经千铺子写了揭票，又揭了五百两，即令王经千铺内小厮，背上褡裢，本日即送到夏逢若家中。夏逢若不料当日即送，又上张绳祖家去赌。恰好张绳祖此日被董公请去赴席，商量围屏款式，家中无人赌博，夏逢若到而即回。回来正遇谭绍闻送银子。此时，王经千小厮已去。二人说了五百两数目，夏逢若道：“共该银四百九十七两，如今剩下三两，连成色我也不看。即令成色不足，料他有二百两谢仪，还说甚么。”话已说明，夏逢若送谭绍闻去讫。回来坐下，自想：“邓三变这个老头儿，也是个刁精不过的人，我如何拿他这宗银子，如此放心，寻了我一遍，再不见动静呢？我今既没有赌，何不探听一回？”只作闲步，到了邓家对门一座裁缝铺内，打探邓三变

的消息。裁缝道：“邓老爷前三日，得了中风不语之病。”夏逢若道：“怎么好好一个人，病的这样速？”裁缝笑道：“我与邓俨然，俺两个自幼在一条街住，他比我大十岁，翻精掏气的出格。后来他做了官，五六十岁，还在任里娶了两个瘦马院的人，如今这两个小太太不过二十四五岁。”夏逢若哈哈笑道：“不用往下说了。我失陪罢！”一路回来，想道：“这五百银，爽快我全吞了罢。”又想道：“内书房称银子虽未同人，那买办礼物一百九十七两，却同着他的家人。不如把这一百九十七两银，趁他不能言语，交与他儿子邓汝和，一清百清。这所余三百两以及从前银子二百两，我吃着才稳当。左右是他克扣的马料麸价银两，天爷今日赐了我，便吞了他也不妨。从来交官府的人，全指望着说官司打拐，我今日不打拐，便是憨子。况谭绍闻这官司，毕竟也得我的力，我拐的使了，也算起一个理顺心安。”

拿定拐银子的主意，到家取了两大封，共二百两。一径到了邓家，要看老爷病症。病榻之前，叫了前日办礼家人来到面前，亲手交与邓汝和。此时邓三变已成了九分昏愦的人，那里还管甚事？夏逢若道：“邓世兄，你今日才晓得我夏鼎是个有始有终、来的明去的明的朋友。”邓汝和道：“真真夏世兄你算起一个朋友。”作别而去，邓汝和也不暇相送。

夏逢若回到家中，通前后一算，邓家二百两，谭家三百两，赢的一百五十五两，共有六百五十多两，好不喜欢。若论夏逢若耗了父亲宦囊，也受了许多艰窘，遭了许多羞辱。今日陡然有这注子肥钱，勿论得之义与不义，也该生发个正经营运。争乃这样的人，下愚不移，心中打算另置一处房屋，招两个出色标致的娼妓，好引诱城内一起儿憨头子弟赌博，每日开场放赌，抽一股子头

钱，就够母妻三口儿肥肥的过活。

主意已定，恰有萧墙街南边打铜巷钱指挥一处旧宅要当，夏逢若出银一百两，典当在手里。看了一个移徙吉日，竟从瘟神庙邪街乔迁在打铜巷里。房屋有二十四五间，又有一个书房院儿，恰好窝娼放赌。访问名妓，有一个珍珠串儿，又有一个兰蕊，一时甚为有名，现在朱仙镇住着，即用钱接来到家。又思量招致赌友，须得一个家道丰富，赌的又不精通，人又软弱的幌子才好。惟有谭绍闻才可中选。只是连日温居暖房的客，许多应酬。一日是瘟神庙邪街旧日邻居，一日是盛希侨、谭绍闻、王隆吉三个盟友，盛希侨只送来一分常礼，也不曾亲到。王隆吉午后即回，照应生意。只剩下谭绍闻一人，夏逢若便把谭绍闻留下，晚上珍珠串、兰蕊陪饮，一连两日未归。

那日谭绍闻回家，就有管贻安又引了朱仙镇一个浮浪子弟，叫做賁浩波，同来访这珍珠串、兰蕊。大家轻薄了一会，就讲赌博，却少一个人不够场儿。夏逢若道：“我这北邻王豆腐儿子，听说极肯赌，是个新发财主，我隔墙喊过来，何如？”管贻安道：“你真正是个下作鬼！卖豆腐的儿子，纵有银钱矗着北斗，不是主户人家，如何上的排场？你这样话叫我听，就该蹬倒你这桌子，打碎你的家伙！”口中说着，把脚儿一蹬，一个茶钟子溜下去，早跌碎了。夏逢若笑道：“休要发野。我去把谭贤弟叫来何如？”管贻安道：“那个谭贤弟？”夏逢若道：“说起来你也知道，是萧墙街谭孝移儿子。”管贻安道：“我在小刘儿家见过他，你就速叫他去。再迟一会，我急了，就要叫您老婆配场儿。”夏逢若笑道：“这两个还配不得场么？”管贻安道：“少要絮叨，速去即来。”夏逢若早怯管贻安这个放肆罗唆，径上谭宅。

到了后门，走的熟了，直上堂楼，来请谭绍闻。还未及说明来意，只见王中进院，到了楼门口。原来王中因南乡仓房失火，到乡里收拾灰烬中残基，草草盖完一所仓房。今日回来，正要回覆主母与少主人的话，猛然见夏逢若公然在内楼昂昂坐着，与王氏说话，这一腔毒火陡然发作，口中收敛不住，直厉声骂道：“你是个甚么东西儿，就公然坐到这的！”夏逢若平日原惮王中，但近日手中有银两，小人情态，有了钱，胆就壮了。况且这一句骂的，直如霹雳到耳一般，口中也便骂道：“你说我是个甚么东西？又不做贼，又不当忘八。一个家人公然敢于骂人，好规矩，好家法！”王氏道：“他夏哥休与他一般见识，他想是醉了。”谭绍闻道：“这是怎说？你公然骂起客来了！”夏逢若一面走，一面说道：“这样主子，比王爷还大，管家的都敢骂人！”王中道：“我恨不的使刀子攘你的！”谭绍闻面如土色，说道：“王中，王中！你也该与我留一点脸儿。胜似你骂我么，你爽快把我扎死了罢！”王氏道：“真正不像一家子人家了，少天没日头的。”王中在楼前边，也自觉出口太猛，无言可答。迟了半晌，说道：“奶奶，大相公，想我大爷在日，休说这样人不敢近前，就是后书房院子，离家甚远，此人何尝有个影儿？今日这个东西，咱平素吃他的亏我明白，奶奶再不知道怎的叫他穿堂入舍，坐到楼下。委实我一见他在此，竟是实实忍不住了。骂他一句，固然我有口错，往后这样人不来咱家，正是咱的福分，怕得罪了他么？”王氏道：“你不晓得夏家是大相公拜的朋友么？”王中也不言语。谭绍闻出的楼门，向东楼来，口中说道：“王中，你是主子，我是你的家人何如？”

进的东楼，巫翠姐道：“我听清了。您这一家子人家，我也

看透了。一个使用的人，这样放肆，见了客，公然发村捣怪的与客还口厮骂，若大一个省城，谁家有了这样事？你明日怎的见人？为嘎不赶他出去？”谭绍闻本来羞愧，又被巫翠姐一激，况且家中有王中，毕竟做事有些碍眼梗手，拿定主意，出的东楼，说道：“王中呀，你也太利害，我也使不起你。你大爷在日承许你的东西，我还是一件不昧，也尽够你三口子过活。你有脸你就出去，你没脸你就住着。我往后去，我是再不见你了。休要怪我，我抬举你也够了。你心里没我这一个主人，只以开交为妙。”赵大儿正在厨下，跑到楼院，方欲开言，王氏道：“这一遭比不得那一遭，就不用多嘴多舌的。你问你家王中，说你大爷在日，没有人敢到楼下，不知道你大爷在日，可有人在楼下骂过客么？你两口子出去罢，看明日俺家死了王屠子，连毛吃猪不成？”

原来王中忠心向主，一见了夏逢若坐在楼下，与家主说话，这个恼法，真正切齿碎骨。但出口不慎，这个大错，也自己遮掩不来，只得向王氏磕了个头，又向谭绍闻也磕下头去，说道：“小的就情愿出去。”谭绍闻道：“当下就出去。我明日交割你鞋铺子。城南菜园二十亩，我一亩也不短你的。”王中叫赵大儿携着闺女，收拾了铺盖。出的后门，到了胡同口那一间土地庙，推开庙门，三口子进去，就如避荒的老小一般。家中邓祥、双庆、德喜等都来看王中，爨妇老樊来看赵大儿，不必细说。

却说谭绍闻自王中出去，心中也微有不安之意，却觉得耳目清静，省的用“顾忌”二字，也还罢了。因挂牵珍珠串、兰蕊二人，便气昂昂的要向夏逢若家去。走出胡同口，王中在庙门内坐着，见了主人，站将起来。谭绍闻猛见了王中，突然道：“我要上夏家去，却不是要嫖要赌，是你得罪了人，我敢不陪礼去么？”

扬扬的去了。王中只是低头不言。

到了晚上，老樊送的汤来，邓祥将马房灯送来一盏。黄昏时上了庙门，赵大儿未免埋怨起来，说：“你从几日这样勇猛，今日你把客都骂起来，弄的如今上不上，下不下，可该怎的？”王中道：“自此以后，也要你帮助我，不得不对你说了。我骂夏鼎，虽然口错，但我昨日在南乡收拾房子，城内去了一个泥水匠，说大相公因问一家姓窦的要赌账，把窦家打的吊死了，央的城内郑翰林体面，许了一千银谢仪说的人情，才免大相公不出官，俱是免儿丝内外串通作弊。他说的全然不像，大相公我拿稳是不打人的人，城中翰林也没姓郑的。我起初心中有些不信，但因他说的有夏鼎，且说出绰号儿免儿丝，我心下十分疑影。所以房子还未修完就回来。到了楼下，猛见这忘八爷的竟坐着与大奶说话，我原是替去世的大爷发怒，不觉把路上唧唧啾啾骂夏鼎的话，便骂出口来。今日即叫咱出来，我心中也有一番打算。咱家大相公，我看将来是个片瓦根椽的下场头，咱夫妻不如守着城南菜园，卖菜度日，鞋铺子打房课，勤勤俭俭，两下积个余头，慢慢的等大相公改志回头。若十分到大不好的时候，咱两口子供奉奶奶与大相公，休教受冻饿之苦。久后兴官相公成人，还要供给他个读书之资。咱大爷累世忠厚端方，天爷不肯苦结果了。咱只是替大相公存个后手，休教后日受了大苦，也不枉当日大爷待咱一场好处。你说是也不是？”赵大儿全不答应。原来说话时节，赵大儿早已睡着了。王中方晓得是自己一人说了半夜。这正是：

义仆忠臣总一般，扞胸自贮满腔丹；

从来若个能如此，殷世微箕共比干。

又诗：

万古纯臣一片心，负愆常觉罪难禁。

昌黎上隔三千载，听得文王夜鼓琴。

又因王中对妻赵大儿说心腹事，赵大儿已入华胥，可见天下为女人的与好男人作为夫妇，虽说同室而处，却是隔山而居。此其大较然也。诗曰：

内助无能败有余，同床各枕自依渠。

痴然入梦诚佳偶，省却唇边鬼一车。

又有诗道王中，忘其始末，中有“午夜挥墙忠孝泪”之句，令人叹绝。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话说王中与赵大儿讲心事，看透少主人心中毫无主张，每日与狐朋狗党嗜赌昵娼，将来必至冻馁，想着城南菜园、城内鞋铺，存留一个后手，以为主人晚年养贍之资，小主人读书之费，这真是与纯臣事君心事一样。那赵大儿一个粗笨女人，心里不懂的，自然听的不入耳，瞌睡虫便要欺降上眼皮，早已梦入南柯。王中知女人已入睡乡，心内千盘万算，一夜不曾合眼。临明时主意已定。爬起来，日已大明。径入后门，上楼下禀明主母与少主人，说道：“我如今既然得罪，情愿净身出去，自寻投向。我来磕头。”谭绍闻道：“你休要说这话。老太爷归天时，说明与你鞋铺、菜园，我今日若不给你，显得我不遵父命。你且少站，我与你一个字迹，叫你各人安居乐业。”即刻到东楼写了一张给券，手提着递与王中，说道：“你不识字，你寻人看看，管保你心中毫无疑惑。”王中道：“我全不为这。”谭绍闻怒道：“难道说老太爷临终遗嘱，我敢不遵么？”即将给券掠在地下，道：“拿去罢。”王中拾在手内，跪下磕了头，说道：“相公只知道遵老太爷遗言就好了。”谭绍闻一时无言可答。王氏道：“王中，你各人走了就罢，一个秋天一群雁，一个春天一样花，还说那前话做甚么？俗语云

‘儿大不由爷’，何况您大爷已死。你遭遭儿说话都带个刺儿，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王中见王氏糊涂已极，无可奈何，只得拿券而去，自向城南安置身家。恰好二十亩菜园，两家分种。那东边一家姓冯的，男人瘟病而死，女人带子嫁讫，遗下一处房子，王中携妻女住下。自此与姓朱的园户，同做那抱瓮灌畦之劳，为剪韭培菘之计，却仍每日忧虑少主人荡费家产。有诗形容王中心曲：

看是城南卖菜佣，主恩莫报恨填胸；

恰如良弼迁边塞，魂梦时时入九重。

单说王中迁居城南，谭绍闻觉得游行自便，好不快活。每日夏家恰成了一个行窝。王中于新菜下来时候，不肯入口先尝，一定要到谭孝移灵前荐新，眼泪在腹内暗抛几点儿。这王氏与谭绍闻那里管他？却也有时与赵大儿捎些尺布寸丝的人事，也有时与些油米面食之类，叫王中与闺女儿吃。王中只觉心内凄怆，在城内说不出来，到城南又不能与赵大儿说。路上挑着菜担儿，只祝赞道：“大爷是正人君子，阴灵必是不散的。好好在暗中护佑，纵然保不住少主人的家业，休叫坏了少主人的品行。我王中若能有一分可周旋的时节，情愿赴汤蹈火，报大爷生前养育之恩、临终嘱托之意于九泉。”这是王中心腹之言，端的好忠仆也。

且说谭绍闻在夏逢若家混闹，又添上管贻安、鲍旭、贲浩波一班儿殷实浮华的恶少，这夏家赌娼场儿，真正就成了局阵，早轰动了城内城外、外州外县的一起儿游棍。这游棍有几个有名的：赵大胡子、王二胖子、杨三瞎子、阎四黑子、孙五秃子，也有主户门第流落成的，也有从偷摸出身得钱大赌的。每日探听谁家乡绅后裔、财主儿子，凡下了路的，也有多少身家，他家父兄

还能管教不能管教，专一背着竹罩，罩这一班子弟鱼；持着粘竿，粘这一班子弟鸟。又有一起嫖赌场的小帮闲，叫做细皮鲢儿、貂鼠皮儿、白鸽嘴儿，专管着背钱搭裢，拿赌具，接娼送妓，点灯铺毡，只图个酒食改淡嘴，趁些钱钞养穷家。此日夏逢若开了赌场，竟能把一起膏粱子弟弄在一处，声名洋溢。这两样人，自是如蜂蝶之恋花，蜚螂之集秽，不呼而自来，欲麾而不去的。这谭绍闻起初与这两样人相近，自己也觉着不伦不类。争乃不想赌时，却有珍珠串、兰蕊，又添上素馨、瑶仙几个名妓，柔情暖意，割舍不断；不欲嫖时，却有色盆、宝盒趁手，输了想捞，赢了又想孤注肥财，恋之不舍。久而久之，竟与这一班人，如入鲍肆而不闻其臭了。

那一日，管贻安、谭绍闻与杨三瞎子、孙五秃子同场掷起色来。因为一文低钱，管贻安说是杨三瞎子的，杨三瞎子说：“不是我的。”管贻安道：“适才你赔我的注儿，还不曾动，怎么不是你的？”杨三瞎子换了一文高钱，把低钱向院里一摔，发誓道：“忘八禽的钱！”管贻安一向骄傲惯了，怎当得他人这一句罗唆？将桌子一蹬，发话道：“好不识抬举的东西！得跟我们同场坐坐，就是你前世修下福了，还敢这样放肆！你说谁是忘八禽的？”那杨三瞎子是有名的“独眼龙”，站起来说道：“管九宅哩！姓管的！管家小九儿！你那话叫谁听哩？赌博场中讲不起王孙公子，休拿您爷那死进士唬我！”管贻安自娘腹中出来，人人奉承，到如今，这是头一次经的恶言，骂道：“你这忘八禽的，想做甚么？”杨三瞎子道：“我想打你！”早一掌推的连桌子椅子都带的倒了。夏逢若、谭绍闻都扯住杨三瞎子的手，管贻安爬起来向杨三瞎子脸上——一掌，杨三恼他两个扯的不公，骂道：“这一起狗禽的！一发是

封住我的手，叫管九儿打我哩。”将膀背一伸，向夏逢若心口上一拳，夏逢若早已倒了。谭绍闻早已自倒，被凳子角把脸上磕了一条血痕。

孙五秃扯住杨三到南屋的，低声道：“第三的，你憨了？好不容易罩住了小虫蚁儿，你都放飞了，咱吃嘎哩！”杨三瞎子道：“五哥你不知道，放松了他们，咱受不清他们的牙打嘴敲。一遭打怕了，再遭还要敬咱们。你放心，这样公子性儿，个个都是老鼠胆。管保时刻就和处了，你只听他们句句叫哥罢，我经的不耐烦了。”说着早忍不住笑了。早有白鸽嘴报与赵大胡子、王二胖子、阎四黑子，都来和处说合。众人斗了一个分赏，交与细皮鲢买办。顷刻，狗腿四只、干牛肉三斤、鸡子四只、猪首一个到了。貂鼠皮就会烹煮。说合停当，酒肴已熟，又到街上打了二十壶明流烧刀子，并了两个方桌，叫出瑶仙、素馨、珍珠串来，一条鞭坐下，你兄我弟的称呼，大嚼满酣的享用，把一个厮打臭骂，抛在东海之外。到晚，瑶仙、素馨各得佳偶，何必明言？

次日，王二胖子、杨三瞎子、阎四黑子，因他的赌友父亲生辰，都去城外做生日走了。管贻安因昨日一掌，终觉少趣，也走讣。惟有谭绍闻因面上青痕，不好街上行动，况且恋赌不走。于是重整赌场，赵大胡子、孙五秃子连夏逢若四个，配成一场。赵大胡子说道：“我没钱，我有两个镯子，是祖上传留下来的，我拿来作成钱，好配场儿。”夏逢若道：“现成有头钱，输赢何妨？”赵大胡子道：“离我住处不远，我去了就来。”果然去不多时，一个钱搭内掏出一对赤金镯儿，光灿耀目。谭绍闻接在手内细看，有八个镌的小字，一只上镌着“百年好合”，一只上镌着“万载珍藏”。谭绍闻道：“果然是件好东西。”赵大胡子道：“咳！我先

人也是大财主，这是我奶奶东西。我近来输的急了，把这东西带着，左右是破落了，要这东西何用？爽快变卖了，好好赌两场子，家中过活几天。我只要二十两银。”谭绍闻见这镯子值五六十两，今货贵价贱，心内未免动欲。问道：“贵先人本贯何处？”赵大胡子道：“我听说是陕西。”夏逢若道：“陕西何处？”赵大胡子道：“只像是潞安府。”孙五秃子道：“潞安府是山西。”赵大胡子道：“我记错了。”

谭绍闻累日在外，心中只想装成赢钱腔儿，好哄母亲、妻子，便讲买这金镯。众人撮合十六两，夏逢若代为称出，大家便赌将起来。恰好这一场是谭绍闻赢了二十两，当下还了夏逢若。日色已晚，街上也好行动。得了这金条脱一对，一心要献母行孝。素馨出来，也挽留不住。

走到家中，坐在楼下。王氏道：“你真正成不得人了。每日夏家有鱼膘皮胶把你粘住了？几番人轮着叫你，你再不回来，还成人家么？”谭绍闻哈哈笑道：“娘，你嗔我赌博，你看，我与你老人家赢的是甚么东西？”因向袖中摸出一只金镯儿，递与母亲。灯光之下，愈觉璀璨夺目，好不爱人。王氏道：“这是那里东西？”谭绍闻道：“我赢的，你老人家收拾着。这一只金镯，就值一百两哩。”巫翠姐在东楼下听说“金镯子”三字，早上堂楼来看。见了光闪闪的东西，便说道：“算成我的罢，你与咱娘再赢去。”王氏只得递与巫翠姐。谭绍闻笑道：“我还赢了一对银镯子，明日取来给你何如？”巫翠姐道：“我只要这金子哩。明日不拘取上甚么好东西，我并不要。”谭绍闻道：“讲说已明。”又向袖中掏出一只，递与王氏道：“娘，你要这一只。”王氏道：“兴官过来，把这一只送与你妈儿去。”兴官接在手中，送与姨妈，冰梅道：“送

与大婶子，做一对儿。”巫翠姐笑道：“我收拾着，明日兴官相公娶个花媳妇，叫他带着。”一家儿说说笑笑，好不欢喜。

到了次日，夏逢若早使白鸽嘴来叫，巫翠姐撙掇取那银镯子，谭绍闻此番去的更觉公然。到赌场又赢了，即吩咐细皮鲢道：“我与你四两银子，到沈银匠铺，定一对镯子。工价改日打造成，一齐清结。”细皮鲢得命而去，又吩咐道：“打造要速，工价随他说。若承许不速，就到汪家炉上去。”细皮鲢道：“是。”一连赌了三天，银镯造成，即叫细皮鲢送到后门，双庆接住，送到楼上，王氏收讫。

却说那一日，谭绍闻与赵大胡子、孙五秃子、阎四黑子赌到午后，正叫么喝六的热闹，不知怎的，背后早站了四个捕役，认清赵大胡子，铁尺刀背一齐乱下，搬住两臂，铁锁铐镣上了身。捕役把桌上钱抢个罄尽。夏逢若浑身乱颤。谭绍闻只吓得寸骨皆软，半步难移。原来赵大胡子在陕西临潼县做下大案，彼时线盗拿获，供称伙盗中有祥符赵天洪。差来干捕，将批文投入署内，署中登了内号，用了印花，秘差祥符健役协拿。访真在夏逢若家赌博，登时拿获。过了堂，入了监内。次日起解，沿途拨送。这捕役吓诈夏逢若开赌场，谭绍闻同赌，私下暗送钱财，自是可想而知的。从此，夏逢若杜门谢客，谭绍闻坚壁不出，那是不用说的了。

过了半月，谭绍闻正在东楼与巫翠姐、老樊婆三人斗叶子顽耍，德喜儿在窗下说道：“胡同口有一个人，请大叔说话哩。”谭绍闻道：“你对他说，我没在家。”少时，德喜儿回来说道：“那人知道大叔在家，有一句要紧话，一定要亲见哩。”谭绍闻道：“我去开发了那人，我就回来。”出的后门，到了胡同口，那人道：

“县上老爷请你哩。”一面拿出一根雷签，上面朱笔两行：“仰役即唤谭福儿当堂回话。火速飞速，少迟干咎。限刻下缴。”谭绍闻一惊非小，说道：“我回去换换衣服。”那人道：“你不能。老爷在二堂立等，咱走罢。”谭绍闻竟是没法，只得随着。心中小鹿儿乱撞，高一步低一步进了县衙。

差人到宅门搭了到。县公端坐二堂，皂隶一声喊道：“带进来！”只见上面坐着一位新官。这新官姓边，名唤边玉森，四川进士。原来前任董公因贪被参，现在闲住候审，这边公上任尚未满十日。谭绍闻跪在檐下，边公问道：“你就是谭福儿么？”谭绍闻道：“福儿是童生乳名，学名是谭绍闻。”边公道：“你家可有一对金镯子么？”谭绍闻道：“有。”边公道：“是祖上传的，是新近打造的？”谭绍闻道：“是祖上传留，不知是买的，是打造的。”边公点点头儿，即唤原役吩咐：“差你仍押谭福儿到家取金镯，当堂呈验。”原差带谭绍闻回家取金镯。到胡同口，这谭绍闻不得进家。王氏、翠姐、冰梅，合家惊慌，急取金镯，叫德喜儿付与差人，不必费笔。

只说差人依旧带谭绍闻上了二堂，差人将金镯缴了公案。边公命取临潼县关文来阅。刑房将原关文呈上，边公看了一看，问道：“你这金镯上边是何字迹？”谭绍闻道：“一只是‘百年好合’，那一只不记的了。”边公将来文掷与谭绍闻。谭绍闻接手一看，上面红印朱批，乃是：

临潼县为关取盗赃事：据大盗赵天洪即赵大胡子供称：“盗得北关贡生宋遵训家财物，五分分赃。小的分得银一百五十两，图书一匣，金镯一对。图书一匣，彼时小的即埋到麦地，今已忘却地方。银子小的都花尽了。余剩下金镯一对，

被本县谭福儿，在夏鼎家哄赌，讹骗去讠。”为此备录原供，关取贵县夏鼎儿、谭福儿到案，携带金镯赃证，以凭对质。须至关者。

谭绍闻眼中看，口里念，身上颤，方晓得买的金镯，乃是大盗贼赃。只磕头道：“青天老爷与童生做主！”边公也不瞅睬，吩咐道：“夏鼎既脱逃，限即日拿获，以便与同犯发解。金镯暂寄内库。谭福儿且押捕班。”一声云板响，边公早已自公退食了。

不说谭绍闻在捕班受凌辱逼索，且说王氏惊慌，叫德喜道：“你去城南叫王中去。”去不多时，又叫双庆道：“你看王中是怎的，叫他速来！”原来王中在园内摘了一篮新梨，来与谭孝移献新，正与德喜儿撞在南门瓮城内。德喜道：“王大叔，你还不知道哩，大相公叫贼咬住，如今带进衙门去审哩。”王中听了一句，把身子一个冷战，梨儿滚下五七个在路上灰窝的。王中也顾不的收掇，飞也似走来。到了楼下，也顾不得与主人荐新。王氏道：“你半年不在家，一发弄出大事来。”王中道：“是怎的？”王氏放声大哭道：“我不管你，我只问你要大相公呀！”王中道：“办这事，身上少不了带银子。”巫翠姐听见说道：“老樊，你来东楼下来。”开了箱子，取出十二两银子，说道：“你交与王中去。”

王中接银在手，要了一个瓶口儿装了，飞风走到衙门。问了捕役班房，买了一条见面路。谭绍闻哭诉了原情。王中半日之间，串通了孔耘轩、张类村、程嵩淑、娄朴、苏霖臣，恰好惠养民也在城中，也恳了。俱集孔耘轩家，写了连名公呈，无非说谭绍闻祖父为官，青年勤学，毫不为匪，无辜被诬，恳免发解的话头。晚上二鼓时候，众绅士一齐到了大堂，举人、贡生、生员俱全，晚生全帖、门生手本连呈词一齐传进。

边公阅了呈词，即请进二堂，为礼坐下。吃茶已毕，边公逐位问了姓名，说了“弟系初任，诸事仰祈指示”话头，众人也说了“一路福星，恺悌乐只”的话头。边公道：“适才领教，众年兄呈词，无非要免谭福儿发解质对，但事系盗案重情，赃证显然，势难单发夏鼎儿，且金镯也难空到临潼。”程嵩淑道：“这谭绍闻原系灵宝公曾孙，孝廉忠弼之子，即此位孔年兄之婿，幼年曾举过神童，平素也勤学，取过县试首卷。这金镯想系不知误买。愚老父师念书香旧族，作养一番。”边公道：“成就后学，原是我辈本愿。但弟之所疑者，一个旧家子弟，如何强盗都知乳名？这便难说是风马牛了。”孔耘轩道：“小婿颇有家资，必是见金镯精工，以为奇货，误买在手。一个年幼书愚，岂能悬断以为盗赃？还祈老父师详夺。”边公道：“金镯买卖，必有成交之地、撮合之人。谭福儿果系安静肄业，何由与赵天洪相遇？临潼关文录的赵天洪原供，系是在夏鼎家哄赌讹骗，则谭福儿之不安分可知。”惠养民道：“这个小徒从门生受业时，曾说过诚正话头，还祈老父母‘众恶必察’。”边公微笑着：“只怕老年兄也‘不与其退也’。”因向娄朴道：“娄年兄指日就有民社之任，这事当如何处置？”娄朴道：“以治下愚见，似乎当摘录口供，送过临潼。如临潼再行关取，然后发解到案对质未迟。仰祈老父师钧裁。”边公似有首肯之意。众人一齐起身跪央，边公道：“即照娄年兄所说办理就是。”众人谢了免解之恩，辞了出署。

边公即日晚堂坐下，取了谭绍闻“不知原情，误买盗赃，情愿舍价还物”的口供。并拿到夏鼎，也摘了“素不谋面，也不曾开场”的口供。次日做成一套文书，将金镯封了，朱判明白，一统交与临潼来役。后来临潼亦无更举，则赵天洪之正法于临潼可

知。这也不必旁及。

单说此回书有个疑团，不得不详为申明。谭绍闻系名门子弟，少年英慧，谁不晓得他是谭绍闻？但赌场中，俱是轻忽口角，且俱是粗汉，也不知考名为甚，不过就众人口中说个谭福儿、管九儿。其实管贻安、谭绍闻六个字，赵大胡子等原不曾到耳朵里，不过当面称个某宅、某相公而已。呜呼！谭绍闻以少年子弟，流落赌场，自取轻薄，岂不可羞？况且借买物而掩其输钱，若非有一个忠仆、几位父执极力相拯，一到临潼，与强盗质对，纵然不至于死，那监狱镣铐是不能免的了。可不畏哉！这正是：

书生强盗那相干，想合薰莸也是难；

只为乌曹同受业，零陵阿魏竟成丸。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荃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这回书先找明王中央众乡绅进署递呈，恳恩免解，单单的在衙门候众人出署，各宅家人亦持灯笼来接。少时，只听得云板响亮，暖阁仪门大闪，边公送绅士到堂口，三揖而别。王中在仪门外接着，爬到地下说道：“小的王中磕头谢众位爷。”众人站住，程嵩淑道：“如今也不便看你家大相公，边老爷似有开恩之意，王中你可略放点心。”王中道：“这事清结，一定请众位爷到萧墙街坐坐。恳爷们恩典，赏小的一个信儿，说至日必通临。小的还有一句话。”张类村道：“至日必通去。”程嵩淑道：“既然王中有话，天才黄昏，爽快就到土地祠内坐坐，省的到那日，人或不齐，等前等后的。”娄朴道：“程老伯说的极是。”

于是灯笼引着，一齐到了土地祠。大家就在砖炕沿上周列坐了，灯笼取了罩儿，照耀辉煌。王中又磕了头，程嵩淑道：“近日听说你在城南种菜园，是你自己愿意出去，是大相公赶出来的？”王中道：“是小的出言无道理，触的大相公恼了，自觉安身不住，向城南卖菜度日。”程嵩淑道：“你如今还该进来。你看你出去，现今就弄出贼扳的事，若你在内边住着，或者不至如此。”王中道：“小的不愿意回去。”程嵩淑道：“这宗事你怎么知道，沿

门央人？”王中道：“是大奶奶着人叫小的。”程嵩淑道：“你如今办下这宗事，也便宜进去。到明天众人一言，进去也极光彩。”王中道：“当初大爷临终之时，赏了小的鞋铺一座、菜园一处，列位爷也是知道的。小的想着就中营运，存了个后手，却万万不是为小的哩衣食。小的草木之人，饿死能值多少？”这句话内滋味，却照孔耘轩心坎中打了个挂枝儿。原来孔耘轩当日爱女之情，早已把谭绍闻打算到饥寒地位。这句话，既服王中的识见，又感王中的忠恳，忍不住叹道：“谭孝移养下一个好忠仆！”惠养民道：“我旧年在那的教书时，这王中常劝谭学生改过迁善，真正的是个贤人而隐于下位者。”张类村道：“劝人为善，便是无量功德，此人将来必有好处。”程嵩淑道：“王中这样好，我们常叫他的名子，口头也不顺便，况且年纪大了。不如咱大家送他一个字儿，何如？”娄朴道：“老伯所见不错。小侄从来不敢呼他的名子，心内深敬其贤。送个字儿，与小侄甚便。”程嵩淑道：“他这样好处，虽古纯臣事君，不过如此。我竟与他起个号儿，叫王象荇何如？”王中跪下道：“小人不敢。”苏霖臣搀起道：“名副其实。像你这样好，谁敢轻薄了你？”程嵩淑道：“自此以后，无论当面背后，有人叫王中者，罚席示惩。”惠养民道：“我当日在他家时，就不曾多叫他王中。”程嵩淑道：“你犯了！罚席，罚席。”惠养民急道：“‘犯而不校’，何以罚为？”大家微笑，各自散归。自此书中但说王象荇，而不说王中，亦褒贤之深意也。

且说王象荇送走了众绅衿，二堂一声传呼，谭福儿、夏鼎儿各摘了口供，催令人当堂保领。夏逢若自有貂鼠皮儿写了本名“刁卓保领夏鼎儿，有事传呼，不致失误”的领状，保领去讫。王象荇也央人写了“家人王中保领家主谭绍闻即谭福儿，有事传

呼，当堂交明”的领状领回。

谭绍闻回家，到了院中，已是大半更时候，阖家欢喜。谭绍闻说道：“我身上被臭虫咬坏了，衣服中想必还有藏下的，怕染到家里。”王氏道：“你脱在院里，明日细加寻捉，另换一套罢。”谭绍闻果然脱下，进东楼另换。巫翠姐道：“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买一件圈圈子，就弄下一场官司。像我膺闺女时，也不知在花婆子手里买了几十串钱东西，也不见怎的。我到明日叫花婆子孟玉楼与我捎两件钗钏儿，看怎的！”王氏道：“咱也打造起了。花婆子从来也没到过咱家，我从来不认得，何必叫他捎呢？”巫翠姐道：“我前日在家，曾定下孟玉楼的连枝翠凤，他说同他伙计姚二姐过几日就送来。”谭绍闻道：“我不是赢的银子，他白送我，我还不要他哩，吃亏是赢了钱了。”冰梅道：“赢钱还弄出不好的事，不胜不赢他。”谭绍闻道：“你管着我么？”冰梅甚觉羞惭，自引兴官去睡。各人亦自归寝。王象荇自向马房与邓祥去睡。

一宿晚景已过。到了次日，王象荇便说请众位央情的爷台。谭绍闻本极不愿见这几位前辈，争乃感情在即，难说过河拆桥，少不了写了帖子，就叫王象荇沿门挨送。送完时，说：“诸位爷都说明日饭后早到，惟惠师爷明日要上滑家庄吊纸，他的岳叔死了，事忙不能来。”谭宅备办酒席，不在话下。

到了次日巳时初牌，果然程嵩淑、娄朴、张类村、苏霖臣陆续俱来，孔耘轩后到，带了些人情儿，少不得要望望续女巫翠姐。说了不几句话，谭绍闻陪着也上碧草轩来。叙齿坐下。程嵩淑叫了一声王象荇，谭绍闻见王中便到面前，茫然不解，眉目间有些愕然。程嵩淑道：“这是我与盛价送个字儿，缘他一向干事，不亚纯臣事主，所以送他个字儿，叫做王象荇。昨日在土地祠言明，

有人仍叫他的原名，就要罚席。贵老师前日就犯了，所以他今日不敢来，穷措大怕摆酒哩。”这谭绍闻方知“象荇”二字来历。

张类村道：“谭世兄台甫，我竟不知。”谭绍闻道：“先君名小侄时，原起下念修二字。”程嵩淑道：“尊公名你以绍闻，必是取‘绍闻衣德’之意。字以念修，大约是‘念祖修德’意思了。请问老侄所为，何者为念祖，何者为修德？”谭绍闻满面发红，俯首不答。苏霖臣见程嵩淑出言太直，谭绍闻有些支撑不住，急说道：“既往不咎，只讲此后的事罢。”谭绍闻道：“小侄一向所为非理，多蒙众老伯及娄世兄关切，质非牛马，岂不知愧！但没个先生课程，此心总是没约束。时常也到轩上看一两天书，未免觉得闷闷，或是自动妄念，或是有人牵扯，便不知不觉又溜下路去。今日与娄世兄相对，当年共笔砚，今日分云泥，甚觉羞愧。只求众老伯与娄世兄为小侄访一名师，小侄情愿对天发誓，痛革前非，力向正途。”一面说着，早已眼泪汪汪。张类村道：“念修所言，亦是肺腑之谈。今日即为之打算一个先生，请来念书。念修年方精壮，何难奋飞，以赎前衍？”程嵩淑便向孔耘轩道：“昨日在府上所会贵同年灵宝智周万，我看其人博古通今，年逾五旬，精神满腹，诚可为令婿楷模。”孔耘轩道：“智年兄未必能在外处馆。他是为他先人一部诗稿未刻，今日进省城与刻字匠面订价值。前日已说明板式、字样、圈点，指日要回灵宝，似乎不能强留。”程嵩淑道：“耘老，你莫非有推诿之意么？”孔耘轩道：“岂有此心？”程嵩淑道：“贵同年前日相会时，他曾说愿留省会，图校字样便宜些，今日何由知他必归？总之，今日为念修延师，非为念修也，乃为孝移兄耳。即以延师之事委耘老，非为姻戚起见，乃为孝移兄当年交情。若不然，满城中失教子弟最多，我老程能

家家管他么？象荇过来，你作速催您的席面。席完，就上孔爷家，商量请先生的话。”娄朴道：“谭世兄看程老伯关切之情，幸勿辜负此段深心。”谭绍闻道：“铭感之甚。”程嵩淑道：“只要老侄竖起脊梁，立个不折不磨的志气，这才算尊翁一个令子，俺们才称起你的一个父执。若说口头感激，也不过是法言必从而已。”

话犹未完，王象荇已领的德喜、双庆、邓祥摆列桌面，排开酒肴。不多一时，席已完毕，程嵩淑又独自偏吃了三兕杯，即同起身，向孔耘轩家来。程嵩淑即叫王象荇跟随，探个行止的信儿。

不多一时，到了孔耘轩书室，智周万正在那里，脸上挂着近视眼镜，编次序文。见了一起衣冠朋友，慌忙叠起书页，为礼坐下。程嵩淑与张类村是前日见过的。智周万万欲动问，程嵩淑道：“此位是敝友苏霖臣，大草小楷，俱臻绝顶，来日诗稿序文，即着苏老书写。”智周万道：“容日便诣府奉恳。”苏霖臣道：“涂鸦不堪，何敢佛头加秽？”程嵩淑道：“你也不必过谦。”因又指着娄朴说道：“此位是馆陶公之子，新科孝廉。”智周万道：“尚未获晋谒。”娄朴也致谢：“不敢。”

献茶已毕，程嵩淑道：“前宣德年间，贵县有个谭公，其德政想是载之邑乘，极为详明。”智周万道：“弟就在谭公祠左边住，幼年读书及老来授徒，俱在谭公祠内。这丹徒公与先太高祖是进士同年，所以弟在家中，元旦之日，必备一分香楮，向丹徒公祠内行礼。一者为先世年谊，二者为甘棠远荫，三者为弟束发受业，以及今日瞻依于丹徒公俎豆之地者四十年。”程嵩淑鼓掌大喜道：“快事！快事！”众人亦含笑不言。智周万愕然不知所以，叩其原故，程嵩淑道：“耘翁贤坦，乃谭孝廉之公子，即老先生所称丹徒公之后裔也，青年聪慧非凡。因失怙太早，不免为匪类所

诱，年来做事不当，弟辈深以为忧。欲为觅一名师，照料读书，以继先泽，急切难得其人。今日非敢以残步相过，实欲恳老先生当此重任，又恐未必俯允，不料即系先生年谊，且先生素与丹徒公俎豆之地朝夕相依，今日弟辈举此念头，想亦丹徒公在天之灵默为启牖。先生若为首肯，谭孝移所构读书精舍，名为碧草轩，地颇幽敞，授徒、校字两得其便。伏祈老先生钧裁。”智周万道：“丹徒公祖贯镇江，何以后昆乃羁中州？”张类村道：“相传灵宝公卒于官署，彼时有个幕友照料輶车，暂寄葬祥符，后来置产买业，即家于豫省，传已数世。此皆弟辈所素闻于孝移兄者。”智周万道：“弟明日即奉谒谭世兄，叙此年谊。”程嵩淑道：“不必老先生先施，弟即着人请谭学生先来稟谒。”智周万道：“这却不敢。”程嵩淑道：“王象荇你速回去，你就说我请大相公说话哩。”苏霖臣挽程嵩淑密言道：“事宜从容，万一事有不成，不好看像。”程嵩淑道：“事成则为师弟，不成则叙年谊，有何不好看之理？况我明日安阳看亲戚，我走了，你们便拘文牵义，做不成一宗事儿。”苏霖臣点头道：“是。”于是重到坐间。

少时，王象荇跟的谭绍闻来。向前为礼，程嵩淑道：“此便是丹徒公后裔。”智周万还礼不迭。坐下叙了世次，智周万乃是谭绍闻的世叔，彼此不胜绸缪。程嵩淑道：“谭念修，我想你近日必然稀到此处，外母上必少了些瞻仰。耘老，你竟叫令弟陪陪念修，向嫂夫人上边去稟稟安，咱好与智先生计议一句话。”果然孔纘经引谭绍闻去后边去。程嵩淑道：“智先生请看，谭学生青年伟品，只因所近非人，遂至行止不谨。若先生念年谊世好，许以北面，我辈莫不感荷。若是不允，老先生肯令此美玉不琢，而等之瓦砾乎？至于束金之多寡，弟辈另酌，或足备剗半资，

也未可知，老先生竟是不必犹豫。”智周万道：“台谕固好，但弟恐不堪西席之任。”程嵩淑哈哈笑道：“咱众人竟代故友孝移兄谢了允罢。”孔耘轩、张类村、苏霖臣起身为礼，智周万慌忙答礼。娄仆自以身系后进，待三人行礼毕，亦向前为礼，智周万亦答了礼。恰好孔纘经陪的谭绍闻出来，程嵩淑道：“令世叔今日已成了贵老师，可虔申弟子之礼，待明日开绋时，可从新执贄拜叩。”谭绍闻遵命向前叩拜，智周万那里肯受？程嵩淑笑道：“年世小侄，受业门生，何必过谦？”智周万只得受了半礼。

日色将晚，孔耘轩设下晚酌，程嵩淑又快饮一场。各宅家人打灯笼来接。临行时，订上学日期，张类村道：“须择个吉日。”程嵩淑道：“古人云，‘文星所在皆吉’。子弟拜师，本是上吉的，何必更择？爽快叫谭念修明日把碧草轩洒扫干净，智先生也把案上堆集的册页收拾清白，过此一天，后日即是良辰。事无再更。我明日上安阳去，路上也去了一宗牵挂。”众人俱各称善，出门一拱而别。出的文昌阁门口，各人分散而去。

这回书关系州牧县令者不少。做官不好，后世子孙不敢过其地；漠漠无闻，至于百姓忘其姓氏，还是好的；还有提其名讳而讪詈及之者，子孙为之掩耳，岂不令后裔追恨？若是深仁厚泽，百姓们世世感戴，志乘传之以笔墨，祠庙享之以馨香，则上不负君，下不负民，中不负学，岂非吉祥之事哉！丹徒公之在灵宝，此其是已。诗曰：

做官从来重循良，泽被生民永不忘；
休说山东棠荫远，到今朱邑在桐乡。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挽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

却说程嵩淑同众人在孔耘轩家，为谭绍闻说就了拜智周万为师，这些投启敦请的情节，人人可以意揣，也就不必琐屑缕述。单讲过了一日，智周万到了碧草轩，谭绍闻拜叩，成了年世侄受业门生。智周万随了一个老家人，名唤耿葵，就收拾厢房为下榻之处，仍旧立起外厨，伺候师爷主仆吃饭。谭绍闻每日回家三餐，上学读书。

智周万已听过孔耘轩说的谭绍闻病痛，师弟相对，过了十日，智周万也只淡淡如水。刻字匠人时常拿写稿来校正，智周万正了差讹，匠人去后，智周万也无多言。谭绍闻执书请教，随问就答，语亦未尝旁及。这也无非令其沉静收心之意。

那一日谭绍闻领题作文，智周万令作《“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脱稿誊真呈阅，智周万极为夸奖，批道：“笔气亢爽，语语到家。说父子相关切处，令人感泣，似由阅历而得者，非泛作箕裘堂构语者所能梦见。”因问道：“尔文如此割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因把父亲临终哭嘱的话，述了一遍。一面说着，早已呜咽不能成声。智周万道：“你既知如此，何至甘入下流？”谭绍闻道：

“总因心无主张，被匪人刁诱，一入赌场，便随风倒邪。本来不能自克，这些人也百生法儿，叫人把持不来。此是真实情节。今日即恳老师，为门生做一箴铭，不妨为下等人说法，每日口头暗诵数遍，或妄念起时，即以此语自省；或有人牵诱时，即以此语相杜。只求切入病痛，无妨尽人能解。”智周万道：“这也不难。”即令取过一张大素纸，叫耿葵洗砚研墨，谭绍闻对面伸纸，智周万叉手而就，拈起班管，写将起来。写道：

“千场纵赌家仍富”，此语莫为诗人误。强则为盗弱为丐，末梢只有两条路。试看聚赌怕人知，此时已学偷儿步。输钞借贷语偏甜，乞儿面孔早全副。一到山穷水尽时，五伦四维那能顾？纵然作态强支撑，妻寒子饥莫为护。回思挥金如粪日，随意飞扬不知数。此日囊空羞涩矣，半文开元徒生慕。千态万状做出来，饿殍今日属纨绔。苦口良言告少年，莫嫌此话太刻露：子赌父必怒，父赌子亦怖。此中有甚难解故，五鼓扪心个个悟。

写完时，智周万道：“语朴词俚，却是老嫗能解之言。”谭绍闻道：“不过为下等人说法，但求其切，不必过文。但‘子赌父必怒，父赌子亦怖’此二语，已尽赌博能坏伦常之大病。‘强则为盗弱为丐’此二语，尤说尽赌博下场头所必至。门生愿终身守此良箴。更祈老师将恋妓病痛，亦作一箴铭。”智周万道：“恋妓宿娼却难做。总之，不切则辞费，切则又伤雅。师弟之间，难以秽词污语相示。但执此类推，不过褻祖宗血脉，伤自己体面；染下恶疾，为众人所共弃；留下榜样，为后裔所效法。白乐天名妓以皎皎，取古诗河汉女之意，尤为可危。只此已尽恋妓之罪、宿娼之祸，何必更写一纸？”谭绍闻道：“门生闻老师之言，发聋震聩，永不

做非礼事了。”自此沉心读书。边公考试童生，谭绍闻取了第三名，依旧文章大振，单等学宪按临，指日芹泮。

半年之间，感动得王象荃暗喜不尽，自己打算仍回宅内，生法儿清楚一向欠债。一日，手持着鞋铺房租、卖菜的剩余，共一十二两白银，交与谭绍闻道：“此是我的一向私积，用他不着，交与大相公作还债之资。明知勺水无益大海，但向来欠债俱有利息，将来本大利重，恐倾产难还。大相公如今用心读书，本不该说此段话搅乱心思，只是利息债，万万擎不得。大相公要想个法子，斩草不留根，便好专心一志。”谭绍闻道：“你的银子，我断乎不要，与你女儿买衣服穿了罢。至于账目一事，我心中时常挂念，歇了书本，这欠账便陡的上心。依我说，你还回宅内住罢，你打算还债，我专心读书，凭你怎么典当，我一丝儿也不管。我后悔只在我心里，对外人说不出，惟有对你说。”王象荃道：“这都是大爷在天的灵魂默佑，想是咱家该好了。还有一句话，总是夏鼎这样人，大相公见他，就如见了长蛇、见了蝎子、见了老虎一般，方才保得咱家无事。”谭绍闻道：“我如今聆了师老爷的教训，心下已豁然开亮，这一班狐朋狗党，我半夜想起来，都把牙咬碎了。你也再不用忧虑。我明日叫邓祥赶的车去，连你家媳妇、闺女都接回来。”王象荃道：“少迟半月，我安顿下一个园户接了菜园，我好回来。”谭绍闻道：“菜园半月获利有限，咱的利息银两，半月就值几年菜园出息哩。”王象荃道：“叫我回来，也须叫奶奶知晓。”谭绍闻道：“奶奶知晓，或者再有拦阻，也是不定的，不如你径自回来罢。”王象荃道：“奶奶若不情愿，我也难一力担当这典卖产业的事。相公你没再想？”谭绍闻道：“你说的也是。我今晚到家，向奶奶说明，改日你只等的车到，那就是奶

奶没嚷说了。菜园是小事，休担阁咱家有关系的大事。”王象荇道：“我也回家向俺家女人说一声，叫他安排回来的事。”王象荇依旧上城南菜园而去。

当晚，谭绍闻在碧草轩完了师长功课，黄昏到楼下，与母亲说王中回来的话。王氏起初也有不欲之色，后来说的依允了。却是巫翠姐在旁说道：“没见使的一个家人，直当是要走马灯一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是甚么样子？这将近半年，咱家没王中也行得。”谭绍闻道：“你不知，王中是个好的。”巫翠姐道：“既然好，为甚么赶出去？况我没来时，已赶出一遭了。”谭绍闻道：“是他一时激的我恼了，所以赶他出去。其实他也没有大错。”巫翠姐道：“骂你的结拜弟兄，还不算大错么？你看唱戏的结拜朋友，柴世宗、赵大舍、郑恩他们结的弟兄，都许下人骂么？秦琼、程咬金、徐绩、史大奈也是结拜弟兄，见了别人母亲，都是称娘的。”谭绍闻怒道：“小家妮子，偏你看的戏多！”巫翠姐被骂的羞变成怒，说道：“小家妮子肯看戏？我见您这大家子了！像俺东邻宋指挥家，比您家子还小么？一年唱十来遭堂戏哩。没见因为一个管家，反来作践我！”王氏道：“您两口儿从不争嚷一句，我极喜欢，这是为咱的，扯捞到戏上？不叫他进来就罢，何必争吵？”巫翠姐道：“就是叫进来，小大儿狗窠子，我不叫他伺候。我叫着，白眉瞪眼的，不如他外边住着罢！”谭绍闻正生气恼，双庆儿道：“师老爷上灯多时，请相公读书。”谭绍闻只得上碧草轩去。但因此一段夫妇争执，就把王象荇回来的话又歇住了，王象荇卖产还债的念头，也难在局外揜越了。所可幸者，谭绍闻专心读书，犹为差强人意。

但只是富厚子弟下了路，便是光棍的财神爷开了笑口，若一

旦弃邪归正，便断了光棍的血脉。所以谭绍闻读了半年书，这夏逢若竟是师婆子没了神，赶脚的没了驴。况且自赵大胡子扳了一场官司，也花耗了几十两。后来自己输了些，家中吃了些，那邓三变一宗银子，本是无源之水，也到了“其涸也”地位。

一日，貂鼠皮、白鸽嘴、细皮鲢儿齐集于夏逢若家，没蛇可弄。四人围住一张桌子，一注一文钱，闲掷色盆，以消白昼。忽然珍珠串儿同乌龟到了。原来珍珠串的乌龟，在朱仙镇撒了一个酒疯，街坊都要打他，因此到夏逢若家躲事。四人见了珍珠串，都起身去搬行李、拴牲口。珍珠串道：“您四个干您的正经事，左右叫他慢慢收拾罢。”夏逢若道：“不成赌，满场中不够四十文，俺们在此解心焦哩。”因问珍珠串道：“何以不在賁浩波家？”珍珠串道：“俺家他吃了几钟烧刀子，便撒起野来，惹下街坊，安身不牢。”细皮鲢道：“天已向午，咱趁珍大姐来了，咱们斗个分货买点东西，一来与珍大姐接风，二来就算咱吃个平和酒，何如？”于是这个向腰间一摸，摸出十文，那个把瓶口一倾，倾出五个，众人共凑了四十多文。貂鼠皮道：“这够买个甚么东西？酒是赊不来的，除买两条狗腿就没了。”珍珠串笑道：“我不吃那东西。”即叫乌龟向褡裢中取出三百钱，交与细皮鲢街上买办。白鸽嘴道：“怎好叨欠你的？”貂鼠皮道：“白鸽嘴儿，你想改你的大号么？”白鸽嘴道：“我遇见你老貂，要连皮带毛都吃了。”夏逢若道：“细皮鲢，你快往水里钻罢，看白鸽嘴等住你了。”细皮鲢道：“兔儿丝，只怕你也顶不住他这张白嘴。”大家轰然一笑，各去置买酒肉去了。

不多一时，酒肉一齐拿到，却不见了珍珠串儿。少时，自后而出，细皮鲢道：“珍大姐，你往那的去了？”珍珠串道：“我前

一番在此搅扰，我岂有不到后边谢谢的道理？”貂鼠皮道：“人不亲行亲，只怕是后边有人领教哩。”夏逢若道：“胡说起来了。”白鸽嘴道：“你输的没了钱，不干这事，你会做嘍？只怕再迟几年，连这事还不能干哩。”大家又是轰然。夏逢若道：“院子皮薄，若听见，要骂你哩。”貂鼠皮笑道：“咱把熟食撕开罢，我委实的饿了。”夏逢若道：“几年没吃饭？”貂鼠皮道：“实不相瞒，我与人家说了个媒，挣了一千多钱，一场儿输的精光，剩下十二文，气的我昨日一天没吃饭。”白鸽嘴道：“如今奇事极多，赌博人有了气性，日头该从西出来。”须臾，将熟食撕了五六大盘，乌龟把酒烫热，连男带女，六人共桌。珍珠串略动箸儿，这几个一场好嚼也。珍珠串看见一起穷帮闲，明知是无甚油水，说道：“我困了，我去小奶奶床上躺躺去。”貂鼠皮道：“‘二仙传道’去罢！”珍珠串瞅了一眼，笑的走讣。

夏逢若道：“倒了灶了！遭了瘟了！想是搬家时候，没有看个移徙日子。自从搬到这里，眼见得是个好营运，几家子好憨瓜却也还上手。偏偏杨三瞎子把管小九打了，那管小九虽说当下和处，其实他何尝受过这没趣？如今也不来。鲍旭回他本县里，一块好羊肉，也不知便宜了那一伙子狗。賁浩波或者这两日就上来，只是他赌的不艳。谭绍闻如今又从新上了学，改邪归正，竟不来丢个脚踪。我又运低，放头钱都会飞了，自己赌又会输。这小串儿，不是他避事，还请不上来哩。如今家中过活也窄狭，又不肯放的小串儿走。怎的生法弄几把手来，再生法弄几串钱，抽些头钱，大家好费用。您认的人多，难说若大一个省城，再没了新上任的小憨瓜么？”貂鼠皮道：“有，有，有。南马道有个新发财主，叫邹有成，新买了几顷地，山货街有两分生意。听说他儿

子偷赌偷嫖。这一差着白鸽嘴去，他住的近，叫他勾引去。”白鸽嘴道：“那不中，早已张大宅里罩住了。”夏逢若道：“是谁呀？”白鸽嘴道：“老没。”夏逢若道：“老没是谁？”白鸽嘴道：“没星秤张绳祖呵，是谁！”夏逢若道：“这老脚货是皮罩篱，连半寸长的虾米也是不放过的。”白鸽嘴道：“听说周桥头孙宅二相公是个好赌家。”夏逢若道：“骑着骆驼耍门扇，大马金刀，每日上别州外县，一场子输赢讲一二千两哩。咱这小沙锅儿，也煮不下那九斤重的鳖。”细皮鲢道：“观音堂前田家过继儿子田承宗，他伯没儿，得了这分肥家业，每日腰中装着几十两，背着鼓寻槌，何不把他勾引来？”貂鼠皮道：“呸！你还不知道哩，昨日他族间请了讼师，又在新上任的边老爷手里递下状，又争继哩。他如今也请人作呈状，他如何顾着赌博？”细皮鲢道：“若十分急了，隔墙这一宗何如？”夏逢若道：“一个卖豆腐家孩子，先不成一个招牌，如何招上来？即如当下珍珠串，他眼里先没有他，总弄的不像团场儿。惟有谭绍闻主户儿先好，赌的又平常，还赌债又爽快，性情儿也软弱，吃亏他一心归正，没法儿奈何他。”貂鼠皮哈哈笑道：“寻个窟窿儿下蛆，就不算好苍蝇。只要他色盆、宝盒经过手，他一经过手时，我就有本事用‘捆仙绳’捆下他来。”夏逢若道：“呸！不是这作难。若说叫谭绍闻下路，我的本事就不用借。只是他如今从的一个先生，不惟能管他的身子，竟是能改变了他的心。我前日见他时，才说到赌上，他不容分说，就是几个咒。还念一首诗，我也不爱听，是先生与他做的。他是誓不再赌的。”貂鼠皮道：“他不赌博，他还赌咒，这就是还有赌意。何不生法叫他师徒开交？我且问你，他这先生你见过不曾？”夏逢若道：“我在街上远远望见过，像是个极正经人。走路时也戴着

眼镜。”貂鼠皮道：“这是近视眼，这就有法了。他是正经人，我便生法儿叫他离庙。”夏逢若道：“井水不犯河水，怎的想起开发他的先生？况且素无仇冤，你该怎的？”貂鼠皮笑道：“俗语说，破人生意，如杀人父母一般。他把谭绍闻把住，叫他再不赌，就是破了咱的生意，这就是杀了咱的父母，还说没冤没仇么？”夏逢若道：“你该怎的生法？”貂鼠皮道：“从来正经人最护体面，我弄几句话薰他，叫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对人说不出，心里暗生气，他自己就会走了。他若是不走，也只得罢手。我明日胡乱去试一试。”夏逢若道：“你到底怎着，你先对我说。”貂鼠皮道：“我说他看了我的老婆。”白鸽嘴道：“发昏！发昏！你是光身汉子，你的老婆在那的呢？”貂鼠皮笑道：“我前年在吹台会上，看中了一个女人，我已定下来生的夫妻。”夏逢若道：“呸！你胡赖说话，看人家耳刮子打脸！”貂鼠皮道：“他打不着我，我先没有脸。”夏逢若道：“你今生不如人，积个来生。这真真叫个没良心的人。”貂鼠皮道：“我且问你，你如今把枝梢儿也干了，把汁水儿也净了，赖的你不吃，破的你不穿，叫你当乌龟，你眼前还不肯；叫你种地做土工，你没四两气力；叫你卖孩子，你还舍不得，况且你还没生下孩子哩。你说我没良心，你看这省城许多高门大户，还要昧良心哄人家子弟弄钱哩。你说你有良心，你这前半年当房子，放头钱，肥吃肥喝，是你那一块良心地上收的籽粒呢？”夏逢若道：“由你去做，我不管你。”细皮鲢笑道：“这一遭做错了，人家要撕他那只貂鼠皮哩！”貂鼠皮笑道：“我并没有皮，他撕甚么？我的法子早生停当了，只要你们耳听捷音。”大家一笑，各自散去。

到了次日，貂鼠皮儿向土地庙细细打探，认清了智周万的家

人耿葵，看真是个老实人，一把手扯到土地庙中，说道：“罢了！俺这小家儿好难为人，我说也说不出来！”耿葵道：“你这个人是做嘎哩？”刁卓道：“智师爷五六十多年纪，况且在外教书，总不该老有少心。前日俺家小媳妇子上中厕，为嘎该伸着头向里边望哩？俺家媳妇子就要破口，认的是智师爷，不好意思了。”这耿葵若是个能干家人，轻者吆喝两句，重者两个耳刮子，就把一天云雾散了。只因这耿葵是自幼书房中一个砚水小厮，今日跟出门，智周万也只图笔床书篋边便宜，全不晓的外事。听见刁卓这段话，吃了一惊，说道：“俺家老爷是近视眼，五步外看不见人，且目不邪视，您家女人休认错了。”刁卓道：“万万不错！俺家媳妇子如今在家气的不吃饭，只是寻死。我劝了半日，方才不哭。我说对师爷说，又怕羞了师爷。我对你说罢，若是师爷十分看中俺家女人，我今晚就送过去。”耿葵被这话弄的入云钻雾，摸头不着，但问道：“你在那里住？你姓甚么？”刁卓道：“丑事，丑事，怎好说出我的姓名？若问我在那里住，我的后门，师爷是知道的。你只回去对师爷说，看那女人的汉子，感恩承情了。”耿葵闷闷去讫。

刁卓回到夏鼎家，众人俱在。刁卓哈哈大笑道：“我今做了没老婆的乌龟。”遂把土地庙的话述了一遍。夏逢若道：“肉麻死人了！”刁卓道：“不用你肉麻，一宗好生意就要上手哩。你说，谭福儿赢了咱，他分文不能要；咱赢了他，他分文不能欠；就如他家放着银钱，咱白取了，又不怕拿强盗，又不怕捉窃贼，美乎不美？只要这智老头走了路，咱就开市大吉了。”细皮鲢道：“谭宅的先生未必走的成，防备谭宅知了底里，送到官上，要剥你的貂鼠皮！”刁卓道：“我的皮，他再也剥不成。我每日在赌场儿

上走，这赌博场是有名的剥皮厅，没见少了咱的一根毛儿。闲话少提，自今以后，我再不敢往那条街走了，只要你细细打探，那看俺老婆的智老头走了不曾。他走了，咱就好过，他不走，我也没祸。”

且不说这一起攒谋定计，单讲耿葵把刁卓的话述于智周万，智周万叹道：“这是那的缘故？耿葵，你也再不必提起。”黄昏灯下，自己思忖道：“这等污蔑之谈，从何而来？想是我在此处，必定深中小人之所忌，故造此飞语，是暗催我起身意思。我与欧阳文忠公一样，同是近视眼，或者误遇女人，看不见，有错处也不可。但我之教书，非为得已，不过为众人所窘，乔寓在此。若有此等话说，何必以清白受此污辱？不如我以思家为名，奉身而退，改日写一封书来，以有病不能复来为辞。风平波静，岂不甚好？且是这诗稿已将次告成，回家差人送剗剗之资，赍回原板，何必羁留他乡？”主意已定，次日谭绍闻上碧草轩用功，智周万说了怀乡之情，回家一望，改日仍来。本日又到孔耘轩家，亦说了久客思归话头，程、苏诸公不能遍辞。即令耿葵到转脚行中，扣了一乘驮轿，收拾了书籍行囊，两日内自回灵宝而去。迟了半月有余，另差了一个能干家人，搬回诗稿全板一付，写了几封书，备述回家染疾、不能客外书札，分寄于孔耘轩、程嵩淑诸友人。谭绍闻书内，又写了勉励功课等语，并不一字旁及。呜呼，智周万可谓高士矣！正是：

税驾西归去不旋，避嫌远害道应然。

士夫若遇横逆事，三复“色斯举矣”篇。

看官须知，小人之诬君子，必加以淫欲之事。盖人道尽人而具，欲心尽人而有，一加于君子之身，辨白不得；且人口如风，

俱是以己度人，一传十，十传百，直如果然一般，而本人尚不知也。智周万若大年纪，焉有这事，此等语岂非下乘哉！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圈鸟网 书愚自投醉猩盆

语云：养正邪自除。正气充实，则邪气无缝可入；正气衰弱，则邪气自来相攻。人世间风雨寒暑，遇见秉气壮盛、饮食调和之人，便毫不为害；若正气衰弱，自有各邪来侵。

谭绍闻自从智周万去后，这一群宵小打探清白，是到灵宝再不来，便商量勾引的话头。一日，俱集在夏逢若家，正值珍珠串要起身他往。但衣服首饰被他们送在当铺粉字第一号内，大家吃用了。遂打算谭绍闻光降，便周通流动，因商量叫细皮鲢干这一功。细皮鲢道：“我差个人替我。”众人问用那个，细皮鲢道：“叫串儿汉子去。”貂鼠皮道：“算来你将来当乌龟，不料今日早已叫乌龟当你。”细皮鲢道：“我经的多了。我当初就是这帮客筏片么？我也是一家主户儿，城东连家村，有楼有厅，有两三顷肥田地，一半儿是光棍叫的去了，一半儿是乌龟请的去了，今日才到这步田地。”恰好乌龟见连日没生意，来催赎衣服起身，细皮鲢道：“差你一差，你去胡同口内请谭爷。你去也不去？”乌龟道：“不去。”夏逢若道：“你也使了他的多少钱。”乌龟道：“谭爷钱，不发家。我原使他百把银子，场场儿输，就没赢一场儿。”貂鼠皮道：“你这一回去，是俺们看就喜神，算的好日子，大家都要

发财哩。你若不去，你家的衣服首饰，谁有银子与你回赎？”乌龟道：“我怕人撞见了。”夏逢若道：“他家惟有个家人王中，好揽宽，管主子，别的小厮没有管闲事的，你只管去。”

乌龟请嫖客，如何不情愿？这个东西领了命，竟大胆进了胡同口，直上碧草轩来，恰好没人遇见。进的轩内，谭绍闻正在轩内用功，乌龟爬下，磕了一个头，说道：“谭爷一向好。”谭绍闻只当是城内某宅家人。抬起头来，才认的是珍珠串儿的汉子，说道：“好，好，你起来。你如今在那的住，到此做甚么？”乌龟道：“俺如今又到夏爷家住，俺家女人叫小的请谭爷，到那边说说话儿。”谭绍闻道：“你到家替我说罢，本该去望望，但学院考试在迩，还要温习些经书儿，不得工夫。改日去望罢。”乌龟道：“改日俺走了。”谭绍闻道：“委实不得工夫，休要胡缠。”乌龟见谭绍闻掀开书页，不敢多说，只得退去。

到了夏逢若家，说道：“谭爷不来，要念书哩。您把俺的衣裳回赎出来，俺要向西边管九爷那边去。”白鸽嘴道：“再一回叫的就来了。不拘何等样用心学生，座上没有师傅，再也读不成书。你这回去，一撩拨，他心里已是添上事儿，肚里有了一串珍珠，再一回去就来了。你不信，你只管再去。”乌龟向细皮鲢道：“你可替我去罢。”细皮鲢道：“你当我心里不想膺你么？只吃亏没你这个好本钱，一般赌钱吃酒，不胜你便宜。你还去罢，你就说您家哭哩。”乌龟道：“你听俺家在后院笑哩，怎的说哭？”貂鼠皮道：“憨砖！你到那里也装个不喜欢腔儿，只说您家哭的不得成了。再对你说一句要紧话，他不来，你休走。”乌龟笑道：“我装不上来。”夏逢若道：“你那鼻子摸上一点蒜儿，管情你还尿的出来，何但哭呢！”乌龟道：“夏爷昨天晚上吃蒜汁，想是使了人家

熬秋石钱。”夏逢若道：“好忘八，一发骂起人来了。你快去罢。”

乌龟二次又到碧草轩，早见谭绍闻在轩内，背叉着手，走来走去。见了乌龟笑道：“你怎的又来了？”乌龟道：“俺家听说谭爷不去，如今哭哩。叫我对谭爷说，只说一句话，俺就要上西乡去，谭爷只管回来用功。”谭绍闻道：“你头里先走。”乌龟道：“到底你老人家来也不来？”谭绍闻道：“还不定哩。”乌龟道：“你老人家一天不去，小的一天也不走。”谭绍闻道：“有人看见不雅像。”乌龟道：“你老人家怕人看见，难说小的还怕人见么？”谭绍闻道：“你先行一步，一路走着不好看。”乌龟回头道：“你老人家就来。若哄了我，俺家就亲来了。”谭绍闻道：“你且先走。”心下想道：“我拿定主意，到了就回来，怕他锁住我腿不成？”少时，遂向夏逢若家来。这正是：

明知他是猩猩酒，我不沾唇也枉然。

大凡赌博场中，一切闲杂人走动，人见了就如不见一般。惟有门户子弟厕足一到，不知他那门缝里、那墙孔的，就有人看见了。这谭绍闻进了夏逢若家，那珍珠串撒娇展媚之态，刁卓等捧足呵泡之状，恐褻笔墨，一概省却。

单讲貂鼠皮、白鸽嘴手拿着钱，上街头沽酒市肉，一个标营兵丁叫虎镇邦，在斜对门等着，笑道：“谭家孩子进去了，天鹅肉要大家吃块儿，算上我一分子账。我目下不得闲，俺标营衙门，今日催我领令箭，也不知是甚么事。您若是要吃独食，我就要搅哩。”白鸽嘴道：“算上一打五的账何如？”虎镇邦道：“使的。”各人分头而去。

貂鼠皮、白鸽嘴到街上办酒肉回来，谭绍闻首座，珍珠串挨肩相陪，夏逢若等三面围坐。珍珠串斟酒特敬，好不热闹。须臾

饭完，收拾干净。貂鼠皮道：“谭相公，咱闲赌何如？”谭绍闻道：“久已不赌，也就不甚想赌。”白鸽嘴道：“老刁，你敢与谭相公赌么？我是不敢了。谭相公赌的高，只怕咱赌不过。况且谭相公福分也大，咱这穷命鬼，先就吃上三分亏哩。”细皮鲢道：“你就休说我穷。我现今卖了半个宅子，卖与本村财主顾养性，有四十两足纹银，在后边放着哩。”貂鼠皮道：“我看那银子无足纹，财主家使银子，九八成色，就要算细丝哩。”夏逢若道：“谭贤弟今晚一定是住下了。天色尚早，您就略耍耍儿，注马不许大了。”谭绍闻在赌场已久，也听出众人俱是圈套话头，只说不赌。众人见谭绍闻赌情不艳，心中想酒上加力，因说道：“谭相公既不愿赌，咱爽快给珍大姐吃三杯罢。咱托谭相公体面，叫珍大姐唱个曲儿，咱帮着听听。若没有谭相公，珍大姐的曲子，咱就没有这听曲子的耳朵。”珍珠串笑道：“你没耳朵，你脸上两边长的是甚么？”貂鼠皮道：“论长的身上原全，只身分没谭相公福分大。”珍珠串道：“不胡说罢。”夏逢若道：“闲话少说，您两个取酒去。黄昏也还要吃酒，省的再喊酒馆门，开的不开的。”貂鼠皮道：“喊酒馆门喊不开，只要是钱串子摔。门外钱响，门里面搭子也会响。”众人哈哈笑了。

谭绍闻经过酒后输钱，看透众人是圈套紧了。推言解手，出的门来，偷偷回家而去。到了楼下，问母亲要银一两，大钱五百，说是笔墨书籍的账目，人家来讨，须是要清结他。王氏如数给发。谭绍闻拿到轩上，用一个大红匣盛住，吩咐德喜儿道：“你把这匣儿送到夏叔新移的住宅子。银一两，是珍大姐的赙仪；钱五百，是今日酒席摊的分子。交明即来。问我时，就说去文昌巷孔爷家去了。”德喜奉命，捧红匣儿到夏逢若家，一一述明。夏逢若果

问：“你家大相公是在家，是在轩上？”德喜儿道：“文昌巷有请而去。”众人将银钱收明，德喜自持空匣而去。

细皮鲢道：“把串儿叫出来，将银子交与他。咱把这五百钱，开发了酒务的赊欠。”白鸽嘴道：“呸！这银子是谭相公开交的意思，递与串儿，串儿近来是有钱的样子，必然不要。串儿见谭相公有远他的意思，必要起身向别处去，谭相公一发没牵扯了。况且咱没钱与他回赎衣裳。”貂鼠皮道：“你这话傍点墨儿。依我说，也不必对串儿说。你看天阴的很黑，雨点儿稠稠的，不如咱替珍珠串做了这天阴的花费。慢慢的等个巧儿，这谭相公还要生法弄出来。况且再有别的生客熟客，也是不敢定的。总是不放串儿走，是正经主意。”夏逢若道：“到底老刁的见识不错，就照他说的行。”一面说着，早已雷声殷殷，阴风飒飒，雨儿渐渐大了，不住点儿下起来。

一连下了四五天，不见晴霁光景。数日之内，一起儿把银、钱都花费尽了。天色不晴，街上泥泞也深，正没一个人儿来耍耍儿。众人着急，细细商量一个法儿，把乌龟教导明白，又上碧草轩来。

且说碧草轩雨中光景，好不潇洒人也。怎见得：

细雨洒砌，清风纳窗。粉节绿柯，修竹千竿添静气；虬枝铁干，苍松一株增幽情。棕榈倒垂，润生诸葛清暑扇；芭蕉斜展，湿尽羊欣待书裙。钱晕阶下苔痕，珠盛池中荷盖。说不尽精舍清趣，绘不来记室闲情。

若是谭绍闻果然深心读书，趁此门鲜剥啄、径乏屐齿之时，正好用精进工夫。争乃素日曾走过油腻混闹的场儿，这七八日淫雨霏霏，也就会生起闷来。正在书斋中徘徊，打算适情遣怀之资，只

见乌龟擎伞穿皮靴进来，说道：“谭爷不害心焦么？还独自一人在此纳闷。”谭绍闻道：“好雨，好雨！一连七八天，不见晴的光景。”乌龟道：“我无事不来，今日特来问谭爷借雨帽雨衣雨裙，俺家里要走哩。天晴了，小的就送的来。”谭绍闻道：“这样雨，又有泥，您往那的去？”乌龟道：“往西乡管九爷家去。”谭绍闻道：“天晴再去也不迟。”乌龟道：“在这里住，并没一个人哩，少滋没味的做甚么？你看，谭爷还不肯赏个脸儿，还扑谁哩？”谭绍闻道：“只是雨太大，我也难出街。”乌龟道：“一箭之地，或穿泥屐，或披雨衣，有甚难处？只是你老人家狠心肠就罢了，还说甚么呢？”谭绍闻笑道：“凭你怎的说，我不去。我怕那一起光棍圈套我，却非我待你无情。你看那几个人的样子，如狼似虎，见了我，就想活吞了。我是不敢去，非是不想去。”乌龟道：“牛不吃水，强按角不成？你老人家只拿定主意不赌，他会怎的？”谭绍闻只是不去。乌龟缠了一会，无缝可入，只得说要借雨衣而去。谭绍闻道：“天只管下雨，我若借给你雨衣，一发是薄情，要送你走的。雨衣我也不借，你也走不成。您各人去罢，我还要做文字念书哩。”乌龟只得悵悵而去。

却说谭绍闻在书房中，依旧展卷吟哦。争乃天雨不止，渐渐心焦起来。总之，同一雨景，上等人以为幽闲，下等人便以为寂寞。若说书室中有花木之润泽可玩，有琴书之趣味可挹，这还心上添闷，那些滴漏茅屋，湿烟贫室，更当何如？只因谭绍闻该坏祖宗体面，该耗富厚家业，忽然心内焦躁，转一念道：“这天竟是如此下起来，七八日不肯晴，独自一个，好不闷闷，不如回家与内人斗个牌儿，说个话儿，好排闷遣愁。”又转一念道：“珍珠串儿几番多情，我太惹绝了，也算我薄幸，不如径上夏家游散一

回，我咬牙只是不赌，他们该怎的呢？”于是着屐到家，问母亲讨雨衣。王氏道：“你往那的去？”谭绍闻道：“连阴久了，心内闷极，我去街上不拘谁家铺内坐坐，消散消散。”王氏道：“我也恐你独自一个闷的慌，你就去走走。雨衣在楼顶棚上挂着哩，冰梅你去取下来。”巫翠姐道：“闷的慌，咱还抹牌何如？”谭绍闻道：“我是输怕了，不敢见您这女光棍。”巫翠姐笑道：“你须还我赌账，我好打发孟玉楼珠钱。”冰梅取下雨衣说道：“奶奶叫自己摆酒过天阴哩，天已将午，还等着大叔好摆席。”王氏道：“你看见日头了？你敢说天将晌午么？”巫翠姐道：“日头也不知几时就返烂了，再休想见他。”

且不说母子妻妾嬉笑依依，只说谭绍闻披上雨衣，径上夏逢若家来。这刁卓等见了谭绍闻到了，如从天上降下一般，摘雨帽的轻轻取下，脱雨衣的款款解来，即刻就叫珍珠串儿出来。这珍珠串诉离别疏阔的苦楚，谭绍闻展温存慰藉的话头，看官自能会意。

坐不移时，只见一个人从外来，身披着氍毛大褐敞衣，手提着一个皮搭裤儿，声声道：“好雨，好雨！为这几两银子，几乎被猛雨淋死了。”这正是：

居心力躲剥床灾，何故呈身自送来？

只为讲堂师长去，空劳拒绝几徘徊。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

却说谭绍闻正与珍珠串儿叙阔新联，一起光棍貂鼠皮、细皮鲢恭意加敬奉承。白鸽嘴早已透信息于所约之人，那人披着褐衫，戴着大帽，冒雨进来。你说是谁？正是那标营下兵丁虎镇邦。

且说虎镇邦是何来历？他原是个村农子弟，祖上遗有两顷田地，一处小宅院，菜园五亩，车厂一个。他学的有一身半好儿拳棒，每日在车厂中开场赌博。人人夸他赌的精通，自己也仗着索讨的硬，不知怎的，日消月磨，把一分祖业，渐渐弄到那金尽裘敝的地位。爹妈无以为送终之具，妻子无以为资生之策，不得已吃了标营下左哨一分马粮。因他膂力强盛，渐成本营的头脑。每日少有闲暇，还弄赌儿。只因赌棍们花费产业，到那寸丝不挂之时，那武艺儿一发到精妙极处，这虎镇邦就是那色子的元帅，那色子就成虎镇邦的小卒了，放在色盆，要掷四，那绯的便仰面朝上；要掷六，那卢的便即回面向天；要五个一色的，滚定时果然五位；要六个一般的，滚定时就是三双。所以前日看谭绍闻进夏家，便要吃这块天鹅肉。因教场操演，不得闲空。今早公领了一哨马兵银饷，才要叫同伙兵丁支销分散，因雨大泥深，尚未齐集。忽的白鸽嘴送的信去，说谭绍闻自投网罗而来。这虎镇邦即带了

饷银，做个照眼花的本钱。进的门来，把银子倾在桌面上，乃是六颗大元宝。因向夏逢若道：“前日输你五十吊钱，今日就与你一锭五十两足纹，也不用称。”夏逢若道：“你领的兵饷，如何打发赌账？”虎镇邦道：“男子汉大丈夫，赢了拿的走，输了送将来，才算得起一个赌家。若拖泥带水，就不是汉子。”一面说着，一面装起五个元宝就走。夏逢若扯住道：“你休走么，再赌一赌，捞捞何如？”虎镇邦道：“昨年一遭输了二百兵饷，卖了一个菜园、一处市房。我是不敢再赌了。”虎镇邦只管说，早已挣开夏逢若的手去讫。

夏逢若向谭绍闻道：“这可是街上所说的虎不久，赌的很低，遭遭领下饷银，尽少要输一半儿。他适才见了你，是胆怯了，所以再扯不住。”自古道，不见可欲，便心不乱。谭绍闻一见六个元宝，眼中有些动火，利令智昏，便把夏逢若的话看做真的。又加上白鸽嘴三人说同伙证，谭绍闻发起昏来，便看得那五个元宝，顷刻有探囊取物的光景，因说道：“先就不该叫他走了。”白鸽嘴道：“我去叫他何如？只怕他见了谭相公这主户人家，自己嫌搭配不上，八九分是不敢来的。”谭绍闻道：“你就对他说，我也是个死眼子，他多管是必来的。”谭绍闻这句话，几乎把白鸽嘴啞的笑出口来。貂鼠皮瞅了一眼，说道：“你去叫去罢，趁这一会雨小。”白鸽嘴走着路，摇着头，唧唧道：“不敢来，不敢来。”

白鸽嘴尚未出门，只见虎镇邦来了，慌慌的说道：“忘了大帽子。”夏逢若道：“你忘了怕怎的，天晴来取。”虎镇邦道：“我忙着哩。”夏逢若道：“不如赌一赌，这五十两我也不要，改日另兑付还我。只要你赌一场儿，我抽几千头钱，好过这连阴天。”虎镇邦沉吟了一会，猛的拍着桌子说道：“我就输死在你这里罢！”

夏逢若道：“输不死，输不死。”貂鼠皮道：“小弄。”虎镇邦道：“大弄我就不敢？只是大雨哩，当下没手，该怎的？”夏逢若脸向着谭绍闻道：“这不是一家儿。”虎镇邦道：“我怯生。”谭绍闻笑道：“我也不赌，我看你耍罢。”夏逢若道：“八十妈妈休误了上门的生意，你算上一家儿罢。”貂鼠皮笑道：“赌博场的监赌神，天生的是一尊邪神，管情缠谭大叔，谭大叔定然是肯赢的。”夏逢若道：“别的没手，你叫小豆腐去。”貂鼠皮道：“街上大雨，没个人儿来往，你隔墙喊罢。”白鸽嘴道：“是个好家儿。就怕他达知道了。”细皮鲢道：“他达没在家。雨头的，我听说他达在朱仙镇，装了四船黄豆，下正阳关去了。”白鸽嘴道：“你真是说瞎话哩。他有黄豆，他还碓豆腐卖，他肯装船出门么？”细皮鲢道：“卖豆腐发迹了有十年，久已不推镗子了。”貂鼠皮道：“十年不推碓子，他儿子还有甚么浆水呢？”细皮鲢道：“还是他达旧年一点老汁水儿。可怜这个老头子，每日不肯吃，不肯穿，风里雨里往家里扒捞。全不知一日合了眼，是与谁家预备哩。”貂鼠皮扯住细皮鲢道：“你跟我出来。”到了南小屋里，貂鼠皮道：“咱今日要弄赌，你怎的说那一号正经话？你真正是一个憨子！”细皮鲢道：“我忘了！该打我这嘴，再不胡说了。”虎镇邦道：“是怎的？我要走哩！”貂鼠皮回来道：“我今日把细皮鲢毁造了，改成撅嘴鲢儿。”夏逢若道：“不胡说罢，您收拾场儿，我去隔墙喊去。”

顷刻间，小豆腐儿拿着一个小布搭儿，一头装钱，一头装着银子，撑伞着屐而来。夏逢若道：“这连我才够四家儿，还赌不热闹。况我与谭贤弟烧香拨火的，也难过注马。怎的再生发一把手才好。只是雨太大，料些小虫儿都各上了宿笼。却该怎的？”白鸽嘴道：“委实近处没人了。”只见乌龟口中唧唧道：“我配上一

家罢？”夏逢若道：“你要配场也不妨，只是爷们在这耍，你站着不是常法，你坐下却又不中看。”乌龟道：“咳！不吃亏这赌博场中坐的多了，怎的如今升到了站着地位？”貂鼠皮笑道：“只要你有钱，坐下也不妨。”乌龟道：“我若输了，你把当俺家的衣裳票儿，输一张递与我一一张票儿，我自己出息回赎。”排场已定，还无钱可赌，夏逢若道：“老刁呢？方才虎大哥给我的元宝，我既当下不要，你且拿去，到郭钱局子里，交与他，只搬他十千钱。赎银子时，过十天加钱五百。”貂鼠皮道：“着我去，弄出事体来。夏哥，你去街上，不拘谁家的钱，借他十千，过此一时就还他。”夏逢若道：“我不去借。我有一个脾胃儿，若是还打算还他，我就先不借了。这是我一生独得的秘诀。”貂鼠皮笑道：“好借好还，再一遭儿不难。”夏逢若道：“我断断乎不肯破了戒。”大家俱笑。貂鼠皮只得拿了元宝，到郭家钱柜上押了十千钱，背的回来。因此排开赌场，大家摆开注马，赌将起来。

珍珠串儿听说汉子又赌，从后边出来，见了他家男人，嚷将起来。乌龟道：“我输了，我丢不了房屋田产，我赢了，我得钱。”谭绍闻道：“你且回去，没有大输赢，不妨事。”珍珠串听是谭绍闻解劝，方回后边去讫。

这虎镇邦初掷之时，装痴做憨，佯输诈败，不多一时，谭绍闻赢了一百多两。出外解手，貂鼠皮跟的出来，说道：“谭大叔如何？这虎不久儿是个整输家子，你放心赢罢。”谭绍闻笑了一笑。虎镇邦看见谭绍闻成了骄兵，大有欺敌之心，趁绍闻出来，向夏鼎道：“使的么？”夏鼎道：“使的了！”绍闻回来，虎不久加上手段，弄出武艺，手疾眼快，不但满场之人看不出破绽，连自己也莫知其然而然。半个时辰，谭绍闻把赢的输尽，又输了三百

多两。此时谭绍闻心头添上一个“急”字，众人口中添上一个“捞”字。一个时辰，谭绍闻输了八百两，小豆腐输了一百二十两。

正掷的热闹，忽然来了一个府堂革退的老门役，名叫姚荣，进来说道：“虎将爷发了财，吃一瓶罢！”虎镇邦掐了一百钱道：“你休要搅，拿去吃一壶。”姚荣道：“虎将爷好轻薄人，我不过说句笑儿，谁问你要钱？你就当真的赏人一般，难说我住衙门，从不曾见过钱么？”虎镇邦赢的几乎够一千两之数，正想散场，恰好遇见这个叉儿，便掏出兵丁气象，发话道：“你那个样子，休在我面前抖威！”夏逢若道：“都是自己几个人，休歇了场儿，谭贤弟输的多了，捞一捞，轻欠些儿。”虎镇邦把色盆一推，说道：“他跟你是一家人，这些古董话，叫谁听哩！”姚荣道：“好晦气！我是天阴了，闷的慌，闲来这里走一走，就落了个没阳气！”虎镇邦道：“你这个忘八蛋子，嘴里七长八短，好厌气人！”这一句骂得姚荣羞激为怒，伸手将盆里六颗毒药丸捞在手中，说道：“你也不是官赌！”起身就走。貂鼠皮等几个人，怎肯叫他拿的赌具去？上前抱住乱夺。虎镇邦怒道：“你这个狗彘的，要不把我的赌首到抚按大老爷衙门，你就是万代杂种羔子！”姚荣道：“这却也不敢定。”虎镇邦赶上去一推，将姚荣推倒在泥窝里，众人夺了赌具，姚荣一路乱喊而去。

这原是虎镇邦见赢的银子数目多了，怕谭绍闻、小豆腐发赖，故借这个造化低的抖个威风，回来向夏逢若道：“我共赢了他二位九百二十两。汉子家干事，一是一，二是二，明日我就在此处等这宗银子。若是流脓搽水的，我这驴性有些粗莽，千万莫怪。”夏逢若道：“谭贤弟你二位听话，休叫我开场的作难。”谭

绍闻与小豆腐无言可答。只见那貂鼠皮回来慌道：“不好了！姚门子带着一身泥，望府太爷衙门飞也似跑了。”谭绍闻听得此言，又把输银子晦气丢讫，却先怕弄起官司来。夏逢若道：“他若喊了汪太爷，这就了不成。汪太爷性如烈火，就要滚汤泼老鼠哩。”虎镇邦道：“淡事。四十板子，枷号两个月，把我这分马粮开拨了，我正要脱身不当这户长哩。”装起五个元宝，说道：“我有罪，失陪了。那一个元宝，您酌夺去老郭钱局里回赎罢。”气昂昂的走了。

谭绍闻道：“刁大哥，你快去赶姚门子去，休叫他喊下太爷。”貂鼠皮道：“您看虎不久这狗攘的，恁样的强梁。姚门子一面笑，他就动恁的大火，叫人家受不的，还推了一跌。咱干的是犯法的事，他还恁样撒野。依我说，咱同去央姚门子，叫他给咱留点地步儿。”谭绍闻道：“刁大哥，咱弟兄们一向好相处，我不好意思出街，借重你替我留下姚门子，我改日致谢。”夏逢若道：“谭贤弟主户人家，怎好去央一个门役？咱去央他罢，他是太爷革退的门役，他就未必敢胡喊。”貂鼠皮道：“我来时，白鸽嘴已扯住他，往白小泉酒馆去了。”小豆腐见先前那个光景，也不知甚么时候，早已抱头鼠窜而去。只见珍珠串出来，嚷乌龟道：“咱还不走么？时刻闹出官司来，咱走着就不爽快了。”乌龟道：“二尺深的泥，往那里走？”

两口子争执未完，白鸽嘴早已扯着姚荣进来，夏逢若、细皮鲢、貂鼠皮跟着。谭绍闻看见，心中有了三分放下些儿。紧着起身让座，姚荣气忿忿的坐下，说道：“您适才可见了，我奉承他，倒奉承的不是了，满口将爷，就惹下他。他休把人太小量了。三尖瓦儿绊倒人，我若不把他告下，就把我姚字颠倒过来！”貂鼠

皮道：“你当日在衙门里，给人家干了多少好事。谁不知道那虎不久一个兵丁头子，与他较正甚么？你消消气儿，咱弄个东西儿吃吃。”夏逢若正在那里数散钱，不知怎的少了一千多。提起五百，叫白鸽嘴街上办理饮食去了。

这姚荣只是发话，众人只是劝解。不多时，白鸽嘴办理酒肉上来。这一场儿朋友，切切撕撕，摆满桌面。叫乌龟在南小屋里烫酒。众人让姚荣首座，谭绍闻次座相陪，也把珍珠串叫出来陪酒。众人一顿好吃。惟有谭绍闻只吃了两三箸儿，便不吃了，心中千头万绪，好生难过，只强呷了几杯酒。众人盆倾瓮倒，好向口中乱灌，都有了半酣的光景，定要叫珍珠串唱曲子。珍珠串被强不过，向姚荣道：“你要把这场气丢开了，我就唱个曲儿奉敬。”姚荣道：“既然众人相劝，难说都是向他的？况又有谭大宅再三说合，我就把这口气咽了罢。”白鸽嘴道：“俺众人承情，大家敬一杯，珍大姐唱曲罢。”珍珠串只得润了娇喉，掉动香舌，用箸儿敲着桌儿，唱道：“看中庭闪淡月半明……”哼腔未完，只见乌龟早已吃的醉醺醺的，跳在院里发话道：“俺虽说走了下流，俺伺候的是王孙公子、儒流相公，难说不拘甚么人，叫唱就唱？我一会跑到他家里，坐在他堂屋当门，叫他家唱着我听哩！”姚荣见不是话头，说道：“他这光景是醉了。我一生怕见醉汉，我要失陪，我走罢。是话儿不提就是了，我是识好歹的人。”拱了一拱手，说道：“讨扰！”一溜烟出门去了。这乌龟睁着眼，口中还罗唆不清。

且说谭绍闻见姚荣去了，把喊官的怕情打叠起，却把输银子的事上的心来。觉着吃的东西只上喉咙，咽不下去，说道：“我要走哩。”珍珠串那里肯放？谭绍闻道：“我竟以实告，输的多了，

委实难过，我回去打兑银子还他。”那乌龟见谭绍闻要走，一手扯住道：“休走哩，咱再赌一场子。我明日开发那兵丁头子，好便罢了，若是不依我的说，我就扎他顿刀子！”珍珠串见汉子醉的发病，只得嚷道：“叫你烫酒，就偷吃的恁个样儿，还不睡！朱仙镇吊在梁上，打的是谁？”乌龟丢了谭绍闻，就要打珍珠串儿。谭绍闻得了空儿，也顾不得雨衣，穿了一对泥屐，回家去讷。

众人把乌龟关在南小屋里，任他打门撞墙，不理论他。少时，也就睡到地下。众人才商量，明日怎的叫虎镇邦要银子，怎的均分话头。正是：

堪惜书愚入网罗，悔时只唤奈如何！

殷勤寄语千金子，可许匪场厕足么？

第五十九回

索赌债夏鼎巧关切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

且说谭绍闻输了八百两，又几乎闹出官司，少魂失魄，到了家中。上的堂楼，王氏问道：“在谁家坐了这大半日？”绍闻心不在焉，竟是未曾听见。巫翠姐道：“娘问你在谁家，怎的不答应呢？”谭绍闻道：“在东街绸缎店坐了。”冰梅道：“与大叔留的鸡儿，吃也不吃？”谭绍闻道：“拿来。”冰梅与樊家捧了四器，放在桌上。谭绍闻举箸一尝，却也极为适口。争乃心中有病，仍然咽不下去。只胡乱叨几箸儿，强逗嬉笑而已。吃毕，便去东楼一睡，因闷添倦，不脱衣儿，只睡到四鼓方醒。睁眼一看，西边月色晶莹，直射窗棂，方晓得天大晴了。鸡声一唱，触动了白日所为之事，暗暗椎胸，好难受的这个“悔”字也。

挨到天亮，只得起来梳洗。无情无绪，须还上碧草轩来。饭后时节，只见一个小孩子，拿了一封小札儿，送到轩上。谭绍闻接住一看，上写着：

字启谭贤弟入目：套言不叙，昨日那宗之事，此人已索讨两回。那人见小之辈，性又粗暴，贤弟深知。可清结于他，勿使我作难也。千万！千万！

知名不具

谭绍闻看完，早知是虎镇邦索债之事。向小孩子说道：“我也与你写个字儿捎回。”小孩子道：“我送这字是三十文。”谭绍闻道：“我也与你三十文，你捎一封回书去。不然，那的便不知你送到不曾。”小孩子道：“相公快写，我还要上街卖糖去。”谭绍闻取过一副花笺，也写道：

来谕已悉，自当急为楚结。但天色初霁，通衢皆是泥泞，容俟三日后，如数以偿。谨此奉覆。

名心印

写完，封缄了，递与小孩子，也与了三十文钱，叫他持札回覆。

到了夏家，貂鼠皮看见便道：“是一角白头文书，不用说了。”夏逢若道：“先行知会文书，然后解的饷来，也未可知。”接书一看，原来是定期在三日以后，貂鼠皮道：“要上紧些，怕有了走滚。赌博场休要太认真。”白鸽嘴道：“这样主户儿，输下一个不问他要两个，这就是光棍家积阴功哩，可怕他走滚么？但事只宜缓，若太急了，他再遭就不敢惹咱了，岂不是咱把财神爷推倒么？”说犹未了，虎镇邦到了，问这两宗赌账的消息。夏逢若道：“这是谭宅来书，定下在三日以后哩。”虎镇邦哈哈大笑道：“就是三十日，谁说迟了么？当下只要他不发赖，久后只要他不断赌，东山上日头多似树叶儿，叫他慢慢的纳进奉。但我当下要出差，往江南高邮州去，要两个月，才可完了这宗事。您们慢慢的要，千万不可逼勒紧了，打断了他们想头。我如今上老郭钱桌上，讲这宗饷银换钱的事，还抽一张旧押票。”众人人为虎镇邦建了头功之人，一齐送出大门而回。

貂鼠皮道：“适才虎不久那话，虽说的有理，但他是看透了这赌账不得三两日完备，他又要上高邮去，不得在家，所以他叫

慢慢的要。依我看，咱要赶紧为妙，一来怕小豆腐他达回来，要着就要惹气淘神。二来谭家这宗账先尽着要到手里，咱先多使几两。赌博账，谁定着官价哩？谁多使些，谁便宜些。”夏逢若道：“不错，不错，你说的很是。再迟两三日，看他动静何如。”细皮鲢道：“你们这光景，是半截强盗半截佛，那再干不了事。今日你就亲身去讨，只说虎不久儿执着不依，咱又不得罪他，有何妨呢？”夏逢若道：“您怎的不该去？”细皮鲢道：“俺两个说话不入耳，你与谭家有神前一炷香，换帖弟兄，话儿分外中说些。”夏逢若道：“少不得我去走这一遭。”貂鼠皮道：“这光景还去不得。”貂鼠皮一面说着，一面一手把夏逢若脖项纽扣儿扯断。夏逢若道：“怎的说，怎的说，这是做甚么呢？”貂鼠皮笑道：“苦肉计。你到谭家就说，你情愿三日后清结，虎镇邦就一手攥住领口，说你为了盟兄弟情肠，要打耳刮子。谭相公亲见虎镇邦昨日罗唆，如何不怕呢？你的话便好说了。”

言尚未已，小豆腐儿腰中偷出的一百二十两送到。夏逢若等欢喜不尽，夸了几句：“真正汉子家做事，一清二白的，毫不麻缠葛藤。”还要款留，小豆腐道：“家父有个信来，说今晚就到。我不敢多坐，回去罢。”众人拱手相送，好不亲热钦敬。小豆腐去讫，貂鼠皮道：“咱把这宗银拨出五十两换钱，清白了酒务、面店的首尾，回赎珍大姐衣裳。七十两锁在抽斗内，等谭家银子到了，一搭儿同虎不久均分。余剩的叫夏伯母抽了肥罢。”夏逢若果然锁讫，起身上萧墙街来。

进的碧草轩，谭绍闻在椅上睡着了。听的脚步响，早已一颤而醒。夏逢若坐下，拍拍手道：“咳！贤弟呀，你昨日熬了，呆了？赢了他两个元宝，我不住使眼瞅你，想着叫你拔稍。你低着

头只是掷，高低叫他赢了七八百两。这银子他今日就要。我见了你的回书，定与他三天日期，狗攘的不容分说，抓住我的领子就要动手，说我偏向烧香弟兄。多亏人多手稠，劝解开了。贤弟你看，把我的纽扣子都扯掉了。这宗事，你该怎的完结他？再不惹他就是。”谭绍闻道：“委实手头没分文银子，竟没一线法儿。”夏逢若道：“我若是手头宽绰，定然替你垫上一半。争乃我没个银皮儿，何况七八百两！白白急死了人！你到底想个法子清楚他。”谭绍闻道：“你一向是知道我的人，从不赖债。但目下没一点诀儿。你的智谋高，看该怎的生法，我都依从。”夏逢若道：“若说这七八百银子，等着当地卖房，至少也得半个月说合，那虎不久是等不的。若说典当古董玩器、衣服首饰，一来没有许些，二来也不便宜从家中拿出来。看来这宗银子，要到街上赊东西，向当铺的典当才好。久后赌博捣成官账，才好清还。”谭绍闻道：“只要家中不知觉，不怕怎的我都依。”夏逢若道：“若要赊东西走当，这八百银子，就得两千多两银子东西，才当的够。若是少了，估当的先不肯出价钱。但平日还赌账的人，也有搬白布的，赊花包的，捆苇席的，牵骡马的，都不过三二十两银子的交易，易得运动。这七八百两银子，若弄这粗硬的货物，就得几十车，一发弄的声名大了，着实丑看。依我说，要上绸缎店赊些绫罗缎匹，打造炉上赊些赤金凤冠，珍珠店赊些大珠子穿金冠的牌子，药室内赊些人参，只要值钱的东西，又妙相，又当出价钱来。”谭绍闻道：“这也难行。赊绸缎，没有嫁娶的事；赊金冠霞帔，我又不曾与家下的挣下诰封；若说人参，谁是病人吃药哩？赊出来，原易得当，只是去赊时，张不开口。”夏逢若道：“你说的也是。这可该怎的呢？”谭绍闻道：“你且回去，我自有酌夺。难道说你没

本事对虎不久说，叫他款我几天么？”夏逢若又暗计小豆腐送的尚有银子，因说道：“也罢，我就回去，尽着我跟他缠。他再说打的话，我就要见他的将主哩。”谭绍闻道：“使不得！使不得！只要与他私下和解，再休说官上动气。”夏逢若道：“左右是干系着贤弟哩，不然谁肯受他呢？”夏逢若起身要去，谭绍闻送至胡同口而回。依旧坐在轩上，好不闷移人也。正是：

读书只合守寒窗，散闷缘何入匪场？

此日仍然添上闷，怎如寂寞只平常？

且说谭绍闻坐在轩上，心中左盘右算，这宗赌债难完。若说撒赖，那虎镇邦是个鲁莽兵丁，时候儿还不许迟，可见数目儿也是不能短少的。且这宗银子，无处起办，若是说卖城内市房、乡里田地，那得有一说便成的主儿？若是说街上铺子赊货物走当还赌债，怎的到客商边开口？不说原情，赊物何干？说了原由，商家未必肯拿人家血本与别人周旋赌账。若是说家中装成几个皮箱，母亲妻妾面前说个甚么？且僮仆家人辈不成一个看相。左难右难，忽然一个短见上来，拍着桌子道：“不如死了罢！我见许多欠赌债的寻死上吊，想必就是我今日这个光景。只可惜我谭绍闻名门子弟，今日也寻了这条路径。”忍不住痛上心来，暗哭了一场，寻了一条大麻绳，缚在梁上，向家中低声哭道：“娘呀，我闪了你也！”搬着一个杌子，站在上边，分开绳套儿，才把头一伸，忽的想道：“我现有若大家业，怎的为七八百银子寻了无常？死后也叫人嗤笑我无才。”忽的又想道：“父亲临终时节，千万嘱咐，教我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我今日背却父命，弄出许多可笑事，这样人死何足惜！”哭了一声：“爹爹，不肖子愿到阴曹受罪责也。”把足顿了一顿，将头伸入绳套之内，蹬翻小马杌子，早

已昏昏沉沉，到了不识不知地位了。

且说王氏在家中，忽然心焦起来。见天色已晚，儿子尚不曾下学，恰好邓祥点着一个灯笼，从楼院过来，王氏道：“邓祥，你去书房中看看大相公，天晚了，还不曾回来，或者又向别处去了？”邓祥领命而去。德喜儿道：“我午后送茶去，把茶壶丢在书房的，我也趁灯笼取回来。”二人进的园门，德喜道：“不知怎的，今晚我有些害怕。”邓祥道：“走熟的地方，有甚么怕？那书房中不是大相公走动么？”说着，早到轩内，猛的见谭绍闻吊在梁上，把德喜儿早唬的掉了魂。好一个邓祥，全不害怕，放下灯笼，心头一急，膂力添了千钧，扶着杌子，站在上面，用力一抱，往上一举，那绳套儿松了，款款抱住，叫德喜道：“你休怕，还不妨事哩。你把椅子放近些，我抱着大相公坐了，你好回家叫人去。”德喜儿向西间搬椅子，猛然看见老主人谭孝移背墙而立，惊道：“那不是老太爷么？”也不见答应，早把德喜儿唬的倒坐在地，爬不起来。邓祥道：“你胡说的是甚么！那是灯笼照见你的影子。快搬椅子来！”德喜强为扎挣，扯了一把椅子，浑身战个不住。邓祥也觉怕将起来，争乃怀中抱着谭绍闻，无可放手，忽然道：“咱救的是大相公，就是老太爷在此，也没有恼咱的意思。你把灯笼罩儿爽快去了，作速回去叫人，我抱定大相公是不敢放手的。”德喜儿得了一声，就往外跑。走的猛了，被门限儿绊住，往外一跌，直跌到月台上，将鼻子磕破，流起血来。邓祥只是紧催，德喜儿也顾不得鼻血，拐着一条腿，跑到家中。方进后门，便大声喊道：“俺、俺、俺大叔吊死到后学梁上了！”楼上听得一句，王氏、冰梅、巫翠姐一齐出来。德喜早到后门里，前气儿不接后气，哼着说道：“俺大叔后学吊死、死到后学梁上了！”这王氏哭

了一声：“儿呀！”就向碧草轩跑来。进的角门，看见轩上有了明儿，只听的邓祥喊道：“快来！”王氏早已身子软了，坐到地下，往前爬起来。巫翠姐、冰梅两个人挽住，也捞不动。多亏老樊后边跟到，双庆儿也到了，搀上轩来。王氏只是抱住“乖儿、乖女”的乱哭，邓祥道：“休要乱哭，抬起腿来，脚踏住后边，休教撒了气。你们慢慢的叫罢。”巫翠姐口羞，叫不出来。冰梅扶住头，叫道：“大叔醒醒儿！奶奶叫你哩！”兴官儿也来了，急道：“爹爹，你不答应俺奶奶，俺奶奶就要打你哩。”王氏跪下道：“若叫俺儿过来，观音堂重修三间庙宇！”

也是谭绍闻命不该死，口中微有哼声，邓祥道：“罢罢，有了想望了。作速去姚杏庵药铺，取点吹鼻散儿。前日关爷庙戏楼上吊死那一个卖布的，是姚先生吹鼻散的药吹过来的。”双庆儿早已跑去取药去了。少时，谭绍闻身上有略颤之意，邓祥道：“樊嫂，你挡住腿，总休放松。”双庆取的通关散药面儿来了，德喜儿忙在书案上寻了一枝笔，拔了笔头儿，将药装在笔管儿内，向谭绍闻鼻孔儿一吹，谭绍闻面上欲作嚏状。又吹了少许，谭绍闻把头往前一起，打了半个嚏。邓祥道：“不妨事了，奶奶放心罢。”

又迟了一大会，谭绍闻微有睁眼之意。邓祥叫道：“大相公，奶奶在此多时了。”谭绍闻渐渐苏醒。看见家人都在面前，欲扭项而看，觉脖项疼的要紧，只得将眼珠儿滚着看，方想起自己是既缢救活的。见母亲扯着手儿，泪流满面，良心发动，强伸双手，捧扯生身母亲的手儿，忍不住自己说道：“这样人你哭他做甚么！”王氏道：“儿呀，你只会说话儿就罢了。我见你亲，你休死！我老了，你为我，你再休死了！”说的满屋的人个个无不呜咽。

又乱了一会，谭绍闻全魂已复，离了邓祥怀中。这邓祥已把浑身衣服，汗都浸透了。正是：

个个人儿恶死亡，博徒往往好悬梁；

只因势迫并情窘，寻出人间救急方。

于是巫翠姐、冰梅搀着王氏，邓祥、双庆儿搀着谭绍闻。那德喜儿于先时众忙之中，只得仍到轩上，此时依旧罩上灯笼，提着在前引路。忽的一声道：“哎哟！那不是老太爷么，又在厢房门外站着哩！”众人扭项往厢房门外一看，却没个影儿。邓祥道：“那是你的眼花缭乱，把人影儿当做老太爷了。”谭绍闻顿了顿足，咳了两声。

一路回到楼下，这德喜大声哭将起来，说道：“我是该死的人，我两三番见过老太爷，想是我不得活了！”老樊道：“小孩子家，张精摆怪的，单管着胡说！”邓祥道：“德喜儿他不是说谎。我在后书房，我也是不敢说，怕你们胆小害怕。我卸吊时，我亲见老太爷站在西墙灯影里。以后他回来叫您们，我抱着大相公，听的嗟叹，仿佛是老太爷声音。起初我也害怕，后来怕的极了，也就顾不的怕。德喜他全不是说瞎话。”王氏道：“既是你们见老太爷，想是他的阴灵不散，保护儿子。你们到前厅烧张纸儿，叫他再休出来唬孩子们。”惟有德喜儿不敢去。谭绍闻道：“想是我做下不成人的事，爹爹阴灵见怪，我也去前厅磕个头儿。”王氏道：“罢哟，这是他的灵柩放的久了，成精作怪的。以后只打算埋殓事罢。你今晚就在堂楼内间睡，我扶事你。”谭绍闻只得依命。

众人向前厅烧了纸，已近三更天气。德喜随邓祥去睡。德喜怕极，就与双庆儿睡在一个床上。合家也各自安歇。有诗单道谭

孝移恍惚隐现的这个话，乃父子一体之理也。诗曰：

父子真情脉脉通，东崩西应理相同；
试看孝思肫诚子，爰见恻闻一念中。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且说王氏爱子情深，这一惊几乎失魂。本夜即留在堂楼，叫冰梅拴了门，王氏问道：“你毕竟是为着嘎来？”谭绍闻无言可答。王氏道：“你是与谁家合气来？”绍闻摇摇头儿。王氏道：“你听谁家说咱甚么来？”绍闻道：“咱家书香旧家，清白门第，谁敢说咱甚么。”王氏猜摸不着，又问道：“你或者是赌输了人家钱么？”绍闻低头不语。王氏道：“你每日在后书房念书，就是前日出门半天光景，该输多少呢？”绍闻叹了一口气道：“原是我到夏大哥家略走走儿，他们说天阴心焦，顽一顽儿。不多一时，输了十来两。”王氏道：“十来两银子能值多少，就寻死觅活的？明日还了他就是，不过你不再赌就罢。”绍闻道：“只是我干的事不好，心下着实生气。”王氏道：“哎哟！如今人那个不赌？许多举人、进士、做官的，还要赌哩。你就是略弄一弄儿，谁嗔你来？输的有限，再休这样儿唬我。”母子说了一会，各入南柯。

忽的，老鼠在楼板上撕的纸条儿响，王氏梦中听的，便发哎喊起：“救人！有了鬼了！”冰梅急忙起身，跑到王氏床前，说道：“那是老鼠蹬的碗碟响，奶奶错听了。”王氏方才醒了，说道：“我是唬极了。”身子兀自战个不定。绍闻敲火燃烛，又乱了一会，

方才大家安寝。

到了次日，合家都起身梳洗，惟有谭绍闻却成三日新妇，并内房门也觉难以出来。王氏极为安慰，绍闻毕竟汗颜。不但门儿羞出，并饭也懒吃。王氏命德喜儿往鱼市口买鱼作羹。德喜领命，到了市上，恰好撞见王象荃在鱼市口卖蘑菇。德喜把碧草轩投缯的话，一一述了，王象荃叹道：“不用说是输了钱，且输的断乎不少。我跟你同向家中瞧瞧。”德喜儿提着鱼，王象荃提着一篮儿肥蘑菇，径上萧墙街来。到了楼院，就说与大相公送蘑菇来。此时王象荃破衣破履，且系大雨之后，居然是一个卖菜翁样子。王氏见了，虽不甚瞅睬，也有一点儿惻然之意，说道：“你吃了早饭儿回去罢。”王象荃也不好追问所闻之事。

吃了早饭，到土地庙前。少坐片时，早有邻人向他说道：“王哥，自从你移在城南，你家大相公一发不好了。即如昨日，被虎不久儿一场子赢了一千八百余两，回来自己上了一吊，在书房中喊叫了半夜。这可像正经书理人家的事么？不如你还回来罢。”王象荃听见输了一千八百两与自缢的情节相符，跌足道：“这一番赌，连旧息债，这分产业，怕断送七八分了。”邻人们个个嗟叹不置。

这王象荃一事上心，径上东门春盛号而来。王隆吉正在铺内，看见王象荃说道：“王中，你久矣不曾来，到后边说话。”王象荃跟着王隆吉到了后边柜房，王隆吉指椅说道：“你坐下说话。”王象荃再三不肯，坐在门限儿上说起话来。王象荃道：“今日有一宗事，非舅爷不可。俺家大相公，一场子输了一千八百两，自己急了，到后轩中上了一绳。我想这些游棍哄骗人家子弟，惟是家有利害父兄，开口说出官首赌，到街上胡喊乱骂，这些光棍

怕的是见官挨打带枷，就歇手了。若是失了主意，要心疼自己儿子，忍气吞声，替还赌债，这些光棍不惟一次哄骗，早已安下第二次诱赌的根了，将来不输到片瓦根缘，光棍们再不歇手。我想俺大爷去世，谁做这事？现今舅爷是大相公嫡亲母舅，就到街上发些利害话头，只说要首外甥的赌博到官，说是寡妇、孤儿被人哄赌，以致现今应考高取的童生悬梁自尽，幸亏被人救下，仅免丧生，现有邻佑作证。这样做来，大相公也没有受刑之理，只有这一起光棍披枷带锁，将来也省的还钱，也就再没有第二遭。舅爷是精细很会做事的人，有甚么不好的事情？”王隆吉道：“你说的很是，只可惜昨日下午下亳州去了。亳州有个谎信儿，说是谁家行里走了点水儿，烧下七八座房子，现今行里寄顿着一千二百两货物，小伙计苏第三的年轻，也不知是咱行的不是咱行的。昨日扣的白日幌的牲口骑去。你说这可该怎的？”王象荃听说王春宇远去，心下好不怅然，说道：“想是天意的事，俺家这分产业、门户，该从大相公手中倒了。这也是没法子。”王象荃快快而去，另作计较。

王隆吉听见谭绍闻上吊的话，叫伙计看住铺，来向萧墙街探望姑娘。到了堂楼坐下，王氏问道：“你娘在家可好？”王隆吉笑道：“俺娘叫我来看看姑娘。”姑侄说些闲话，只不见谭绍闻动静，王隆吉道：“我到轩上看看表弟去。”王氏道：“他在家，身上感冒着，不敢见风。”王隆吉道：“勉强挣扎出来。许久不见，说个话儿。”谭绍闻在内间听的明白，想中表弟兄，没个不见之理，只得出来道：“我听你话久了，只是身上不妥，难以出来。”王隆吉上下打量，看见大护领往上拥着，心中早已明白，说道：“贤弟气色还不见怎的，想是略出点汗儿便会好了。”谭绍闻道：“五

更时略有些汗儿，今早已自轻些。”心中想道：“这事不与表兄王隆吉商量，更有何人？他近来做生意，人都说他是少年老成，且经的事体颇多，不如以实告之，看如何计较。”因说道：“表兄，我与你到前账房坐坐。”王氏道：“隔着放灵屋子，去那做甚？”王隆吉已知谭绍闻必有商量的话，因说道：“我正要到前账房里，借长算盘使用。改日买下，即便送来。”

二人出的堂楼，径穿前庭到账房来，蛛丝绕梁，尘土满案，全非昔日光景。王隆吉道：“自从阎相公走后，许久不曾到此。”谭绍闻道：“也听的他贵处人说，阎相公到家，打发他尊翁入土，又领了一个财东资本，如今已大发财了。”王隆吉道：“我幼时也只说他是一个记账的相公。今日回想阎相公那个光景，才晓得他是生意行中极牢靠的人。”谭绍闻道：“闲话少提。咱是中表弟兄，就如亲手足一般。我有一宗丢人的事，一时心迷，输了虎兵丁八百银子，表兄你替我生个法儿。”王隆吉道：“你怎的一时输了许多？”谭绍闻道：“说不得！只是当下该怎么处？”王隆吉道：“我近来只是在生意内翻弄，自幼儿咱那事体，都是憨懂的，提不起来，不说他了。只是你近来怎的还不省事儿，弄下这个大窟窿？”谭绍闻道：“一时鬼迷了心，后悔不及。只是自此以后，永不干这事就罢。但当下该怎的？”王隆吉道：“第一个上策，就该出首告官。”谭绍闻摇头道：“使不得。咱是汉子家做事，如何今日急了就首起赌来？况且经官动府，也要招没趣。”王隆吉道：“赌场里膺汉子，便是一百二十四分的死眼子。难说万岁爷知道了，御赐你‘仗义疏财’的牌坊不成？你今日怕招没趣，久后弄到穷时，抬手动脚，都是没趣哩。”谭绍闻道：“凭怎说，经官我是不敢的。再想法子罢。”王隆吉道：“其次只可弄三五百两银子，请

个有担杜的、敢说话的人，居中主张，叫他们让些，不能如数，不过是没水不杀火而已。更下，惟有典庄卖地，如数全还，叫他们口称汉子，心中暗算第二遭如何下手。你只弄得一贫如洗，也与他们合伙哄人，便是将来的下场头。”谭绍闻道：“却是你那当中一说还行的。只是当下银子没法凑办。你如今生意行中极有体面，你就替我揭四百两，与他们一半儿。他们十分不依，只得由他们罢。”王隆吉道：“你舅常对我说，‘官不保人，私不保债’。况且我也没本事与你揭四百两。”谭绍闻道：“我须比不得别人，是我舅的嫡亲外甥。况且我也还得起，久后连本带息，一一清还，俺舅也不得知晓。即令知道，也没的说。我以实告，我昨日因这宗不成事，还寻了一个拙见，难说街上人不传的你知晓么？我如何当下出门？你要不给我揭这宗银子，我就跪下了。”说着，早已屈下身去。王隆吉急忙扯住，说道：“慢慢商量。”谭绍闻道：“若说商量，你还不肯的意思。满城中，只有咱两个至亲，如同胞兄弟一般，为甚的我到作难之处，你该袖手旁观哩？”王隆吉心中打算，谭绍闻不是赖债之人，只得承许了揭债。

二人出的账房，拿了一条长算盘，到了楼下。王隆吉说了铺内无人要走的话，王氏道：“有两尾大鱼，并有新蘑菇，叫厨下整理成了，不必说走。”王隆吉只得遵命。少时，老樊抹桌子，捧来席儿。饭完，王隆吉要走，谭绍闻送至胡同口，又叮咛一番，方才分手。

到了次日，王隆吉说个宗儿，先讨了谭绍闻花押揭券一纸。谭绍闻叫双庆儿密请夏逢若，商量清还赌账、恳请求让的话说，谁知夏逢若也弄出一件不雅的事儿，不在家中，上衙门去了。

原来夏逢若与貂鼠皮等得了小豆腐一百二十两银子，先换

二十两，清还酒饭、积债。众人商量，趁虎不久往高邮去，再换四五十两，大家分用。待虎不久回来，只说小豆腐完了一半，那六十两，就说央人说让了，有何不可？夏逢若开了抽斗，取出银子，到老郭钱桌上换了制钱，分成六分子，夏逢若人一分、房子一分、母亲一分，其余貂鼠皮、白鸽嘴、细皮鲢各得一分。

却说这一起匪棍手有了钱，便等不得诱赌哄人，早已本窝的斗起家鸡来。四个人整赌了一日，酒肉满吃。又赌到更余天气，貂鼠皮道：“我坐不得了，要上南小屋睡睡。”撇下这三个人，仍自赌个不休。

到了二更天气，正赌得热闹，只听得后边哭喊叫骂起来。原来貂鼠皮见夏逢若门户上不留心，便藏了个李代桃僵之意。谁知后边参透了指鹿为马的隐情，妇人叫骂起来。夏逢若急向后边一问，内人哭诉原情。夏逢若到了前边，怒气填满胸臆，便向小南屋看貂鼠皮。门尚未拴，貂鼠皮睡得呼呼的响。白鸽嘴道：“只怕有了歹人，听说咱近来赢了许多银子，也想分个肥儿。”夏逢若将灯一照，四壁并无痕迹。惟有妇人叫骂不休。坐到天明，也没头绪。细皮鲢到小南屋，喊貂鼠皮道：“有了贼人，乱了半夜，你还睡么？”貂鼠皮揉着眼，问道：“您赌的谁赢了？”口中只管说话，总不出小南屋门儿。

原来貂鼠皮只有一只鞋，出不得的门。日已高上，把后边的鞋做了赃证，貂鼠皮没的支吾，只得磕头求免，说是一时心浑，忘了珍珠串昨日已走了，故有此错：“若不然，咱是如何相与，我再不肯做那没良心的事。”白鸽嘴道：“夏哥你休要往自己头上加粪，老刁不过一错二误的，难说他真正好意思么？只以哑了为妙，传出去臭名难当。”细皮鲢道：“你甚么事还没经过的？本来是虚

事，若要认真做起来，少不得惊官动府，那时节出乖弄丑，老嫂子要出官说是强奸，他要说旧日有账，他说的有根有梢，落下口供，定了案，你还要后悔起来。我劝你是向你的，你再想。”夏逢若倒有了三分放下的意思，争乃妻儿哭个不住，母亲嚷个不休，又难自己回后边劝解。貂鼠皮只是磕头不已。

忽然有人叫门，夏逢若只得往应。才开门缝儿，本街保正王少湖，带领两个守栅栏更夫，一齐进来，早把貂鼠皮用绳拴了。夏逢若慌了，说道：“俺们并没这意思，王哥，你是做甚的？”王少湖道：“你家吵嚷半夜，满街都知道了。我且问你，我见刁卓跪着你，是做甚的？”夏逢若道：“并不曾跪呀！”王少湖道：“膝盖上土现在。”吩咐更夫道：“你两个牵着他，随我上县禀老爷去。”貂鼠皮只得项带铁锁，把两只鞋穿上，跟定三人而去，这家中吵嚷之声戛然而止。

看官试猜，那里这个保正恰恰凑手？原来老豆腐自江南贩卖黄豆回来，晓得儿子在夏家输了一百二十两，偷的柜中银子还讫，真正切齿之恨。争乃自己是个卖豆腐发家，门低身微，不敢争执。况且富者贫之怨，一向被他们无赖欺侮惯了，不敢口中说出半个“不”字。今日半夜他家里吵嚷起来，一墙之隔，听的清清白白，因此偷跑至王少湖家，说知此事，暗暗先与了十两贿赂，说明开发了这一起游棍，搬的走了，还有十两谢仪。事完一一清缴，不敢放短。所以王少湖直到夏家，不容分说，将貂鼠皮带到县署。

宅门上说明回话，边公正在签押房阅状卷，将王少湖叫进去。王少湖把貂鼠皮在夏家所为之事，一一言明。边公见事关风化，即刻坐了二堂，把貂鼠皮叫到公案，讯问起来。貂鼠皮道：

“青天老爷在上，小的不敢欺瞒。这夏鼎家原是蒙头土娼，小人为他家把家业丢穷了，如今他见小人没钱，所以胡赖小人，无非欲把小人开发远离之意。”边公大怒道：“你这个刁头东西，明系赌博场中，有甚么别的争吵，公然敢喫血喷火！”先喝了一声“打嘴”，皂隶过来，打了二十个耳刮子，直打的两腮边增高继长，满口中恶紫夺朱。边公命唤夏鼎儿，夏鼎早在仪门外伺候。进的二堂跪下，边公道：“临潼县不曾起解你，叫你对质金镯一案，本县已格外施仁。你如何不改前非，又开起赌场来？”夏鼎道：“小的原是请他们晚间吃酒，这刁卓醉了，做下非礼的勾当。”边公大怒道：“明系赌博，除此以外，还有别的甚么非礼？不知耻的奴才，还敢另外胡说什么？本县与你个证见，叫你们死而无怨。”即拔一根火签，着快头协同王少湖，往夏鼎家搜寻赌具，作速回来。吩咐二人在甬道东边跪候。

到了夏鼎家，一切赌具在桌子上摆列，还未曾收拾。那盏大灯，到早饭时候还点着，明晃晃的。头役把一切赌具收拾包了，飞跑回衙署，呈在公案。边公叫二人近前道：“这是甚么东西？你们有何理说？”貂鼠皮又说道“他家女人”四个字，边公怒上加怒，如何肯等貂鼠皮说完？早已拔刑杖签丢在地下，门役唱了皂隶名子，皂隶过来扯翻，三十大板，打的皮开肉绽，撵下二堂去了。边公又唤夏鼎道：“你每日开场诱赌，聚一起无赖之徒，昼夜在家，还被这刁卓以污秽之言相加，若不按开赌场打你，显得这刁卓非礼便是真的。本县只打你们这个同赌争吵。”把签丢下五根，也打了二十五板，撵下二堂去。那“无端夤夜入人家”七个字的律条，边公总不教毫末沾着。非是糊涂完案，正是忠厚存心之意。

嗣后王少湖得了老豆腐谢仪。老豆腐又拿出银子，在钱指挥家回赎将夏鼎所住房子转当在手，俱是王少湖说合。

这貂鼠皮后来改邪归正，佣工做活，日学勤俭，积了几十两银子，娶了个老婆，成了人家，皆边公三十板之力也。白鸽嘴、细皮鲢不曾挨打，只得另寻投向，做帮闲箴片，后来在尉氏县落了一个路死贫人，结局了案。夏逢若得了房价，向西门内另赁一所小宅院去讠。

单讲此时夏逢若二堂候审，正是双庆儿来请之时，见前院中没一个人，进二门内问声：“夏大叔！”只听得内有哭声，不敢再问。出来时，见二个公人拿着火签，来寻赌具。街上打听，才知道夜间闹出事来。只得回去，将所见所闻，一一述与谭绍闻。这正是：

从来赌与盗为邻，奸盗相随自有因；
只恐夜深花睡去，入门俱是看花人。

第六十一回 谭绍闻仓猝谋葬父 胡星居肆诞劝迁坟

话说双庆儿到夏家，来请商量赌债一事，不见夏鼎。不多一时，就听得夏鼎因开赌场，到半夜里貂鼠皮竟成了“入幕之宾”，丑声播扬，在衙门中打官司，挨了二十五板。这谭绍闻还债，本是怯疼的人，况乃又是赌债，况乃索赌债之人弄出丑事，心里只想这宗赌博账将来可以糊涂结局，或者人家忘了也不可。因此把王隆吉替揭的四百两银子视为己有，且图手头便宜。

惟有王隆吉因中表之情，代揭银两，喉中如吃了蝇子一般，心内着实牵挂。过了一日，忍不住又来探望。到了碧草轩中，谭绍闻将夏逢若新闻说了一遍，便商量赖这宗赌债，勒掭不与的话。正合王隆吉之意，便说道：“表弟不还这赌债，是正经主意。赌博账有甚关系，不与他，就白不与他了。这混帐场儿，不拿出钱来的，就是有本领的人。甚么叫光棍？输了与人家撕打，赢了破上死要而已。你这主意极高。况且这宗银子，文书上写的成色，其实包瞒着不足，秤头也怯，每月十几两利息，何苦使他？不如我带回去，原物缴回。若是别人取的，目下就要利息。我料对门郑相公，一向与你舅还在相好一边，原物送回，未过五日，尚难遽说利息的话。”争乃谭绍闻一向手中穷乏，正图目前顺手，不

肯缴回，遂说道：“既然拿的来，怎好骤然送回去，翻来覆去的，不成一个事体。只过了两三个月，加上些须的利息送回去，表兄脸上也好看。”王隆吉哈哈笑道：“生意行中动了揭字，还讲甚么好看不好看这个话。我只怕你将来……”王隆吉就住了口。谭绍闻道：“你就说完何如？”王隆吉接说道：“只怕表弟将来穷到利不可完结的地位！”这句话把谭绍闻说的脸红了，强说道：“表兄有所不知，我是打算着埋你姑夫哩。停柩多年，毕竟以入土为是。所以我心中踌躇，要用这宗银营办葬事。况且办理葬事，虽平素正经欠债之家还不便上门催讨，何况赌账？越弄越松，将来或可一笔勾销，也不可知。”王隆吉道：“你说的一发不是话头。难说你殡埋姑夫，只图杜当赌账么？再休说此话，传出去人家笑话。俗语道，亡人入土为安。你说埋殡，极为有理，但平日毫无积蓄，全凭着揭借办这宗大事，将来家道必至亏损。休说我不曾劝你。”谭绍闻因说出一个“葬”字，难以改口，坚决不肯送回原银。

到了午时，留王隆吉吃饭。二人到了楼下。吃饭中间说到葬事，王氏道：“我心里正是这般打算，省的放的久了，成精作怪的。前日竟在书房显起魂来。这些孩子们都是害怕的，日夕时就不敢多出来。”王隆吉笑道：“姑娘说错了。岂有此理？”王氏道：“我说你不信，你问德喜儿，就是他见的真。”王隆吉只是笑，因徐徐提起四百银子的话。王氏道：“正好。福儿这个算计不错，埋了罢。你没听说这城中谁的阴阳高些？叫他选个上好的日子，发送你姑夫入土就是。这四百银子花费尽了，喘过气儿来，一本一息清还。此时若不足用，你还得替你表弟周旋。”王隆吉道：“殡埋姑夫，也是好事。但贫而不可富葬，只要酌其中儿罢了。休要铺排太过，久后还着艰难。比不得姑夫在日，节俭得手头宽绰。

如今只得将就些儿。”王氏道：“他一辈子的大事，也要邻舍街坊间看的下来。你只说城中数那一个的阴阳？”王隆吉道：“我不知道。只是前日我在首道衙门前过，见北拐弯的一个门上，写着报条儿，依稀记的上面写着京都新到胡甚么，‘地理风鉴，兼选择婚葬吉日’，还有嘎嘎大长两三行字儿。听说有许多人请他，或者是个阴阳高的。依我说，朝廷颁的月朔书上，看个好日子，也就使的罢。”王氏道：“你说这胡先生就好。但凡京上来的，武艺儿必高。他既通风水，我家连年事不随心，想是祖坟上有甚么妨碍，一发请他看看。福儿你记着，你去书房中拣个好日子，咱就备席请他，教他好好与咱择个好日子儿。”王隆吉自悔多言，又生出一片枝叶。过了午后，只得回去。只是这宗四百两银子，同了姑娘说明，心中也有几分爽快。

隆吉已去，王氏即与谭绍闻说起请这胡先生的话。叫双庆在书房取来皇历一看，第三日便是会亲友的良辰。家中商量厨事。及到了次日，王氏催谭绍闻上首道街拜请胡先生。

且说胡风鉴名星居，字其所，原是本县黄河岸胡家村人。自幼原有二分浮薄聪明，也曾应过祥符童试，争乃心下不通，因曳白屡落孙山。他外祖宗尔揖是个本县阴阳官，病故之后，胡其所把外祖所遗阴阳风水选择诸书捆载而归。十年前黄河南徙，把胡家村田地滚作沙滩。胡其所度日难过，遂把所捆书籍翻阅演习起来。邻人田再续在京都做司狱司，胡其所往京投任。田再续因刑部狱内犯官自缢，遂致罢职。胡其所流落京城，每日算卦度日。后来搭了南来的车，又回本籍。收了一个没根蒂的幼童，做了徒弟。遂在首道街赁了一所房子，写了“胡其所风水选择”报单，贴在门首。浑身绸绵，满口京腔，单等人来请他。

一日闲坐看书，只听得车声辘辘，到门而止。进来一个少年，跟了家人，展开护书，将帖放在桌上。胡其所展开一看，乃是“翌日候教”，下边拜名是“谭绍闻”。二人为礼坐下。胡其所道：“弟久客京师，旋里日浅，未得识荆，尚不曾投刺贵府，怎的当谭兄先施。”谭绍闻道：“久仰胡先生高名，兼且有事领教，明日率尔奉邀，仰希顺便过我，曷胜忻感。”胡其所道：“好的很！你我相交，一见如故。府上有何事见教，爽快对弟明言，愿效微劳。”谭绍闻道：“本当明日奉爵之后，跪恳过了，方可徐申鄙意。今既蒙下问，只得以实告禀。原是先君涂殡已久，今谋归窆，望先生择个吉日。还要央先生到荒茔一看。”胡其所道：“哎呀！这是谭兄一生的大事呀，要着实的谨慎。书本儿上说，‘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是了不成的。若是遇见个正经的朋友，山向利与不利，穴口开与不开，选择的日子，便周章的百没禁忌。若是遇见他们走道的朋友，胡闹三光的，也不管山向、化日，叫看风水他就有好地，叫选择他就有吉日。只图当下哄人家几个钱，其实不管人家的祸福。这个未免造下自己的罪孽。那年弟从京中到山东济南府，一家姓田的乡绅来请弟。原是一个走道的朋友与他用的山向，选择的日子。自从葬后，家中伤小口，死骡马，遭口舌，打官司，丢财惹气，弄的个受不得了。听的弟到了，一定要请。弟到他坟上看了一看，原是亥龙入首。这个该死的朋友，把龙都错认了。葬的日子，又犯了飞廉官符。弟彼时被京中一个徒弟，现做钦天监的漏刻科，写书来催弟进京，那的还讨闲工夫与他用事。这田乡绅再三央人留弟，弟不得已，与他改调山向，选了个天上三奇日子，登时家下平安。本年瞿宗师考试济南，公子就进了学，他令弟还补了廪。谭兄，你说这个殡葬大事，还了得么？”

谭绍闻道：“自是先生高明。”胡其所道：“弟也不晓得甚么，何敢当这个高明，只是不欺这个本心就罢了。”说话中间，谭绍闻告辞，胡其所道：“天还早呢，说话儿很好。”绍闻道：“明日及早来请，望先生光降舍下，再领大教。”

到了次日，邓祥驾车，双庆带来请帖。师徒二人鲜明新衣，坐车而来。到了胡同口，谭绍闻躬身相迎。进了碧草轩，为礼坐下。只见椅铺锦褥，桌围绣裙。胡其所满心欢喜，说些寒温话儿。少时整席上来，谭绍闻献了币帛贽见礼儿，又捧了四两登山喜礼，胡其所推让了一会，命徒弟白如鹞收讫。谭绍闻行了安席叩拜大礼，宾主坐下。少时席完，胡其所便问道：“尊茔在那边？咱同去望望。”谭绍闻道：“荒茔在城西不远，到明日坐车同去。”此夕晚景略过。

明日饭后，邓祥来说，车已套妥在胡同口。谭绍闻便请胡其所前往。师徒离了碧草轩，出了胡同口，谭绍闻陪的上了车。德喜将一壶暖茶带着三个茶杯，又将几品下茶果品安置车上。邓祥催开头口，一路出了西门。

只见路旁一个神道牌楼，一个大茔离路不远。谭绍闻道：“胡先生看看这坟，何如？”胡其所道：“这就是尊茔么？”谭绍闻道：“这不是。此处离荒茔还有四里。”胡其所在车上把这坟一望，丰碑高矗，墙垣密周，那些松柏树儿，森绿蔽天。因说道：“这个坟是旧年发过的。是也不是？只看这大势儿，就好的很。这个龙沙，也就雄壮的了不成。团团包聚，一层不了又一层，是个发达气象。”谭绍闻道：“先生看的不错。但他家如今因不发科，有启迁之意。”胡其所道：“迁不的！书上说，‘迁其地，弗能为良’。这坟当日用的不错。如今走道的朋友有个《摇鞭赋》，善断

旧坟。那个都是些外话，弟再也不能干那个事。迁不的，如何叫人家迁？”

又走了半里，邓祥道：“胡爷把这个坟看看。”胡其所看见似个小馒头墓头儿，半株酸枣垂绿，两丛野菊绽黄。便说道：“这个坟主绝！”邓祥道：“这埋的是小的爹娘。”胡其所自觉失口，急说道：“我明日在你大爷地里，送你一块平安地，你启迁启迁。”因向谭绍闻道：“你这个盛价，是个很使得的人，你要重用他。”谭绍闻点点头儿。

又走上里许，只见胡其所若有怒气冲天之意，骂道：“呸！呸！这个该死的奴才，还了得么！”谭绍闻茫然不知所谓。只见胡其所向徒弟道：“如鹞，你看这个，正是我常对你说的，犯了那了。叫人家子孙当得当不得！”白如鹞道：“他是把那错认作鬼星禽星了。”胡其所点头道：“正是呢。”谭绍闻见他师徒指东话西，方晓得他两个是评论一个新茔的坟，坟上招魂纸儿尚飘飘的向南刮着。胡其所道：“难说咱这一个省会地方，近来就没一个明眼，叫这些该死的，都胡乱闹起来，连龙都错认了，这个还了得么！”谭绍闻道：“这明明是麦地，怎的说是虎是龙？”胡其所道：“《易经》上说：‘见龙在田。’我看见，你看不见。”

正在评论间，早已到灵宝公神道碑前。谭绍闻急忙下车。胡其所道：“怎的下车去？”谭绍闻道：“已至荒茔。”胡其所师徒也要下车，谭绍闻道：“坐着罢。犁的地高低不平，不甚好走。”胡其所笑道：“岂不闻风水家是‘一双神仙眼，两只樵夫腿’么？河南近省城边，原就没山。我那年在山西洪洞县与人家用事，因水俱向西流归汾河，又是一样看法，也不知爬了多少山。这个平地，当了甚么。”一面说着，早已下的车来。邓祥将车卸了，把牲口

拴在路柳。德喜提了暖壶，跟定三人，走进坟来。谭绍闻逐一墓头儿，都向碑前行了礼。

德喜儿将茶斟上。吃茶已毕，只见胡其所四处瞭望，将身子转着，眼儿看着，指头儿指着，口中念着，唧唧啾啾，听得是“长生沐浴冠带临官”等字。忽而将身子蹲下，单瞅一处。忽而将头儿昂起，瞭望八方。迟了一会，只见胡其所向西北直走起来。谭绍闻方欲随行，胡其所道：“你不用来，说着你也不能懂得。”又走了两步，扭项道：“你各人的大事，懂的不懂的，走走也是分所应当。”三人同行，走到西北一个高处站下，胡其所向坟上一望，摇头道：“咳！大错了！大错了！”叫白如鹞道：“你看见错了么？”白如鹞也看了一会，说道：“有点儿错。”胡其所道：“你怎么只说一点儿错呢？古人云：‘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错大着哩。你不信，你到穴场内用罗经格一格，便知道错了几个字。”又翻身回来，向德喜道：“你去车上取那黄包袱来。”德喜不敢怠慢，车上取来包袱。白如鹞展开，乃是一个不及一尺的大罗经。用一根线儿，师徒扯在罗经上，端详一会。只见胡其所道：“如何？难说这只一点儿错么？”

收了罗经，三人席地而坐。德喜捧茶来吃。胡其所道：“谭兄，这是你的大事，关系不小。若是当日向法妥当，早已这埋的几位老先生，抚按布政了，至小也不下个知府。谭兄你今日不是翰林学士，也就是员外、主事了。总是你这贵茔，左旋壬龙，配右旋辛水，水出辰库，用癸山丁向，合甲子辰水局中养向。如今着旧日用法，水出未库，用乙山辛向，合成亥卯未木局，八下里爻象都不合了。所以一个大发的地，不能科第，尽好不过选拔岁荐而已。若照我这向法，说别的你未必懂的，只东南村上那三所

高楼，便是尊坟的文笔插天。你看着那高高的圪塔，不是一个狮子么？那长长的一条小岭，不是一个象么？这叫做‘狮象捍门’，三台八座都是有分的。若旧日那个向法，把这些好东西都闪到东边无用之处。依我说，不如把这几位老太爷墓子，都要改葬。”谭绍闻面有难色，胡其所道：“尽少也要把令祖这墓，调一调向。”谭绍闻道：“这个还使得。”商量已明，又从新用罗经格了，钉下木橛，号定了两个穴口，又说了些虾须蟹眼的蛮子话，讲了些乳钳窝突的繙字经。谭绍闻也毫末不解，只是赞“先生高明，事有重托”而已。

点穴已毕，午时正中，吩咐邓祥套车。恰有西路一位知府进省，前呼后拥，一阵轿马过去。胡其所道：“恭喜！恭喜！尊茔点穴，恰有贵人来临，这是一个大吉兆。”说毕，一齐上车而归。到了半路，邓祥道：“胡爷先说赏小人一块地，这路南麦地便是俺家的地，若是看中时，小的就磕头，求俺大叔赐小的一穴。”胡其所又把那酸枣坟儿看了一看，说道：“适才我不曾细看，说是不甚好。如今我仔细打量，却也罢了。只宜照旧，不必移动。”邓祥也没可再说的。

一路进城，到了碧草轩。过了一会，午席上来，丰隆精洁，不必细言。午饌已毕，胡其所道：“谭兄，我看你是个至诚君子。弟爽快再看府上阳宅。”谭绍闻道：“聆教就是。”吩咐家中女眷回避。引胡其所到了后楼院、前厅房、东厨房、西马棚，各处审视一番。

胡其所到厅后重门，说道：“拆了，拆了。他占的是木星地位，把他拆了，这堂楼就成了生气贪狼木。可惜这堂楼低的很。总是一家人家，全凭着生气贪狼木，低了如何行得呢？”谭绍闻

道：“请到轩上细讲。”又出了后门，到了轩上。胡其所道：“谭兄，你不晓的这宗道理。坎宅巽门，头一层是天乙巨门土，二层延年武曲金，三层是六煞文曲水，四层是生气贪狼木。这个贪狼木星，最要高大。所以叫你把厅后重门拆了。为啥呢？缘有这一层门，你的堂楼便是五鬼廉贞火了。拆了这小门楼，登时堂楼就变成生气木星。但这堂楼毕竟还低些。你叫个泥水匠人，将楼上用五个砖盖一所小屋儿，内用一块木板，我用朱砂写‘木星高照’四个字，钉在屋子内，这就算把木星升的起来。管保家中诸事平安，祖宗如意。”谭绍闻道：“想是阳宅书上，有此方法？”胡其所道：“儒书上也是如此说，‘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夫道一而已矣。这阳宅，你就照这法子办理。至于安葬一事，你再把尊先生八字暨你的八字写出来，我好替你选择下葬吉日。”谭绍闻道：“要八字取何意思？”胡其所哈哈笑道：“谭兄，你竟是一毫也不懂的。这个儒书，把人读糊涂了。多亏你遇着我，若是遇见外边的朋友，哄你直如哄三岁孩子一般。须知这个选择，要论化命，要论丧主的生命，要论纳音，要合山向，八下凑拢来，都是有吉无凶的，才使得。若有一处不好，葬后便当不住了。”谭绍闻只得将父亲生辰干支并自己的八字写出，求胡其所选择。

胡其所接看谭绍闻之父化命，放在桌上。又接看谭绍闻八字，说道：“你这贵造好的很呀！是个拱贵格。乙巳鼠猴香，四柱中不见申字。却有一个未字、一个酉字，拱起这贵人来，拱禄拱贵，填实则凶。你是逆行运，五岁行起，五岁，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五岁，现今庚申，未免有点子填实。近来几年事体不甚遂心的要紧。要之也不大妨事。目下也顾不的看你子平，我先把选择大事替你看就了，改日再看你这个贵造罢。”谭绍闻道：

“胡先生所说极是。”胡其所道：“谭兄你有事，只管照应。这个选择，要细细替你查哩。你在这里相陪，我倒要说话陪你。论起各样起手歌子，我还记得，只怕一时忽了半个字，就了不成了。况且我也叫小徒件件都经经手，费一番心，他就记住了。谭兄你竟是尊便请回。”谭绍闻只得告辞，听他师徒们掀书选择。

过了三四日，选择已定。写了一大张纸，写的无非是“巳土长生在酉，乙禄到卯”这样话头。选择的年月日时，合的是“天乙贵人，文昌朱衣，上好上吉”的一派话头。后边写了一行款式，乃是“京都胡星居选择，门人白如鹇缮写”，也钐了两个红鲜图章。

因东关一家也要请他看坟，遂将此选择帖儿送到院内。谭绍闻急向轩上款留。胡其所道：“这是东关刘宅请弟看坟投帖的人，弟只得到那的照应一番。待府上行大事之日，弟还要来送一分薄礼，到坟上看土脉深浅，怕土工伤了龙脉。”谭绍闻道：“这个是顶谢不尽了。”那投帖家人，也催上车。谭绍闻送至胡同口，德喜儿将所带书袋行囊放在车上，两边各俯身一拱，相别而去。

看官试看此回书，必疑胡星居之术，或不足以愚谭绍闻。不知人心如水，每日读好书，近正人，这便是澄清时候，物来自照；若每日入邪场，近匪类，这便是混浊时候，本心已糊涂，听言必惑。深于阅历者，定知此言为不谬也。这正是：

乱听术士口胡柴，祖墓搜寻旧骨骸。

纵使来朝朱紫贵，现今赌债怎安排？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

话说谭绍闻请胡星居点了新穴，调了向，择定吉日葬期。因家中役使人少，办理不来，只得命双庆儿到城南菜园，复将王象荇叫回，并赵大儿一齐回来。旧憾已忘，一切事体，须得与王象荇商量。但王象荇一向在菜园，心中总萦记家事，半夜少眠，心里又生些闷气，眼中有了攀睛之症。

一日，叫他上木匠局里唤木匠办理棺槨，果然叫木匠马师班到了。谭绍闻道：“你是城中有名木匠。我如今要做槨一付，束身棺材三具，俱要柏木。你手中可有这宗物料么？”马师班道：“有。现在木厂中，山西客人贩来一宗柏木方子，油水尽好。”谭绍闻道：“这四宗可得多少价值？”马师班道：“要到厂中先看，看中了才讲价值。我不过就中评论，两家都不吃亏便是。但今日木客还愿赛神，我还要去与他贺礼。明日或相公亲看，或叫府上管事的去看，我早在铺内恭候。”马师班说完要走，订下明晨看货。王象荇送出。但不知这三付棺木何用，回来问道：“槨板是所必要。又讲了三付束身棺木何用？”绍闻道：“王中你有所不知。我为近来咱家事体多不称心，昨日请了一个风水先生，到坟内一看，说是当日葬的向法错了。葬你大爷当该另改向法。上边老太

爷墓也发了，也要另调向法。连前边奶奶的，通共得三付棺木预备。若发开墓，当年棺木不曾朽坏，就原封不动，只挪移在新穴，不过相离三尺之远。若是旧棺已沤损了，须用新棺启迁——就是时常人家说的干骨匣儿。只是咱做的须要顶好，髹漆的要妥当便是。”王象荇一闻此言，心中有几分不欲，转念想道：“我才进宅来，开章便说主人的不是，未免有些唐突，又犯了旧病。”只得点头道：“明早先看椁木。若是启迁时旧木未坏，不需三付新棺。若果旧木已坏，城内木匠铺也有顶好棺木，临时也不至有误，何必预先预备？若用不着，这三付棺木置之何处？”谭绍闻喜道：“王中你果然见事不错。”殊不知王象荇乃是欲其中止的意思。若三付棺木做成，其事便难挽回，故以此言婉劝，使主人专营椁板，把三具新棺之说暂且搁住，以图另为生法阻止。

单说到了次日早晨，谭绍闻引着王象荇到木厂看了椁板，果然其坚如石，其油如浸。讲明价值，就叫马师班师徒破木做将起来。交于邓祥照理。

王象荇心中筹画，这阻止调向的事，非老主人旧交不可，因向谭绍闻道：“葬时行礼宾相，当请何人？”谭绍闻道：“近来城中新进生员，许多与咱系好交，择近便处央请几位便是。”王象荇道：“不如请大爷在日的旧交。”谭绍闻道：“年尊不便相烦。”王象荇道：“大爷今日入土，若非当年大爷契交相送，大爷阴灵也不喜欢。况程爷们与大爷非是泛常相交，岂有惮劳之理。”谭绍闻道：“王中你说的也是，这几日就请这几位老人家。我写成柬帖，你就逐门去送。”这句话正合了王象荇的打算，因说道：“事不宜迟，我去帖柬铺中取上好的素帖，相公今日就写，我明日早送何如？”谭绍闻点头道：“是。”果然取上好的素帖来，谭

绍闻一晌儿写就。请的是：副榜孔耘轩祀土，相礼是程嵩淑，张类村、苏霖臣、惠人也俱是高年老成，书神主的是娄朴。礼相乃是本街上少年英发、新进的生员袁勤学、韩好问、吕守正、常自谦。启帖写明，交与王象荃，逐门送去。

恰好送启到孔耘轩家，正遇程嵩淑在座。王象荃磕头稟安讫，将帖放在案上。孔耘轩看道：“你家大爷涂殡已久，怎的素日不言殡埋，今日忽的举此大事，岂不仓猝？”王象荃道：“小的一向在城南住，昨日把小的叫进宅里伺候。小的到家，俺大叔就说因葬事重大，人少办不过来，所以叫小的办理。其实忽然举行葬事，还要启迁老太爷骨殖移穴调向，小的并不知所以。”程嵩淑道：“你说甚么？再细述我听。”王象荃道：“是埋殡我家大爷，大婶子灵柩随着也葬。还听说请了一个胡先生，讲老太爷坟头向法错了，还要开发旧墓，另行移穴调向。礼相大宾，还要叩恳程老爷。因不曾到程老爷家里，小的不敢在这的将帖呈上。”程嵩淑道：“你就把请我帖子递与我看。是我问你要的，不算你不曾送到我家。”王象荃只得遵命，将礼匣内启帖取出，奉与程嵩淑。程嵩淑接看，也放在桌上，说道：“耘老，你看令婿自己把家业闹的亏损了，却去九泉之下生法起祖宗的骨殖来。可恨！可恼！咱们不得束手旁观，睁着眼叫他陷于不义。”孔耘轩道：“我与他系翁婿，叫我也属没法。况且亡女也随葬，请我祀土，我心里难过。”程嵩淑道：“土是祀不成的，你也不用作难。他既请，耘老一定要赴席，不是说令婿谭绍闻，乃是为亡友谭孝移哩。如今说启迁，是要启迁谭孝移尊大人哩。咱们若是顺水推舟，做世俗上好人，也不难，只是把谭孝移生前相交，置之何地？于心着实不安。”孔耘轩道：“此番埋的有小女，却请我。我心里不想去，叫

舍弟替我去罢。”程嵩淑道：“这请的就不错。他若是胡请起来，难说省城内，谭宅请不出一个祀土官么？这还算他心里有主意。耘老也不必责人无已。”王象荇跪下磕了一个头，说道：“实不敢相瞒二位老爷，这还是小的撺掇的，就为这一宗启迁的事。”程嵩淑道：“但他既不弃咱这老朽，把咱请到他家，咱须要调停他。所以免他生前之不孝，正所以成孝移兄死后之孝也。耘老你想，他若不请咱作大宾，难说咱既听的他这个话，咱就听其所为不成？只是寻上他们去匡救他，不如他请咱到他家劝阻他有些来由。象荇，你还请别的是谁？”王象荇逐一述明。程嵩淑道：“你去自送别的柬帖，我管他启迁不成。”王象荇道：“俺大爷阴灵也是感念二位老爷。”孔耘轩道：“看来你此番进来，可再不出去罢？”王象荇道：“小的再往那的去！只是大相公年轻，是个心中无主意的人，小的就是作些难，千万只为大爷归天，嘱咐了一场。小的是再无二心的。”程嵩淑道：“耘老，你看象荇真有合于纯臣事君之道。一个平常人就挑起托孤的担子，他这‘象荇’二字，送的不错呀！”王象荇道：“爷们抬举小的，小的担不住。总是大爷归天时，嘱咐小的两句话，把小的嘱咐死了。到今日再放不下，只是尽这一点心罢。”说毕，王象荇要去别处送帖。孔耘轩也难以挽留，听其自去。程嵩淑又说了一场话儿，二人洗盏小酌，日夕而去。

却说到了谭宅请日，众嘉宾陆续俱集于碧草轩上，五位老先生耆宿典型，五位美少年磊落英俊，好不羡人。谭绍闻以葬亲巨典，厅堂粪除清洁，杯盘揩抹鲜明，烹佳茗，熬好香，极其恪恭。相见礼毕，这五个新进少年恂恂然各进后生之礼，五位长者夸美之中带些劝勉的话头。这才是高会雅集，下视那庸夫俗子们相

遇，老者以圆活摸棱为精于世故，少者以放肆嫖褻为不拘小节，相去奚啻万万也。

午饭不必细述。众人问了折柬本意，谭绍闻说了叩恩襄礼的原情。众人又问了归窆定期，谭绍闻道：“选择吉日，在于下月二十九日，申时下葬。”程嵩淑道：“听说你还要启迁令祖、令祖母，改穴调向。有这话么？”这谭绍闻一向盘算停当，拿定主意，却被前辈一句问的不知是怎的了，口中含糊，再答应不来，勉强应道：“他们都说先人埋葬向法错了，如今只得从新改正。移的不过两步远，便是正穴。”程嵩淑道：“你说他们是谁们？毕竟确有其人。”谭绍闻道：“是一个胡先生。”程嵩淑正色道：“你今日置酒相邀，本不该说你，只是为这事关系重大，不敢孟浪。请我们来，我们与令先君老先生托在素好，此事不可不大家斟酌一番。我看你既不是目不识丁的乡曲间农夫，事事听人穿鼻，你又不是那不见经书的三家村白肚子秀才，典籍上一句不懂得，你旧年是在学院面前报过背诵《五经》的名童，我就以《五经》问你，你须不能说你不得。你如今这个意思，不过是趋吉避凶。从来说吉凶者，莫详于《周易》，其间言吉的大约都在恐惧、敬谨一边，言凶的多在亢傲、倾邪一边，共经了四个圣人的手，可有调向吉、不调向凶这话么？《书经》上说：‘惠迪吉，从逆凶。’你向来是‘惠迪’，是‘从逆’呢？《伊训》上又说：‘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你今日把令尊所葬之令祖又启迁来，这是‘一’，是‘二三’呢？风水动说穴晕是个太极圈子，周子《太极图》上说：‘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是修德不是修坟，是悖了理不是悖了向。太公《丹书》上说：‘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凶。’这吉凶全在你心坎中分金，不是在坟头上调向。一

部《礼记》，言丧者居半，琐碎零星，事事无所不备。怎的把请风水先生看坟这宗大事，没有记在上边？就是《檀弓》有了阙文，《丧大记》上也不该阙；就是《曾子问》上有了阙文，这《问丧》、《礼运》、《间传》、《三年问》四五篇，《丧服》还有两篇，凡居丧之事，丝毫不遗，怎的偏偏把分金调向阙了呢？《周礼》春官有冢人、墓大夫，也只说辨其昭穆之左右，分其爵秩之贵贱等杀，怎的不讲龙沙、虎沙、牛角、蝉翼，虾须、蟹眼？想是周公多才多艺，会卜洛定王畿，单单就是不会看坟，留下这个出奇武艺，让能于袁天纲、李淳风、郭景纯、赖布衣么？”惠养民见徒弟闭口无言，搀了一句道：“我在学里与徒弟背诵《孝经》，见上边有一句‘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像是这家学问也是不可少的。”程嵩淑道：“人老，你胡说哩！这是度后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壑，不为强暴所侵的意思。不是看见一个山尖儿，便是文峰插天，该出举人、进士；看见一个土圪塔，便是连仓带库，该出大肚子财主。就请问人老，令徒如今要启迁他令祖，这是安厝乎，是不安之厝乎？且不必说经书。即如一个人死了，埋在地下，这血肉是必化的，骨是轻易不化的。启迁时，只能拾其骨，那血肉之融化于土木中者，势必不能收拾起来。取骨遗肉，是明明使祖、父之在九泉者，无故而成骨肉分离之象，于心何忍？若果系远丧合葬，不得已而为之，犹之可也。若毫无他故，只因儿孙欲图富贵，却不肯自己读书，自己节俭，祖宗在泉下，不能再来世上搜寻儿孙，儿孙在世上，却要去地下搜寻祖宗，这还不是一个岂有此理之甚么？且如祖、父在世之日，心中打算能为子孙筹画安全，口中训教能为子孙指示门路，手中持杖执挺能向子孙督责严禁，偏偏此时子孙不能富，不能贵。及至死后，到了魂升于天，

形归于地时候，把棺材往东调上半寸，这便合着来龙水口，子孙此时该发富贵；往西调上半尺，这便不合来龙水口，祖宗阴灵回家，拨乱的旺长门不旺二门，把小孩子捏死上两个，叫本家伤小口，暗中调唆叫子孙宿娼，卖田产，丢体面，请问天下有此理否？”说到此处，不但几位老先生哄堂，就是这几位后生，极守晚辈规矩，也忍不住笑了。程嵩淑点头大声道：“庄子云，不笑，不足以为道。我且问谭学生，你才说选择下葬‘吉日’在于下月二十九日。选择家于下葬之日安上一个‘吉’字，若是娶亲之日便当安上一个甚么字样，就该安上一个‘凶’字不成？每见阴阳官遇人家有丧，写个丧式，各行之下俱有‘大吉利’三字，岂不是天地间绝世奇文！且即以选择言之，古人嫁娶之期尽在二月。《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周礼》地官媒氏之职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诗经》上嫁娶之期，皆在二月。盖仲春阴阳和会，顺天时也。其有丧者，得以不用二月；若无故而不用仲春者，还要加之以罪。难说三代以前嫁娶的吉日，皆在二月么？至如修造一事，古人多用十月，取其为农隙之时。所以天上北方玄武七宿，内中有个室星——为此星昏中，可以修盖房屋，因此名营室星。《诗经》所谓‘定之方中’是也。难说古人修造动土竖柱上梁好日子，都出在十月么？至于葬期，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想是古人先请下一个好阴阳先生，拣定了下葬吉日，然后商量易筮之期，好去病故？若不然死的不合板眼了，怕子孙贫贱时，埋怨祖宗死的不成化命。凡我所说，俱本圣人之经训，遵时王之令典，况且时王之制，所颁的有万民使用的日子，不知朝廷所颁的嫁娶安葬吉日，选择家另有讲究。总而言之，这些胡道，直是敢悖圣训，不遵王法。谭学生，你各人看

该怎的，就怎的。”苏霖臣道：“总是人为祸福所惑，所以此等术士得以行其说。”程嵩淑道：“求福免祸，原是人情之常，断未有愿祸而远福者。但祸福之原，惟古人说的明白：福是自求的，祸是已作的。再迟十万年，也是这个印板样儿。修德自获福，如耕田的粪多力勤，收成就不会薄了。行邪必致祸，如把一把火放在干柴乱草之中，那火必不能自己灭了。所以圣贤说个‘自’字，不曾说‘永言看地，自求多福’，也没说‘不调向，不可活’。”张类村道：“风水之说，全凭阴鹭。总是积下阴鹭，子孙必然发旺；损了阴鹭，子孙必然不好；纵然葬在牛眠吉地，也断不能昌炽。总是人在世上，千万只保守住这个天理良心，再也不得错了。”娄朴道：“据众位老伯所说，启迁祖墓，这话似乎当从中止，至于葬期，就以下月二十九日为定。”孔耘轩道：“娄世兄明敏果断，可称潜兄令子。”这句话原是夸美娄朴，并无别意，但谭绍闻听见，只像夸娄世兄是象贤，则我是败家类了，分明是说我的。况从来酒博荡败的女婿，每每好与岳翁为难。谭绍闻因外舅孔耘轩一言，遂答应道：“启迁不启迁，到临时再为酌度。”程嵩淑闻言，早已恼了：“我说一宗旧事儿，大家听听。昔日有个前辈，原是单寒之家。后来中了进士，做到湖广布政司。临终时，子孙环列病榻求遗嘱。这老先生嘱道：‘汝曹葬我时，只要浅埋，但使其土足以掩棺而已。’子孙不解其故，问道：‘大人云云何也？’这老先生道：‘吾以寒士，致位方面，全凭着少年功苦，居官勤慎。今汝曹承我这个薄荫，必然不肯读书，生出骄奢淫佚。久之，必致败落。那一时无可归咎，定说坟地不佳，另行改葬。我所以叫汝曹浅厝者，怕后来土工费力耳。’谭学生，你今日要启迁令祖，却又是令尊逆料不到的，当日必是深埋，今日岂不叫土工费力

么？”谭绍闻面上有了不悦之色。程嵩淑看见了，说道：“谭绍闻，谭绍闻，你这意思，像是有不喜我所说之意。我爽利对你说罢，你若是敢妄行启迁，我就要呈你个藐视父训，播弄祖骨。我程嵩淑实为与你父生死至交，不能在你们这后生面前顺情说话。”说着，早已向众宾一拱，离席而去。众人挽留不住，昂然出园门而去。众人送讫，张类村回来道：“程嵩老亢爽性子，没吃酒也是这样。总之，不过是不想着叫谭世兄启迁，轻举妄动的意思。谭世兄也何苦定为调向之说所拘？《阴骘文》上说的好：‘欲广福田，当凭心地。’我也奉劝世兄，把那启迁的话止住罢。”谭绍闻道：“小侄也未尝执一，定要启迁。既是众位老伯这样指示，想是行不的，小侄也做恪遵成命。”苏霖臣道：“这才是哩。”娄朴及四五位新进后生都说道：“列位先生卓见高论，不可有违。”把那启迁一事止住了。王象荇心中暗喜，自是不用说的。惟有程嵩淑不悦而去。谭绍闻道：“至于葬期，是难改的。”娄朴道：“葬期已定，何必更改。”惠养民道：“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惟有孔耘轩怕娇客起嗔，早已默默然“游夏不敢赞一词”。呜呼！冰清而玉不润，做丈人峰的好难也！日色已夕，众宾辞去，谭绍闻送至胡同口，拱手送别而去。

次日，谭绍闻又写了三封柬帖，瞒了王象荇，另着双庆儿送去，请的是盛希侨、夏逢若、王隆吉三个同盟。

盛希侨见了请帖，即刻骑马而至。进了碧草轩，见了谭绍闻道：“我见你下了全幅素帖，想是要葬老伯么？”谭绍闻道：“是。”盛希侨道：“一来请的日子我有事不能来，二来咱们弟兄们有事就该先到。我先问你，是甚么事还不停当哩？对我说。”谭绍闻道：“我这事做的有些仓猝，诸事匆匆，并想不起来一个头绪。我

在这里才想起刻行状、镌墓志的事。”盛希侨道：“这话你就休对我说，我也不听。依我说，我就该帮你几百两银子。争乃第二的近来长大了，硬说我花消了家业。我近来手头也窘些，比不得当年，我只助你一百两罢。就送的来。至于行大事时节，桌、椅、春凳、围裙、坐褥、银杯、牙箸、茶壶、酒注、碗、碟、盘、匙，要几百件，就是布棚插屏、柱脚撑竿，得几百件，只发给老满一个条子，叫他如数押人送来。至于搭棚摆设，凭在贤弟吩咐，就叫老满来。如敢弄的不合款式，我来吊纸时看见了，我吆喝他。人不足用，叫宝剑儿带来几个。临时只看你要行几天事，或十日半月，八天九天，就把咱的戏，叫他在门前伺候。如今戏整本、散出，也打的够唱十几天了。饭也不用你挂心，也不用你赏他们钱。咱的大事，咱的戏，不叫他唱叫他做甚么呢？我回去就差人上陈留叫他们去。”谭绍闻皱眉道：“戏怕难唱。有几位迂执老先生，怕他们说长道短的。”盛希侨道：“胡诌的话！你家埋人，也不是他家埋人哩。我来送戏，也不是送与他家唱哩。那年在你这书房，撞着几位古董老头子，咬文嚼字的厌人。我常后悔没有顶触他。这一遭若再像那胡谈驳人，我就万万不依他。”谭绍闻道：“毕竟使不的。”盛希侨道：“俺家中过进士，做过布政。他们左右不过是几个毛秀才贡生头儿，捏甚么诀哩。诸事一言而定。我走呀。到那日有人坐席，不必等我，我不能来。我回去，就打发人上陈留叫咱的戏去。戏来了，我着人请你来看，排的那《绣襦记》改了那几个科白，他们照着唱不曾。我不得久坐，我还有要紧的事。宝剑儿，解开牲口。”谭绍闻再欲开言，盛希侨早已出了园门。宝剑牵马递过鞭子，回头一拱，忽然上马而去。这正是：

气象峥嵘话嚣哗，万人辟易怯憨瓜。

那关天性原如此，单为从前是宦家。

话说谭绍闻送盛希侨去讣，回到轩上，心中打算行状、墓志之事要紧。即以此两宗稿儿奉恳岳翁，以慰前日触犯之意。时日已迫，速办石板、木板、束修。

及到请客日子，王隆吉、夏逢若先后到了。擎杯拜恳，王隆吉系内戚，任了管内边银钱、厨中买办杂事；夏逢若系盟友，任了管外边宾客席面酒酌杂事。不在话下。

自此以后，开圻券墓有泥水匠，破木造椁有木匠，冥器楼库有扎彩匠，孝幔衣巾有针工，墓志碑碣有石匠，雕板有刻字匠，髹漆有漆匠，酒有酒铺，面有磨房，一切买办物件，指画款式，好不匆忙。

将近启柩之日，忽的双庆儿说道：“门外有个标营目丁，他说他叫虎镇邦，有一句要紧话，要见大叔。”谭绍闻吃了一惊。觉的是前日那宗赌债，竟等不得我行殓事完，寻上门来了，好不发急。但心中有几分怯意，又不敢不见。遂安排下营葬事忙，迨大事过后再为酌处的话头，好答应他。只得请到轩上。虎镇邦作了一个揖，只说道：“好谭相公，通是把我忘了！”这谭绍闻早把脸上颜色大变。这正是：

人生万事总消闲，浩气充盈塞两间。

偏是脸前逢债主，风声鹤唳八公山。

第六十三回 谭明经灵枢入土 娄老翁良言匡人

谭绍闻听了虎镇邦的开言，说是一向把他忘了，好不吃惊，及至徐聆下音，却是讲送戏的话头，谭绍闻才把心放在腔子里。虎镇邦道：“我一向在高邮，昨日回来，才知道府上要行殡事。咱系同城，又系一道街上，况且一向好，怎的没我一个职事儿？”谭绍闻道：“因虎将爷不曾在家，所以不敢干动。”虎镇邦道：“长话儿短说。我昨日回来，本街上有一道朝南顶武当山的锣鼓社。他们如今生、旦、丑、净、副、外、末脚，都学会出场儿。听说娘娘庙街盛宅有送的戏，难说咱一向好交，就不凑个趣儿，岂不叫别人笑话？他们情愿唱几天闹丧戏助府上这个喜丧。诸事不用你管。若说戏钱，是把他们当梨园看成，他们就恼了。都托我来说，料谭相公也不好推阻。”谭绍闻道：“他们这宗美意，又托将爷来说，岂有不受的？但只是不敢当些。”原来谭绍闻此时，一来是已经应允了盛希侨的戏，难以推诿第二家，二来欠虎镇邦赌债，也就不敢抗违，所以含糊答应允讫。

虎镇邦话已说明，起身辞去。谭绍闻送出胡同口，转至家中。恰好尼姑法圆与母亲讲助经的话。看见谭绍闻进来，法圆便忙打了合手说道：“阿弥陀佛！恰好山主你来了，我正与老菩萨讲助

经的话，超度老山主往升仙界，仗观音慈悲，好过那金桥银桥。”谭绍闻道：“事体仓猝，失备的极多，怕临时照应不到。”法圆道：“山主好说哩。小徒叫我向你说，一向承山主多情，无可补报，一定要与山主念两天受生经，灵前送几道疏儿。别的没敢多请，俺是师徒两个，南后街白衣阁妙智、妙通他弟兄两个。”王氏道：“那两个男人，怎好要他？”法圆笑道：“哎哟！老菩萨糊涂了，他两个也是女僧。”王氏道：“你说是弟兄两个么。”法圆笑道：“他是师兄师弟。俺是曹洞，他是贾菩萨派下，原与俺不一门头。但只是一个十九岁，一个二十岁，长的好模样儿。俺的经棚，就搭在客厅檐下，白日里有客，俺在后边替你老人家帮忙。晚上人脚儿定了，内眷烧黄昏纸儿，俺才去念经，替你老人家起荐亡灵。”王氏道：“只是太干动些。”法圆道：“我听说，城隍庙王道官与铁罗汉寺雪和尚，都动帖子请他们道友，说是与谭宅念经哩。”谭绍闻道：“我都一字不知。怎的劳动他们？”法圆道：“他两家的，原是与鱼市口钱有光家念经斗出气来，说下要赌气对经。情愿要来助经哩，僧道两家要赌武艺哩。若是像俺这女僧，只是虔心念经，叫老山主免受十帝阎君的苦，保人家儿女兴旺，钱财足用。就如打平安醮一般，一切俱是小响器，全不聒人。”

说犹未完，双庆儿来说道：“扎彩匠王三麻子说，前日说的险道神太高了，怕城门过不去。”谭绍闻道：“凭他减了几尺也罢。”双庆儿道：“他还说少两个美女身上衣服，还要添两匹绿綾子，四条绉纱汗巾儿。”

谭绍闻未及回答，蔡湘来说：“孔爷着人来送行述稿儿，还有一封书。”谭绍闻接书在手，乃是讲填诨话说。谭绍闻吩咐道：“叫王中留来人吃饭。”蔡湘道：“王中害眼疾，痛的当不的。”王

氏道：“偏偏忙时会害眼！”

又只见一个老婆子进来，向王氏磕头，道：“谭奶奶好。”王氏道：“不认的，你是那家来的？”那老婆不暇回答，笑道：“看好，恰恰姑夫在家里。”因向王氏道：“我是巫奶奶差来的，叫问谭奶奶好。还有一句话商量，这的事忙，本不该请俺姑娘回家，只是今晚关帝庙唱戏，说夜间要弄火狮子，才是出奇哩。今晚回去看看，明日就送来。不知谭奶奶叫去不叫去？”巫翠姐闻声，早上楼问道：“老谢，谁叫你来了？”老婆子道：“俺奶奶叫我来的。前日孟玉楼与你丢下四朵大翠花，百鸟朝凤，一对珊瑚配绿玉鲤鱼卧莲花儿。奶奶说，等姑娘看中了要他，看不中时，再遭还叫他拿的去。”谭绍闻道：“俺家这样忙，您家还请您看戏哩。”巫翠姐道：“看戏却不打紧。我前日对老孟说，叫 he 比着南院苏大姐珊瑚花儿捎一对，不知 he 捎来的何如，我心里想着看看去。明日就回来。”那法圆道：“您都是前世修来的享福的人，凭家下怎的忙，这小菩萨是不用动手的。况今日去明日来，也担搁不了甚么事体。”王氏道：“你在家也是闲着。”巫翠姐见母亲许了，便道：“娘呀，我住两三天罢。”王氏未及回答，双庆儿又来说：“南马道张爷，引着旧年刻《阴骘文》刻字匠，在后书房等着，说要加匠人，连夜刻字的话。”谭绍闻须得上碧草轩与张类村说话。巫翠姐略勾晚妆，王氏叫邓祥套车，老谢婆与巫翠姐坐车，法圆也就要趁车儿，于是一同而去。

到了次日，貂鼠皮一班儿讲竹马儿送殡，谭绍闻一向同赌之情，不便推却，聊且应允。一声儿谣出去，一连数日之内，也有来讲跑马卖解送殡的，也有来讲扎高台送殡的，也有来讲拉旱船送殡的，不一而足，下文再注姓名。谭绍闻胡乱的都答应了。

到了启柩前五日，夏逢若早来，以护丧大总管自居。次日满相公来，搭棚挂灯，办理桌椅家伙等件。王隆吉管理内务，职掌银钱。又过了两日，巫家内弟来送姐姐，王氏就留住下，管理答孝帛。家人双庆、邓祥、蔡湘等各有职事。

可怜王象荇此时正要尽心竭力，发送恩主人入土，偏偏病目作楚。心里发急，点了卖当的眼药，欲求速愈，愈翻弄成双眼肿的没缝，痛的只要寻死。一寸微明也是不敢见的，将门关了，窗儿遮住，兀自疼痛不休。又加上心中惨凄，惟有呜呜的暗自痛哭。愈哭愈肿，愈肿愈痛，不得已竟是不与其事了。所可幸者，王象荇病目太甚，诸事不见。若在灵前，王象荇看见戏与跑竹马等事胡乱热闹，也不知要与少主人该有多少牴牾哩。

到了开吊之时，谭绍闻须要行启柩大礼。谭绍闻本非匪人，只因心无主张，面情太软，遂渐渐到了下流地位。今日柩前行礼，触动本心，这一场好痛哭也。行礼已毕，坐在苦块之间，拄杖受吊。

只听得一人哭将进来。从人将祭物摆在案上，那人拈香奠酒行礼，放声大哭，极其悲哀。谭绍闻也哭个不住。众人都来惊视，原是旧日管账的相公阎楷。原来阎相公回家，发送了严慈入土，又领了本村一家财东资本，在郑州开设铺面。今日进祥符发货，正要来旧东人家探望。恰好遇见老主人归窆之期，只得办了一桌厚品，封了八两银贖仪。到了灵前，想起老主人作养教诲之情，好不感伤，所以号咷大哭。

收泪已毕，夏逢若便让客进棚。阎楷道：“我在此处，不敢作客，情愿任个职事，效个微劳，尽我一点心儿。临时执紼临圻送大爷入土，我好再去办己事。”谭绍闻称谢不已。夏逢若道：

“现今职事，各有掌管，惟有吊丧之客、祭品贖仪，恐笔下疏漏。阎哥你就任了这宗事罢。”阎楷道：“清理账目，本是我旧日勾当，我就情愿办这个事体。”即打发来人，到祥兴号送信，说过几天才回哩。自己遂坐了东檐下一张桌上，单候吊客，清写祭品贖仪之事。

少时，果然宾客填门。席面款待，答孝帛，散行状，都不必细述。虽说数日内轰轰烈闹闹，原不寂寞，但只是把一个累代门无杂客之家，弄得魑魅魍魉塞门填户，牛溲马勃兼收并蓄了。

阎楷于众役之中，留心物色，单单只少王中一人。暗地问了双庆儿，方知王中病目欲瞽，在后院一个小屋避明哩。到了晚上，阎楷登账之几案，就是法圆念经之善地。街上两棚梨园，锣鼓喧天，两棚僧道，笙歌匝地，各人都择其所好，自去娱耳悦目。阎楷合双庆儿提个小灯笼儿，向后小房来望王中。这王象荇听脚步声，问道：“是谁？”阎楷道了姓名。王象荇摸住阎楷衣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哭得不止。阎楷也止不住泪珠阑干，说道：“慢慢的说。”王象荇徐徐说了不几句话儿，阎楷便叫双庆儿：“寻一张小床儿，我今晚也在这里歇。”王象荇道：“你的行李哩？”阎楷道：“在祥兴行里。”阎楷白日照职事，到晚与王象荇诉衷肠。

及至归窆之日，王象荇一心念恩主情重，勉强跟定双庆儿搀着，从胡同口转至大街，进的大门，到了厅中。谭绍闻见王象荇肿的双目无缝，恰如瞽者一般，遂说道：“你眼恁样儿，在后边罢了，来此做甚？”王象荇大痛，只说一句道：“我来送送大爷。”此时孝幔已撤，惟有一具棺材，麻索遍捆，单候那九泉路上。王象荇强睁病目，看见这个光景，痛如刀割，放声大哭。

后边孝眷听是起灵时候，一拥哭向前厅来。双庆儿拉住王象

荇，令其躲开。一班抬重的土工，个个束腰拴鞋而来，好不怕人。两个家人，搀定一个麻冠斩衣孝子，直如拉面筋一般，拖出街心，朝门跪着，仰天拍地的痛哭。德喜儿也抱定兴官儿，斩衰小杖，哭着候嫡母孔慧娘灵出。果然个个都带忙意，人人尽含悲情。猛听的客厅中众健汉二十七八个人一齐同声喊道：“起呀！”果然唬杀人也。只听得：

杠夫一声喊，黑黝黝棺木离地；孝眷两队分，乱攘攘哀号动天。打路鬼眉目狰狞，机发处手舞足蹈；险道神头脑颞颥，车行时衣动带飘。跑竹马的，四挂鸾铃响，扮就了王昭君出塞和亲；耍狮子的，一个绣球滚，装成那回回国朝天进宝。走旱船，走的是陈妙常赶船、于叔夜追舟，不紧不慢，恍如飘江湖水上；绑高台，绑的是戟尖站貂蝉、扇头立莺莺，不惊不闪，一似行碧霄上边。昆腔戏，扮的是《满床笏》，一个个绣衣象简；陇西腔，演的是《瓦岗寨》，一对对板斧铁鞭。一百个僧，披袈裟，拍动那金铙铜钹，声震天地；五十双道，穿羽衣，吹起来苇管竹笙，响遏云霄。纸糊的八洞仙，这个背宝剑，那个敲渔鼓，竟有些仙风道骨；帛扭的十美人，这个执茶注，那个捧酒盏，的确是桃面柳眉。马上衙役，挎宝刀、挎雕弓，乍见时，并不知镶嵌是纸；杠上所夫，抬金箱、抬银柜，细审后，方晓得髭髯非真。五十对彩伞，满缀着闺阁奇巧；十二付挽联，尽写着缙绅哀言。两张书案，围棋书画摆就了长卷短轴；一攒阴宅，楼阁厅房画定的四户八窗。鹿马羊鹤，色色都像；车马肩舆，件件俱新。香案食桌，陈设俱遵《家礼》；方弼方相，戈盾皆准《周官》。三檐银顶伞，罩定了神主宗祏；十丈大布帟，遮尽那送殡内人。

还有沿街上路祭彩棚，祖道供案，拥拥挤挤，好不热闹。

灵輶过去，有几个老头儿叹道：“谭乡绅好一个正经读书的人，心地和平，行事端方。如今他的公子，就万万不胜了。”也有门楼中、墙头上妇女，看见孔慧娘灵车，说道：“谭家小娘子，极其贤慧。可惜好人不长寿，也是那谭相公福薄。”

不说街谈巷议，各施品评。单说灵輶出了西门，到了坟上。胡其所分金调向，满面流汗，四肢俱忙。各相礼赞成了祀土、点主的大礼。焚冥器，下志石，封土圆坟，直到城门将封之时，刚刚草率办完，众人方才一拥儿进城。

到了次日，阎相公要起身，办理自己生意，将祭品贖仪清簿交明。谭绍闻挽留不住，只得听其去讫。阎楷又到后小房里与王象荃说了几句话，王象荃不肯叫走。阎楷少留片会，自回祥兴号行里照料行李。

过了三天，事已各完。谭绍闻将吊簿逐一细看，只见上面写道：

阎楷 祭品一桌，贖仪八两。

盛宅 猪一，羊一，祭品满案，贖仪一百两，丧戏一台。

夏鼎 鸡一只，贖仪三钱。

泰隆号孟嵩龄、吉昌号邓吉士景云卿、当铺宋绍祁、绸缎店丁丹丛、海味铺陆肃瞻、煤炭厂郭怀玉 共绦幛一树，猪羊祭品，贖仪二十两，路祭祖道彩棚七座。

王经千 折祭仪二两。

张绳祖、王紫泥 共折祭礼五钱。

王舅爷 猪羊果品，祭仪四两。

满相公 祭礼二钱。

巫大爷 猪一，羊一，油蜜楼一座，油蜜牌坊一架，海菜二十四色，果品二十四色，熟品二十四色，素锦幛一树，挽言一联，赙仪二十四两。

巴庚、钱可仰、焦丹 共折祭礼一两。

地藏庵范师傅 疏二道，纸礼二分。

胡其所师徒 祭礼二钱。

文昌巷孔爷 猪一，羊一，祭品一案，素幛一树，挽言一联，东厢房灵前羊一只，祭品全案，赙仪八两。

程爷嵩淑、张爷类村、苏爷霖臣 共羊一只，祭品全案，挽言各一联，祭文一纸，赙仪六两。

姚杏庵 祭礼二钱。

虎镇邦 祭礼二钱，丧戏一台。

林腾云 祭礼五钱。

保正王少湖 祭礼一钱。

上号房钱万里 祭礼二钱。

贾李魁 纸礼一分，送高台故事四架。

鲍旭 祭礼一两。

管九宅 折仪三两。

貂鼠皮、白鸽嘴、细皮鲢 各分赏钱五十文，送跑马卖解、软索绳共男女十人。

刘守斋 祭礼一两。

雪和尚 疏二道，纸礼二分，送经三日。

姚门役 祭礼二钱，送旱船二只。

城隍庙黄道官 疏二道，纸礼二分，经棚三日。

賁浩波 祭礼五钱。

王二胖子、杨三瞎子、阎四黑子、孙五秃子 共礼钱四百文，送竹马八人。

薛媒婆 纸礼一分。

格子眼 猪首一付，礼钱二百文。

娄师爷 猪羊祭品，挽诗绫款二幅，贖仪十二两。

周宅小舅爷 礼六钱，祭桌一案，坟上周太太祭桌一案。

惠先生养民 礼二钱，挽言纸联一付。

侯先生冠玉 礼一钱，挽言纸联一付。

邓汝和 礼三钱。

冯三朋、魏屠子、张金山、白兴吾 分赏二百，送狮子回回共十六人。

谈皂役 礼钱三百，孝巾自备。

刘豆腐 礼五钱。

袁相公、韩相公、吕相公、常相公 共礼银四两。

其余皆是街坊邻舍祭品奠仪，笔笔无遗。谭绍闻逐一查明，内中有该设席酬爱的，有该银钱开发的，有该踵门拜谢的，按项周密请席，俱是夏逢若伴东。次日请的有貂鼠皮，夏逢若自觉见面不雅，推故躲出。

酬客已毕，尚有祀土、点主大宾未谢。从新另置币帛表里，踵门叩谢。到了孔耘轩家，收了茶叶一封，余俱璧回。又诣北门娄宅往谢，娄宅也收了扇子一柄，余俱璧回。即午款留，谭绍闻再三以服色不便为辞，娄朴道：“本系通家世好，无事过拘。且留世兄之意，原是家伯吩咐的。少时请家伯出来，少叙片刻何如？”谭绍闻道：“久疏师伯尊颜，理合瞻依，就遵命请见。候师

伯内转，弟仍要急归，料理冗杂余务。”道言未已，早听的屏后嗽声，娄朴急趋后往迎，说道：“家伯来也。”谭绍闻拱立相俟。只见娄朴同娄樗搀出一个龙钟老叟，谭绍闻便欲行礼，娄翁道：“不消，不消，老头子家不能答礼。请坐罢。”谭绍闻只得遵命。娄翁喘喘的在西边坐下。谭绍闻道：“师伯身上康健，小侄少来稟安。”娄翁道：“谭学生长成了，果然与爷爷汉仗相仿。好！好！好！我听说学生今日要来，我对朴娃说，叫留下，我与你说句话。我老了，话儿都是中用的。”谭绍闻道：“师伯教训，小侄敬听就是。”娄翁道：“我听说你近来干的事不大好，我心里很不喜欢。不说你跟第二读过书，是俺家的徒弟，但我是领了你爷爷的教，才弄的有点墨水儿。我听说你今日很不成人，我若不告诵学生几句正经话，我就是没良心的人。你是极有根基的人家，比不得俺这庄农起家。你若有志向上，比人家上去的快；若还下了路，比人家声名分外不中听。我说的休惹学生厌烦。”谭绍闻满面发红，应道：“师伯见爱谆切，小侄焉敢厌听。”娄翁道：“我是个村庄农，说不上来甚么巧话儿，我就把当日你爷训教我的话，说来你听。我当日在那萧墙街，开了一个小铺儿，年轻时好穿两件时样衣服，并不曾吃酒赌博。你爷爷见了，就说我不是个发财的人，一心务外，必不能留心家计。又说我休把过日子当成小事，弄的穷了，便无事做不出来，寻饭吃还是高品哩。学生，你休把你那肥产厚业，当就铜墙铁壁，万古不破的。今日损些，明日损些，到一日喇的一声倒了，山穷水尽，就叫你没头儿捞摸哩。我是七八十将死的人，句句都是好话。你看世上人，那些下流人，他祖上都是像一个人家。若不像人家时，谁家还拿着闺女与他做媳妇？便早已断了种，何至还有人丢丑哩？”娄朴见伯父出言太重，

说道：“伯回去罢。”恰好娄翁一阵咳嗽上来，不能再说，起身而回。还是弟兄两个搀着，哼哼的不住自说道：“好话，好话，值金值银子的好话。”渐渐嗽回后宅去讫。

娄朴回来道：“家伯年老，语言未免重些，只领略家伯的意思就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我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流入下品。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娄朴道：“果不嫌家伯语言太重，何难回头是岸，万不可面从腹非。”谭绍闻道：“世兄视我为何如人？我岂是土木形骸，不辨个是非么？我今日还要吃世兄的饭，世兄再赐良箴，方征世讲之谊。”娄朴道：“家兄在馆陶捎来家信，内中有叫弟苦劝世兄一段话说。弟见世兄浪滚风飘，又恐徒惹聒絮。今既采及葑菲，敢献刍蕘。”少时娄樗出来，饭已就熟，三人同案食讫。娄朴婉言巽语，直说到日色下春。谭绍闻道：“可惜居住遥隔，若卜居相近，未免有蓬赖麻直之幸。”日已坠地，谭绍闻告辞而回，口口声声说的是改过自新的话头。娄氏昆仲送至大门，谭绍闻自行回家。有诗单道娄家父子伯侄，俱以谭绍闻之事为关心，曰：

世谊乡情一片真，弟兄父子各肫肫。

此生能遂迁居愿，何惜万金结德邻。

第六十四回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奸嫖妇逼命赴绞桩

话说谭绍闻将父亲灵柩暨元配孔氏，殡葬入土。一连酬客数日，另外用银钱开发了各色匠役，以及竹马、旱船、杂色故事、梨园二班等项。又谢了点主、祀土及相礼大宾。诸事俱完，因领了娄师伯的教，一心要革前非，叫双庆、德喜儿洒扫后轩，整理读书旧业。坐了一天没事。因王象荇病目太甚，在银海药书上，查了一个清肝火治暴发眼方儿，命双庆在姚杏庵药铺取药去讫。

到了次日，正在展卷之际，猛的进来一个人。谭绍闻离座相迎。那人是谁？原来就是虎镇邦。谭绍闻恭谢前情，虎镇邦还礼道：“恭喜，恭喜。你的大事办完，可算的心净了。”二人坐下。谭绍闻觉的虎镇邦来意，定是为那话儿，想着言语支吾，却又没话可说，因问道：“前日虎将爷上高邮有何公干？”虎镇邦道：“我的本官是高邮州人。因有公干，并捎去两封家书，还叫一个会铮磨盔刀的好匠人。可惜我这造化太低，到那的大雨下了两三天，江水大涨，心焦闷极，闲赌了一赌儿，就输了四百多两。前日回来时，那开场的就跟上来，要这宗赌账。我说他与我本官是同乡，叫他进衙门中瞧瞧。他说他的事紧，怕我本官念其同乡，扯捞住了，不得爽利回去。每日就在我家里住着。我若不为家中

有客，前日殡老伯时，我岂有不预先来任个职事儿，要咱这相与间做嘎哩？”谭绍闻明知虎镇邦说的是假，却只是不敢诘问。虎镇邦见谭绍闻不接下音，又说道：“我想家中现坐着这个人，我心里甚是着急。谭相公你的辗转大些，就借与我几百两，打发这人回高邮。即不然，或代我转揭一千两，我改日一本一息奉还。因谭相公大事过了，所以才敢相央，若前此便说这话，可见俺兵丁头子，是不识天高地厚了。”谭绍闻道：“改日商量。”虎镇邦道：“既是许我改日，爽利定个日子，好与高邮来说。难说谭相公说的话，还有个日头错影儿么？我只打点与他饯行罢。”谭绍闻道：“再迟三天。”虎镇邦道：“甚么是三天？爽快就是五天。他多住两天，吃了我的甚么？我只到第四日晚上与他饯行。就此失陪，我要去哩。”早已立起身来要走。谭绍闻只得奉送。因是欠债情怯，送至胡同口土地庙前，虎镇邦回头一拱道：“事不再订。”扭头扬长去讫。

谭绍闻回至轩上，猛的想起来，这疥疮药少不了臭硫磺，须得还寻夏逢若。遂叫双庆儿去寻夏逢若。双庆儿道：“不知夏叔近日在何处住。”谭绍闻道：“我前听说他移在城隍庙后街马家房子住。你就到那里去问。”原来城隍庙后马家，是个半大儿财主，因续弦娶了夏逢若的干妹子姜氏，就是谭绍闻在瘟神庙卷棚下相的那个女人。夏逢若因谭家事不成，又说嫁了马九方家，联成个瓜葛亲戚，所以乔迁在此。

双庆儿一问就着。扣门叫道：“夏大叔在家么？”只见一个老妪出来应道：“他昨夜与马姐夫出城打鹌鹑去了。”双庆儿只得回来。却见一起人从南进街而来，有背着网的，有提着小笼子的，内中正有夏逢若。拿着一根绳子，穿着十几个死鹌鹑。双庆迎着

说道：“俺家大叔叫请夏大叔说句紧话。”夏逢若说道：“我也知道该是时候了，我是必去的。但只是等我回去，把露水鞋儿换了，同马大叔把鹌鹑炒的吃了。我午后就过去。我且问你，这几日虎不久儿到你家不曾？”双庆儿道：“今日饭后，同大叔在轩上说话哩。”夏逢若道：“何如？”马九方道：“饥了要炒鹌鹑吃哩，夏大叔舅你不吃，我就在家独享了。”夏逢若道：“双庆儿你且回去，只吃了饭我去就是。”

双庆儿回到轩上回覆了谭绍闻。果然过了一个时辰，夏逢若摇摇摆摆上的轩来。谭绍闻道：“叫我好等呀。”夏逢若道：“你的事，我昨夜灯下课，早已算明。只是你家有个勾绞星，与我犯了相克，叫我也没法。”谭绍闻道：“不过是王中。”夏逢若道：“你知道，你只把他一脚蹬开，你那作难的事一毫儿也不难。譬如昨日若不是他害眼，不敢见一点明儿，我就与你帮不成忙。事情也不能像前日您一个轰夥光彩，你也还要得几场气惹的。”谭绍闻道：“叫他还去南关看他的菜园，这有何难呢？你只说当下的虎目丁这事，该怎的处？”夏逢若道：“你只引我到前庭院里，我对你说，管情你不惟去忧，还要添喜哩。”谭绍闻果引的夏逢若穿宅而过，只喝了一声有客，各楼门都闭了门扇儿。

二人到了前厅院，夏逢若哈哈笑道：“好一个日进斗金的院子，你不会料理。听了我的话，纵然不能日进斗金，每天要见半斗子钱，是万万作准的。”谭绍闻道：“你就说该怎的。”夏逢若左右指着说道：“你这客厅中三间，坐下三场子赌，够也不够？两梢间套房，住两家娼妓，好也不好？还闲着东西两间厢房，开下几床铺，睡多少人呢？两偏院住了上好的表子，妥也不妥？二门外四间房子，一旁做厨房，一旁做伺候的睡坐，得法不得法？门

外市房四间，门头两间开熟食，卖鸡鱼肠肚、腐干面筋黄昏下酒的东西，两间卖绍兴、金华酒儿，还带着卖油酥果品、茶叶海味等件。这城里乡间，赌友来了，要吃哩，便有鲜鱼嫩鸡，要喝哩，便有绍兴金华，要赌哩，便有色盆叶子，要宿的，红玉素馨，嫖赌吃喝凭你便罢。吃了给肉钱，喝了给酒钱，赌了给头钱，宿了给房钱。若是你这房主四般都许遂意，要怎的便怎的，一个湖沙儿，半分银皮儿不用拿出来，这是你祖上与你修盖下这宗享福的房子，别人忌妒不得。我前日照客时，一一看明，打算清白，是个好赌场。强是那张绳祖家那边房子少，左右把几个人往他家祠堂里乱塞，所以招不住主顾。我昨夜又与你打算下厨房火头，一个叫张家二粘竿子，一个叫秦小鹰儿。这两个人他达都开过熟食铺子，如今没本钱赁房子，每日只粘几个雀儿、鹌鹑儿，煮成咸的，在街头上卖。秦小鹰不过卖五香豆、瓜子儿。都在城隍庙后住，央我给他寻投向。两个很会小殷勤，不像白鸽嘴他们，油嘴花舌的怎样胆大。”谭绍闻道：“你说的再做商量，只怕家里先不依。”夏逢若道：“依，依，不惟依，而且无乎不依。只叫老伯母打上几遭钻，兴相公抓过几遭彩，后边还怕前边散了场儿哩。”谭绍闻道：“怎的叫打钻、抓彩呢？”夏逢若道：“赌到半夜时，老伯母煮上十几个熟鸡蛋，或是鸡儿炒出三四盘子，或是面条儿、莲粉儿送出几瓯子来，那有不送回三两千钱的道理？这就叫打钻。兴相公白日出来，谁赢了谁不送二百钱买果子吃，谁不说送二百钱买笔墨？这个就叫抓彩。这余头，与开场伙计们不相干。你家只少一个贤内助。若是我那干妹子到你家，性情和平，识见活动，再也不拗强。可惜嫁与马九方，每日弄网、弄鸟枪，把一个贤慧女人置之无用之地。”谭绍闻道：“这话且靠后。我委实对

你说，虎镇邦那宗银子要的紧了，该怎的处？”夏逢若道：“病有四百四症，药有八百八方。我才说的这话，只把他搭上伙计，这银子未必就还他恁些，不过是没水不熬火就罢。却是我昨夜打算就的。况且你能如此，你是掌柜，他是小伙计，爽快不要，也是不敢定的。”谭绍闻道：“他未必肯。”夏逢若道：“他是咱城中第一把好手，要赢人一千两，只说九百九十九两，算他让了一两做想头。他久已想吃这城中绅衿秀才、宦门公子、富商大贾一股子大钱，只亏他门头儿低，也没有好院子做排场。若得了咱这正经人家开场儿，又有体统，又有门面，便展开他的武艺儿。他时常对我说，我知道他的心思。即如没星秤想他这把手，想的如孩子要乳吃一般，他为张绳祖名声不好，院子也窄，房子也破了，不成招牌，他再不肯去。你若照我所说，管保你这宗赌债是松局，你还要锦上添花哩。”谭绍闻道：“要同开场，也还要搭上你才妥。”夏逢若道：“咱是弟兄相与，少不了我与你招架着，可说嘎哩！只是你主意一定不曾？”谭绍闻道：“我如今家统一尊，有甚么主意一定不曾。”夏逢若道：“你既然主意定了，我今晚去勾搭虎镇邦，你今晚就开发你那气死不偿命的王中，都要明日早晨见真点儿。”两人商量已定，夏逢若要去了。谭绍闻送出二门，说道：“我街上客未谢完，不便出门。”夏逢若道：“谁叫你送？”出二门外一拱作别。这正是：

种豆南山下，何妨落为箕。

宁可不生蔓，莫近兔儿丝。

不说谭绍闻开发王象荃，无非是南关菜园清幽，各人静养病目话说。单讲夏逢若寻着虎镇邦，商量在谭宅共开赌场，好吃城里四乡绅衿秀才、宦门公子、富商大贾这宗帑项，只得把谭绍闻

所输的银子，暂行放松些。虎镇邦道：“我现成的饭儿不叫我吃，却叫我等做的饭，我不依这事。”夏逢若道：“呸！你这个识见还敢在赌场中称光棍么？你想，这些门户子弟在咱手里，要高兴杀他时，不过瓮中捉鳖；要懒于杀他时，不过是项上寄头。咱趁着谭绍闻的宅子伙开赌场，主户儿先好，门面也高，有好招牌，不怕没有个好主顾。像这一起管小九、賁浩波、东县鲍旭、小豆腐，不愁他不自己跳进锅来。况且城中又听说有几家新上来的赌家、嫖家，都是很肥有油水的。咱搭上伙计，他们那一家不是纳粮的花户？管情比你这八百两多着哩。你如今一定要这宗银子，他今日光景，也比不得从前，况且才行了殡事，八下的空虚。俗话说要账要的有，要了的没有。他就尽着力量给你，也不过几十两之数。这貂鼠皮、白鸽嘴、细皮鲢难说不分给他们些儿？你与谭绍闻便是一遭交易，就没了第二宗买卖。怎如你照我说，做一个‘长头夫妻’呢？”虎镇邦道：“你说的是。”夏逢若道：“你依了？”虎镇邦道：“有嘎不依？我当日为赌博把一个家业丢了，少不得还在这城内几家熬头狼身上起办。”夏逢若道：“咱就与谭绍闻见个的确话。”虎镇邦道：“我今晚还要当差，明早同到谭绍闻家说罢。”

到了次日早晨，两人不约而同到谭绍闻家。夏逢若早引着虎镇邦说道，某屋子住娼妓，某屋子开床铺，某屋子开赌场，某屋子做火房。就是少槽道喂牲口。谭绍闻道：“叫泥水匠在账房后边盖两间马棚，另开一个小院子做中厕。”夏逢若拍手笑道：“妙极！妙极！”虎镇邦看见局阵宽敞，正是宰杀浮浪子弟的好锅口，说道：“谭相公，咱既成伙计，一家人就不用说两家话，那八百银我爽快让你二百两，这六百两也不必此时就要，你陆续给

我。高邮州来人，我昨晚已开发他起了身。这宗事你爽快不用在心。你只叫泥水匠修马棚。把地再用砖儿铺好，就叫裱褙匠把顶楣儿都糊糊，弄得干干净净哩。”又向夏逢若道：“省城内公然开赌场，也不是甚稳便的事。”夏逢若道：“我比你想的周到。咱只以开酒馆为名。营兵有你顶当，差人叫盛宅顶当。”虎镇邦道：“盛宅他不管这事。”夏逢若笑道：“我已约下盛大宅，明日开张时，他要来看红玉。我对街坊说是盛大宅的生意。他只走一回，咱都说是他的生意。他的脸面大，势力强，那些皂役壮班，就不敢胡放肆。其实盛大宅他不知道咱是掣他的旗。这叫做狐假虎威。你说好不好？”虎镇邦道：“我这虎也不弱。”夏逢若道：“两个钱的皮老虎，外边一片皮，肚里精空，胡响的利害。比不得盛大宅公子性，难惹难发落，总是仗着钱粗。”二人说完大笑。夏逢若又道：“如今厨子我已安插就了，一个是张家二粘竿，一个是秦小鹰儿。这几日，咱两个只用知会赌友，于十五日开张。本街地方、团长，以及各衙门人役，都许他一个口愿，他们也自然不说闲话。咱只轰的一贺，馆就成了，相与间还怕嘎哩？”三人商量已定。

到十五日开张，张二粘竿、秦小鹰已将炒、熏、烹、煮等件，制得香喷喷的，摆列停当。新打的壶瓶，旋买的钟碟，涤刷洁净。定了一家卖蒸食饽饽的，早晚不许有误。夏逢若、虎镇邦、谭绍闻坐在厅上，单等知会的赌友临潼大会。只听得二门外嚷道：“怎的冷清可淡的？”三人出厅同迎，早是管贻安到了厅上。谭绍闻躬身致礼谢道：“前承光吊，兼赐贽仪。”管贻安一把扯住道：“叫素馨出来，与我缀个扣子。先时我下马来，忽的扯开了扣门。”夏逢若道：“今日初会，还不曾请上堂客来。”管贻安道：“放屁！

你前日怎的对我说来？”言未已，盛希侨到了，笑道：“你竟是弄成个酒饭馆款式，好不中看的要紧。当真的晌午时，撕你那烧鸡子卷薄饼？何如你叫个狗肉案子、驴肉车子，一个个扯住一条狗腿啃，一个个切一盘驴板肠？不成局！不成局！谭贤弟，你竟是乱闹起来！”大家坐下，二粘竿儿捧了一壶茶上的厅来。盛希侨道：“你把你腰的水裙子去了，你那跑堂样子，我竟是吃不上你的茶来。”宝剑儿早泡上一碗茶来，盛希侨接了。粘竿逐一奉茶。管贻安见盛希侨，竟有小巫大巫之分，心中想道：“早知当公子这样好，当日何不供给家父读书？”将就取一钟子。到了虎镇邦面前，盛希侨道：“这位呢？”夏逢若道：“前营虎将爷。”盛希侨就一声也没言语。少时，小豆腐来了，三个主人站立相迎。小豆腐早已认的盛希侨，也不敢说作揖为礼。谭绍闻扯过一张椅子，让的坐了。盛希侨道：“夏贤弟约我，不敢不来。但今日午间，我有个远客，要候他过午，我要回去哩。”站起来，将茶碗放在桌上，说道：“失陪！众位都不用送。”宝剑儿早已伺候停当。唯有夏逢若、谭绍闻送出大门。盛希侨上的马，还说：“真正好酒馆！”街上人只说盛公子来看生意。果然夏逢若主意不错。

二人转回厅上，夏逢若道：“盛大哥总是恁个样子。”管贻安又放肆起来，说道：“弄的原不是排场儿。”夏逢若道：“九宅哩，比前几个月在我家的那排场何如？你怎的不嫌呢？依我说咱五家够场儿，咱收拾玩罢。九宅哩，来罢！”管贻安道：“你说的是有红玉、素馨两家子哩，怎的一个也不见呢？”夏逢若道：“事起头儿，诸事匆匆，尚未就局。把你急死了，你明日就带几家子来。”管贻安道：“我明日送一家子来。”夏逢若道：“不过是珠珍串儿。”管贻安道：“你知道么？珍珠串如今不好了，身上已长出玛瑙疙

瘡来。把賁浩波染的出起花儿。请了一个瞎医生，不知用的甚么药，把半嘴牙都烧掉了。听说如今鼻子也黑了。像是这疖疮利害，将来未必活的成。纵然活了，这脸上要成一个黑窟窿哩。”谭绍闻道：“你明日送那一家子来？”管贻安道：“我家下有一个小嫖妇，名叫雷妮，他汉子叫狗官。我雇觅他原以做饭为名，近来家下住不得，我明日暗地送来。”夏逢若道：“你送来极好，人家说管九宅出门赌博，一定是要携眷哩。”管贻安道：“你休胡说。委实的家中住不得了，一来家兄跟舍侄不依，二来这狗官他奢来寻他这小两口很紧。我把狗官使的往河北去了一个月，这老狗官的不得见他儿与他儿妇，每日只是在庄上寻饭吃，晚上住在村头牛王庙。他也识几个字儿，他写上一张招子，贴在庙门。我爽利送到这里，与老狗官一个没招对，我叫人跟着打这老狗官的，看他走不走。”谭绍闻道：“这雷妮多大岁数了？”管贻安道：“十九岁。我今晚出城，明早即送进城来。”夏逢若道：“你今晚不请阴阳先生么？”管贻安道：“要他怎的？”夏逢若道：“要迁府上乱葬坟，难说不看个下葬好日子？”管贻安道：“你是狗官的！”大家轰堂一笑，收拾赌起来。

赌到午时，粘竿、小鹰摆上热熟饌，烫起金华酒儿。饭完酒毕，依旧上场。日未落时，也不显输赢。管贻安道：“我要走哩。我回家酌夺，明早叫他来。我不过饭后也到。”夏逢若道：“爽快一齐来，只算是夫妇同行。”管贻安道：“你真正狗官的，你就是狗官的令郎。”

不说管贻安酌夺送雷妮。单讲谭宅赌了一夜，日方高时，果然雷妮到了。众人一看，端的西施再世，南威重生。谭绍闻送雷妮到宅，内眷见了，不惟不生嗔怪，反动我见犹怜之心。饭后管

貽安也到。

不说他们科诨戏谑，单讲他们赌博热闹。又续了几个赌家，又来了几家娼妓。每日三两场子掷色，斗叶子，押宝带敖二，是一天有十几千抽头钱。王氏黄昏果然煮出两盘鸡蛋，约有三四十枚，果然送回楼上三两千青选大钱。兴官出来时，这个说送买瓜果钱，那个说送买纸笔钱。这邓祥、蔡湘、双庆、德喜等，每日都有三五百赏钱进手。这几个厮役，自寻僻地，也就赌将起来。两个娼妓，白日也都陪巫翠姐耍牌儿。熟食家中尽吃，几乎不用动锅灶了。

自此家中上下内外，无不欢天喜地。惟有冰梅曾聆过孔慧娘的教，心中又急又怕，只因自己身分微贱，却也没之奈何。惟有严禁兴官儿，左右跟定，不许往前厅要钱。这好该死的谭绍闻看见这个光景，求无不得，欲无不遂，想人生之乐，不过如是，何必另为枝节。真所谓“此间乐，不思蜀”也。有《西江月》为证：

白昼呼卢叫雉，晚间依翠偎红。三朋四友闹烘烘，其实
请君入瓮。吃时糟鱼熏腿，饮时金华郫筒。抽头直如打
抽丰，火上冰决一弄。

那日正在厅前乱赌，只见一个老头儿向厅前跪下道：“我是周家口人，我姓柳。俺儿叫狗管儿，媳妇叫雷妮。听说觅在管宅，再也不叫俺父子见面。我在他庄上打听，又听说他把媳妇儿送到宅上来。爷们广积阴功，叫我见一面，我就死而无怨。”虎镇邦撇下色盆，瞪着眼吆喝道：“那里来这个讨食鬼，胡来这的缠搅。谁见你儿媳妇的影儿？你打听真正觅与管家，你还往管宅的去问。快走罢，再迟一会不走，就没好处了。”那老头子起来道：“咳！我在管家村，一个小孩对我说，他家把我的媳妇儿送到城

内谭宅。我也识几个字，逐门楼看牌匾，惟有这个牌匾姓谭，想是城中别有姓谭的么？”夏逢若道：“别的也没有姓谭的，只有这宅上姓谭，却没你的媳妇儿。你走罢。”谭绍闻道：“粘竿呢？你把先剩下那半个烧鸡，与了这老头，再给他几个饽饽，哄他走了就罢。”那老子得了吃食东西，哼哼的走了。

夏逢若道：“谭贤弟，不好呀！这雷妮留不住的。你看那老头子寻认儿女是寻的急了，七病八痛，咱不必替老九顶缸。”谭绍闻道：“如今该怎的？”夏逢若道：“如今还送与老九就是。”谭绍闻意犹未决，虎镇邦道：“要好的广有哩。一大坟树，何必定在一棵上吊死呢？你就坐在车上，当下送至他家，就把事完了。”谭绍闻只得依言，吩咐邓祥套车在胡同口伺候。一面立逼雷妮收拾，坐在车上。下了布帘，闭了纱窗，一路飞也似跑，送至管家村里来。此时管贻安不在家中，乃兄管贻谋留茶。谭绍闻不敢久恋，坐车而归。又迟了两三日，管贻安来了，说道：“前日失候有罪。雷妮在这里有了屁事，菜子大胆儿，紧着送回去。看我再迟几日，到衙门的生个法，叫边公把这老狗禽的解回原籍。”

一连赌了两日，那日早晨，大家都睡着没起来。只见管宅家人慌慌张张跑进来，把管贻安推醒，说：“九爷，不好了！雷妮他的公公吊死在咱门楼下！”管贻安听说，骄傲之气飞在九霄云外，惧怕之情来到一寸之中，说道：“还有气没有？”家人说：“不知昨晚几时就吊死了。乡保已打禀帖了，如今庄头上，早搭检尸棚哩，大约边老爷已牌时候就到了。”管贻安听的，叫了一声：“我那娘呀，不好了！”众人都掩口欲笑。家人附耳道：“俺八爷夜间已与了保正苏子杰二十两银，禀帖打的是不知姓名乞丐，无路投奔，自缢身死话头。”管贻安忽的又大笑道：“这一发

有了屁事！你骑的牲口来不曾？”家人道：“骑的来。”管贻安向众人道：“我要回去。你们也不必送我。”骑上牲口，主仆一路出城。回到管家村，只见门前棚已搭就，尸犹未卸。管贻安看见舌头伸的大长，唬的一个倒退。大门内拴，只得从后门而进。

到了家中，一家儿都围着雷妮劝解。雷妮只是哭个不住。弟兄两个急商量用银钱打点的话，争乃事无头绪，心无主张，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正在慌张，只听得喝道传呼之声，管贻安早已浑身抖擞起来，说道：“哥呀，你是有前程的人，况且……”话尚未完，管贻谋急道：“我出去迎接官府，你也要照料跟随的衙役。有事没事，只在这一会儿。”管贻谋急跑出，雷妮一发放起声来。管贻安叫哄在大后院里劝他，管贻谋妇人鲁氏塞在雷妮怀里十两银，雷妮也掏出来撒了。一起女人扯住向后院去讷。

单讲边公坐在棚下，管宅送上茶来。边公呷了一口，离了公座，到尸旁上下端相了一会，吩咐卸尸。件作不敢怠慢，卸下尸来。刑房书办将尸格册子展在公案，单候件作报伤。件作报了“头面无伤，项上绳痕八字不交，系自缢身死。”边公用朱笔注在尸格上，吩咐解衣详验。件作报道：“尸怀抱一纸，上有字迹。”边公吩咐取来一看，乃是一张草纸，上面写着：

具状人柳春荣，系周家口人，年六十九岁。因子狗豕儿同媳雷妮贫乏出外，为土豪管九霸占，恣行奸淫。身来找寻，已经两月，不容见面，且欺身年老，屡行打骂。身出无奈，缢死伊门。叩乞仁天老爷伸理穷冤，泉下念佛。

边公看完，眉竖目瞪，说道：“传管九到案！”件作一面另报“周身别无致命伤痕”，边公照尸格注完。

只见衙役扯着管九跪在棚下。边公问道：“你是管九么？”管

貽安道：“儒童是行九，名子叫管貽安。”边公道：“掌嘴！甚么儒童，胡称乱道。”左右照管貽安骄傲之脸、放肆之嘴，打了十个“右传之八章”，打的成了一个痃腮焮肿、牙宣出血的病症来，好痛快人也。边公道：“这是死尸告你的状子，自己念去。”门役转递与管貽安。念未完时，早已魂飞天外了，声声道：“俱是谎言，并无一字是实呀，老爷呀！”边公吩咐叫雷妮到案。左右一声喊道：“叫雷氏！”管貽谋慌了，紧到家中，见了雷妮，说道：“好奶奶！只要你说好话，不中说的休要说。”管家妇人一齐说道：“一向不曾错待你，只要你的良心，休血口喷人。”雷妮哭道：“你家有良心，俺公公也不得吊死在你那门楼上。”雷妮到了棚下，跪倒在地。边公一看，泪痕洗面，犹如桃花春雨；哭声诉冤，仍是莺啼娇音。问道：“你就是雷妮么？”雷妮道：“是。”边公又道：“这死尸是你的公公么？”雷妮道：“是。”边公道：“你的男人呢？”雷妮指着管貽安道：“不知他支使何处去了。”管貽安道：“往河北讨债去了，三两日就回来。”边公道：“你为何留恋良人家女子，酿成这人命呢？”管貽安道：“俱是城内谭绍闻包揽，与小人毫无干涉。”边公道：“柳春荣缢死是你的门楼，抱的冤状是你的名子，雷妮又从你家叫出来，你还敢扳扯无辜么？可惜你这恶少，只知倚势渔色，却不知是犯了因奸致命之律。”因吩咐左右：“将管九上了铐锁，押赴城内，收入监狱。再拨车一辆捞雷氏进城，叫薛媒婆领去，晚堂候审。柳春荣棺木验讫，明日堂上领价。”管貽安喊道：“冤屈！冤屈！正主儿是谭绍闻包揽，为何叫小的替他受王法？冤屈！”边公早已立起身来，左右同声传喝，轿夫久已抬轿伺候。边公坐在肩舆，军皂前喝、衙役后拥而行。

一路上心中打算：“这个谭绍闻，宗宗匪案，罪名太重，若

听了管贻安的扳扯，一一引绳披根，将来必成了瓜藤大狱，怎的是妥？不如就事论事，单着管贻安一人承抵，真赃实犯，叫他一人有罪一人当，久后好细细追查谭绍闻的劣款，再为惩治，以靖地方。”主意已定。进了本署，又办了些紧急公务。坐了晚堂，审理管贻安因奸逼命大案。壮头带了管九，薛媒婆领定雷妮到案，逐一盘问。管贻安只是要扳扯谭绍闻，边公那里肯依，打了一番嘴，仍然胡捞乱扯。边公要动夹棍，管贻安见官长发怒，少不的将从前罪过一一供明。怎的见狗官夫妻避荒光景，怎的见雷妮生了心，雇觅在家，不容柳春荣见面，怎的柳春荣写招子，后来自缢身死。招房飞笔抄了口供。供一句，写一句。边公阅了，发令管九画了招。又摘了雷妮口供，句句与管九所供相符。吩咐薛媒婆领去，待狗官到案，递领状领去夫妻团圆，仍回原籍。将管九监候。这管九富厚之家，入了囹圄，真正是财神入了狱神庙，牢头禁子五阎君。

嗣后，边公定了监候绞罪一名。连口供编叙成详文，申到臬司，臬司又审了，口供相同。经了抚案热审，咨了刑部。刑部汇集天下罪名，启奏了。勾到之日，刑部清吏司咨回河南省。臬司钉封了行刑文书，发到祥符。到了霜降之节，可怜管贻安一个旧宦后裔，只因不依本分，竟同一起强盗等案，押赴市曹绞桩之上，一个淫魂儿上四川酆都城去了。这正是：

圣训三戒首在色，怎借执爨强逼迫。

弄出世上万般由，落个“直而无礼则”。

这管贻安结果，原是后来的话。单讲谭绍闻同夏逢若、虎镇邦开张赌场，正是蝇闻膻而必至，蜚遂臭而齐来。又添上几家子土娼，也有老的丑的；更续上几位赌棍，更有屯的穷的。每日价烘烘闹

闹，银钱狼藉，酒肉熏腾，好不快意的乔样。这谭绍闻岂知自己的名子，早已挂在边公心窝里面。只因祥符是一个省会首邑，冲繁疲难相兼，边公应接不暇，急切不得到谭绍闻身上。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边公向城角相验不知姓名的乞丐死尸，路过萧墙街。只见两个人打的头破血出，保正扭稟轿前。边公住轿，问了姓名。保正王少湖跪稟道：“这一个叫秦小鹰，这一个叫张二粘竿。”边公心内笑道：“看这名子，早知其人了。”这两个醉汉跪在轿前，兀的还吵嚷不休。原来两个吃醉了，争的赌场抽头的钱，酗酒使气打起架来。保正劝令低声，两个那肯住休？保正怕闹起来，都拴住了。恰好边公轿过，便大胆喊稟起来。若肚内没有酒时，但听得街上传呼之声，未必不寻床底灶洞去躲避哩。

正是：

街头何事敢轰然，操戈同室半文钱。

腹内有了烧刀子，酒胆周身不怕天。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嗽 边明府当堂施刑

却说秦小鹰、张二粘竿跪在轿前，一个鬓角上流了一道血迹，一个鼻凹边现着一块青痕。两个气喘喘说的不清不白。边公怒道：“好胆大的奴才，一个说完一个说。”秦小鹰道：“小的们都是谭宅觅的伺候赌场的帮手。俺两个原说是得肥均分，他遭遭打拐，欺负小的是外来人，他是本城的。”这张二粘竿酒未深醉，听说“赌场”两字，心下知道遮掩，忙禀道：“小的是谭宅雇工，因他借小的钱……”边公听说“谭宅”二字，触着旧日的病根，扭项向北边门楼上一望，只见悬着一面“品卓行方”金字匾额，旁边款式，有谭忠弼名字，心中道：“这定是谭绍闻的宅院，正要看看此人。”等不的张二粘竿说完，便吩咐把两个酒徒锁了，押赴衙内。一面下来轿，便一直进了门楼去了。街上看的人，好不替谭绍闻着急。

边公进了二门，几个军牢跟定上了大厅，偏静悄悄的并无一人。只见桌面歪邪，坐椅横倒，地下有掉的四五个大钱，牌页二张。边公笑道：“是了。”站在檐下说道：“厢房内看是甚么人打呼睡觉呢？”军牢进了厢房，正是那虎镇邦仰面朝天，喉中吼雷，正在南柯好处。军牢叫道：“老爷叫你哩。”虎镇邦梦魂中也不料

边公已到，口中骂道：“瞌睡死了，鬼混的是屁么！”又翻身向里，另觅黑甜。军牢早捞下床来骂道：“好个不怕天的大胆！老爷在厅上等你回话哩。”虎镇邦睁眼一看，只见三四个人，黑红高帽，绿带皂衣，手中拿的是铁锁皮鞭。也不晓得是阴司内急脚捉鬼，也不晓得是阳世间皂快拿贼，只说了一声：“叫我做甚么哩？”军牢早已扯到厅前檐下。边公问道：“你是甚么人，在此何干？”虎镇邦道：“小人是标营的一个目丁，叫做虎镇邦。这谭家是小的亲戚，昨日因来探望姐姐，外甥们留我住下。”边公道：“为甚的日已将午，还不起身？且为甚的不脱衣服睡哩？你且说你的亲戚在那哩？”虎镇邦茫无措词。只听得厢房内嗽声，边公道：“厢房内还有人么？”军牢又向厢房去搜。四壁无人，却见墙角一张床下，略有形影，伸手一捞，却是夏逢若与刘家小豆腐儿。原来几个赌了一夜，正要以昼作夜，只因省会之地，官府来往不绝，平日所以全不介意。今日忽然像似消息儿不好。猛听的有人进来，那脚步儿不像寻常人。又听见说话，已知边公到厅。两个也顾不的叫虎镇邦，只得一齐钻在床底。方有漏网之喜，不料小豆腐连日冒了风寒，喉中作起怪来，痒痒的忍不住欲嗽，夏逢若只是悄声掩他的口。谁知忙中有错，自己的喉痒不曾提防，却是夏逢若一声小嗽，露出马脚。被边公叫搜，一齐三个都跪在厅院。边公一见夏逢若，笑道：“又有你么？那个是甚么人？”小豆腐初出娘胎，不知见官是甚么光景，忙答应道：“小的没赌是实！”边公笑道：“此处有赌是真。”夏逢若道：“委的没有赌博，小人是经过老爷教训过的，再不敢更作非为。”边公道：“不必强口，与你个指赃杀贼，叫你死而无怨。牢役们，你与我搜寻赌具。”军牢各屋搜寻。那些赌具有新而未用者，有旧而无用者，寻了一大些，

堆在厅檐边。边公道：“这有何说？”众人俯首无词。边公又问道：“房主呢？”虎镇邦道：“早晨探亲去了。”边公问道：“甚么亲戚？城里城外？”夏逢若道：“多应是上他舅家去了。”边公道：“这不是他舅么？”虎镇邦道：“小的是他表舅。”边公道：“一派胡说。后边叫去。”只见德喜儿跪禀道：“小的家主，今早上外家祝寿吃寿面哩。”边公道：“既有赌具，现有赌伙，也不怕开场之人飞上天去。牢役们快将这一干人犯一并锁拿，到衙门审理。”边公出了谭宅，一路传呼而去。所幸者不曾搜及账房。那账房里面，正是素馨、鲍旭在内。厅院如此搜检，素馨、鲍旭那敢向门缝中一张，只是在纸糊雪洞屋内，颤个筛糠的一般。

且说边公在谭绍闻家搜获赌具，锁拿赌犯，登时轰动了半城。人都说谭绍闻也被锁在内。孔耘轩、程嵩淑这一辈父执老友，无有不替谭孝移嗟叹扼腕者，却也无可奈何。

其实谭绍闻果然是真为岳翁祝寿，早吃寿面去了，尚未回来。德喜儿飞也似送信。到了巫家，正是绣春班演的《封神榜》上邓禅玉、土行孙大战，席面间好不热闹。只见德喜儿附谭绍闻耳边说了音耗，谭绍闻登时颜面变成土色。那比线还细的寿面儿，顷刻间成了皮条，牙也咬不断，喉中竟是咽他不下。只因谭绍闻是巫家娇贵之客，满座都是属目的，看见这个光景，都有些诧异。却早帘内老岳母疑是甚么紧症儿，着人请谭姐夫到了退厅，问：“是恶心？头疼？”巫翠姐也来探问，谭绍闻无可为答，只得说：“早晨冲了寒气，有些恶心。”巴氏急呼姜汤。却不知巴庚已将德喜儿问了因由，少时席间也都说萧墙街谭宅锁起赌棍一事。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又道是“人嘴快似风”，登时内外男女，都知道谭绍闻家闹出乱子来了。谭绍闻渐也隐藏

不住，只得请巴庚到了后厅，商量计策。巴庚道：“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官打的现在。赌博场弄出事来，只有个闻风远扬是高着。”巴氏道：“你说的不是话，如今叫姐夫那里去？左右叫姐夫住在我楼顶棚上，我伺候姐夫。过些时，官府未必不丢松了。”巴庚道：“姑娘也说的是。只是吩咐家中大小雇工，千万要谨言，万不可漏口，有人问时，只咬住牙说不曾到此。就是差役们明知在咱家，只要与衙役们银包儿、钱串子，衙役也无进门强搜之理。这银钱能买的鬼推磨，也就能买的衙役不上楼。谭姑爷冒着有钱名儿，三班六房久已打算在肚里，也要叫谭宅人谨言。”因此又将德喜儿又嘱咐了一番。谭绍闻得了巴庚这半言片词，心略有了一点主靠。因此不往前边看戏，就收拾上楼去住，叫翠姐作伴。岂知这巫翠姐素以看戏为命，依旧帘内嗑瓜子、吃茶、看戏。巴氏爱婿心切，少不得往来殷勤。

不说谭绍闻在丈母家得了安身之处。再说老豆腐猛听的儿子因赌被拿，狠了一声道：“该！该！该！好容易我的钱呀。每日再不听教训，今日怎的也会犯了。把下半截打掉了，才趁我的心哩。”道言未已，又忍不住扑簌簌滚出泪来，哭道：“儿呀！我心疼你！”有个《字字双》牌子，单讲父母苦处，听我道来：

堪恨孽子恼爹娘，憨样。慈心欲将正路匡，不傍。各人识见自高强，发妄。几番提耳苦商量，强项。浓荫大树不乘凉，浪荡。祖宗勤俭令改行，妆像。可喜这番遭奇殃，惩创。争乃疼儿有旧肠，难放。

且说虎镇邦、夏逢若、小豆腐儿一班带在衙门，并秦小鹰、张二粘竿，略滤了一堂口供。边公意在谭绍闻，暂且将五个赌犯押在捕役班房。一面出差拿谭绍闻，俟到案时一齐发落。差了两

名干役，一个叫吴虎山，一个叫尚腾云。两个领了签，一齐到萧墙街，坐门执名要拿人。王氏慌了，急叫人向城南叫王中。王中闻信进了后门，到了堂楼门右，王氏道：“你近来不在家中住，大相公开了赌场。不知怎的惹下堂上边老爷，一直到前院，把他虎大哥跟夏家，还有卖豆腐家孩子，都锁的去了。前院这两个私巢子从后门也金命水命跑了。如今前院现坐着两个差人，如狼似虎，声声只要大相公。这该怎么着呢？”王中道：“可该怎的？”王氏说着，早已哭将起来。王象荃道：“奶奶如今明白了，不算迟，也算迟了。但如今大相公哩？”王氏哭道：“多亏那日他与娘子都上他丈人家拜寿去，如今还没来哩。”王象荃道：“奶奶低声。”道言未已，只听得前厅铁锁摔桌子，高声喊道：“谭绍闻，你躲在乌龟洞一万年不钻出头么？再迟一会不出来，我就钻进去要搜哩！”王氏道：“这该怎了？”王象荃道：“不妨。手下有银子没有？”王氏一面说“有”，一面早到内房拿出一大包子来。王象荃接银到手，径到前厅。也不知怎的安插，只听得前厅哈哈大笑，说道：“有俺弟兄两个，管情谭相公胸膛不着地。王哥你放心，对后面奶奶说，把心放宽就是了。”王象荃回来叫作速备饭。王氏道：“现成的。昨日前边拿进来烧鸡熏腿、鹌鹑烧肠，两三坛子酒，说生意做不成了。就叫厨下收拾，你去前边照客。”王象荃又去前厅。顷刻酒肉捧出前厅，王象荃陪着，看二人鲸吞虎咽。王氏并冰梅站在屏后，只听得一个说：“就是谭家兄弟不出来也不妨，世上要好朋友做哩？”那个说：“赌博事有了屁大的相干。只是休要心疼钱，衙门中是少这不得的。只要你好好打点，哄过朝南坐的那个老头儿，就天大事也松了。”下边又悄悄的说些话头，王氏也听不真，心早有三分放下。

少顷，王象荃送出二人，到了楼下，说：“左右是要银子打点的话说，大相公就不见官了。我今晚去衙门安插，只说大相公上馆陶娄师爷任里住了半年，前院赁与他们开酒馆熟食铺子。至于赌博一事，原是他们赁后犯法，与房主一毫无干。”王氏道：“既然如此，你就上堂说了罢。”王象荃道：“使了银子，他们就替咱照这样说。”王氏知王象荃素不干没，因回房把一向打钻的所获、素日所积，一齐付于王象荃。王象荃带了，径上衙门来，寻刑房书吏、得头儿皂快，暗行苞苴。

到了晚上，二堂比较已毕，吴虎山、尚腾云跪下道：“小的下情回禀：小的两个奉金批锁拿赌犯谭绍闻，到了他家。原来谭绍闻因馆陶娄老爷有书来，叫谭绍闻进衙门办理签押事。前院闲着，出赁于人。这干人犯原是赁后犯赌，与谭绍闻也不相干涉。况且他目下并不在家，原在馆陶是实。”边公烛下笑了一笑，把筒中刑杖签儿抽了四根，摔下地去，门役一声喝令打人，皂役房早上来四个人。吴虎山、尚腾云齐叫冤屈。边公只说道：“着实打！若徇私轻刑，你四个要吃倒板。”吴虎山、尚腾云各挨二十板。边公道：“好你两个受贿放人的奴才。明日早堂若是谭绍闻不到案，依旧各责二十，革去不许复充。”吩咐完时，云板三敲，一位冰清镜澈的明府，转归内署去了。吴虎山、尚腾云二人拐着腿哼哼的出了二堂。王象荃在堂口接着，说道：“二位受屈。”吴虎山道：“咦，是话儿休题。这是俺为朋友的样子。只叫你的人出来罢，俺是实不能为情了。”王象荃也无言可答。只得回报主母，胡发撩乱。这也提他不着。

单讲捕班一起人接着，吴虎山是兄弟吴二山搀着，尚腾云是厨役张五海搀着，进了捕役下处。这一起赌犯虎镇邦、夏逢若、

小豆腐、张二粘竿、秦小鹰都带着铁锁，慌来道苦问痛。吴虎山道：“你只说谭家这小促寿儿，不肯出官，累了俺两个吃这场‘竹笋汤’。明早不到案，还了得成么？”秦小鹰把张二粘竿捏了一把，两个一根铁锁走出墙角下，商量道：“第二哩，你看呀，这谭福儿不出来，咱这官司再不能清白。他们都有供给，咱两个若不是抢着吃小豆腐的饭，这一天就要饿死了。这福儿在他丈人家，咱不生发他出来，班上人怎能摸着就里？”张二粘竿道：“秦哥，你会学邓祥的口语。不如与班上人商量，叫他跟着咱到巫家哄出来，一把锁锁了，明晨见上一堂官司。该挨的，一百年也躲不过。咱们另寻生活。”秦小鹰道：“你那日少吃一钟儿，也没这事。”张二粘竿道：“你不用说也罢。闲话少提，只以办事为妙。”二人又进了房内，把怎的赚谭绍闻法子，说了一遍。吴虎山道：“这也是个道理。就叫俺兄弟替我去，我是走不动了。”尚腾云也央了个同伙叫邓可通、厨头张五海三人，跟定秦小鹰、张二粘竿，到了巫家。

吴二山、邓可通、张五海三人躲在一旁，秦小鹰便慌慌张张叫起门来。门内问道：“是谁？”秦小鹰道：“萧墙街来的，叫大相公作速回去，大奶奶痰厥了。我如今去东街王舅爷家送信去。”不知内边怎的说与谭绍闻知道，迟了一大会，只听得巫家门儿闪开一扇，一个人出来道：“你回去。趁街上没人，我走罢。”内边一个女人声音说道：“姐夫要小心。”吴二山、邓可通走向前来一把扯住，不知怎的，脖项上铁锁已套上了。谭绍闻慌道：“我瞧瞧俺娘，我就跟你去。”吴二山道：“你先跟我瞧瞧俺哥哥去。”巫巴氏听见外边消息，说道：“不好了！差人大哥，往俺家来，有酒有肉，还有银子你使。”众人已将谭绍闻拉的远了，那里还听

他。不多一时，转弯抹角，进了捕役下处。这一干赌案人犯俱全。到宅门说了谭绍闻拿到。内中却少虎镇邦。吴二山问道：“哥呀，虎将爷哩？”吴虎山道：“适才老爷差兵房拿个名帖，又差一个皂头押赴标营雷老爷那边，本官发落去了。”

不说众人在班房一夜恹惶，各家在灯下焦慌。鸡声三唱之后，正是更鼓住敲之时，明星已坠，曦御东升，早已是第二日。头梆以后，吴虎山、尚腾云带着一起赌犯，谭绍闻、夏逢若、小豆腐、张二粘竿、秦小鹰俱带着铁锁，在仪门外狮子旁边踞蹲着，单等边公坐堂受理。只见标营一个兵书手执名帖，一个兵丁牵着虎镇邦，一步一拐的来，也到宅门，说：“虎镇邦马粮已开拨讫，任凭老爷这边执法。”众人看见，只叫道：“苦也！这官司没解救了。”虎镇邦见了众人，喊道：“有偏众位。”夏逢若点头道：“赌博到头终有打，只争清早与饭时。”

忽的云板响亮，皂役高喝，一位清正廉明的边公，又坐到暖阁内边了。盘算谭绍闻的事该怎么处，胸中已有成竹。只见标营兵书，领定虎镇邦跪下禀道：“老爷昨晚送到赌犯兵丁，书办的本官按法究治，打了四十杠子，革退目丁，开拨了钱粮。差书办领来回明。如今虎镇邦已成平民，不与营伍有干，任凭老爷尽法处置。”边公道：“原帖缴回，多拜尊官雷老爷安好。你各人回营办事去。”兵书磕了一个头，把虎镇邦撇下，自下堂口去讫。

边公命传呼一起赌犯。吴虎山、尚腾云领定一起儿当堂跪下。边公看见内边有谭绍闻，说道：“好两个作弊的原差，怎的一夜就从馆陶捉的人来？”吴虎山、尚腾云端气儿也不敢，边公住口，把头一摆，两人方敢起去。边公便问秦小鹰、张二粘竿道：“你两个胆大的奴才，因分赌赃不均，竟敢酗酒打架，并且目无

官长，厮扭轿前，当得何罪？”秦小鹰道：“小的是该死的。但小的有八十岁的老母，望老爷怜念！”张二粘竿道：“小的母亲，今年整八十五了。”边公道：“你两个如今多大年纪了？”秦小鹰道：“小的今年三十二了。”张二粘竿道：“小的今年二十九了。”边公摸出刑杖签筒的签儿六根，摔在地下，说道：“你两个母亲，都是五十以外养的你两个？本县先打你两个并不是人之种类。”皂隶拉下，每人三十板，打的皮开肉绽。信口喊叫，是不用说的了。边公吩咐与虎镇邦跪在一旁。

边公看见夏逢若，说道：“你是不用问的。”掠下五根签，也是二十五板。又问小豆腐道：“你的正名是甚么？怎的叫个小豆腐呢？”小豆腐浑身乱颤，闭口不能回答。边公道：“或者你家是卖豆腐传家，便顺口叫你个小豆腐儿，是也不是？”小豆腐牙缝内哼出一个“是”字。边公道：“你自看你身上穿的色衣，想是你老子是个勤俭治家的人，不知费了多少辛苦，忍了多少饥寒，挣得一半分子家业。生出你这个不肖的妖孽，每日吃酒肉，穿绸帛，这也罢了。你还不肯自安生理，跟随这一起游手好闲的乱嫖乱赌。你那爹娘是老诚人，只会气死，却没法子管教。本县今日先打你这宗不孝的孽种。”边公口中说着，怒气已冲到眉梢，“刷”的一声，掠出七根签儿。皂隶拉下，褪去裤子，打了两板子，只见一个老头儿跑上堂来，跪下哭着喊道：“老爷！老爷！这是小的儿子，饶了他罢！”边公道：“你是甚么人？你有何说呢？”老头儿道：“小的就是那老豆腐，这打的就是小的儿子。老爷打他，就如剜小人心一般。老爷饶了他罢。”边公道：“他平日一定是不服你管教的，今日官替你管教，你还来搅的是甚么？本县正是怕他气死了你的老命哩。”老豆腐哭说道：“老爷，老爷自从把

小的儿子拿来，小人的老伴儿唬的两天没尝一点水儿。小人若是哄老爷，小人叫天打雷击了。老爷饶了他罢。”边公道：“板子打不死他，你倒这样心疼他。他赌博尽可气死你老两口儿，他倒不心疼你，这一发饶恕不得。”老豆腐道：“小的老两口子是死着的人，就是气死了，也自怨前生没修下好儿的命。他小两口年轻着哩，小人只愿留下一个后代的根儿罢了。”边公道：“人情虽说可悯，王法断难姑容。拉下去！”左右将老豆腐拉下，依旧打将起来。只见老豆腐跪着望上看，打一板子，老豆腐磕一个头，仰起脸来哭喊道：“哎呀！老爷！老爷！心疼死小人了！”边公看那老豆腐时，两手已将铺堂的砖挖了两个坑，心中好不惻然。打到八板子上，边公喝令住刑。方欲放起小豆腐来，晓以父子天性之恩，要动他的良心，真正改志，勿貽二老以难安的话头。忽的有人自东角门飞跑进来，上了堂口，慌慌的禀道：“常平仓街口失了火了。老爷作速驾临，催督救护。”这边公此惊不小，即离公座，急吩咐道：“这一干赌犯暂行押住，等回来发落。”

边公急坐肩舆，径直上仓房街口来。只见乌烟扑地，红焰矗天，喊叫之声不绝。城内官员，凡有地方之责者，早已陆续到了。乡地壮丁人等，麻搭挽钩，抬的抬，搬的搬。本街士民，挑水救护。井边挨挤不上，一个大池塘，人都排满了，运水泼火。妇女搬移箱笼，哭喊之声，也无分别。各官率领衙役，督催救护。边公差干役到当铺搬钱五十千，有一担水，赏钱二十文，好不慌乱人也。幸而本日风微，只烧坏四五家，那火渐渐减威。常平仓虽在下风，只烧了更夫窝铺一所，裕字号仓房椽头、门扇，已为火焰扑毁，多亏人众水多，都泼灭讫。边公即同众位官员，坐在仓房收谷厂下，只说道：“惊坏人也。”歇息了好一会，才叫本街管

街保正葛自立查起火原由。

少时，一千百姓都喘喘跪下禀道：“这火是焦家学生好放花炮，将炮纸落在草垛上，烘的着了。火从姓焦的家起来，可怜小的们四五家，被这一场火烧的赤条条的。小的们每常说这焦学生休要放炮，他只说：‘不妨事，我看着哩。’与他老子说，他老子只是信惯他这小猴羔子，再也不肯吆喝一句儿。如今老爷就把这谷子领与小的们几石，好安家。当下便没吃的了。”边公道：“这姓焦的甚么名字？”众百姓道：“他叫焦新。”边公即令叫焦新回话。各官都说：“须打死这老奴才。可恨这厮信惯儿子，几乎把朝廷积贮仓房被了回禄。这事还了得么！”言犹未了，保正葛自立禀道：“这焦新因突然火起，跑进自己房内救护箱柜，早被火扑了门，不能出来。多亏他兄弟舍死捞出，如今七分死，三分不望活的。”边公道：“这可谓之天谴。他的儿子哩？”葛自立道：“他儿子因救火水桶从房坡滚下打头，打了一个窟窿，现在血流不止。”边公对众官道：“天然处分，却也省动炉灶。”少坐片时，只得料理裕字号门户、闸板，明晨早动木作泥工。又将被火灾户留心周视一番，用水泼了余烬。吩咐明日早堂即借领以裕字号仓谷，安家糊口。傍晚时节，轿夫已等候多时，同官各自骑马而归。

边公回署用馔之后，走向斯末亭，与幕友赖芷溪商量，可否应禀上台。赖芷溪道：“火延烧居民数家，并未及于仓廩，同城救火，上台已知，原不可匿。但未尝有损谷石，只可口禀扑灭。目今可禀见府尊，告明明晨捐奉赈修。”边公点头道：“是。”即坐轿上府尊衙门去讫。

却说谭绍闻将次受辱，适遇仓巷失火，边公不暇细讯，闪出一个空儿。早已有刑房掌稿案的邢敏行打算谭绍闻这宗肥钞，早

使人向王中说署中走线的话。王象荃道：“宁可受应得罪名，衙门之内不敢用半点钱文过付，以致罪上加罪。”不说这边王象荃不敢行贿。却说巫巴氏爱婿如疼儿，早使巴庚跟的衙门来探望消息。只因一早上堂听审，巴庚已自手足无措。忽然边公救火去了，巴庚飞也似跑来巴氏前，告诉因由。巴氏道：“你速向衙门去办，但凡可以救得姐夫的，用多用少，就是谭宅不出，我都拿出来，也不怕你姑夫不肯。我只在你身上落的姐夫不受一点屈气。”巴庚得了姑娘的话，先讨了五十两现银子，又上衙门来。此时边公尚是救火未归之时。过了片时，边公又上府署去讠。只这半日半夜间，早已办理妥当。总之，巴庚本不是笨人，只把这会说话儿孔方兄撒出，那孔方兄运出那万事亨通的本领，先治关格之症。

边公自府回署，已是更深时候。到了斯末亭小室，幕友赖芷溪正与号件相公吴松庐、书启相公郑芝轩、教书先生蒋岚嶂，在那里夜酌。听得小厮一声说道：“老爷回来了。”门帘掀开时，边公已到，笑道：“少陪有罪。”赖芷溪众人起来让坐，小厮斟了一杯酒，放在边公面前。赖芷溪道：“如何来得晚了？”边公道：“太爷留说别话，不放回来，所以多坐了一会。”遂而传杯送盏，吃起酒来，说些闲话。忽而说到今日赌犯一事，边公道：“我明日上院回来，即坐午堂，要把谭绍闻痛打二十大板。这谭绍闻竟是一个积匪，宗宗匪案，都有他一缕麻儿。昨日我到宅院，果然是个有根柢的门户。怎的这人竟是这样不肖！明日再饶不过了。”蒋岚嶂道：“做官须戒暴怒，是老爷常以之自箴的。且要三思，不得遽发雷霆。”边公道：“我初到任时，临潼赵天洪强盗案内来关金镯贼赃，就有这谭绍闻。后管贻安因奸致命案内，又有他的瓜葛。我彼时怕命案牵人，不容管贻安说旁话。我昨日因过

萧墙街，两个小游手儿公然打到我轿前，岂不是有天没日头的光景？问起来，就是谭家赌场中小伙计。我若疏纵了这谭绍闻，便是宽的没道理了，且将来正是害了他。”赖芷溪道：“明日上院回来，即把这一起赌犯叫在二堂审理，我们也看看这谭绍闻是怎样一个面孔。若果然有些书气，少不得仍要格外施仁，若是一板打在身上，受过官刑，久后便把这个人末路都坏了。”边公道：“也罢。就遵列位先生所说，明日二堂审理，临时面夺。”只这一场话，谭绍闻灾星已暗中退讫。看官或者疑是蒋岚嶂、赖芷溪受了请托，因此替谭绍闻说话？原来边公廉明公正，取友必端，这一班帘幕佳客，也都是有品的。这原是转筒上张二，于边公上府时受了邢房邢敏行的口愿，因到师爷房中送签押稿套，闲中说：“今日赌犯一案，老爷大怒，看看打到谭绍闻身上，偏偏南街失火，老爷救护去了。小的看那谭绍闻，面貌与按察司大老爷三公子面貌相仿，将来必是个有出息的人了。那人再也不是个下流人。明日斋戒牌该在仪门上正放，老爷必叫到二堂审讯，看看小的眼色错也不错。”这一段话，早已把幕友怜才之心打动，所以酒间劝边公从宽。其实署内毫无瞻徇，却早机关已通。钱之为用，洵不愧神之一字称哉！本夜，张二把斯末亭话说，对邢敏行说了音耗消息。

到了次日，边公自藩抚回来，谭绍闻接在衙门口跪下，递了一张改过自新任罚免讯的状子。边公就在轿内撕了。说二堂准其罚钱一百两，交于茂昌典铺一分行息，添出孤贫院口粮二分，又切切训饬了一番。粘竿、小鹰等，也从宽免枷。遂将此案完结。正是：

做官须用读书人，端的诚心只爱民。

猾吏纵然能舞智，玉壶原不映钱神。

又有诗道做官的主意须自己拿，不可滥听人言：

漫说用人莫浪疑，刚肠每向暗中移。

纵然自己钦三畏，未必他人怯四知。

第六十六回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谭绍闻发急当群房

话说谭绍闻吃了这一场官司，边公亲手责成，却免了项擎木枷。多亏了东街岳母爱婿，把出钱来，交于巴庚打点，刑房也受了请托，转筒也拨了机关，却俱撞了木钟，才打了个平安醮。回的家来，惶赧之情，侥幸之心，也是不必赘述的。次日清晨起来，无情无绪，闷坐东楼。

过了四五日，德喜儿来说：“虎镇邦拐着腿，哼哼的，在后门上等着说句话哩。”谭绍闻道：“你就说我早出城，上南乡看庄稼散闷去讷。”德喜儿回覆了虎镇邦，虎镇邦道：“你说嘎呀？你的主子上南乡去了？少时你的主子出来了，我先把你这小狗彘的毁炉了你！”德喜儿见话不是头，回来说道：“大叔要出去见他。说往乡里去，他先不依。”谭绍闻少不得出到后门，强笑道：“我当是谁哩。”虎镇邦道：“再没第二个憨头狼寻你了。话是在这的说，或是到你别的去处说呢？”谭绍闻道：“还请到前厅说罢。你可从胡同口过去，转到前门来。”虎镇邦道：“我从家走到这边，两腿已是疼的当不得，如何能从前边去？况且街上看见我这样子，也惹他们嗤笑。咳，我是算不的人了。”谭绍闻只得陪个小心道：“虎大哥也不是外人，就从楼院过去。”

虎镇邦哼哼的从地下爬起，随谭绍闻穿过宅院，转过前厅。坐下说道：“贤弟呀，你要救我。如今将主把我的头脑目丁也革退了，钱粮也开拨了，就如死人一般。我当初也是汉子，也不叫你格外助我，只把前日输我的赌欠，让过的不用提他了，只把不曾让的给了我，救我一家性命儿。也不枉向日好厮跟一场。”谭绍闻道：“当日夏哥说过，这场赌账是全让过我的。”虎镇邦道：“休说这话，看旁人听见笑话。你只说这八百两你输过不曾？让二百两我说过不曾？男子汉大丈夫，休说那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戴髻髻的话头。像我虎镇邦，今日就不该多说上一千两，分外的骗你么？我只要我的六百银子原数儿，多一文我不要，少一文我不依。只问今日现成不现成。如不现成，也不妨订个日期，或是我来取，或是你去送，休要他日错个影儿。这一场官司我吃的亏也尽够了。”谭绍闻道：“只算大家造化低。”虎镇邦道：“你我同开赌场，犯了官司。你是有体面的，胸膛不曾沾地。俺这一起狗攘的，舍着娘老子的皮肉，撅着屁股朝天，尽着的挨。他们还好，把我的衣饭碗也打破了。我如今也不说这话，只认个前生造化低。但求你只把我本分道儿给了我，休要翻转了一向面皮，到底也当不了银子。”谭绍闻无言可答，只说道：“一时打兑不出来，你也通前彻后知道的。我只是上紧与你凑办。若说订个日期，到临时不能完全，倒惹哥一发生气哩。咱们一向是如何相与，我肯么？我只凑办停当，或取或送，再不得错了哥的事。”虎镇邦道：“你就不订日期也罢了。我只有一说，只要一总儿全完，济我个事儿。我如今不吃粮了，好另外做个营运。万不许今日一半儿，改日再一半儿，那个我便全然不依。”谭绍闻道：“你只管将息，休要挂心，我自然有个道理。”虎镇邦道：“这个我就磕头了。”谭

绍闻道：“休要罪我。”虎镇邦欠起身来说道：“我的屁股委实的坐不住了，我走罢。”哼哼的还穿过后宅，谭绍闻只得送至胡同口，相别而去。

且说谭绍闻只图一时答应去了，其实胸中茫无所以。闷闷回到家中，暗地里拍着手道：“这可该怎的呢？”

到了次日，这客商中便有开送账目条子来的，也有差小郎问讨账目的，也有就问官司平安顺便说旧日尾欠的。若说一向账目，怎的一时都来寻讨？原来这做客商的，本是银钱上取齐。若是主户好时，嘴上相与二字，欠他的也不十分勒索，倒像是怕得罪主顾的意思，其实原图结个下次。若是主顾颓败，只得把相与二字暂且注销了，索讨账目少不了，而于此尤加紧焉，只是怕将来或有闪损。近日谭绍闻风声不佳，各客商已默付几分，所以各讨各债，遂致不约而同。要之作客的离乡井，抛亲属，冒风霜，甘淡薄，利上取齐，这也无怪其然。

内中单表王经千一宗大债。本月前数日内，胞兄王纬千自云南楚雄府贩来药材，要往京师海岱门药材行运发。因胞弟在河南省生理，先遣同伴伙计押车北上，要上郑州庙，自来祥符县看望同胞。这些接风洗尘、问讯家常的话，俱搁过不提。一日检点账目，内有谭绍闻借票一纸，银子一千四百五十两，三个月为限，过期不还，照二分半行息。王纬千道：“兄弟，你好孟浪！偌大一宗账目，如何并无个同人，难说当日曾没个作合么？”王经千道：“哥哥有所不知。这姓谭的是萧墙街一个财主，他这揭债像是头一次儿。少年公子性情，揭债极怕人知。把一宗债放在他身上，每年有几百两长头，难说他会赖债不成？况且有亲手花押，是万无妨的。”王纬千道：“这也换过几个年头，怎的不见清算改

笔呢？”王经千道：“大户揭债，最恶的是算账，尤恶的是上门索讨。每年清算，他只像小看他一般。若再上门索讨，他们好动火性，再弄个别项，搪塞清还了咱，便把这注子钱大利息白丢了。不如只如忘了一般，日积月累，渐渐息比本大，待他想起来时，便平不下这坑了。少不得找利息留本钱，胡乱里医治起来。咱便坐收其利，川流不息了。咱又不曾得罪他，他又不能说咱滚算。即令他果能全完，咱已经利倍于本，又成了一付大本钱。哥只知认药材行情，这放债的妙用，哥还隔着一行头哩。”王纬千道：“大抵人动了揭字一款，便不是没病的人了。若果然没病，再不肯上药铺内切一剂平安药吃吃。现在谭家日子何如？”王经千道：“近来大动了赌，日子渐渐消减。”王纬千道：“这宗项利息已深，兄弟可生发讨来。我还要带些进京师哩，我还与他小弟兄两个，各办一个省祭官。”王经千道：“要讨这宗项，只得备席奉邀，酒席中间徐徐商量。”王纬千道：“随兄弟怎的。我只再等几日，要雇包程骡子，与货一齐过郑州进京。”

计议已定，那些投柬备席话头，只得从了省文。到了那日，谭绍闻径来赴席。肴核杯盏之后，说到账目，抬过算盘，好不饶人也。谭绍闻看那算盘子时，早已又添上几百两利息，少不得害怕起来了。王经千算完，又重了一遍，说道：“本不该逼迫。但只是家兄贩货，芦沟桥上税，到海岱门下了行开发脚价，得几百两。这货岂是一两天就销售的，还要住着等哩，火食盘绞，京城又比不得河南，是个销金窝儿。万望谭爷凑趣，能全完固好，即不能全完，这整数儿一千，是再少不下来的。”谭绍闻道：“俗语云，‘好账不如无’。在我身上一天，就在我心的一天，恨不得一剪剪齐。争乃近来手窘，七疮八孔，难以骤完。我心的比爷台

还急。”王纬千插口道：“不是这样说。舍弟与府上自是好交，所以有此一番大交易。彼此通融商量，原是理之当然。只缘弟这番在南省买货，那开行的倒了灶，拿的银子去，再缴不完庄。打了一场官司，还欠下几十担。我不得已，把上京盘缠添了些，自己买完庄，指望到河南取这宗盘绞花消。将来未必能发财，只求够本就还算好哩。总是脚根下就吃了亏，偏偏住到倒灶行里。”谭绍闻道：“打了官司，官府自然追比，他能不给么？”王纬千道：“虽是老爷追比，俗语道，要的有，要的不没有。开行的欠的客货多，把他的家当儿众人分了，竟是完不清，少不得歇手。”谭绍闻道：“穷遮不得，丑瞒不得。我近日负欠颇多，不过是典庄卖地，一时却无售主，心的急，事体却不凑手。望贵昆仲另商量一个良策，办了上京的事。待我的事体行了，一五一十奉上。”王纬千道：“客不离货，船不离舵，只因问舍弟备这宗银两，少不得落后两日。千万望谭爷，本城主户，自有挪山之力，即令不欠舍弟的，还想去府上借一借哩。省城字号家甚多，千万挪移挪移。”谭绍闻道：“一客不烦二主。现在我已出约卖宅子卖地，怎肯向别客户另起炉灶哩。况且一时也寻不得来。”王纬千道：“出约卖地，那是有年没月的事，弟是万万不能等的。”谭绍闻道：“既是不能等，我也就别的没法。”王纬千向王经千道：“这是你相与的好主户，叫你拿着财东家行李胡撒的！像你这样没材，还在大地方装客商哩，只可回咱家拾粪罢。”王经千道：“谭爷看呀，若说没银子，像是不能行的。”却说谭绍闻此时是个急人，况且世故渐深，也不是从前书生腔儿，回言道：“王爷，我是出息揭你的，一天还不到，有一天利息，不是白拖拉的，休要这样苦逼！口口声声不赖你的债，待我有了清白你，为甚的勒限窘人？”王

纬千道：“不是愚弟兄勒限逼你，只为我的事急。”谭绍闻道：“你的事紧，是你的事。当初咱两个原不曾见面。”王纬千道：“休说这话。我们是同胞弟兄，领的是一付本钱，北京、云南、湖广湘潭、河南开封是一个泰和字号，怎说咱两个不见面？”谭绍闻道：“我也不管你这话。就是一个字号，你又不曾遣上牌来，发上传单来，说是北京货到河南，某日要银子。就是朝廷皇粮，也是一限一限征比，何况民间私债？总是等我的事办妥，那时不欠不让，何如？况你说过，俗语道‘要的要，要的不没有’。我一时没有哩，你有法子您使去。就是告在官府，行息的账，官府也不能定期勒追。”

谭绍闻一面说着，一面起身就走。王经千弟兄两个也无可答应，也只得起身相送。到了门口，王经千道：“家兄性急，言语戆些。谭爷也不必挂心，日后慢慢商量，天下没有过不去的事。”谭绍闻回头道：“领教。”两处不悦而散。谭绍闻路上想道：“我一向吃了软弱亏，竟是硬着些儿也行。”咳！谭绍闻，你又错了。正是：

欠债迟速总是要，只争还早与还迟。

第六十七回 杜氏妾撒泼南北院 正心夫调护弟兄情

却说谭绍闻负欠累累，家业渐薄，每日索欠填门，少不得典宅卖地，一概徐偿。还完的商家，一笔勾销，包裹银两，欢喜不尽。尾欠的客人，拿着账簿争执不休。全不动分毫的，吵嚷不休。此时谭绍闻光阴，竟是由夏徂冬，由泰入否。当此一时，夏天过去，冬景渐来，正是秋深之候。蒲黄柳脱，蛰哀蜚怨，真乃“悲哉，秋之为气也”。

谭绍闻终日在家，愁闷不已，措办无术。一日，正在楼下与母亲王氏商议典卖市房话头，忽听德喜儿说道：“南马道张大爷在后轩等着说一句紧话。”谭绍闻只得走到碧草轩。却见张类村这个老先生站在轩上，说道：“老侄快来商量一句话儿，行也不行？”谭绍闻急紧上前作个揖儿，说道：“老伯向来纳福。”张类村道：“避祸不暇，那得还有福哩。”绍闻道：“老伯请坐讲话。”张类村道：“站着说罢。我问你，当日惠先生住的那一攒院子，闲也不闲？”谭绍闻道：“闲着哩。”张类村道：“我适才过来见门儿锁着，门屈戌上边有一个小红封签儿，自是闲房无用。我要赁下，住一家小人家儿。你愿也不愿？”谭绍闻道：“甚么人家，老伯说明，才好商量。”张类村叹了一口气道：“一言难尽。原是第三房下，

在家中合不着，我也再没个法子。因此想起老侄这的房院宽绰，赁一处院子，叫我一点根芽儿保全残生。不过跟随一个老仆，一个老姬做饭，我供米供柴，万般都不干动着老侄。至于赁价，我也不拘多少，随在老侄酌夺。”谭绍闻正急时，得此一段话说，便说道：“小侄何妨卖于老伯。”张类村道：“《阴鹭文》上说道，勿图人之财产。那事我断不做的。当日我与令尊先生，何等至交！今日我在老侄手买宅子，叫我何以对令尊？我何以在文昌面前烧香？”谭绍闻道：“老伯既不肯买，就当下这院子亦可。实不瞒老伯说，小侄近况着实手紧，索讨填门，毫无应付。老伯若念世交之情，就以卖价写成当约，待小侄转过气儿来，备价回赎。老伯的事体及小侄事体，此一时两下里都妥当。”张类村道：“这个还可商量。你引我到惠人老住的院子看看。”谭绍闻唤人拿钥匙开门，二人遂到胡同内院子一看。房屋甚是坚卓，只是烟熏的墙壁黑，院内砖头堆积可厌。这正是当日垒门护茅拔茹的戏箱拆毁的旧砖。张类村指着一个过道儿道：“此处可做中厕，即以此砖砌个墙影影身子便好。少时我叫舍侄与你商量。我家今日全得力的是这个堂侄。这舍侄前日取了一等第三名，开了廩缺，他也补不起。我替他拿出银子补了廩。我这舍侄见我有了这个小儿，恐遭二房下毒手，每日如做了巡绰官一般。全不像东院的宋得明的侄子，只怕他叔得了晚子，他就过不成继了。全不知亏损了自己阴鹭，将来还想享用么？”话犹未完，只见一个小厮慌慌张张提个马鞭子跑来，说道：“爷还不回么，家里吵的天红了！南院我大叔要打杜姐哩。爷咱走罢，马在外边门限上拴着。我那一处没寻到呢。”张类村出门就走。谭绍闻道：“还不曾献过茶。”张类村也顾不得答应。那小厮抬爷上马，飞也似出胡同口走讫。

不多一时，转街过巷到了门首。下的马来，隔着墙院，只听得侄子说：“你当真的料我不敢打你么？”进的门来，却见二房下泪流满面，把脸上的粉都冲的成道儿，揉着眼乱嚷乱骂。张类村只说道：“你休哭！”因向侄子说道：“你也放从容些。”

此中缘故，须得从头说来，看官便知其由然。原来张类村结发梁氏，幼谐连理。生了几位相公，却未成殇而亡。生了一个女儿，叫做顺姑娘，出嫁郑雨若之子为室。这老夫妇年过四旬，尚无子息。因此纳了一个副室杜氏，却正是贤内助梁夫人主意。

欲知置簪多少价，钱是山妻纺织留。

这梁氏可谓贤而有德。只可惜近日太史不曾采风，把这个毫不妒忌贤妇，不曾编一首《螽斯》诗儿，载在《彝梁全志》上边。这副室杜氏，生得姿态颇佳，张类村虽是迂板性情，也未免有些“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意思，以此遂擅专房。后来生了一女。自从不用乳食之后，梁氏育同己出，也就在楼上同梁氏睡，成了贴皮肉的母子。这女娃儿叫做温姑娘，已七八岁，视生母还不如嫡母亲呢。每日叫一个丫环杏花儿——已十八九岁——伺候着。这三口儿成了一家。张类村与杜氏成了一家。张类村从不登楼，梁氏毫不介意。这杜氏也甚喜温姑娘离脚离手，自己独谐伉俪。却一家儿日游太和之宇。

只因杜氏生此一女之后，谁知那熊黑虺蛇，再也不肯向梦中走一遭儿。梁氏望儿情切，少不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意中便想把杏花儿作养了罢，争乃杏花儿眇目麻面，矮身粗腰，足下也肥大的要紧。秘地也与张类村商量过几次，张类村只说：“我年纪大了，担阁人家少年娃子做甚么。阴鹭上使不得。”又迟了一年，梁氏道：“你也不必过执。你想咱二人年近望六，将来何所倚靠？东

厢房的再也不见一点喜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说将来侄子过继，南院那一门只有一个张正心。将来咱这一门再为张正心另娶，将来过继一个孙子，未免难行。不如你将就些，万一杏花儿生个一男半女，岂不是万世良策？”这一片正言，也动了张类村广种薄收的意思。忽一日梁氏得了一个空儿，便暗中成了作合。这也是张类村积善有素，天爷不肯叫他中绝，春风一度，恰中吉期。后来杏花儿便想咸恶酸，害起“一月曰胚，三月曰胎”症来。这梁氏暗中喜欢，秘告于张类村。张类村便默祷文昌，许下修桥、补路、放灯之愿。惟有杜氏，并不知这老两口子，做下这杀人冤仇之事。总缘杏花儿生的丑蠢，也就毫不防范。况且本身独宠专房，因此诸事俱不小心。忽一日看见杏花儿腰粗上加粗，不像向来殷勤。又细勘确察了两日，心内忽一声道：“是了！是了！”这杜氏不许男人街头买夜壶的性情，一旦窥其所以，便气的一个发昏章第十一。

那一日叫杏花儿：“你与我把东厢房地扫一扫。”那杏花儿怎敢拖懒，只得拿着条帚，向东厢房去扫。扫了一会，杜氏进了房去，只听得说道：“你为甚的把我的镜盒子弄歪了？”那杏花儿还不曾唧唧出一句话来，只听得杜氏道：“你还强口么！”这东厢房早已打闹起来。梁氏听见厢房吵打，心中有事，便作速下楼来吆喝。只见杜氏专专打的杏花儿肚子。梁氏慌了，骂了几句，扯住杏花说：“你上楼去。我的丫头，那个敢打！你的身分，也比他高不多，你还打不起人哩。天下那有个小老婆敢装正主母的分，硬要打人？你一发天翻地覆起来了！”

却说杜氏一向在嫡室上边妻容妾顺，原是有尊有卑的惯了。今日遭此毒骂，一时也不敢骤为撒野。只因杏花有胎，忿恨之极，

便办下舍死拚命心肠。迟了一会，硬回言道：“大奶，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我是你家小老婆，谁人不知？也不该为这一个使女子，便无情无义的骂我！”梁氏道：“为你心肠太不好！”杜氏道：“我心肠怎的不好？”这杜氏竟是一递一口的厮嚷。总因梁氏平日是个柔性儿，杜氏竟是渐渐唐突起来。那杏花上楼来，唬的是搐成一团儿，只推温姑娘下楼去劝。这八九岁女娃儿晓的甚么，只说道：“姨妈，你看你的花歪了。”那杜氏向头上摸着花儿，撕在地下道：“我还戴他做嘎哩！”道言未已，只见张类村同侄子张正心到了院内。这伯侄二人从来不曾这样吵嚷，吆喝弹压了几句。

张类村气的直上前厅来，张正心跟着到了厅房坐下。张正心问道：“适才这是怎样了？”张类村道：“前生命的没儿，也就认命罢了。偏你伯母贤慧起来，要弄些笑话儿，叫我见不得朋友。”张正心悄声道：“侄子前日听侄妇说，伯伯这院有桩喜信，侄子不胜欢喜，说是杏花身边有个缘故。岂不是咱家大喜事么？”张类村道：“偏偏的杜大姐这几年没有个喜兆儿。”张正心道：“伯说错了。不拘杜大姐、杏花儿，只要与我生个兄弟便好了。伯已年迈，愚侄情愿领着成人，教他读书。咱是祥符单门，愚侄每日见人家雁行济济，叔侄彬彬，好生羡慕。回顾自己，独自一身。伯又年尊，近日轻易不到世故上走动，侄子好生孤零。况且咱本族虽有人，现今隔省。侄只愿保重这个喜信。”张类村道：“可恨杜大姐，单生这个女儿。你伯母胡乱撺掇，叫我做这宗老而无材之事。杜大姐前日穷究了我一夜，我没敢承当。到次夜又根究一个不了，我原据实说了。今早我还睡着，杜大姐就起来了，我只说他是梳头哩，谁知他是掉泪哩。我问他一句：‘天色大明了不

曾?’他答道:‘我是瞎子,问我做甚么!’气狠狠的。我就知这事不好。今日越发吵嚷起来。将来要惹人家传笑。”张正心道:“人家笑话是小事,只是咱的喜信是祖宗血脉大事。千万不可有了意外之变。愚侄虽年幼,也曾见城中人家,内边女人犯了妒字,往往把千钧悬于一缕的小相公命都坑害了。不如今日就把杏花带到南院的,叫侄妇承领。到分娩时果然是个兄弟,咱家就好了。”张类村道:“你说的是。”

伯侄到后院。张正心道:“杏花儿哩?”梁氏道:“在楼上。”张正心道:“叫他下来,我领到南院的教训他,叫他知道个尊卑之分。”梁氏知侄子是个好人,一声便叫道:“杏花儿你下来,跟你大叔过南院,瞧瞧你大婶子去。”杏花儿也素知张正心内人贤淑,得不的一声,下的楼来,跟的走了。张类村心下明白,更不搀言。到晚上,张正心使人取杏花铺盖被窝,梳拢器具。自此再不敢令到北院。杜氏且喜的拔去眼中之钉。梁氏间日往视,张正心夫妇亦着实留心。单等十月免身。

日月如驶,到了产期,竟是“抱来天上麒麟子,送与人间积善家”了。这张类村伯侄两院,无有一人不喜。这温姑娘一日七八回去看。惟有杜氏一个,直如添上敌国一般,心中竟安排个“汉贼不两立”五个字的主意,怎不怕煞人也。总之,妇人妒则必悍,悍则必凶,这是“纯如也”,“绎如也”,“累累如贯珠”的。每日要结交卦姑子、师婆子,用镇物,下毒蛊。争乃张类村是三姑六婆不许入门的人家,无缘可施。想着寻个事故到南院去,抑且苦于无因,况且怯张正心七八分。

那日知晓张类村伯侄要赴文昌社去,心生一计,说是屋内不见了一匹红绸子,要问杏花儿根究。梁氏拦阻不住,竟是暗藏小

刀子到南院来。张正心内人见识精细，听得杜大姐声音，吩咐杏花儿：“急把小相公抱到屋里。顶住门，万不可开。”杜大姐说了些偷绸子话，争乃屋内不敢答言，杜大姐无法。又听得小儿啼哭，真乃不共戴天之仇，又胡乱骂了一场。张正心内人说话伶俐，也弄了些淡淡的没趣。杜氏只得仍回北院。

及张正心赴社回来，内人细述，到了“身边有小刀子”一句，张正心倒唬了一个寒噤。盘算了一夜，次早径向北院，叫伯伯另赁远宅居住：“万一疏忽遭了毒手，他一个妾室值个甚么，岂不是天杀了咱伯侄？”张类村答道：“他不敢，杀人要偿命的。他不敢。”张正心见伯伯说话着迷，单撺掇叫赁房子。张类村因此上萧墙街来寻谭绍闻。

这张正心心里毕竟怒不能息，来至北院，找起昨日杏花偷绸子一事，说道：“杜大姐再休要望我南院去。若去的多了，我的性子，万一撞突了你，休要见怪。”杜氏道：“你平白把这院丫头窝在您家，将来生的这孩子，叫你叫甚么哩？”这张正心年轻性躁，怎当得这一句恶口。直是怒如火起，竟张开手来要打耳刮子。这梁氏见侄子是个新新的少年秀才，殴打庶伯母虽是正气，却损美名。拦住吆喝道：“使不得！”张正心只得收回。这杜氏得了“使不得”一句话，越发撒泼，竟至披头散发，哭骂起来。恰好小厮寻的张类村回来，张正心未曾见伯，气狠狠的道：“你当真料我不敢打你么？”杜氏哭嚷道：“这不是我，给你打！给你打！”张类村所以向侄儿说道：“你且从容些。”只因此一人生妒，真正夫妇、伯侄、妻妾一家，吵成了“今有同室之人斗者”，竟是“被发纓冠”而不能救了。所以向谭家有赁房子之事。

却说是日傍晚将近上烛时候，谭绍闻已被虎镇邦一宗紧急

逼勒，承认下当宅院一处，成交后银子到手，即便楚交。虎镇邦只等得日落，方才肯去。

谭绍闻回到楼上，心中盘算张老先生当宅一语，未必作准。正愁闷间，思量早睡了罢，祛此心焦。忽听得德喜儿来说道：“胡同口来了一辆车，内中坐了两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问那个院子是当年惠师爷住过的。大相公瞧瞧去。”谭绍闻喜之不胜，急忙跑出。走到胡同里，开了小南院门搭儿，推开走扇门儿，说道：“这里是，这里是。”只见两个女人都下车来。一个男人先搬了一捆被褥，到了门首，谭绍闻道：“搬进去。”那人又回去搬了一个小箱子，又搬了一回钱。问道：“车上还有东西不曾？”一个女人答道：“净了。”那男人道：“你们都来罢。”谭绍闻躲开门径，让女人进去。又见一个人跟着小厮，右手提着一个未燃烛灯笼，左腋下夹着一包东西。初昏之时，依稀认得是张正心。张正心见了谭绍闻弯腰一揖，说道：“舍下出丑，愚伯侄原非得已。万望世兄念世好之情，诸事照料。顶感不尽。”谭绍闻问道：“适才进院俱系何人？”张正心道：“一个是舍弟的生母，一个是厨姬，一个是老家人。弟跟的车来，在街上买些吃用东西，蜡烛一斤，所以后至。即烦盛价取个火来，点起烛台用用。”这德喜早到楼院，取出一盏明灯来。跟的小厮将灯笼点着。张正心道：“弟院中看看。”一拱而入。少顷，即出来说道：“屋子久无人住，一切家伙没有。万望世兄周章。”谭绍闻道：“一切扛床搬桌、掇凳子抬椅子之备，今晚且自略备，明日再为扫除、刷糊。总缘张老伯早晨一语，不料今晚即至。请世兄到小轩上少坐。那些杂事，着小价与贵纪料理。”张正心与谭绍闻上碧草轩来。

且说妇女性情，好看人家堂眷。这王氏、巫翠姐、冰梅并老

樊，听说张类村家是因醋析居，必定是赵飞燕的妹妹、虢国夫人的姐姐，一心都来看阿娇。在后门口候客上了后轩，都来小南院来。张宅家人躲开路儿，正要问德喜儿要烛台。这谭宅内人见了杏花儿，个个都大失所望，却原来是嫫母后身，心中好不暗笑。厨姬接过烛台，又点上两枝，屋内煌煌。王氏便问道：“这是三太太么？”厨姬道：“是。”“这怀的是小相公么？”厨姬道：“是。”因问：“你哩？”厨姬道：“小媳妇是那边嫫母，跟来伺候相公。”王氏向杏花接过相公一看，便问道：“这是三太太你生的么？”这杏花总是不敢答应。这王氏一起，看了杏花儿，又看了小相公，真乃是方面大耳，明目隆鼻。王氏忍不住道：“怎的叫人不见亲么。”忽听的说道客来也，这一家子走不迭，都回去了。到了楼下，巫翠姐道：“娘，你看张家三太太，我可算贤德能容的么？”王氏瞅了一眼道：“年轻轻的，通是疯了，就说下道儿去。”老樊道：“破茧出俊蛾，真正是黄毛丫头，抱了个玉碾的孩儿。”不知此是张类村一生善气迎人，所以生出这个好后代，正是积善必昌炽之报也。

这张正心别了谭绍闻，到南院粗粗的安置，说了些宽慰话儿。打着灯笼，坐车而回。

却早杜氏已得了信儿。是晚，向张类村道：“你跟我屋的来。”张类村只得到了卧房。这杜氏言语嘈杂，虽不成其为斗，却也哄的利害，怒将起来，几乎要打。这张类村只得学刘寄奴饱煊老拳的本领。这杜氏到底不敢过肆，劈脸啐了一口，这张类村少不了学那娄师德任其唾面自干的涵养。说了一会，却也幸冤家远离，因说道：“你自好好的，叫我也养个腰里有尖尖儿孩子，我也在人前好争口气。”因此都睡讫。

却说次早梁氏晓知杏花儿远寄外宅消息，心下好不生气。楼上发怒道：“我那儿子，是这院一个正经主儿，正心发落他那的去了，却叫旁枝旁叶的吃他的饭。我看今日谁敢烧锅做饭吃！”话犹未已，恰好张正心来了。梁氏道：“你把杏花儿发落他那的去了？”张正心道：“侄昨日与我伯伯商量，赁下谭世兄房子。晚上侄子亲自送到，安顿妥当。今日侄子还去，带人收拾粪草，盘锅垒灶，安置床铺。总是要事事妥协，万不叫伯母挂心。”梁氏道：“正心，你说嘎呀？这楼这厅，都是他的，却不叫他住，早早的就叫他住人家房户。你心何安？你还敢说是你与你伯商量的主意。你伯一向在省会之地，人人都钦敬他。你是新年秀才，指望将来发达。就不该把旁枝叶儿移在别处么？恰恰的把一个正身儿送得远远的。就是那村庄农也做不出这事来。像前者杏花儿在南院住，咱家的人还住的是咱家，我就没的说。今日送在谭家房子去，若是谭家老先儿在时，他就不容，必有酌处。今日容留在他房子住，想是谭家这后生，就大不如前辈了。”张正心急了，因附伯母耳边说了一句“小刀子”，这梁氏半天就没言语，忽吩咐道：“套车我去看看。”那雇工掌鞭的怎敢怠慢，早把车儿伺候停当。梁氏换了一件外套儿，就要出门。叫张正心把楼上一捆十千钱放在车上。张类村急忙出卧房道：“那是刻字匠寄放的钱。”梁氏道：“改日还他。”于是一径出门。温姑娘道：“我也要跟的去。”梁氏道：“你也就该看看兄弟。”这杜氏见本生之女要去，指着说道：“我看小温妮子你敢去！”梁氏道：“只管随我来。”又回首道：“没你管的闲事！”杜氏正欲反唇，却见张正心搬钱，心下胆怯，只得缩住了口。这张正心领着伯母、妹妹，又上萧墙街来看兄弟。

却说杜氏见嫡主出门，走到院里，竟与张类村招架起来。张

类村道：“你罢哟！”杜氏道：“就是你老了，我还年轻哩。你就三不知做下这无耻之事！也还不知是你的不是你的，一家子登时就当做小家主看承起来。你心下明白不明白，你休要昧着真心胡承揽。”张类村道：“你不说罢。”杜氏道：“不是我一定要多说，就作你老有少心，真正果然的很。你看堂楼说的话，叫人好不难受，登时把两三个月小孩子做了家主，别人该赶出去。把你发付上那里去？只像没了你一般。你是再也一声不言语，真正怕老婆都龙王！”张类村道：“你少说一句儿罢了。”杜氏道：“也没见一个还不曾过三两个月孩子，公然长命百岁起来。三般痘儿还不曾见过一遍儿，水泻痢疾、大肚子癖疾，都是有本事送小儿命的症候。水火关、蛇咬关、鸡飞落井关，关口还多着哩。到明日不拘那一道关口挡住了，还叫堂楼上没蛇弄哩。这南院里大叔，也就轻的三根线掂着一般，外边就像自己有了亲兄弟，那不过哄你这老头子瞎喜欢哩。他那门儿穷，咱家方便，心的恨不得怎样了，好图过继哩。”张类村道：“损阴鹭话少说些儿，你还想你身边有好处哩。”杜氏道：“我没甚么想头。”捏住鼻子呜呜咽咽，喉咙中一逗一逗小啼起来。倒在床上，蒙头盖脑卧了。张类村没奈何，小心温存。杜氏滚身向里，一声吆喝道：“你去那头儿睡你的，不要搅人！”张类村叹了两口气，口中独自道“阴鹭、阴鹭”而睡去。这正是：

乾健坤宁大造行，太和元气自浑成。

小星何故纷家政？二十一日酉时生。

又有诗论张正心覆庇弱弟，乃是君子亲亲之大道也，其用意甚苦，其设法甚周。如张正心者，可以愧世之图产争继，遂成大案者矣。俚言曰：

堪叹世间兽与禽，同堂艰息产当分。

试看掉臂为人后，伯道无儿暗愜心。

第六十八回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

话说张正心同伯母梁氏、妹子温姑娘，上萧墙街来。到了胡同口，下的车来，一直到小南院。进的屋内，梁氏便要看小相公，厨姬说：“今夜哭了几阵子，适才吃了饱饱的，如今睡着了。”梁氏道：“只为一个勾绞星在家，把他送在别人家房子里，叫人如何不气？任凭他多睡一会儿，我且不看他。”因问张正心道：“孩子在南院里，您们怎的叫他名子？”张正心道：“我伯未曾命名，也就没个名子。”梁氏道：“你伯近日也浑了汤，竟是也顾不得正经事上。你就与他起个名，在人家门前住，好呼唤些。”张正心道：“侄子不敢。伯母随意罢。”梁氏道：“你叫张正心，他就叫张正名罢。”张正心道：“极好。”梁氏吩咐杏花儿、厨媪道：“嗣后就叫名相公。”杏花应了一声。又叫正心：“你去街上，带着一个人治一分水礼。咱成了人家房户，少不的与主人翁致敬致敬。”

张正心承命，随了一个老仆，携了两千钱，不多一时，赁了一架盒子，水礼已备。梁氏命抬进谭宅：“说我不时就到。两家原是旧交，我也看看你谭大母去。”须臾，名相公醒而啼哭，梁氏掀开被子看了一眼，即令杏花儿抱乳。因叫厨媪、老仆道：

“他姓甄，他干了大事。此后都叫他甄大姐，不许再叫杏花。”张正心道：“你们留心记着，我到家一齐吩咐明白。”

只见谭宅樊婆来请张大奶过楼院说话。谭绍闻自着人请张正心上碧草轩去。这王氏接着梁氏到了楼下，为礼坐下。巫翠姐、冰梅亦见了礼。老樊自在厨下整理席馔。梁氏道：“咱两家原系旧交，当日他谭大伯在世，他们每日在一块儿。拙夫到家，即夸谭大伯为人正经。如今思念起来，拙夫常掉下泪来。”王氏道：“先夫在世，也常说张大伯时时以阴功存心，将来必有好处。”梁氏道：“好处在那里？如今将入土的时候，子息艰难。今日才有这一点根儿，家下不和，出乖弄丑，扬了半个省城都知晓。全托嫂子照看，常怜念俺这老来想儿的苦楚，也算阴德无边。”王氏道：“昨晚见过相公，真正平头正脸，全是张大嫂的造化。”梁氏道：“不怕嫂子笑话，我昨晚气的一夜不曾眨眼。这水浆泡子，未必能成人。即令成人，这两根老骨头，也不知土蚀烂了。那像嫂子儿长女大，孙子也该念书。嫂子前世修的好福。”王氏道：“儿子大，惹的气也不小。先夫在世，何尝知个愁，如今愁的也是半夜睡不着。”话未完时，谭绍闻见礼，进的楼来，往上行礼，说道：“伯母盛情，还承厚礼。”梁氏道：“街上市买东西，休要见笑。”谭绍闻道：“小侄怎敢。小侄还到书房陪世兄，娘同伯母叙家常罢。”谭绍闻仍上碧草轩，与张正心说话。

张正心渐次说房子赁价，谭绍闻道：“说出来令人愧死。弟近日所为不谨，想亦瞒不得世兄，竟弄的有几宗紧债逼迫。原有几家说买这处小宅院话头，昨日老伯来说房子，弟原说过奉卖，老伯坚执不肯。后来说到交买价，立当约，老伯似有首肯之意。适盛价来接，话未说明，老伯乘马而归。咱兄弟们商量，小贤弟

既然到此，也无屡迁叠徙之理，不如即成了府上一宗小宅院。异日回去，咱省城房子颇艰，亦可出货他人。”谭绍闻说个“卖”字，却正打照了张正心昨日受伯母的气，有为他人作房户之说，因道：“若与家伯言买，这事万万不成，若说典当，事却可行。”谭绍闻道：“不如斩截做了，两取其便。”张正心道：“弟到路上在车中与家伯母商量，或者事有可行，亦未可知。”谭绍闻便告便而回。到了自己卧楼，伸纸濡笔，写了一张卖券，袖上轩来，说道：“这是卖约一纸，价银三百两。世兄即带回去相机而行，以济燃眉，万望在中周旋。”张正心道：“事难造次，还须商酌。”说完时，席面已熟。两下都排碗盏，不必琐述。席终各到南院。梁氏竟有恋情，说道：“我明日要锁箱柜，我来与名相公做伴儿。”抱了一会，温姑娘却又催归，因此一同出胡同口上车。谭绍闻送张正心时，将券约塞在张正心袖内。张正心道：“事如可行，何在今日交约。”谭绍闻道：“原属情急，想望寸纸作准。”张正心道：“路上即与家伯母计议，明日送信以决行止。”谭绍闻道：“善为婉商，勿致事败。”两下扫地一揖，张正心登车而去。谭绍闻目送良久而归。

却说谭绍闻到了次日，不住的在胡同口瞭望，只想张正心到了，成了卖宅一事。却见张宅小厮背了一搭裌衣服等件，后边一个孩子提的篮子是酒壶茶壶、碗匙器用等件。谭绍闻问道：“你家大叔不来么？”小厮道：“不晓得。”进的南院，只听说笑之声，也不便再问。到晚不见张正心动静，谭绍闻好不着急。本日又打发虎镇邦并几个小客商缠障。夜间睡下，只盘算张正心的话儿若成了虚，将来必难免没趣了。

过了一日，谭绍闻正在盼望之际，只见一辆车儿来了。近的

前来，正是张正心，谭绍闻喜之不胜。张正心下的车来，叫小厮提了搭裤，两个迎头一喏。谭绍闻便问道：“事体何如？”张正心道：“我到南院瞧瞧，即到书房说话。”谭绍闻在门首恭候。张正心不多一时即出来，同到碧草轩上。谭绍闻叩其所以，张正心道：“昨日回家，与家伯、家伯母商量了一天，家伯情愿出二百金作典，家伯母情愿出三百金作买。世兄以为当从那项？”谭绍闻道：“世好原要吐真，昨日索逋者兀自填门，弟俱承许后日开发。三百金尚且不足，那二百作典之说，无庸再议。只遵老伯母的行罢。”张正心道：“弟今日只带二百金，是家伯交的，弟即交于世兄。至于买之一说，弟再为酌处。总之，事要必成，世兄不必性急。”谭绍闻道：“原约带来不曾？”张正心道：“家伯见了卖约，着实气恼。说是世兄叫他负良友于幽冥，实是陷之于不义了。故叫弟一定带来，缴还世兄。叫今日面交二百两，立为当契，上面还写‘年限不拘，半价即赎’八个字。”谭绍闻接约在手，说道：“我到家中另写。”拿到家中，拈笔于卖契之上写道：“八月二十三日，卖主面收银二百两，余欠俟成交日全完。”年月下判了花押。拿到轩上，交于张正心。张正心接约在手，说道：“这约万不敢叫家伯见。”谭绍闻道：“情急事迫，万望在老伯母上边，密为商订，就是瞒些老伯，亦无不可。若叫弟立当契，弟万万不肯。全在世兄周旋。”说着，早已作下揖去。张正心答礼不迭，说道：“目下暂收二百，弟亦将原约暂寄南院。统俟商量明妥，一总同官牙立契成交。”谭绍闻称谢不尽。张正心将约收讫，赴南院来取银子，仍到轩上。放在桌面共二十封，说道：“世兄可取戥子验收。”谭绍闻命德喜儿取戥子称了一封，高旺喜满。张正心道：“舍下祖传，给人家银两只有盈余，从未有短却分厘者。”谭绍闻

道：“这倒是弟有错了。”张正心道：“交易不妨分明，何错之有？”

只见一个小厮儿说道：“我家大爷请谭爷，有一句要紧话说。请刻下即到，我家大爷在书房立等着。”谭绍闻看是宝剑儿，应道：“我不得闲。你看我当下是做甚么的？有话改日说罢。你回去，不妨说我在家里干的是弃产收价的事，今日不能前往。”宝剑儿少不的回讪。张正心又与谭绍闻说些从容缓办，务要彼此各得分愿方好。张正心自回南院照料乃弟，谭绍闻自在轩上包裹银两，命德喜儿取毡包包回到家。

未及片时，德喜儿来说：“盛大爷到了。”谭绍闻只得上轩来款客。进的书院门，盛希侨道：“贤弟今日发财呀。”谭绍闻道：“见笑之极。”盛希侨道：“你说见笑，这却可笑了。那弃产收值，是我近来的常事，稀松平常，关甚么屁哩。”谭绍闻道：“请坐说话。”盛希侨道：“我不坐，只拣要紧的话说了罢。舍弟要与我分家，写的家母字到山东，把家母舅请来。分了两三日，我一切都让他，如今算着，我该找补他一千二百有零。家母舅要面验交明，方才回去。适才请你，是叫你与愚弟兄立张合同。小价说你在家发三百两银子财。我如今已备下一千，叫满相公再酌夺三百两。今日清晨出去，尚未回来。恰好贤弟有这一宗项，借我拿去，同家母、家母舅交与舍弟，家母舅即起身回山东。贤弟快去取罢，快去取罢。”谭绍闻面有难色，方说出“目下”二字，盛希侨说道：“我不管你目下不目下，我只管我不是夏逢若。快些去取。”一面说着，早已推住谭绍闻脊背，说：“快些！快些！”谭绍闻想起殡父之时，盛希侨助银一百两，怎好吝啬，少不得回家去取。挟了毡包，说：“这是二百两。”盛希侨道：“留下那一百做啥哩？”谭绍闻道：“只此二百两。”盛希侨道：“我也不管你留下不留下，

宝剑儿，拿皮搭子来装了。”宝剑儿果然如命装讫。盛希侨道：“搭在马上，咱走罢。”出的书院门，到了胡同口，骑上马飞也似走了。谭绍闻怅然而归。

却说破落户弃产收值，那些索欠之家，都是钻头觅缝的探听，连数目儿都不差分毫的。兼且所欠账数，彼此亦皆知晓。这家怕那家全得，闪了自己。那家怕这家占先，徒沾余光。因此不谋而乌合，不期而蚁聚，一齐来到碧草轩索讨。谭绍闻告以盛希侨暂借之说，众人都说是支吾假话。一连闹了数日，不得清白。幸而谭绍闻连年弃产，把大注子钱已经按下些。又亏张正心在伯母上边运用，又交了一百两，因此也飞洒在众人身上，少觉退些。惟有虎镇邦这项，分外罗唆。那些不中听的话儿，作者为谭孝移面上，也不肯为之多述。

这谭绍闻急不可支，几回着德喜儿向盛宅讨信。那盛宅门第高大，管门的都大模大样，如宅门二爷、快班头役一般，德喜儿也难以细为探听。又一日，只见盛宅门前二顶驮轿，一乘坐轿。出来的也有男人，也有女人，坐轿的，骑马的，打恭作揖，只听说回山东去。盛希侨亦骑马而送。德喜如何详问？转来回覆主人。

又迟了两日，谭绍闻只得带德喜儿上盛宅来。门上说明，盛希侨出来迎接。手扯着谭绍闻说道：“我正要与贤弟说话，来的正妙。”进了书房，吩咐道：“拿暖壶注下一壶茶，炉里添上香。不用你们这些东西一人儿伺候，把门向外搭了，着一人看住门，不许闲人进来。不是怕人听见，是怕人打了我的话头。”二人坐下，盛希侨拍案叫道：“我已是气死了的人，贤弟并没来看我来。”谭绍闻茫然不知所以，问道：“你说是怎的了？我不知晓。”盛希侨道：“说不起！说不起！再不料舍弟全不算一个人，把人气死

了。说不出来，又遮不住。我想把我肚里冤屈，对贤弟告诉告诉。恰好你来了。你闲也不闲？”谭绍闻答应道：“闲着哩。”盛希侨道：“贤弟既然没事，我一发说与你听。贤弟不是外人，也不怕你笑话我，你也不敢笑话我。”因走到院内问道：“谁看这门呢？”宝剑儿答道：“宝剑。”盛希侨道：“听我对你说，向厨下吩咐，把山东舅老爷拿的东西，收拾午饭。若是迟了，把你们的下截都打折了呢。”宝剑儿答道：“是。”转身又到书房，还不曾坐下，便说道：“贤弟呀，你是孤丁子，好不快活。我想人生在世，万万要不得是这个兄弟。”谭绍闻道：“这话太奇。”盛希侨道：“你说太奇？我细说起来，时刻把你的肚子也要气破。你说恨人不恨人，偏偏我就有这号兄弟。”谭绍闻也觉其言刺耳，因想要那二百银子，也少不得任其所说。

盛希侨道：“论我一向不成人，这是人所共知的。把家业花费了一点子，这也瞒不得人。若说俱是我葬送了，我就万万不服。这舍弟身上，也花费的不少了。这舍二弟小时，我何尝不见他亲？先父临终时，原嘱托道读书为重。我是天生怕见书。我常说我不通，该叫舍弟也不通么？年年与他请先生读书。江南的举人、浙江的进士、拔贡、副榜，天下有名的好学问都请遍。那一年不费三百金以外哩？咱坐这屋子，就是他念书的书房。你看上面写的匾是‘退思亭’，是先藩台公亲笔。你时常在我家走，你到过这院子不曾？”谭绍闻道：“虽说不曾到，却也听得他在这院里念书。”盛希侨道：“这是他与先生独院子。念了好几年，总是一个皮秀才。”谭绍闻道：“二贤弟不通，现今怎的中副榜呢？”盛希侨道：“那是满相公替他中的。若说他的本事，只怕来生还不能进乡试场哩。这也不说他。他是上年郭寅伯——如今在部里升了

郎中，原是舍弟的冰台。舍弟的外父，是徐州府靳宅。上年郭年伯在京中，着提塘里寄我一封书，催与舍弟上徐州完婚的话。我想舍弟的外父，现在湖广做知府。舍弟的舅子，十七八岁新进士。他的连襟邵老先生做翰林，已开了坊。舍弟是一个半通半不通的毛秀才，贤弟你说这婚完的完不的？那一日我与满相公说话，我说愁死我了。老满问我愁啥哩，我说徐州娶亲一事。老满说：‘打点房内妆奁，路上仪从罢了。’我呸了一口，说：‘你真是井蛙不见天的话。咱家是旧进士，做过藩台。靳府是现做知府，又有进士，况且他的舅子新进士听说还不曾娶亲哩。咱家去了一个女婿，竟是比白丁大一级儿，不说隔省迎亲脸面不好看，叫人家千金姑娘，怎的对丫头婆娘们？’老满说：‘不难，不难。如今八月河南乡试场，费上几两银子打个联号，若遇见好手，中了也是不敢定的。’我说：‘这主考以及抚台冰清玉洁，且法律严密，那是不中用的。’老满说：‘还有衙役书办哩，愁甚么？’他就说了些打联号、觅枪手、传递题目、传递文章，许多有窍的话。我说：‘该怎么弄法？’老满说：‘天下勿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的衙役书办，有一千个，就有九百九十九个要钱作弊的。掉下一个不要钱不作弊，是昨夜病故了。左右不过是几两银子不是？’我就叫他办去。待三场后揭了晓，老满与他看榜回来，说他中了副榜第三名，我就半天没言语。除没得中正榜，老满还开销了一千七百两有零。此后上徐州迎亲，全不说妆奁花费，但人家伞扇旗牌是簇新的，咱的黄伞大扇回龙金瓜旗牌，不是烂的，就是稀旧不堪的，如何船上捌门枪，如何进城，说是河南盛宅二少爷娶亲哩？少不得又到职事厂配上些件数，换成新的。这就是百十两不在话下。连衣服首饰，打算起来，他身上也花了一万两之外。如今娶

过媳妇子来，一心要与我分。每日在家母上边唧唧，写书叫家母舅分排。算了几天，说我还该找他一千二百有零。我一切让他。家母与家母舅说的俱是向他的话，若是不分，就怕我董穷了连累他跟着受苦。这个话也忧虑的是。但我不是那号的人。冤屈死我！”谭绍闻只得应道：“凡人娶过媳妇来，听了别话调唆，往往如此。”盛希侨道：“这却不然。靳宅这姑娘，真正贤慧无比。人家家教好，我也难背了良心说舍弟的不是。总是我的老婆极不省事，极不晓理，这分家实从他身上起的稿儿。”谭绍闻又强说道：“女人向娘家，这也是古之常理。”盛希侨道：“这话就把你家门风漏清了，所幸者你没弟兄。我见许多人家，到析居时兄弟开口，好说自己老婆的好处，全吃俺嫂子不贤的亏。哥哥开口好说自己老婆的好处，全吃舍弟不贤的亏。真正狗屁之谈。俺家这宗分家，是舍弟看得产业重、手足轻。兼且俺这个老婆不贤良，兄弟们也难跟他一院的住，这也是实话。家母见小儿亲，心中偏向，这也是天下之通情。家母舅听了家母、舍弟的话，打顺风旗儿。我又不能与舍弟掂斤磨两，说那牙寒齿冷的话。随家母分排，我都依。总之，与靳宅贤慧姑娘毫不干涉。一句昧心的话我不能说。叫贤弟知道我的心，我也就丢开了，不与第二的一般见识。宝剑儿，开门罢，我的话说净了。厅上摆饭来，我陪客吃。”

到了厅上，一起家人伺候碟盏，果然多是山左异味。盛希侨又说出土产来历的话。饭罢，酒又上来，盛希侨又说之不已。谭绍闻是情急之人，心中有事，竟有欲言难吐，欲默难茹之状。盛希侨笑道：“贤弟不必恁样，这事有甚么关心？你听我对你说，左右二百两银子，在我身上取齐，不叫贤弟作难。”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

话说谭绍闻心中挂着虎镇邦索欠，口中又难说要借的二百银子，一时好不踟躇。盛希侨笑道：“贤弟不必作难，管情还有好处。”一声便叫：“满相公上厅来！”满相公到了，与谭绍闻为礼，盛希侨道：“你两个不必斯文。作速把昨日那一千两拿来，叫谭贤弟看看，好商量下文的话。”满相公领命，果然叫两三个小厮，将千两把来，排在厅上桌面。盛希侨笑道：“贤弟，不怕我赖了你二百两罢？”谭绍闻说道：“说的甚么话。”盛希侨道：“我是一定还你的，但只是你拿不得走。我与你商量，做一宗生意，图个营运。咱两个近况都比不得从前。专专的靠着祖业，过几天脱出一宗，也不是个常法。贤弟你便罢了。我如今与舍弟分开，这弟兄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叫舍弟看看我的过法。舍弟那个样子，将来是夜间点灯，点上一根灯草，白日吃菜，吃上一根葱头儿，还要卖鸡卵称盐吃哩。我叫他看看我每日大风大浪，却还要好过。”谭绍闻道：“话且缓商量。我有紧事，委的人家索讨难支。银子若不现成，我只得另为酌度。如今既是现成的，叫德喜带回，我好开发他们。”盛希侨道：“整数儿难动，休想拿去一分。我且问你，欠下谁的？”谭绍闻道：“别的都是客伙，还有

略近人情的意思。惟有虎镇邦是营的一个兵丁，粗恶凶暴，我委实怯他。”盛希侨道：“你如何欠下他的？你一向下作，必定是赌账。”谭绍闻道：“原是输的。”盛希侨问满相公道：“这营里将爷常在咱家走，他的兵丁虎甚么你该认的。”满相公道：“这姓虎的我认得，你也认得。盛希侨道：“我不记的了。”满相公道：“前六月间请城内师爷、将爷，在厅上斗牌，有一个兵丁在将爷背后站着指点。你没说：‘这位头脑汉子甚大，我见了就害热起来，不住的出汗。请到下边略躲躲，我这里有人侍候。’这个人姓虎，一定是他。”盛希侨道：“谁还记得的。不拘是他不是他，他要赌账，叫他到这里。我开发他，只怕要省些。”谭绍闻正愁不好意思带回银子，又虑虎镇邦在门无礼。因说道：“此时在我家索讨，亦未可知。我着德喜回去看看，若果然时，即叫他到这里清白，何如？”盛希侨即叫德喜，吩咐了话头回去。

恰好虎镇邦正发那躲着不出来的话。德喜说：“我家大叔在盛宅弄下银子，叫我来请虎叔，到了那边，一五一十清白。”虎镇邦听说盛宅，本不欲去，却因楚结赌账，少不得随德喜到娘娘庙大街。将近盛宅门首，却也没人理他。德喜先进去，少时出来说道：“我家大相公在厅上等着，说叫算算拿去哩。”这虎镇邦却又从新拐起腿来，跟着到了厅前。看见谭绍闻、盛希侨在厅上坐着，上的阶级，少不得到榻子外边站着，问道：“少爷一向好呀。”原来这些小人，在草茅媒衮之地不难气雄万丈，一遇见大庭广厦气概森肃的地方，便不知不觉把气夺了。况且盛宅是虎镇邦平日跟随本官常到的所在，如何能不拘挛？此可见门第子孙望清誉贵，那些狐犬小辈，怎敢平等看视。今日盛希侨已成华胄中破落，犹能藉父祖余荫，令小人们神慑意怯。像那些混入下流，反招其

侮的，非子弟之自取而何？此是闲中夹出正论，暂且按住。

单讲盛希侨看见虎镇邦，也仿佛依稀是见过的，便问道：“谭爷欠你银子么？”虎镇邦道：“些须有限的。”盛希侨道：“多少呢？”虎镇邦道：“不过七八百两。”盛希侨道：“怎么说七八百两，你还说有限，这些话叫谁听哩？谭贤弟，你一定是叫他哄赌输下的，是也不是？他们营伍吃粮，有了甚么，你就与他偌大的输赢？”虎镇邦道：“不是我敢哄他，我彼时拿五六个元宝兑着赌的。你问谭相公，有也没有。”盛希侨道：“呸！那六个元宝，不知是你几十个兵丁公分粮饷。谭贤弟呀，他趁未分时哄你，你就上了当。无论你不能赢，即作赢了他，你只拿一个元宝儿在你家放上一夜，他次日即要告你盘赌兵饷。急忙原封彻回，他们还说你夜间敲了元宝边儿。你通是书谜子，他们有了屁大家私，你就输了七八百两？”虎镇邦道：“赌场有甚多少，一文钱还许赢一万哩。”盛希侨道：“我面前休说这些话！来来来，我兑上一百两，你兑上嘎哩？咱就来一场子何如？”虎镇邦道：“我如今把粮开拨了，没嘎兑。”盛希侨道：“就兑上孩子老婆。你掷上一个快，就把银子拿的走，我不寒寒脸儿；你掷上一个叉，是孩子给我伺候十年客，是老婆给我做上十年饭。来来来！宝剑取色盆儿来。说来就来，我若是改口，许你使脚踢我的脸。”虎镇邦道：“这事不与少爷相干，何必替别人这样用力？谭相公，你只说话罢。”谭绍闻倒不敢搀言。盛希侨接口道：“我两个是生死弟兄，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若是不识趣，说硬话，惹我恼了时刻，叫六七个汉子抬起来打你，还算零头哩。”虎镇邦也恼了，高声道：“不用如此作践我，三尖瓦儿也会绊倒人！”盛希侨哈哈大笑道：“绊不倒，绊不倒。你那意思说，你是个革退的兵丁，营里管不着你？

我拿帖儿，送你一个革退兵丁冒称行伍，指赌讹人。只怕三十杠子，你没嘎优免。”虎镇邦发话道：“这场赌已经县里断过，料着罪无重犯。我只是要银子。”盛希侨道：“姓虎的，你收拾起罢。赌博经过官，这悬赃就是该入库的。你家有库，我就缴赃，你若没库，俺兄弟们就不欠你一分一厘。有罪你请回罢，俺还有正经话计议哩。”虎镇邦无言可答。满相公扯住说道：“咱到门房里坐坐，事有商量。”虎镇邦少不得跟着走去。

不多时，满相公回来说道：“无水不熬火。这些人若不得一个钱，将来谭相公支不住，怕激出事来。要破个皮儿。”谭绍闻急口道：“给他一百两行了么？”盛希侨道：“呸！咱两个都是该穷的，你要比我先穷二十八年哩。既是你唬的这样腔儿，就不该赌。你休言语，我自有主意。”谭绍闻道：“少了怕不行。”盛希侨道：“行，行，行。满相公，你去叫他来。”虎镇邦又跟的满相公到了榻子外边站下。盛希侨道：“谭爷说了，与你一向厮跟的好，见你开拨了粮，心下不忍。我借与他十两银子周济你，你有嘎说没有？”满相公说：“二十两，二十两。”盛希侨道：“就借与他二十两。”虎镇邦只是不言。盛希侨摇头道：“野地里拾的柴薪，将就些儿罢，休要嫌湿。从前话，一切拉倒。”满相公道：“虎将爷你看罢，我的情也尽了。”虎镇邦道：“我通作情，一厘儿也不要。”满相公道：“天已将晚，虎将爷还没吃饭哩，我引你门房吃饭去。”又扯的走了。满相公自向账房称了二十两交与虎镇邦。虎镇邦说道：“平白遇见少爷多管闲事。”满相公推脊背说道：“你见不的官，撇开手罢。公子性儿，休撩的不妥了。”虎镇邦只得半恼半喜去讫。

满相公回来厅上，盛希侨道：“今日这事，若是舍弟撞下的，

我再也不肯与他出这样力，叫他试试他的副榜体面。一来我与谭贤弟相处的好，二来谭贤弟若撑不住他，这一千银子就要破群哩。我所以极力杜当。舍与他二十两罢。”谭绍闻道：“我明日取银子，只扣一百八十两罢。”盛希侨道：“贤弟，你罢哟！那二十两只算缴你二百两的息钱，我不叫你还。但只是这二百两你却拿不得走。满相公今早又揭三百两，只余下八十两留在账房使用，把二百两添在这一千之内。算一家兑上六百两做生意，各认利息。这一千两，是我昨日偶到关帝庙，山陕客人积的修理拜殿舞楼银。每月一分行息，利钱轻，只许他山陕社中人使着做生意。我硬要了一千。比不得满相公揭的，左右是三四分行息。”满相公道：“要放生意，少不得我效劳。或吃小分子，或购劳金，凭在二位财东作成。”盛希侨道：“你休说这话。舍弟抽了一半子账，他各人自去料理。你若走了，无人掌管出入，叫舍弟也笑我竟与他一样。”满相公道：“我荐个人如何？”盛希侨道：“你说是谁？”满相公道：“舍表弟何如？”盛希侨道：“那人不能发财，且心术不正，我看出来久了：头一件脚轻，人在屋里，他到跟前还不知道。第二件说话低，对面不听他说的是甚么。这两样不但是贱相，必定是心术奸险的人，怎能发财？”谭绍闻道：“近来看相书么？”盛希侨道：“谁看相书来？《麻衣相》、《柳庄相》上，我看过图样，也不懂的。那有字的，我一发不耐看。只是说他的表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我见了他就急了。所以彼时撺掇满相公开发他。他今日又举荐他做伙计，我不耐烦。”满相公道：“生意合伙，也是遇缘的事，毫末强不得。但二位财东，今日做个甚么生意呢？”盛希侨道：“看碟酒来，我们慢慢的斟酌。”

须臾，移座衔杯，商量生意的话。盛希侨道：“谭贤弟，你

听我说：你一向乱赌，近况不佳。我被舍弟抽了一半，家母舅逐样均分，俱是一物割为两件，庄田地亩我东他西、我南他北，牵牵拉拉，典卖俱不顺手。我想这一千二百银子，先做个小营运。异日再生法添些本钱，好干那本大利宽的事。只是请那一样的伙计，做那一样款项呢？”谭绍闻道：“不如开药铺罢。我对门姚杏庵近来极发财。”盛希侨道：“如今走医道的，多是学而未成，到了半路上落下时，咬不动之乎者也的字样，就要撵到望闻问切路上去。你说那个生意，咱两个立刻就分账。我是要立个字号，不是要糊纸匾写上个堂名，羞死我哩。”谭绍闻道：“依你怎么说？”盛希侨道：“我想做生意，或是海味铺，或是绸缎店。伙计们下南京的，走苏杭的，说着也好听。家的用些儿又便宜，又省钱。若是药铺，不过是郑州、汉口弄些包包子、捆捆子，整年整月，等着谁害病呢。”满相公道：“海味铺，家中厨役便宜。绸缎店，家里针工便宜。今日写个条子去取，明日写个条子去取，到算账时，伙计取出支使账来，只一束红图书条子，把本钱就没了。”盛希侨道：“不叫合伙计，你便说扫兴话来。”满相公酒已微醉，便侃侃说起来道：“不是因我不得入伙，便说起这话。总之，揭账做生意，这就万万不可。不但折本，将来弄的山岗看放荒，再不能扑灭了火。况且本地人，再做不得本地生意。”盛希侨道：“这话奇了。即如这省城做生意的，多是山、陕、江、浙铺面，难说他本地铺面，却又要别省人开张么？况且这省城铺面，也就有许多祥符人开着哩。”满相公道：“本地人原只做得本地的小生意儿。二公却万万做不的。是甚么缘故呢？门户高，身分重，面情软，气概豪。这四样是怎的做不得呢？总之做生意的人，只是一个钱字为重，别的一切都不管他。即如我们生意人，也有三五位

先世居过官的。因到河南弄这个钱，早已把那公子公孙折叠在箱角底下，再不取出来拿腔做势。且如生意人，也有许多识字的，他们也是在学堂念书的，也有应过考的，总因家的穷，来贵省弄这个钱，少不得吃尽辛苦，奔走道路，食粗咽粝，独床独枕的过。每逢新年佳节，思念父母妻子，夜间偷哭，各人湿各人的枕头，这伙计还不能对那伙计说哩。我问二公，能拽倒自己的架子，还到外省别府受这些凄楚么？况且谭相公犯了面情软，少爷犯了气概豪。俗语云：‘面软的受穷’，谭相公能在钱字上硬了面皮么？自古道，‘仁不统兵，义不聚财’，少爷能在钱字上减了自己的豪兴么？即如我外省人做生意，在四样上犯了后两件毛病，财神爷便赶出大门去。总之，钱钱钱，难难难。这心若不时时刻刻钻到钱眼里面，财神爷便不肯叫你发财。就如读书的人，心不时时刻刻钻到书缝里面，那些古圣先贤便不曾替人代过笔。”盛希侨道：“老满你不胡诌罢。难说我两个做生意，果然该自己站在柜台子里面，到了秋夏，往乡里牵着大白叫驴，亲自讨账么？不过是请几个伙计经营，我们分个长头，手的闲花消而已。”满相公酒更半酣，说道：“俗语云，‘本钱易寻，伙计难讨’。休把寻伙计看成容易事。若是银钱窝里由的我使用，使费账上由的我开消，非一百二十分正人君子，不能一毫无欺。少有一点不至诚的人，管理使费账上，用一两写上二两。况且香蕈一包，开上官燕一匣，乌绫三尺，开上摹本半匹，宅门茶房门包赏钱随意开销，不曾见财东到衙门内照验。火食账上，待客一盘菜写上割肉三斤，请客一只鸡开上熏鸭四掌，这财东如何稽查哩？所以说伙计难讨。”盛希侨道：“你与我掌账房，就是伙计一般。你先说你是个至诚的，你是个不至诚的？”满相公道：“我是个半至诚、半不至诚的。像

旧时全盛时，我也不肯一定至诚；如今二少爷分去一半，我就不得不至诚。”盛希侨笑道：“老满呀，你肚里有了两钟儿，竟是一张好嘴。”满相公道：“非是我一张好嘴，争奈生意是不许二公做的。况海味铺、绸缎店，一发是做不得。俗语云，做小生意休买吃我的，做大生意休买我吃的。假如贩牛贩马，张口货，一天卖不了他，就草料上有盘绞，吃折了本钱。假如海参、燕窝、蛏虾、螺蛳等物，是我吃的，半年卖不清，我就食折了本。”盛希侨道：“据你这样说，这生意做不得，那生意做不得，你拣一样他不吃我、我不吃他的做将起来。”满相公道：“我想了这一会，惟有开书铺子好。你是自幼儿恶他，谭相公是近年来恶他。若是到南京贩上书来，管定二公再不肯拿一部一本儿到家，伤了本钱。”满相公有了酒意，所以径说至此。盛希侨略带怒意说道：“照你这样说，不如开棺材铺罢。谭贤弟恶他，我更恶他。管定我两个一发再不肯捞一口到家，伤了本钱。”谭绍闻笑了，盛满二人不觉轰堂一齐大笑起来，把生意话煞住。

宝剑儿道：“门外有人拍门，说是瘟神庙如今移到城隍庙后夏，要进来说紧要话。要是叫他进来，好领钥匙开门。”盛希侨道：“夏逢若来了。满相公可给他钥匙开门。”满相公道：“钥匙在账房桌子上，宝剑儿你自己拿去开门。”盛希侨道：“你休要发懒，你亲去领他进来。”满相公只得去开门，领的夏逢若进来。见了厅上灯烛辉煌，杯盘狼藉，拍手大笑道：“你们好呀，竟把我忘了，我就不依这事。”盛希侨道：“你坐下罢，遭遭少不了你。”夏逢若坐下说道：“我在城隍庙里听道官说，你昨日在关帝庙里了。”盛希侨道：“我在关帝庙取了山陕社一千银子，你听的说就来了？这是我与谭贤弟做生意的本钱，不许你管。你要吃酒时，

现成的酒。若是饿了，叫厨下再收拾东西你吃。总不许你说银子的话。”夏逢若道：“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一般都是弟兄，如何两样看承？我一定要插一分儿。”盛希侨道：“吃酒罢哟，生意事不但不许你说，也并不许你问。你是见不的银子的人。有了你就坏事。吃两钟，你就与谭贤弟去东厢房睡罢。我瞌睡了，我要回去睡哩。”却说满相公之言，也似有理。诗曰：

朝暹霁珥月黄昏，南泊海洋北塞门。

商家上头加客字，本乡莫讲浚财源。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却说夏逢若为甚黄昏到盛宅？因他时常在城隍庙道房，与黄道官闲话。黄道官说：“我前日在关帝庙，见娘娘庙街盛山主，好大派头，真正是布政司家。”因说起怎的把山陝社银子拿了一千两，说下会还要拿哩。夏逢若听在心上，随到谭宅打听。却听的说把虎镇邦叫的去了，开发赌债。随即寻虎镇邦，要问曾否清结的话。寻了日落不见面，因此到了盛宅。也自揣向来不为人所重，只是天下事料不定，或者就中取个事儿，亦未可知。到盛宅轻敲门环，果然满相公开门邀进去。听见盛希侨说话直撞，只得满饮数杯。这盛希侨一个呵欠，便说道：“瞌睡了，我去睡去。”那客之去留，早已置之度外。

谭绍闻道：“我要回去。”满相公带酒身倦，便说：“要个灯笼来。”夏逢若道：“我有现成借的灯笼，只要换上一枝烛。”满相公道：“叫你住下哩。”夏逢若道：“家母这两天身上不爽快，我也要回去。”满相公道：“既是老人家欠安，就不敢留了。”于是家人重开大门，满相公送的二人出来，锁门回讪。

谭夏二人走到娘娘庙门口，谭绍闻道：“天黑的要紧，你独自一人难走。你我两人走着胆大些，就到碧草轩住下罢。”夏逢

若道：“家里老人家病着哩，我一定是该回去。”谭绍闻道：“既然如此，就该分路向西去。”夏逢若道：“从西走要过周王府门口大街，怕校尉们拿住了。我往北去，向王府后边耿家大坑，过了冥府庙半里地，就到我家后门。全不过一个栅栏儿。”谭绍闻道：“天黑的要紧，那大坑边一带没人家，不如从王府门前过去。问你时，你仍该说你取药请医生，或是接稳婆。难说混不过去？”夏逢若道：“王府校尉他那管你这些闲话，拿住了锁在一个闲屋里，次日才放去。他若忘了，只管锁着。要喊一声时，开开门打顿皮鞭，还算造化哩。难说你还不知道么？我从北边卢家巷走罢。”谭绍闻道：“我离家不远，街上铺子有灯光，你拿灯笼走罢。”二人分手各行。

单表夏逢若进了卢家巷，只听路东边一家哭娘的，心下好不快快，急紧走过。出的巷往北，过了双旗杆庙，便与耿家大坑不远。这一片就没人家住了。走上一箭之地，只见一个碧绿火团，从西向东飞也似过去，池中睡的鸭也惊的叫了两三声。夏逢若只说是天上流星的影。往上一看，黑云密布，却如漆的一般。远远又有三四处火星儿，忽有忽无，忽现忽灭的。心下晓得是鬼火了，好不怕将起来。心中自说道：“我若是个正人君子，那邪不胜正，阴不敌阳，就是鬼见了，也要钦敬三分，还有甚么怕呢？争乃我一向犬心鼠行，到了黑夜走这些路，自己心上做不得主。可惜他两下俱留我，我将就住下也罢，为甚的一定要走？这凉风凄凄飒飒的，像是下了雾雨。鬼火乱飞，还有些学不来想不到的怪声。不如回去还去大街，不拘喊开谁家酒馆门，胡乱倒一夜也罢。”因此扭项而回。远远望见巷口那家，掌着一盏灯，仿佛依稀有两三个穿白的哭，又像似女人哭娘的声音，也不晓怎的出巷口哭。心

下觉着母亲害病，有些犯了自己的避讳，只得硬着胆，复向耿家大坑边来。

到了冥府庙旁。那冥府庙倒塌已久，只有后墙、前边柱子撑着，这靠路边的墙已久坏讫。自己灯笼照着，那阎王脸上，被雨淋成白的，还有些泥道子。判注官、急脚鬼、牛头马面东倒西歪，少臂缺腿，又被风雨漂泊，那些狰狞面孔，一发难看。夏逢若疾趋而过。只觉头发一根一根儿直竖起来，好生害怕。却又望着一团明火，自城隍庙后小路迎面而来，心下忖道：“好了！好了！这一定是卖元宵汤圆担子，不则是小馄饨、粉汤挑儿，黄昏做完生意回去。我还怕嘎哩。”说时迟，来时快，早已撞个对面。只见当中一个有一丈来高，那头脸有小柳斗儿大，脸上白的如雪，满腮白髯三尺多长。旁边一个与活人身材一般，只是土色脸，有八九寸长，仅有二寸宽，提着一个圆球灯，也像有两个篆字，迎面端着而来。夏逢若见了，“哎哟”一声倒在路旁。那两个异形魔物全不旁视，身子乱颤着一直过去。这夏逢若把灯笼也丢在地下，那灯笼倒了，烘起火来。却看见七八个小魍魉，不过二三尺长，七高八低的，都弯着腰擎着小手儿，作烤火之状。夏逢若在地下觑得分明，裤裆撒尿，额颅流津。心里想道：“人都说鸡叫狗咬鬼难行，谁知此时喔喔响沉，狺狺声寂。”身上只是筛糠的乱搐乱抖起来。须臾一阵冷风，连烛火一齐吹灭。登时天昏地暗，伸手仍不见掌，一些树影儿更望不见，只听得芦荻萧萧，好不怕人。夏逢若无奈，只得扒将起来，摸着乱走。自言道：“我一定做恶梦哩，快些醒了罢！快些醒了罢！”正走时，左脚滑了一交，早已溜下坡去。忙攀住一株树根，不曾溜到底。听的声响，乃是鱼儿拨刺、虾蟆跳水之声。说道：“不好了！鬼拉我钻到水底。”

自摸鞋袜，却又是干的。少不得扒着上岸，摸着车辙儿走。

一连跌了几交，直走了多半夜，并不知是何地方。忽然一件硬物磕腿，摸着一个驮碑的龟头，说道：“这是城里那一座碑？”猛听的一个嗽声，几乎惊破了胆。又一声道：“甚么人？”夏逢若不敢作声。那人又道：“甚么人？问着不答应，我就拾砖头打去！早已听见有人从南来了，还不言语？”夏逢若方晓是人，方答应道：“是我。”那人道：“你是谁？”夏逢若道：“城隍庙后夏，因赴席带酒，走迷了路。摸了半夜，不知此是何地。”那人道：“夏大叔么？”夏逢若道：“你怎的晓得我？”那人道：“我是苏拐子，我在这里出恭哩。”夏逢若道：“我怎的摸到这里，这是甚么所在？”苏拐子道：“这是西北城角，送子观音堂。我白日街上讨饭，晚间住在这里。这几日肚里不好，作泻。这天尚早。我送夏大叔回去。”二人摸着往城隍庙后来。

夏逢若到门叫了一声，内人早已开门。苏拐子道：“我回去罢。”夏逢若道：“你看那北边一块火，又是那的呢？”苏拐子道：“那是教门里回子牛肉锅上火。”苏拐子自归。夏逢若进家中，见灯儿点着，问道：“你们没睡么？”内人道：“母亲病又添的重了。”夏逢若道：“不好了，时衰鬼来缠。不假，不假。”他母亲哼着问道：“你回来了？”夏逢若道：“回来了。”母亲道：“我多管是活不成的。你回来了好，省我萦记你。”

又过了两日，夏逢若母亲竟是“哀哉尚飨”讣。这夏鼎也有天良发现之时，号咷大哭，声声哭道：“娘跟着我把苦受尽了呀！”这一恸原是真的。夫妇哭罢，寄信儿叫干妹夫妇齐来。姜氏也哭了几声干娘。干婿马九方到街上，领了人抬了一具棺木。请了一位阴阳先生，写了殃式：“棺木中镇物面人一个、木炭一块、五

精石五块、五色线一缕。到第七日子时，殃煞起一丈五尺高，向东南化为黄气而去。临时家人避之，大吉。”

打发阴阳去讫，盛殓已毕。姜氏陪夏鼎夫妇罗泣一场。这夏逢若想起换帖子弟兄，央姜氏家老仆，与盛希侨、王隆吉、谭绍闻送信。这老仆到了盛宅门首，看见那宅第气象，并不敢近前通言。却把曲米街、碧草轩信儿送到。这王隆吉看丧吊纸，助白布四匹、米麦两袋，各自去讫。

谭绍闻到了灵柩之前，行了吊礼，送银十两。那姜氏恰在夏家做干女儿伴丧，见了谭绍闻，想起瘟神庙递汗巾的旧事，未免有些身远神依之情。原来当日被夏逢若媒合，这姜氏已心愿意肯，看得委身事夫，指日于飞。不料因巫家翠姐之事，竟成了鸳判蝶分。今日无意忽逢，虽不能有相如解渴之事，却怅然有买臣覆水之悲。听说央谭绍闻到他家写讣状，谭绍闻方动身而往，姜氏便道：“家中既然有客，我回去好替哥哥款待。”夏逢若道：“诸事叫妹子吃累。”姜氏径从后门进家。知谭绍闻在前边料理帖式，那姜氏呼茶唤酒之声，真是莺啼燕语。这谭绍闻好奈何不下这一段柔情也。

这姜氏令人把本夫叫回后院说道：“那院丧事，既托咱替他办理帖子一事，要好好的替他待客。一定要留客住下。”马九方道：“我知道。”于是马九方到前边留客住下，谭绍闻略为推辞，也就说：“今晚住下也罢。我们弟兄情肠，遭此大事，岂可便去。”马九方道：“你与夏哥是兄弟么？贱内是他的干妹子，咱还是亲戚哩。”谭绍闻道：“正是呢。”马九方回覆内眷，说客住下了。这姜氏喜之不胜，洗手，剔指，办晚上碟酌，把腌的鹌鹑速煮了。心下想道：“只凭这几个盘碟精洁，默寄我柔肠曲衷。”谁知未及

上烛，谭家小厮来接，说：“家中盛爷到了，立等说话，万不可少停。”谭绍闻心中挂着那二百两银子，只得作别而归。这马九方回后边对姜氏道：“客走了。”姜氏正在切肉、撕鹌鹑之时，听得一句，茫然如有所失，口中半晌不言。有两个猫儿，绕着厨桌乱叫，姜氏将鹌鹑丢在地下，只说一句道：“给你吃了罢。”马九方道：“咳，可惜了，可惜了。”姜氏道：“一个客也留不住，你就恁不中用！”

且不说姜氏无言自回寝室。单说谭绍闻回在家中，到了轩上，点着一枝烛。盛希侨拍案道：“你上那里去？就叫我等死了。”谭绍闻道：“夏伯母不在了。”盛希侨道：“我也不听这些闲话。舍弟如今把我告在县公手的，县公批下准讯。你说叫我怎的见人？”谭绍闻道：“是为甚的？”盛希侨道：“我全一字不知。老婆不是人，背地里叫手下家人，偷当了两顷地。舍弟如今稽查着了，说我弃公产而营私积，蔑弱弟而肥己囊。干证就是产行并佃户。我一周查，当约果是我的名字。我若知晓一丝毫儿，我就不是个人骨头。我若叫老婆干这个事，到明我就叫老婆干那个事。争乃当地有约，说合有人，佃种有户。我内面全无一点儿猪狗心肠，竟是被老婆做的，叫我拿着狗脸见人。到了明日进衙赴审，人家看见，说他祖当日做过布政司，他父做过通州判，怎养下这个不成材的子孙，瞒着同胞兄弟，弃公业营私产，骂起我来。我又不得听的，我又知晓人家是这个骂法，我真是要吊死不活着了！”谭绍闻道：“把地分给他一半，他也就没嚷说了。”盛希侨道：“我何尝不是说分给他一半。争乃老婆虽是个旧家之女，却又是一个天生的搅家不贤，抵死不依。我要全给他，第二的说我弃了许多祖业，背地里偷典偷当，所置的并不止这两顷。即作止此两顷，

还不知入私囊的银子更有多少。冤屈死了我。我竟是一点法儿也没有。那日晚上说一千二百两做生意，咱在厅上说，他差人偷听。如今也成了我的私积。”谭绍闻道：“那有我的银子，你就说我紧急讨哩。”盛希侨道：“我说有关老爷银子他还不依，何况说你的。”谭绍闻道：“现有满相公可证。”盛希侨道：“满相公叫他骂的如今要辞账房。说他吃的一家饭，如何偏兄陷弟，平素弄鬼开销假账，还不说哩。如今我独留他，正是通同一气。他如今定要打这没良心的门客。”谭绍闻道：“如今这事，你心下要怎么处？”盛希侨道：“听说你这西边胡同内，有一个人叫做甚么冯健，是个有名的讼师。我如今借你这地方儿，把他请来，替我做个呈稿，你与我誊写。明日我着宝剑儿抱呈投告。事结之后，我与他五两谢仪。”谭绍闻道：“这却不难。”即着德喜去请。

不多一时，冯健提着灯笼到了轩上，为礼坐下。冯健道：“咱虽系近邻，从来不曾到这书房，今日见了，委实清雅。承相公见召，有何赐教？”谭绍闻道：“非我之事，乃盛兄有个小事相烦。”盛希侨道：“说起来我身上都气软了。贤弟你也都知此事始末，你替我说说，即烦冯兄起稿。”谭绍闻恐二百两有闪，即邀冯健到厢房，说了个原委详细。二人复到轩上，冯健道：“盛大宅要知‘同居无私财’五个字，即是这宗断案。大宅既有私当地亩，系在未析居之先，这宗话便难说了。若教令弟输个下风，这张状非我不能。管保令弟不能免县上老爷的耻辱，不怕他身上有护身符。”盛希侨道：“不是这话么。若是同胞弟兄为上几亩土地，或是一二尺过道，匍匐公堂，跪前跪后，纵然得了上风，断的给我，我那神主面前也烧不得香，清明佳节也上不得坟。俺家这宗事，总是贱内不贤，舍弟见小，平白弄的我在当中算不得人

数。我从来并不晓的怕人，今日叫我见了人，就会羞起来。我只相央，只要县公开个活路，恩准免讯。只要你会写这张呈子，状榜上批个免究销案，我就致谢。只要能在家下私处，不拘舍弟怎的，我宁丢东西银钱，只不在堂上打官司，丢了我这个人。免的远亲隔省传笑，近处街坊指着脊梁筋唾骂，这就是了。”冯健道：“我不料盛大宅是这个厚道。我情愿替写，万不受谢。我平生为人兄弟写状，都是同胞共乳之人，你教我死、我不想教你活的话头。今日得写一个保全骨肉的状，把我一向刀笔造的罪孽减减也罢。”谭绍闻拿过纸来，又添上一枝烛。只见冯健脸上挂着眼镜，濡墨吮笔，写将起来。不多一时写完，递与二人。烛下同念：

具呈人太学生盛希侨，住娘娘庙大街乡保田鸿地方。呈为骨肉谊重，甘让物产，恳天俯悯，恩准免讯事。缘生弟盛希瑗，具告蔑弟营私一词，蒙批俟查。生捧批惶惧，不知所云。窃惟祖宦粗有薄遗，尚不至较多而计寡；慈帷现际晚景，又讵忍幼瘠而长肥？弱弟三龄失严，从未闻过庭之训；长兄十年当户，遂莫免私囊之疑。析爨而居，已成昆仲凉德；具牒以控，更征手足薄情。倘再震以雷霆，势必至紫荆永瘁；苟过核其哀益，亦难望脊令重圆。异姓相交，尚有管鲍之谊；同母而乳，岂乏祥览之情。叩乞仁天老父师俯悯乌私，曲全雁阵，姑容私处，恩免庭讯，则生存者固衔结于无援，即没世者亦感佩于罔替矣。

嘉靖 年 月 日 抱呈家人汪宝剑

谭绍闻念完，盛希侨道：“我不懂的，你只说还教我戴着驴遮眼进衙门，打那同胞兄弟争家业的官司，去也不去？”冯健道：“八九分是批个‘姑免究也’，还保十分不上堂。”盛希侨道：“你

这一张纸，能救出我这个人来，还许我在人前说话，你就是我的恩人。异日重谢。”冯健道：“我自今以后，再不给人写状了。我这一枝黑枪头子，不知扎坏了多少人间纲常伦理。只为手中没钱，图人家几两银子。其实睡下心中全不安宁。惟有今日写状，心乐神安，我何苦做那暗地杀人的毒手？若再与人家写状，子孙永不如人。”谭绍闻道：“你尚如此后悔，那些请你写状的，事后也不知怎样后悔哩。”冯健道：“不悔，不悔，而且不悔之极。前三月间，曾有人与他兄弟告状，请我做参谋。或是晚上关住门儿向我说，或是清晨早起坐在我床沿上说，那悄悄的话，真正是人听不得的。叫我生法写起状来，竟把他兄弟告倒了。其实他争的，还没有谢我的多哩。还不说在衙门中三班六房，见人就请席，见衙役就腰中塞银子。真正是争得猫儿卖了牛。谁知那人昨日在曹门上见了我，请我到酒馆内，对我说今冬还要告他兄弟哩。这一号儿人，那的会悔？除非是他兄弟一家儿死个罄尽，方才是个歇手。我从今以后，立誓不做这宗营生了。”

盛希侨道：“谭贤弟替我誊誉罢。”谭绍闻道：“满相公哩？”盛希侨道：“舍弟认得满相公笔踪，若到承发房查出笔迹，他骂他个狗血喷头。”谭绍闻道：“就不怕认出我的笔踪么？”盛希侨道：“你在我家从来到不了字儿上，并没用着笔，那里有踪呢？我今日就在你家央你。”冯健道：“何用如此。明日早晨，着盛价送到代书房刘铺，写完用个戳记，三十文大钱就递了。”盛希侨道：“既如此可行，我要回去哩。”冯健也告辞。三人出胡同口，恰遇盛宅家人来接，各自分手。谭绍闻道：“那一宗银子，我明日去取来罢？”盛希侨道：“拿不回来。”谭绍闻淡然而归。

这一回单讲兄弟构讼，人间不少，惟有盛公子归咎内助，冯

讼师改悔写状。把天下之为兄弟而相交为愈者，若肯用一两句劝挽的歇手，这就所积的阴德无边矣。俚言诗曰：

同家非是忽操戈，争乃膝前子息多。
大儿小儿共嬉戏，口授喉乳教哥哥。
牵襟携裾庭前地，骑竹为马互婆娑。
一个跌倒一个搀，夫妇顾之笑呵呵。
想尔兄弟当少日，亲爱曾否这样么？
今日匍匐公堂上，舌锋唇剑淬而磨。
须知父母骨虽朽，夜室泣语没奈何。